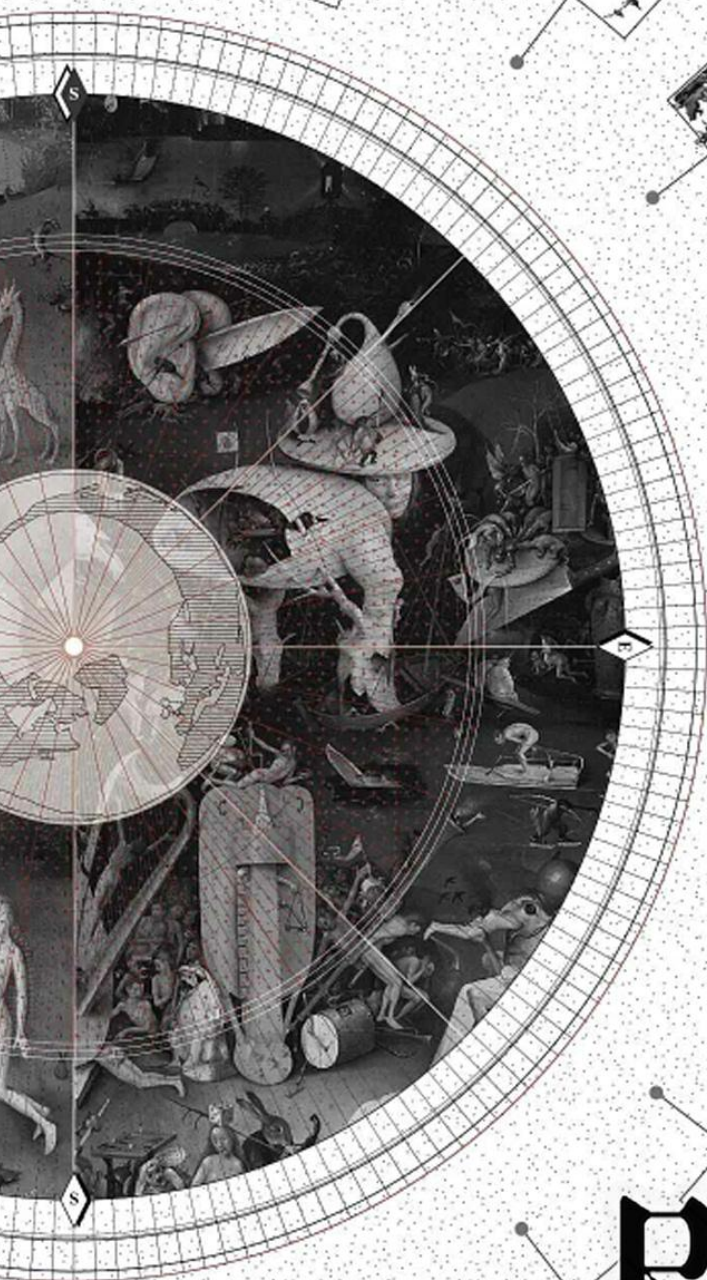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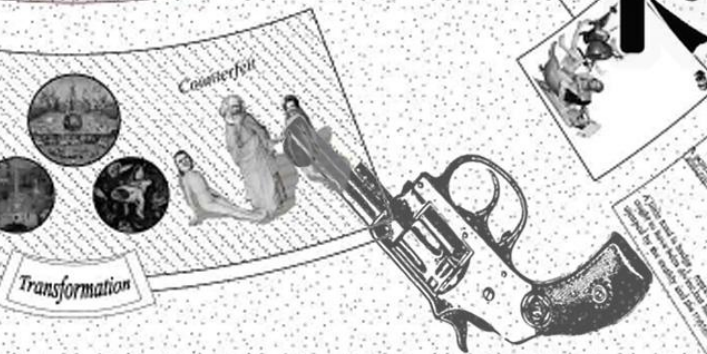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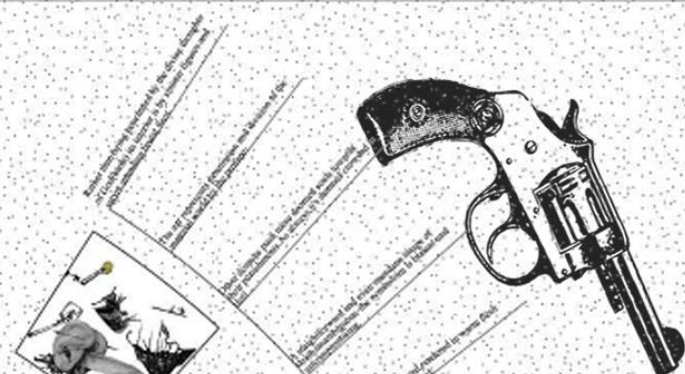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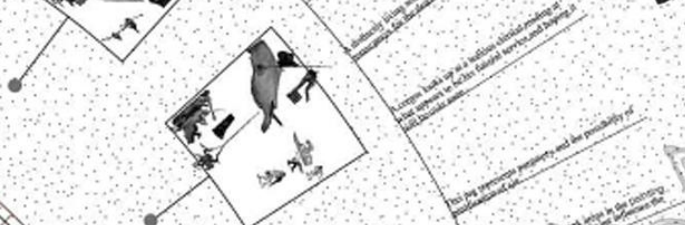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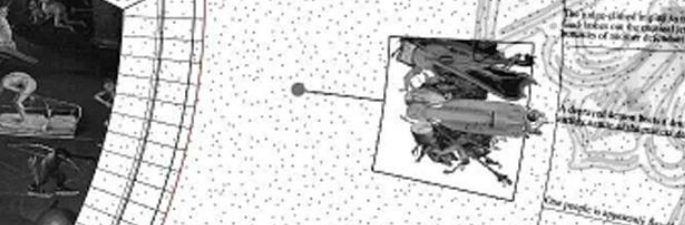


ment Extraction

Full of religious colors and metaphors, extracts them, implants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tical logic into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and develops the description in the way of 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Revenge of the black Holy See



守密人：落衾
(本桌因演出需要对原模组有一定修改)

目 录

导入	1
马尔斯之矛：蒂奇亚诺·维辛廷	1
伏尔甘之锤：埃托雷·费德里科	5
密涅瓦之眼：缪·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	10
审判之火（1866年9月1日，夜）	14
收尾工作（蒂奇亚诺）	21
夜谈（埃托雷）	25
禁忌（缪）	29
斡旋（1866年9月2日，早晨）	36
底牌（蒂奇亚诺）	36
继承（埃托雷）	42
战场余温（缪）	44
葬礼（1866年9月2日，下午-夜间）	49
背叛（蒂奇亚诺）	53
险境（埃托雷）	59
揭露（缪）	67
利益攸关（1866年9月3日，早晨-中午）	80
痊愈（蒂奇亚诺）	80
拦截（蒂奇亚诺&埃托雷）	83
交锋（缪）	95
倒计时（1866年9月3日，下午）	100
海岸线（蒂奇亚诺）	100
深入（埃托雷）	108
合作（缪）	117
黑色岛屿（1866年9月3日，夜间）	122
深巢（缪）	127
谈判（蒂奇亚诺）	134
勠力同心（埃托雷）	141
遭遇战（蒂奇亚诺&埃托雷）	146
庆典（1866年9月4日）	150
请作壁上观（蒂奇亚诺&埃托雷）	150
复活（缪）	152
家主（埃托雷·费德里科）	157
复仇（蒂奇亚诺）	160
奔赴（蒂奇亚诺&埃托雷）	163
裁决（埃托雷&缪）	164
西西里人（蒂奇亚诺）	168
落幕（后日谈）	171



埃托雷·费德里科.....	171
缪·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	180
蒂奇亚诺·维辛廷.....	184
结语.....	197

导入

马尔斯之矛：蒂奇亚诺·维辛廷

TIZIANO·VISINTIN

Occupation: Consigliere

Age: 34



黑教廷的复仇 HO1-马尔斯之矛

你是位于巴勒莫的黑手党家族“维卡利亚”的顾问 (Consigliere)，辅佐年轻的首领莱昂内 (30 岁) 管理家族事务。为了感谢你的帮助，莱昂内曾在拍卖会上购下了一支华美的手杖赠给你，据传，这是迦太基人制作的，兼作武器和装饰品用的手杖。

维卡利亚与另一个名叫“弗莱特利”的黑手党家族为同盟关系。两者均是遵守着“缄默法则”的老牌黑手党家族。莱昂内与弗莱特利的首领，一个名叫堂 (36 岁) 的男人私交甚好。

在巴勒莫，还有一个最大的黑手党家族，名叫福尔图纳，不仅在西西里岛的黑社会中拥有最大的组织力，甚至是在警察、司法界以及经济等外部世界的权贵也具有隐秘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黑手党，它亦以严格的缄默法则而闻名。其首领名叫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 (59 岁)，是西西里黑手党的头面人物。以福尔图纳为首，巴勒莫的地下世界长时间以来维系着平稳的运行秩序。然而，从六个月前起，时不时有一些小家族的首领在被发现贩卖一种叫做“黑莲”的毒品后，畏罪自杀。福尔图纳带头处理了许多染指毒品生意的小家族，但这条产业仍然没有被遏止，甚至在过去的六个月，枪战和纵火公然地在巴勒莫的街头发生，福尔图纳颜面扫地，格拉切亚诺为此大发雷霆。

毒品“黑莲”以包装好的少量黑色粉末的方式流通，通过将水溶液注入血液或者吸入点燃的烟雾直接摄入体内。这是一种能引起极其强烈的兴奋、酩酊、镇痛以及幻觉的药物。它以惊人的速度在西西里岛蔓延开来，缓慢但强烈的依赖性和极其强烈的欣快感使得服用过一次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重复使用。

<守密人> 1866 年 9 月 1 日下午。

你和莱昂内正在办公室里聊着一些琐碎的家事：虽然大部分时候是他在向你发问。莱昂内·维卡利亚直到了 30 岁都尚未婚配，他立了业，但偏偏还没成家，也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有些吊儿郎当，对爱情和女人都忽视得有些太过头的首领，到底眼光有多高。

但无论如何，他显然是将你的弟弟们也当作了他的家人。在即将抵近傍晚的难得清闲的时刻，你们在办公室里聊着诸如美酒或是赌博一类的话题。一小袋刚刚才被收缴来的新式毒品样本就放在莱昂内的桌上，你们花了半个早上的时间讨论它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东西，但暂时还没有得到结论。

作为巴勒莫第二大帮派的首领和顾问，你们有这个义务协助福尔图纳对出现的毒品问题进行清扫，又或者是第三大……好吧，管他第几大呢，总之，维卡利亚一定是个相当有名声的老派黑手党。你和莱昂内对此都十分有信心。

<蒂奇亚诺·维辛廷> “福尔图纳那边，你打算派谁去交接？”我敲了敲莱昂内的桌面，“要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由我去。毒品这种玩意，交给底下的人办我也不放心。那帮小子不知道轻重。”

<守密人> “光是要这帮没自制力的管好自己的手别去沾毒品就够难了。”莱昂内翘起凳子，腿搭在桌上懒散地看了看你，语气谈到其他人时却十分刻薄：“当然要交给你来办了，亲爱的蒂奇亚诺，你是从来都是我的最佳人选。”他对你笑了笑。

话音刚落，你们就听到了巨大的爆炸音浪从城市的西南角席卷而来，震得莱昂内办公室的玻璃窗都在颤抖。

“怎么回事？！”他终于把腿从桌上放了下来。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正准备“嗯”一声作为回应，听到爆炸后皱起眉，走到窗边往西南方向望去。巴勒莫不常闹出这么大动静，发生了什么？

<守密人> 视线越过此起彼伏的砖瓦屋檐，你看到黑烟和火光燃起的方向正是弗莱特利总部的的位置——莱昂内和堂私交甚好，你们两个组织之间也时常走动，甚至你的两个弟弟：乔瓦尼和皮耶罗，最近还被堂借去了弗莱特利，说是有些生意需要多些打手跟着堂跑动。

空气里飘来浓浓的硝烟味。

<守密人> “蒂奇亚诺!” 莱昂内显然也发现了那是弗莱特利的位置，他迅速地返身从桌抽屉中拿出了枪，急切地说：“我们去看看!”

<蒂奇亚诺·维辛廷> “镇定点，你作为首领这么容易就乱了阵脚怎么行，”我一边语调平稳地回答，一边拿起倚在桌边的手杖，心里的焦急却不比莱昂内少。乔瓦尼和皮耶罗，他们俩可不能出事，“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

“你总是能相信我的，是吧? 莱昂内，坐下。”我递了个示意他安心的眼神，然后打开办公室的门，打响指叫人。

<守密人> “我在这坐着? 那可是乔瓦尼和皮耶罗啊!” 莱昂内瞪大了眼睛，好像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要和你去。”他坚持。

办公室的门应声被推开，你看到多梅尼科也焦急地看着你，显然他也从窗口里看到了黑烟飘起的地点：“哥!”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叹了口气，听见他提起乔瓦尼和皮耶罗，不由得放软了语气：“行，你是首领，听你的。”

又向多梅尼科微微点头，安抚道：“我和莱昂内去查看情况，乔瓦尼和皮耶罗不会有事的。总部不能没人，多梅尼科，你留在这里等消息。”

我给莱昂内使了个眼色，往外走的时候揽了一把多梅尼科的肩，低声道：“我知道你也着急，但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留守，多梅尼科，你明白吗?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

<守密人> “哥……”多梅尼科显然还想辩驳两句，但莱昂内甩了个凌厉的眼刀给他，示意他乖乖听话，于是你弟弟也就不情不愿地败下阵来，点了点头，坚定地答应你：“好，你们在或不在，维卡利亚都和我的命一样重要。”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勾起唇角，露出个浅淡的笑容，使了点劲拍拍多梅尼科的肩膀：“很好。不过，对我来说，你的命才是最重要的。人不在了，哪里还有维卡利亚。”然后把他推进办公室：“去吧。”

我一边大步流星地往外走，一边向莱昂内笑道：“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首领?”

<守密人> “当然，你的观点向来都十分独到。”莱昂内好整以暇，从方才那个急迫的态度中缓了过来，他理了理自己半长的金色头发，用绳子将它们扎好，你知道这个动作一般象征着他要开始展露自己冷酷而严厉的一面了，莱昂内回给你



一个微笑：“让我们去看看是哪个狗崽子敢碰弗莱特利。”



伏尔甘之锤：埃托雷·费德里科



黑教廷的复仇 HO2-伏尔甘之锤

你是居住于巴勒莫的孔蒂费德里科宫的费德里科家族的后裔，现任的家主费德里科伯爵（68岁）是你的亲属（最好是近亲一类，需要一个能够合理地居住在孔蒂费德里科宫的身份）

费德里科家族在战时以军火运输而闻名，费德里科伯爵本人通过控制港口而转运军火，却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战争中敛下巨富，现为巴勒莫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孔蒂费德里科宫以阿拉伯、诺曼风的建筑为基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扩建和翻修，说它是西西里岛的历史本身也不为过。宫殿的内部装饰着由18世纪建筑师马拉维耶蒂制作的狮子喷泉和文艺复兴早期著名画家的湿壁画等，每一件都是看到就会令常人垂涎不已的艺术品。

到了晚年费德里科伯爵幡然醒悟，如今是巴勒莫政府派的贵族，十分反对意大利分裂，同时也为黑手党福尔图纳家族的问题头疼不已。

福尔图纳家族不仅在西西里岛的黑社会中拥有最大的组织力，甚至是在警察、司法界以及经济等外部世界的权贵也具有隐秘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黑手党，它亦以严格的缄默法则而闻名。其首领名叫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59岁），是西西里黑手党的头面人物。

以福尔图纳为首，巴勒莫的地下世界长时间以来维系着平稳的运行秩序。与公权力相安无事。然而，从六个月前起，枪战和纵火却公然地在巴勒莫的街头发生，无从得知这是否是福尔图纳的默许甚至是授意，但这被视为对好不容易才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挑衅。甚至有传言，西西里的黑手党正在走私毒品，用于敛财以对抗北意大利。

<守密人> 1866 年 9 月 1 日下午，你正在工作室里，手拿着凿子和小锤，一如既往地沉溺在打磨石料的声音中。

在这样阳光明媚，温度适宜的天气里，你本应当多出去走走，或是去港口呼吸些新鲜空气，瞧瞧本季又有什么新的布料和香水从法国运来，只是一旦当你沉浸在雕塑工作中时，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断地被往后再推一段时间。

尽管你手上的这尊石雕还只有一个雏形，但你的助手已经提醒你好几次了：你原本计划好了晚些时候回家去见见父亲，再和伯爵一起用餐，现在的时间已经接近傍晚，再不出门就会迟到。作为在巴勒莫离他最近的孩子，费德里科伯爵时常记挂着你，人老了就是这样，总是格外地想和年轻人多亲近亲近。

<埃托雷·费德里科> 每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灵感是多么来之不易，而艺术又是怎么颇具魅力的。去创造，去积淀，去感受……哈哈，但这必须是今天的最后一笔了。我最后在石料上落下一锥，深呼吸一口气，把工具全部放下，将欣赏和评估留到明天。拿起我随身的提箱和 flos 便往外走，是时候回家了。

<守密人> 助手替你叫来了马车，你踩着精致的金镶边踏板坐进了柔软的座椅里。伯爵总是不吝于在孩子身上花钱的。在阳光即将沉入海平面，金色即将被黛色的夜空吞噬的前一秒，你感受到马车轮毂下的地面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随后，一声极响的爆炸就传到了你的耳边。

马蹄高高地扬起，车夫花了好半天劲才安抚下受惊的马匹，马车车厢里颠簸了好一阵，把你摇晃得七荤八素，才堪堪稳定下来。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还在尝试在脑中规划明后两天的安排，突然被这么一声爆炸打断了思路。好吧，这些日子确实也不太平，但是这样的爆炸？我在车厢内握紧了门把稳住了身形，接着拉开帘布尝试往声音的发源地看看。

<守密人> 你拉开了布帘，远远地，能够看到城市西南处冒起了滚滚的黑烟——它和你即将去往的孔蒂费德里科宫之间还有些距离，想来也没有人胆子大到会采用爆炸的手段袭击伯爵。

“先生，您还好吗？不好意思，让您受了些颠簸，我们这就继续往您家里去。”马车夫注意到你探出头，他摘了帽子向你致歉。

<埃托雷·费德里科> “无碍。”我一边回复着车夫，目光还停留在来爆炸的方向和位置，思考了一下那是市里的哪个区域，“加快吧，今天是父亲的邀请，我

可不能迟到。”接着我坐回了车厢里，继续思考起后面几日的安排。

<守密人> 马车夫继续驱赶着马匹，车厢摇摇晃晃。在方才的爆炸过后，巴勒莫又迅速地回复了异样的宁静。稍晚的时候，你回到了家中。

这里和往日没什么区别：富丽堂皇的摆设和精致的雕塑，狮子喷泉、花园、树林，还有宽阔的拜占庭式长廊，文艺复兴早期画家所绘制的湿壁画，以及无数的回廊，数百个房间，还有数不清的金色廊柱……欢迎回家，小费德里科先生。

伯爵正在餐厅中等待你，女佣们为你推开一扇扇的门，你看到父亲正坐在长桌的最上位，明亮的烛火让他看上去精神抖擞。费德里科伯爵的身体很好，或许是因为早年在战场上的经历，让他即使六十来岁了也神采奕奕。

“埃托雷。”父亲对你笑了笑，他起身张开手臂拥抱了你，半点没有要责怪你迟到的意思：“我刚才听到爆炸，还担心是你出事了呢。”

<埃托雷·费德里科> “晚上好，父亲。我回来了。”我也微笑着拥抱了一下费德里科伯爵。他精神抖擞的样子还是很令人安心，“我总会赴约的，何况我确实四肢健全地到家了。不必担心。”

<守密人> “你总是比提摩西要更让我放心一些的。”伯爵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你突然在这个时刻意识到，父亲已经比从前老太多了，无论是提摩西还是你，费德里科这个姓氏象征的百年荣耀最终都会落到你们的肩头上。

你和伯爵落了座，侍从为你们揭开银质餐具里盛放着的精致餐点。你这才想起来你几乎一整天没吃饭了，就在食欲即将把你吞没的前一刻——门口的守卫突然推门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伯爵大人，少爷！”他的音量稍高，在接收到管家警告地一瞥后，才后知后觉，鞠躬对你们行了一礼：“对不起，是我逾矩了，但我有急事要汇报。”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明白，费德里科这一姓氏是有重量的。家庭成员们因此各奔西东，也有人比如提摩西还想逃出家族的约束。至于我，我还不好回答费德里科，我是否做好准备。但眼下的时间里，我将陪在父亲身边，继续走我的路。我深吸一口气，收起感想后落座，但见门卫突然赶进来，我摸上刀叉的手又放下，做好等待的姿势看向父亲。如果有急事的话，这一餐也不是不能等等。

<守密人> “是提摩西少爷……我们抓到了一个浑身是血想要闯进宫里来的人，

他说提摩西少爷出事了！”守卫噤声着说，面色既担忧又紧张。

“这又是什么情况？”费德里科伯爵惊讶地从座椅上站起身，他神色中一半是怀疑，一半是不敢置信：“埃托雷，和我去看看。”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几乎是立刻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点了点头：“好的，父亲。”提摩西，提摩西。这个家伙也干过受伤后砸了我工作室的门美其名曰找地方休息这类事，但……哎，即使我说多次不要给父亲添麻烦，一些事情也不能由着我和他的意愿来。无论是针对他个人还是事关家族，我不能干坐着。

<守密人> 守卫领着你们急匆匆地往庭院外走，也不知道那长桌上的晚餐你和父亲是否还能有胃口吃下去。来到中庭，你们看到其他几个守卫正将一个衣着破烂，布料边缘有着烧灼痕迹的三十岁左右的黑皮肤男人看守了起来，他的手脚都有多处擦伤，鲜血一滴滴地从手上滴落到地板上，染脏了花岗岩光滑的表面。

“您是费德里科伯爵。”他虽然伤得重，但语气仍然不卑不亢，只是隐含着焦急：“我是提摩西的朋友，两位可以叫我斑马。长话短说吧，今夜我们遭到了一次袭击，提摩西生死未卜，只是他要我来报信，说贵族里有人会针对费德里科家族，让两位多加小心。”

<埃托雷·费德里科> “针对费德里科。”我默默地复述了一遍。目标这么清晰……有组织地进行着吗。如果想要抗拒意大利统一我或许理解，但针对费德里科有什么好处？我走上前，看向斑马：“你们在哪里受到了袭击？对于袭击者的来由有眉目吗？”

<守密人> “我是弗莱特利家族的，袭击的地点就位于我们总部，想必那声爆炸你们也听到了吧。”斑马惨然地笑了一下，“那些人来路不明，全都是陌生脸孔。”

听你们没有怀疑他，他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长长地出了口气：“弗莱明居然真的是费德里科家的人……弗莱明，提摩西，呵……”看样子，提摩西是用了化名才在市井间混迹，这一点倒是和你如出一辙。

<埃托雷·费德里科> “……让医生给他处理一下吧。提摩西的朋友，谢谢你传达他的口信。容我和父亲就此事商量一下对策，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我来和您深入了解一下情况。”我朝着斑马微微颌首，又和佣人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招待客人。虽说提摩西在家里简直就是异端，但市井街头里的伪装不应生疏……这种情况下遇袭，有些让人头疼。我拍了拍父亲，想和他去一旁讨论一下这份口信的



内容。

<守密人> “不，我就不休息了。”出乎意料地，你听到斑马拒绝了你们提供的帮助，这个黑皮肤的男人眼神坚定，尽管面对着的是一些可能将他视作奴隶的人，斑马仍然挺直了脊背：“我只是来报信的，我的弟兄们还在总部等我，我会去救他们出来……能救一个是一个。”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明白了。”我深吸一口气，转向父亲，以较快的速度和父亲交代到，“我倾向于相信提摩西的判断，父亲。我想加强家里的守备是有必要的。以及……这一餐就往后顺延吧。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情况。提摩西到底还是属于我们的家务事。”我轻笑一下点点头，好在我在听到通报的时候就拿上了随身物品，可以直接跟着斑马出发。

密涅瓦之眼：缪·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

MILO · FRANCESCO · PETRARCA

Occupation: Bishop

Age: 36



黑教廷的复仇 HO3-密涅瓦之眼

你是来自教宗国的高级神职人员。（神父以上，红衣主教以下）1866年，教宗国与意大利王国的关系十分紧张。但在紧张的政局中，仍然有需要帮助的无辜信众与蒙难的普通百姓。

在教宗国中，因南北意大利统一而带来的无形压力正在悄无声息地弥漫，许多人担心罗马会遭到攻占，使得教宗国不复存在。至于南意与北意之间的经济矛盾问题，教宗国一侧期望它们因内斗而再次分裂，从而能够保证罗马的安全。

但想必你应该对此有着自己的见地。

几周前，教宗国接到了来自巴勒莫嘉布遣修道会的求助信，声称当地的黑手党活动已经影响到了修道会的正常工作。但由于巴勒莫的主教，大卫·米利奥尼（32岁）同时身兼红衣主教的职责，不常在巴勒莫，因事务繁忙而有心无力，遂向同样正身处于教宗国的你求助，请求你能帮助他家乡的人民。

大卫·米利奥尼是个意大利男人，英俊年轻的外表十分引人注目。他接人待物温和，从他的举止和措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高尚而富有智慧的人。只看他的外表，说他二十岁出头也不为过。他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红衣主教的俊才，以温厚忠诚的圣职者的形象为人所熟知。虽然他在四年前就当上了巴勒莫的主教，但是由于他同时还兼任教廷的红衣主教，不经常在巴勒莫。



<守密人> 法国、英国，还有荷兰人的船只，它们在这里频繁地进出，但钱币却几乎没有半点流进巴勒莫人民的口袋。这或许是全意大利境内财富差距最悬殊的地方，统一和分裂只是贵族们才能谈论的游戏，百姓人人自顾不暇，脸上的表情疲惫而压抑。

在信中，主教替你引荐了巴勒莫大教堂的安杰罗神父，你可以在大教堂安顿下来，随后再去查清加布遣派恳求梵蒂冈查清的究竟是何事。这封手谕和瓦德兹送给你的十字架木雕放在一起，他临行前将自己做的这个小玩意儿塞给了你，认真地要求你带在身边，希望你此去一路平安。

<缪·彼特拉克> 我将手谕放到了自己随身带着的包中。至于那个小小的木雕还有那个孩子认真的模样，想了想还是将其放在了胸前的衣襟里。下了船后留意到的那些神情，我的眼神暗了暗。明明百姓平民才是这个国家最为庞大的基数，但决定着这些人命运的永远是那么一小撮，无论是哪一派，分裂也好，统一也好，说到底更多来讲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吧。明明都是拥有着同样血脉的人。我摇了摇头，试图让自己回过神，试图往来时看过的地图上标记的巴勒莫大教堂而行

<守密人> 从港口一路向前走，经过四角广场，就能到达巴勒莫大教堂。这条主干道是巴勒莫的中轴线，从东侧一路指向西侧，远远地，就已然能够看到大教堂的尖顶。在被斐迪南多·富加改造后，它哥特式的外观显得更加富丽堂皇。

穿过巴勒莫的市中心，景象倒是比港口处的疲惫和忙碌要好上许多。在四角广场上，市集和摊贩永远是最不缺乏的东西，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这里都热闹非凡。花香和酒香四溢，人们在大教堂脚下享受着最后一丝安逸。

等到了大教堂的门口，远远地就能看见庞大的尖顶与塔楼。今天是9月1日，距离圣罗莎莉亚纪念日只有短短三日了，能够看到祭童们正在忙碌的做着清扫工作，在长椅上，还有不少来提前做祷告的市民。所有人都沐浴在一种神圣而安宁的气氛当中，鲜少有人注意到一位梵蒂冈贵客的到来。

在最靠近圣坛的位置，有一位穿着黑色袍服，未披挂任何绶带的中年神父，他正在小声地向来往的祭童们叮嘱和指挥着，想必这就是安杰罗神父了。

<缪·彼特拉克> 我尽量放轻自己的脚步，避免义肢的声响过大，朝着这位安杰罗神父走了过去，也稍微留意看看他在同祭童们说着什么。

<守密人> 你听到他细心地叫出每一位祭童的名字，将他们在圣罗莎莉亚节当天所要执行的工作尽数强调了一遍，包括谁要站在米利奥尼主教身边，谁要捧着铜制的香炉，谁要拿好主教所需的杖柄……云云。

即便你已经努力放轻了脚步，但当你接近安杰罗神父的时候，他仍然听到了响动，你看到他很快地就从脑海中回想起了有关你的事情，神父对你伸出手：“您是帕莱斯特里纳教区来的主教大人吧？”显然，他从你的衣着判断出了你的品级，“辛苦您了。”

<缪·彼特拉克> “您才是，辛苦了。”我也伸出了手，出于礼貌摘下了自己的手套同他握了握，“这段时间就要叨扰了。”

<守密人> 你同安杰罗神父握了握手，神父说，我们为您安排好了住处，房间与主教的房间挨得很近，若是您在这里留到9月4日，或许还能和主教在教堂中辩一辩经文。他话还没完全说完，隔着一重一重的回廊和大理石，你就听到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动静大得几乎要把方才祭童才摆好的烛台从圣坛上震落下来，你和神父彼此搀扶着才勉强站稳。

一时间教堂中充斥着此起彼伏的惊呼。

<缪·彼特拉克> 出于亲历过战争的后遗症，我下意识替安杰罗神父挡了挡。随即才反应过来爆炸源离这里应该还相对遥远，我努力稳住身形，皱着眉想出去看看，但首要的还是先问问清楚巴勒莫的这种爆炸是否出现的相当频繁吧，我将安杰罗扶稳，靠到有足够躲避天花坠落物的空间的地带才开口问：“您还好吗？看起来爆炸的威力不小，巴勒莫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吗？”

<守密人> 安杰罗连声谢过你：“谢谢您，主教大人，您也知道我们这里时常有动乱，但爆炸这样的事……”他微微摇头，和你匆匆往教堂外走去，脸色还有些发白：“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而且听声音，似乎是在西南方向，那里是许多孩子聚集的地方！”

<缪·彼特拉克> 孩子？我瞪大了眼睛，连忙往他说的方向看了过去。

<守密人> 远远地，你看到城市的西南角方向冒起了黑烟，在深色的夜空下，似乎隐约还能看到明亮的火光。

<缪·彼特拉克> “…您如果不介意，现在可以同我一起到那边去看看吗？孩子们…孩子们会需要我们的。”夜色里的燃烧，如果不是建立在动乱和生命之上，



那还是相当美丽的…或者该说，美丽的事物都是建立在残忍和血腥之上。我面色凝重，摸了摸自己随身藏在腰侧的左轮和药瓶，虽然是在过问安杰罗，但自己实际上已经在不动声色带着他往那边移动过去了。

<守密人> “当然，当然！”安杰罗神父很快地就镇定了下来，“您稍等我一会儿。”他快步返回了教堂内，不一会儿，就随身带着一个小布包走了出来，里面装着的是一些诸如棉纱和清水之类的急救用品：“一定有人受伤了……”他喃喃，“他们会需要救助的。”

<缪·彼特拉克> “当然，他们会需要救助，希望孩子们有提前避开…主会庇佑他们，主会的。”然而实际上主不会庇护任何人，可以庇护他们的只有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人，我又想起了教廷的所行所作，勉强压着自己的这个极端思想，在看到安杰罗拿好了药品后也就开始加快脚程往那边过去，甚至不顾自己的义肢是否会因此出现问题。

审判之火（1866 年 9 月 1 日，夜）

<守密人> 1866 年 9 月 1 日晚，你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到了爆炸所发生的地点。

这里看上去距离贫民窟的后街很近，是灰色势力活动的最佳地带。在一栋四层楼的小宅邸中，火舌正舔舐着窗框，留下焦黑的遗骸，地面上是散落的玻璃碎片，折射着橙色的火光，闪闪发亮。

最先来到现场的是蒂奇亚诺和他的首领，而随后赶到的两位神职人员，一位是缪，一位是暂时在大教堂主事的神父，在最后，伴随着马蹄的清脆响声，埃托雷·费德里科和一个浑身是伤的黑皮肤男人匆匆赶到，在距离现场不远处勒马，喝退了一部分围观的人群。

你们可以听到，仍然有枪声从不远处的街巷里传来，而这栋正在燃烧的建筑，因为其大部分结构为砖石，勉强还算是可以进入。

从围观人群七嘴八舌的讨论声中，你们听出：快到傍晚时，这里发生了一场枪战，周围被二三十个男人包围起来，随后他们闯入，里面爆发出是激烈的枪声。这栋房子在那之后就突然爆炸，燃起了熊熊大火。

<缪·彼特拉克> 我留心看看建筑物内是否还有人呼救的声音。

<守密人> 你听到巷子深处有人发出惊呼和尖叫，至于房屋内部暂时没有其他动静，此地只有木材燃烧的噼啪声响。

<缪·彼特拉克> 看起来房屋内的已经是没有生息了，我果断放弃了这座建筑，朝着巷子里过去，一边过去一边还低声过问安杰罗：“孩子们经常聚在这附近的哪里？”

<守密人> “在后街，这里有许多孤儿和流浪汉，我们正在努力将他们引导去大教堂外的孤儿院……”安杰罗看着眼前燃烧的建筑，不忍地低声祷告了几句，随后迅速地回答你。

<缪·彼特拉克> “那就先往后街那边过去看看，还有巷子里的，有伤者就优先替他们做处理吧。”那当然，战乱中的孩子甚至能看到神职们也在与另一方撕扯，信任哪有那么好交付，我摸出了药瓶，对于另外的到访者戒备着，甚至暗中打开了勒马特的保险栓，以防生变。

<蒂奇亚诺·维辛廷> 枪战？什么人有这个胆子，竟然跑到弗莱特利的总部撒野？我从腰间掏出枪上了膛，和莱昂内对了个眼神，警惕地往边上传出枪声的小巷走去。

<埃托雷·费德里科>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或许也不值得意外。我在下了马车后迅速动身，从箱子里拿出防身武器后，准备跟着更加熟悉这里的斑马行动。

<守密人> 斑马——这个跟随着埃托雷·费德里科的黑皮肤中年男人，在看到蒂奇亚诺和他的同伴时，就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跟上了两人：“这是我们首领的朋友。”他看了看蒂奇亚诺，又看了看埃托雷，犹豫了一会儿，才低声对埃托雷解释到。

你们一行人一前一后地循着枪声走进了小巷，能够注意到在最后方的是两位中年的神父，其中一位穿着还像是主教，埃托雷和蒂奇亚诺对此人并无印象，但他旁边那位安杰罗神父你们倒是耳熟能详——安杰罗神父是巴勒莫大教堂的主事神父，在大卫·米利奥尼主教不在的时刻，教堂中的事宜都是由他来负责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你是弗莱特利的人？说说怎么回事，”眼见有人跟来，我放缓脚步，上下打量了一番斑马，又冷淡地瞥了一眼边上的埃托雷，“这位又是？”

看到后面那两个神父，我不由得皱起眉，怎么他们也跑到黑手党的地盘上来搅合，还有一个职位不低的，真是麻烦。

<埃托雷·费德里科> 朋友。第二次听到这个字眼了。当然，提摩西的朋友和首领的朋友也将他们的身份说的够明显。“所以是一家有难多方支援吗。”我回头看见两位神父居然也参合进来，轻轻呼出一口气，才转向了面前的高个子：“您可以叫我罗西。简而言之，是来救人的，至少我们现在是目的一致，先生。”

<守密人> “简单来说，我们遇袭了，敌方不明，我没能认出他们的身份。”斑马回答，他叹了口气，因为牵动了伤口痛得龇牙咧嘴，而安杰罗神父从包里拿出了一些药品，递给了斑马，你们听到斑马低声对神父致谢。

<蒂奇亚诺·维辛廷> “那就是没有任何情报的意思。伤员去一边待着，保护好自己别添乱，”我动了动眉，转向红头发的男人，“罗西，是吗？你可以叫我维辛廷。我不在乎你的目的，不挡我的道，随便你怎么行事。”然后我冲莱昂内点点头，握着枪往小巷里走去。

<守密人> “乔瓦尼和皮耶罗追着堂出去了，不知道有没有事，我还能动。”斑马往一侧啐出一口血，含含糊糊地说了几个名字，除了蒂奇亚诺和之外的人都对此不甚清楚，“我是和罗西来找弗莱明的。”他所说的弗莱明大概也是弗莱特利的其中一员。

在谈话间，你们注意到安杰罗神父和那位主教大人安静地走了另一侧的路，和你们暂且分开。似乎也是因为有事要办，因此才没有出声打扰你们。

<缪·彼特拉克> 弗莱特利？趁着他们在交谈的时候，我用他们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询问安杰罗：“安杰罗神父，弗莱特利是当地的动乱组织？还是…”

<守密人> “这是黑帮。”安杰罗神父给斑马塞了东西之后，低声对你说，“弗莱特利，还有维卡利亚。”他分别示意了一下斑马，还有蒂奇亚诺，“看起来又是一场黑帮火并，引发了冲突，导致孩子们也无辜受难。”他喃喃着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缪·彼特拉克> 黑手党。我握紧了手里的枪，显然对眼前的两组人印象不佳，无论战乱催生了多少黑色产业及其势力，那都不该波及到孩子们，我在胸前画着十字，垂着眼：“及时伸手，避免孩子们再次受到更多的伤害，主会庇佑他们，作为神的仆从我们会替祂履行其职责。走吧。”

这么说着，我试着加快脚步，绕开他们去看看巷子内的详细情况。

<渡边> 缪进行侦查检定：D100=17/4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你和安杰罗神父往稍安静的一侧走去。火光和枪声暂时还没有侵扰到这里，但你能看到，在淡淡的月光阴影下，有许多骨瘦如柴的孩子正挤在一起，手里摆弄着什么东西，隐约有橙色的火光星星点点地冒出来。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聆听检定：D100=19/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聆听检定：D100=83/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此刻小巷中的枪声已经渐渐止息，但蒂奇亚诺仍然能够听到微弱的呻吟声从某处传来。

<蒂奇亚诺·维辛廷> 说话果然耽误事，我紧皱眉头，戒备着往呻吟声发出的方向走去。

<埃托雷·费德里科> “如你所愿。”我朝着维辛廷礼貌性地轻笑了一下，只是端好了我的枪往巷子里走。虽然对斑马这一路奔波后身体情况很纠结，但如果斑

马执意，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多言的。至于其他动静或许还不是我操心的范畴，我的目标很明确——找人救人。

<守密人> 你们循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去，你们很快地就发现了一条长长的血迹，它拖拽着延伸向前，末端是几个倒下的人影。

仍然留有意识的那个，和罗西有着相似的面庞，这或许就是他要找的那位“弗莱明”。弗莱明的手里握着枪，发色既像染了血，又像是火焰。他在即将扣动扳机的时候认出了你们，随后才松了口气，不知道对谁笑了笑，就因为失血而昏迷了过去。

而不在远处，是尸体已经冰凉的弗莱特利首领，还有身受重伤，在此前就早已晕过去乔瓦尼和皮耶罗。能够看出他们身上的伤口被弗莱明扯了身上的布条简单地处理过，已经止住了血。

“堂！”莱昂内——那个在蒂奇亚诺身边的金发男人，喉咙里发出了嘶哑的声音，他往前走了几步，跪倒在堂的尸体身边，拳头握得很紧。

<蒂奇亚诺·维辛廷> “操！”我难得忍不住，恶狠狠地爆了句粗口，冲到昏迷的乔瓦尼和皮耶罗身旁，“那边那两个神父，你们是不是有药！别他妈的聊天了，过来帮忙！”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默不作声地快步上前，确认一下这位弗莱明先生的伤口和身体状况，看条件能否允许我带着他先去找医疗救援。同时我脱下外套将他的流血的伤口简单包扎。

<蒂奇亚诺·维辛廷> 堂……妈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跪在弟弟们身边，紧紧揽住莱昂内的肩膀，用力拍了拍他的背，低声道：“我们会为他复仇的。敢伤害我们的兄弟……西西里人血债血偿。”

<守密人> 尽管蒂奇亚诺的声音足够大，但从神父们离开的那一侧暂且没有传来任何回音。在场还活着的人只有乔瓦尼，皮耶罗，以及才刚刚晕厥过去的弗莱明。三人的身上均有多处中弹，显然急救处理是不够的，需要经由专业的医疗照顾才行——送去医疗站，或者教堂，哪里都好。

<埃托雷·费德里科> “……你就忍着点吧。”我像是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句，接着便使劲扛起了弗莱明朝外面走去。去找一个医疗站，越快越好。

<守密人> “……老子一定会一枪崩了这个狗娘养的天灵盖。”莱昂内深呼吸了

好几次，一字一句地说。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面色冰冷地站起身，看了一眼弗莱明。他处理过伤口，这个人情我会记得。我朝斑马打了个响指：“你，你说你还能走是吧，带上这根手杖，去维卡利亚找多梅尼科，让他派五个人过来，其余的不要多说。你是弗莱特利的人，知道维卡利亚的总部怎么走吧。”

<守密人> 斑马抹了把脸，把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的液体胡乱地擦掉，他接过蒂奇亚诺的手杖，一瘸一拐地往维卡利亚总部的方向赶去。

<缪·彼特拉克> 火光，他们在摆弄什么？我放轻脚步，尽量不惊扰这些孩子们，想想比起药品，他们更需要的应该是食物。我将自己带的无酵饼也拿了拿，仔细看看他们手里究竟拿着的是什么。

<守密人> 你取出了食物，但显然孩子们并不在意你能提供的帮助。直到你靠近，他们都恍然而忘我。可以看到，他们在金属盘子上撒上了黑色的粉末，用火点燃后，大口地吸入烟雾，姿态无比熟练。当他们吸入烟雾时，他们的眼睛逐渐失去焦点，身体也开始变得松弛，从他们大张的嘴里，口水流淌了下来。这些不过十来岁的孩子，大腿颤抖着，随后是失禁，呻吟，显然已经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缪·彼特拉克> 那是…什么？难道是黑色产业链贩卖的毒品吗？看到这群年岁不大的孩子们在吸食着这种东西，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巨大的怒意，不是针对孩子们，而是对于兜售或者发放给这群孩子们这些东西的，让他们无家可归以至于需要依赖这些脱离现状的反动党，这个世界。终于，我忍不住夺过一个孩子的金属盘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安杰罗神父，这里，这里的孩子都是这样吗？您有问过，是谁给他们带来的这些吗？”

<守密人> “这是毒品……？”安杰罗神父也震惊地僵在了原地，“我原以为西西里的黑手党们都以贩卖这种东西为耻！”他蹲下来，检查了那个残留着金属粉末的黑色盘子。沉默了许久，把盘子里的东西狠狠扣在了地上，用脚踩碎，“我是第一次见到吸毒的孩子。”

而那些被你夺走了盘子的孩子，则是有些恍惚又不满地盯着你，眼神浑浊，干瘦的身躯发抖。

我们需要那个。你看到他们眼神中传达出这样的意思。

<缪·彼特拉克> “也难怪…哪里都得不到庇护，无所可归的孩子们会不愿意去教堂…该死的黑手党，该死的，任何贩卖这种东西的人都该下地狱。”可是对于孩子们，教堂哪又救得了人，我看着这些孩子，像是和在提契诺河的战火中看到的孩子们重合了一样，我磨蹭着自己的牙，脱下了自己的外袍披在了孩子身上，又脱下了自己的上衣，只给自己留下最后的薄衫。饼和药水也都发给了他们，我知道这对他们已经杯水车薪了，毒品一旦染上那就不是什么可以轻易拉回来的了。做完一切后我握紧了自己的手：“所以，这就是米利奥尼主教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请求援手的原因之一，是吗？整个巴勒莫竟然是这样……”

<守密人> “……我愧对主教。”安杰罗神父痛苦地回答，“他将巴勒莫托付给我时，一切都还不是这样的。”他羞愧而悲伤，面对着这些孩子，看上去神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把他们送去修道院吧，希望那里的弟兄们能好好照顾他们。”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缪·彼特拉克> “希望如此…我想这应该不是您的过错。如果巴勒莫现下会如此混乱，那想来最初的时候米利奥尼主教应当是在这里的反动党，或者黑手党中制衡着，维持着平衡。现在，平衡断了，趁虚而入的那些魔鬼会遭到报应。何况也不是在这忏悔的时刻了，安杰罗神父。”我的手在暗中扣持着自己的十字架，最后将它按在了手枪的枪柄上，“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兜售给孩子们这些东西的元凶，然后上报教廷。如果有毒瘤，那就将它撬起焚尽，不能再让更多人受到毒害了。”

<守密人> “我在教堂，有许多打听消息的渠道，如果您允许我这么做的话，我会尽力去探听一下究竟这些东西是怎么流出来的。”安杰罗神父又从地上将那些毒品收集了起来，似乎是打算将它们作为样本研究，“什么弗莱特利，维卡利亚……不过都是为了利益而各自奔走的自私之人。”

<缪·彼特拉克> “当然，只要可以得到这些信息的来源，光明正大好好生活着的人要遭受到阴影的伏击，那我们就该用他们擅长的方式回击回去。”我看着他收集地上的粉尘，轻声补充到，“为了一己私欲连累他人者，必会狱，如果上天不愿动手。那么，我的手枪会负责送他们去见。不管如何，尽最快的速度找出这种东西的来源。”



<守密人> “我会尽全力协助您……只是但愿不要由这件事牵扯出更庞大的秘密。”安杰罗神父不安地喃喃，他对你点了点头，站起身，看看天色，轻声对你说：“时候也不早了，主教大人，您可以先回教堂歇歇脚，今天这一出实在不是什么好的会面仪式。我这就回教堂去让醒着的弟兄们来帮帮忙，把孩子们都带回孤儿院去，那里也是我负责主管，环境挺不错。”他勉强笑了笑。

<缪·彼特拉克> 不要牵扯出更庞大的秘密，无论这巴勒莫到底有多深的水，到了这里自己都必须要做下去了。这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有，那我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来改变。我看向了安杰罗，摇了摇头：“一起吧，作为主教我责无旁贷，怎可留我一人安睡。”

收尾工作（蒂奇亚诺）

<守密人> 眼见着斑马带着你的手杖走远，而罗西也搀扶着弗莱明一瘸一拐地离开，这片空地上暂时只剩下了你和莱昂内两人。你看到首领仔细地为已经死去多时的堂整理好衣服，合上了眼睛，尸体在被翻动的时候，从弹孔里还流出汩汩的血。

“……蒂奇亚诺，我要给堂举办葬礼。”莱昂内的目光冰冷，手和衣服上全都是血迹，“明天下午，就在巴勒莫大教堂，我要你明早就把请柬寄到西西里所有贵族和黑手党的手里，让他们下午务必出席。”

“先是弗莱特利，下一个很可能就是维卡利亚……让他们冲着我来，我莱昂内，这辈子还没害怕过什么人。”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还没有见过莱昂内露出这样的神色。他就像我的弟弟一样，除了乔瓦尼和皮耶罗现在重伤不醒，他的状态让我也觉得并不好受。我点了点头，又用力地揽了一下他的肩膀：“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会确保他们每一个人，都前来为堂凭悼。”

“我会一直和你站在一起的，莱昂内，”我抚上他的后脑，用自己的额头抵了抵他的，“只要我在一天，你和维卡利亚，就绝不会先于我倒下。”

<守密人> “……谢谢你，蒂奇亚诺。”他微微闭眼，叹了口气，再睁眼时，那些暴戾和阴狠的情绪已经消退了不少。“还有，刚才的罗西和弗莱明。”莱昂内抱了抱你，随后继续说到，“他们俩的身份恐怕没那么简单，尤其是那个罗西，从穿着和打扮里能看出贵族派头。我觉得他长得有些像……算了。”他微微摇头，“在没确定之前我不会随意下判断，只是希望这些住在金屋子里的先生们少来染指他们不该碰的东西。”

话音刚落，你们看到先前从斑马离开的地方，陆续赶到了五个维卡利亚的人。他们看到倒在地上的堂，脸上露出难以置信和愤慨的神色，其中几人还不等你发话，就小心地把你的两个弟弟给扶了起来。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明白，我会注意的，”贵族？这群少爷真把黑手党当成过家家的小游戏不成。我皱了皱眉，看到人来了后随即起身，“把人送到医院去，病房外要严加看守。”

我对斑马微微点头：“你也跟着去，治治身上的伤。之后不要乱走，我

还有话要问你。”

<守密人> “是！”那几人接了命令，一一照办。而斑马也点了点头，一瘸一拐地跟在那个抬着堂的尸体的伙计身边。很快，这里就只剩下一地狼藉的血迹。巴勒莫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警卫队至今竟然都毫无反应。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又点了一个人，示意他过来候着，偏头低声对莱昂内道：“把堂送去殡仪馆吧。给他换身衣服。”

我点了一个人回维卡利亚给多梅尼科报信，让他安排花店准备葬礼要用的花和请柬等事宜，最重要的是，守好据点等我和莱昂内回来，又点了一个人去找人救火。吩咐完后，我替莱昂内整了整他发皱的西装，看了一眼边上还烧着的弗莱特利的总部：“好了，我们去看看，究竟是哪个不长眼也不要命的混蛋，敢来招惹我们的兄弟。”

<守密人> 莱昂内默不作声，就这么安静地看着你把诸多事宜都打理清楚。当你为他整理西装时，他拍拍你的手微笑：“走吧，蒂奇亚诺，你可是我的幸运红。”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点点头，保持着在他身前半步的距离，警戒地往弗莱特利的总部内走去。

一边走，我一边低声和莱昂内交流道：“到现在竟然都没看到警卫队的人，那群饭桶连个面子都不做一下，有些蹊跷。”

<守密人> 你们一路回到了燃烧的建筑前。此刻，二楼以上区域的火势已经大到无法再容人进入，你们叫来救火的伙计来回奔波，还叫上了几个围观的热心市民一起救火，总算是让一楼的区域可以进入了，但再往上，楼梯已经坍塌，无法再继续向上攀登。

一楼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弹痕，被烟熏过的黑色。地面除了水渍，被烧焦的痕迹之外，还残留着拖拽身体产生的血迹，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枪战。沙发和桌子挡在英勇战斗过的弗莱特利的成员和大概是袭击者的黑衣男人们前面，这里大概有十人左右遇难。在被椅子和桌子搭成的简易屏障后，吧台里，弗莱特利的顾问，一位和你年纪相仿的女性，手握霰弹枪，身上扎满了玻璃的碎片，已经停止了呼吸。

“被人要求放手不管这件事。”莱昂内冷哼一声，“这还少见吗？能牵制警卫队的大人物，在这巴勒莫没有几个。”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侦查检定：D100=57/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在这一地狼藉中，你发现了一些细碎的黑色粉末，那和你们先前所收集到的毒品样本如出一辙。像这样的粉末在很多空隙中都有，直到你沿着途径，在一楼的吧台下方发现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整箱这样的东西，由于在枪战中被击中，箱子破了个孔洞，里面的粉末也就这样窸窸窣窣地散得到处都是。

<蒂奇亚诺·维辛廷> “莱昂内，过来看看，”我招呼道。等他走近，才面色凝重地把箱子递给他查看，“是黑莲。”

“看来，弗莱特利的事，和最近流行的毒品有关。”

<守密人> “怎么会放在这里？”莱昂内接过你递来的黑莲，面色阴晴不定，“我和堂都起过誓，这辈子不可能染指这种肮脏的东西。”

<蒂奇亚诺·维辛廷> “那就是有老鼠在阳奉阴违了，”我眯起眼，“弗莱特利如此，维卡利亚恐怕也不能幸免。我们最近仁慈过了头，这帮崽子也就大胆放纵起来了。得好好清洗一番，叫他们从痴心妄想里醒过来。”

<守密人> “还有这些人，都是生面孔。”莱昂内用脚踢了踢其中一个黑衣人，对方仰躺过来，面庞暴露在你们眼前，“虽然我不敢说我认识巴勒莫每一个加入黑手党的人，但这种作风我从来没接触过……我们的巴勒莫到底都混了些什么东西进来。”莱昂内颇为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按格拉切亚诺那个脾气，恐怕明天见到他，这老头子又要开始阴阳怪气。”

<蒂奇亚诺·维辛廷> “且由着他，”我安慰道，“巴勒莫混了这么群不讲规矩的人进来，还放任他们胡作非为，他才是首当其冲该负责的人。”

“他要是敢对你胡言乱语，就请他把这群黑衣服的家伙抓出来，显示显示他们福尔图纳的本领，”我笑了一声，后半句的语气凌厉起来，“否则就趁早从老大的位置上滚下来。光说大话不做实事，巴勒莫的黑手党不需要这样的领袖。”

<守密人> “我倒也懒得跟他在堂的葬礼上吵，希望他好歹对逝者放尊重点。”莱昂内赞同你的看法，冷着一张脸点了点头。

楼上的火势已经逐渐平息，想必即便能有手段从完全倒塌的楼梯爬上去，上面也已经被烧得都不剩了。围观的人群打着哈欠逐渐散去，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擅自插手黑手党之间的厮杀。现在是午夜时分，街道上十分安静，被你们留下



来救火的那个伙计叼着一根细木棍坐在弗莱特利几乎要倒塌的总部外等你们。

<蒂奇亚诺·维辛廷> “在堂的葬礼上，我不会允许任何人的不敬，”我拿回那个箱子，把里面的黑莲都洒到地上，和燃烧留下的黑灰混在一起，然后将箱子随手丢到一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回去吧，多梅尼科该等急了。”

<守密人> 你们一路踏着月色回到了维卡利亚的总部。在见过弗莱特利总部的残骸后，现在，这栋其貌不扬的房子格外地给你们一种家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多梅尼科将手杖还给了你，在听你们说完前因后果之后，自告奋勇地，愿意与你们一同彻夜不眠，将请柬写好后，第二天一早就快马加鞭地请伙计们送出去。

你们三人聚集在莱昂内的小办公室里，莱昂内抽着烟，照样把腿懒散地搭在桌上，一边翘着凳子，一边向你口述信件的内容，而你一一将它们记下，交由多梅尼科封入信封，盖上印戳。

在经历了几乎一整晚紧张的工作后，莱昂内第一个睡着，多梅尼科是第二个，这两个像你弟弟一样的人，此刻脸色都不怎么好看，紧绷而压抑。距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而这段时间足以让人短短地睡上一会儿。

<蒂奇亚诺·维辛廷> 忧虑的心情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我看着多梅尼科和莱昂内的面庞，又想到还躺在医院里的乔瓦尼和皮耶罗，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我理应为他们遮风挡雨的，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现在必须休息。恢复精神，储备体力，然后把那些胆敢伤害我弟弟的人亲手抓出来，送他们下地狱。

夜谈（埃托雷）

<守密人> 你不知道提摩西是怎么支撑着等待救援到来的，你搀扶着他往医院去，血就滴滴答答地流淌了一路，险些要染红马鞍。负责外科手术的医生严肃地告诉你他身上有多处中弹，再晚一些恐怕就无力回天，所幸尽管失血量大，但子弹并没有击中要害，取出来之后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如初。

最近这半年来，巴勒莫发生的大小枪战多则数百起，少说也有数十场，医生和护士们倒是对这样严重的伤口见怪不怪。你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认出你们是费德里科家族的孩子，但显然这对穿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来说都无关紧要，他们只管救死扶伤就够了。

当这一场兵荒马乱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你守着提摩西坐在病床边，看着月光越过窗棂落在安静的病房里。费德里科伯爵派来的家族医生在几分钟前单独为提摩西诊疗过，确认过长子的身体正在缓慢恢复后，就先行向你们告退。

尽管今夜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爆炸，但送来医院诊治的也仅仅只有提摩西，以及另外两个被黑手党送来的年轻孩子。此刻他们都睡着了，在病房外，还有几个维卡利亚的伙计在守着他们的同伴。

<埃托雷·费德里科> 诊疗过程中也老老实实在外面，看着自己一身血污的装束叹口气，脱下了这件为聚餐准备的外套。内心已经在想怎么让提摩西赔偿我了。在家族医生离开前，我麻烦他传话给父亲，大抵今天我是不会回去了，麻烦代为传达一下歉意。

我坐在病床边，拿出未雕刻完的练手木材，一下下凿去木块。确保声音只会影响到提摩西的同时放空思绪，打算等到兄长醒转。

<守密人> 噤、噤……

在清脆的声音中，你手上的那块木雕逐渐从棱角粗糙的雏形而蜕变得慢慢有了大致的轮廓。到了午夜十分，提摩西才慢慢地睁开眼睛。他似乎有一瞬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在目光落到你身上时才慢悠悠地开口：“死人都能被你吵醒了，埃托雷。”

<埃托雷·费德里科> “那我应该怎么说——‘欢迎从地狱里回来，弗莱明先生？’”不知为何，本来一日未进食加上为莫名跑来给袭击事件收尾的疲惫被一扫而空，“那么感觉怎么样，被打穿几个洞躺病床上的滋味如何？”

<守密人> “我感觉渴了，我要喝水，罗西。”提摩西反倒看上去心情颇好，或许是因为此刻他伤着，有权利对你这个唯一完整坐着的人发号施令。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呵。这就已经可以把病床当王位了，适应良好啊。”我不紧不慢地将准备好的水杯递过去，又在病号面前保持一段距离顿住，“一杯水，一份关于口信的解释，成交？”

<守密人> “成交。”提摩西答应得挺爽快，好像原本也就没打算把这件事藏着掖着。

<埃托雷·费德里科> 见他答应这么快我也没有犹豫，小心着点帮忙把提摩西扶起来，慢慢把水送进去后又放回床上。哎，人就是没有石料方便，病患还要轻拿轻放。“你害得我和父亲的晚饭泡汤了，希望你卷进去的事情足够重要。”

<守密人> “你应该知道最近有谣言说巴勒莫有毒品在流通。”提摩西喝了水，尽管是个病号，但语气却好整以暇，他靠在枕头上和你缓缓道来：“那是真的。我在弗莱特利，听首领堂·弗莱特利提到过，这种新的毒品叫做黑莲，样子是黑色粉末，用纸袋包装。可以用水溶解注射，也可以用火烧吸入烟……效果相当强。它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流窜，甚至卖给总部后街的小孩，看样子整个西西里岛都已经悄悄被黑莲控制了。”

“我很难不联想到这是那些反对派贵族授意的结果，你知道加拉迪·马梅提诺公爵吧？”提摩西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能想起来这是一位整个西西里岛都知道的大贵族，居住在距离巴勒莫有一段距离的郊外别墅中，但其影响力在巴勒莫仍然不可小觑。

“马梅提诺公爵反对南北统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他们没费德里科有钱。”提摩西说到这里，语气不知道为何有些自嘲之意，“要在短时间内敛财，没有什么比毒品来得更快了，这件事做得太隐蔽，没有黑手党和贵族的里应外合是做不成的。”

“莱昂纳多这一把年纪了还要掺和什么南北意大利统一的事，他影响力又不小，又积极地要站在政府派这一边，招惹到公爵是迟早的事。”——莱昂纳多·费德里科，自成年后，提摩西总是这样直呼父亲的姓名。

<埃托雷·费德里科> “马梅提诺公爵，他参合毒品？贵族和黑手党照应，这个影响范围……真是疯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知晓这种影响身体和心智的东西存

在时压抑不住的厌恶，比枪火更不具有塑造性，不能说毫无美感，只能说不该存在。我原先还怀疑口信是提摩西的又一个玩笑……但这么有条理的信息似乎并不参虚假。哎，有了立场就会有敌人，现在其他兄弟姐妹又不在巴勒莫……事情要变得难以收场了吗。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摇了摇头，为未来的雕塑工作的展开感到悲观的同时，伸手恰了一把提摩西的脸：“好吧，难得你这么靠谱。等我明天回去，我会转告父亲的。你呢，你呆的弗莱特利家族……”我没把话说完，等着兄长接话。

<守密人> “……他们都不是什么坏人。”提摩西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一会儿，“皮耶罗、乔瓦尼、斑马、豺狼、堂，这些人……算了。”他平静地把视线落到另外两张病床上，那上面躺着的正是昨晚他救下的两兄弟，“我们查到过毒品是从北部运输过来的，就在佩莱格里诺山的方向，那里和堂出身的波奇洛村距离很近。原本还打算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能培养出这种天真又善良的首领，看样子终究还是死亡要更快一步啊。”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也没说谁是坏人啊。”一反常态的提摩西让我有些闷，我也不是没听说过黑手党的家族情节，但是任谁看到一头满嘴獠牙的狼突然变成温驯的狗都会觉得不适应，何况……哎，我在想什么。“等你真的能下床了再做别的盘算吧。估计你们首领的朋友到时候还要找上你，如果要有复仇情节的话，记得擦好枪。而且要么早点知会我，要么别。”

<守密人> “嗯哼，放心，我通知你们倒真是我一时兴起。”提摩西咧嘴一笑，“反正我只是弗莱明，又不是提摩西，我估计所有人都差不多以为我死透了，借此机会趁早找个地方逍遥过日子去，黑手党这边我玩得差不多了，牵扯到政治派别倾轧总觉得让人犯恶心。”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还有心思笑，哼？无论打卡几次进病房你都很悠闲，看样子还没那么快死。”我站起身来，用杖子故意推了推提摩西受伤的腰侧，“日后怎么做就随你了，别让父亲再操心就行。”接着我提起随身的箱子，打了个哈欠往病房外走。也差不多可以休息了……今天就在医院歇下吧。

<守密人> “嘶——埃托雷！”你确实戳中了提摩西的伤口，他咬牙切齿压着声音叫你，好像一旦如果能自由活动了就会把你按在地上揍一顿那样，只是很可惜



他现在被一层层的绷带和药膏裹得严严实实。

你关上门，把提摩西的白眼留在了身后。



禁忌（缪）

<守密人> 今天稍晚的时候，你和安杰罗，还有大教堂其余的修女神父们一起，将这些在后街的阴影中活动的孩子们带回了与巴勒莫大教堂并立的孤儿院。

说是孤儿院，实际上此处是由过去的修道院改造的，有十几个孤儿都生活在此处，内部有教育孩子们的学校、用于锻炼的中庭、食堂、宿舍以及空置了一段时间的院长房间。今晚，又有一批新的孩子们被你们送来了这里。

孤儿院的院长正是安杰罗神父，听他说，他原本就是大教堂中负责孤儿院工作的人员，只是米利奥尼主教邀他暂代大教堂的事务，他盛情难却，也无法推辞。只是幸好有一位叫做伊拉里奥·多斯桑托斯的修士，从西班牙一路苦修旅居至此，主动提出来愿意为安杰罗神父分担修道院一处的责任，倒也让他肩头的压力轻了不少。

夜已经深了，人们大都已经睡下，在安置好从后街领回来的孩子们后，一天的忙乱也到了尾声。安杰罗神父举着烛台，与你一同返回大教堂。走在修道院与大教堂连接的走廊处，夜风中裹挟着花朵和果实的馥郁香气，神父将巴勒莫的状况同你缓缓道来。

“如您所见，巴勒莫最近正因为黑手党之间的党争而陷入动乱中。”他叹了口气，“今夜您看到的那位，金发的年轻男人，是维卡利亚的首领，叫做莱昂内·维卡利亚，旁边那位，是他的助手，叫做蒂奇亚诺·维辛廷。但维卡利亚并不是巴勒莫派头最大的黑手党，在地下世界里，最知名的还要数福尔图纳。”

“至于那位黑皮肤的人，我并不了解、不过，那红头发，绿眼睛的年轻人，是费德里克伯爵家的幼子，他并不叫罗西，而是埃托雷·费德里科，他有一个哥哥，名叫提摩西·费德里科。”安杰罗神父低声说，语气中不无忧虑：“这就是我所担心的地方，费德里科家族世代住在巴勒莫的孔蒂费德里科宫，这一代的老伯爵又是军火商出身，虽然已经逐渐退出了贵族交际圈，但仍然颇具影响力，近来他又热衷于参与西西里与北部地区之间的统一事宜，我担心的是，毒品这件事如果牵扯到了贵族政治，就会变得愈发复杂……而教廷远在罗马，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安杰罗神父喃喃着，低声念了几句祷词，“愿在天上的父宽恕这些囿于世俗权柄而彼此倾轧的可怜人。”

<缪·彼特拉克> 这么看确实是盘根错节，米利奥尼这个时候不在这里确实是非

常…非常麻烦。我磨蹭着十字架思考着：“确实如此，毒品暴利，如果他们赚得的财富再次投入统一事宜中想必来带的就不只是战争了，而且教廷…”

教廷…教廷本身也烂透了。我没有继续说下去，实际上我也毫不犹豫地怀疑着，如果教廷真的伸手，真的不会利用过去时代的类似赎罪券再次压榨吗？人类的劣根性就是如此让人深恶痛绝。现在我需要思考的是，米利奥尼究竟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平衡，维持一个微妙的共处又不至于让他们动手，还有毒品，从小事开始。

<缪·彼特拉克> “现在的巴勒莫即是索多玛与蛾摩拉，主不会对深重罪孽之人抱以任何同情。不管是毒品，还是他们的争端，影响到无辜的平民身上这就是罪，如果调查清楚确实与他们有关，难道没有教廷的援手就要止步不前了吗？作为神的仆从，哪怕力量微薄，我们也应该想办法替人照亮眼前的路，扫去他们眼前的黑暗。”

“我并不清楚米利奥尼主教是如何维持平衡，让巴勒莫之前可以在一种心知肚明的和平下运作，但他可以做到，我亦可以。安杰罗神父，我需要你的帮助。”

<守密人> “我自当全力协助您。”安杰罗神父感激地看着你，“我人微言轻，没有米利奥尼主教那样有影响力，但也算是在巴勒莫生活多年。这些人，还有这些事……虽然我已对此深深感到厌倦，但要做一个好的牧人，势必是要经历诸多苦痛的。”他轻轻地说。

“今夜，死去的那个男人似乎是弗莱特利的首领，想来明日他们会在大教堂处举办葬礼，不是早晨，就是午后。想必巴勒莫黑白两界大半有头面的人物都会出席……彼特拉克主教。”安杰罗的话说到一半，便不继续往下说去，意在你可以借此机会做你想做的。

<缪·彼特拉克> “我明白。”我点了点头，看着走道之外的夜色，“愿撒旦退去罢，不要引诱世人行虚假之事，他引世人所做的都是恶事。愿毒蛇永不做我们的向导。但愿十字圣号成为我们的光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说完，我在心口画下了十字。

<守密人> 你们回到了大教堂靠后侧专供神职人员用的礼拜堂和休息区域，此处有厨房，洗衣房还有食堂之类的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藏书室和米利奥尼主教的

房间也在这里。你所住的地方离主教的房间不远，安杰罗神父向你道过晚安后就离开了房间，说是主教在圣罗莎莉亚节那日会回到巴勒莫，让你也不要太过忧心，届时主教一定会与你同心戮力。

<缪·彼特拉克> 在安杰罗离开后，思索再三我还是决定往米利奥尼主教的房间去看一眼，如果他留有日志或者其他的关于管理巴勒莫相关的信息，自己也能更快的把握住在他回来先我要做的方向与对应方案。

<守密人> 主教的房门并没有上锁。打开房门时，你就不由得被这其中精致典雅的气氛微微震慑住。

由于米利奥尼主教既是红衣主教，又是巴勒莫的大主教，他的私人房间与居于天主教高位的神职人员一样，壮观得非同寻常。从精雕细琢的古典家具以及精巧摆件来看，可以看出大卫是一个具有出色审美眼光，品味十分高级的人。

书架几乎遍布整个墙壁，连精心摆放着古今东西各种各样的古书。其中包括被天主教视为圣经的新约旧约的圣书，以及下典、伪典，除了基督教以外的经典书目也在此列。此外，还有用古文字，以及一些你所不知道的文字所书写的书本残页。

书桌上是一叠一叠的稿纸，排放得整整齐齐，上面写着的大都是关于经文的感悟和见解，米利奥尼主教的学识非同寻常，博古通今，旁征博引，仅仅是草稿就让你看得有些入神。

除此之外，房间的角落里还有一扇巨大的穿衣镜，用红色绒布遮盖了起来。

<缪·彼特拉克> 这真是，如此学识，难怪可以以那么年轻的岁数走到红衣主教，看来自己果然还是太过懈怠了。我的手顺着书脊摸过去，有些走神，但还是没忘记自己是来这里看有没有可以让自己运作的信息留存。这可以等巴勒莫事毕后会去再学习补充。何况这里豪华的过份了，看来对这里的评价也得维持中间的态度。还有那扇穿衣镜，一般来讲会盖起来吗？这么想着，在更加细看书桌上的稿纸之前，我伸手去掀红色的绒布。

<渡边> 缪进行图书馆检定：D100=3/5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守密人> 在审视米利奥尼主教丰富的藏书时，你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羊皮纸书卷，卷轴的绳子用红蜡封着，显示它短时间内并未被人打开过。上面写有：“第一级

禁忌”的字样。

<守密人> 至于那面巨大的穿衣镜，当你掀开绒布时，镜子里映出了你自己的脸庞。穿衣镜上下的雕饰十分雅致，上端还有一串铭文，内容是圣诗的第 23 篇：

“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主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主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脂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主的殿中，直到永远。”

<缪·彼特拉克> 第一级禁忌？如果是标记了这样的字样，作为主教不应该第一时间上报教廷并将这种东西收入位于梵蒂冈的机密档案室吗？至于这面镜子…赞美诗，为什么要将这首诗携刻在之上，不过是一面镜子而已，而且是赞美诗的话，也没什么好掩饰的吧，还是说？我伸手去敲了敲这面镜子。

<守密人> 你敲了敲镜面，它回应给你清脆的响声，这似乎只是面普通的镜子，并无太多特殊之处。

<缪·彼特拉克> 没什么特殊，是米利奥尼的个人爱好么……我收回了自己的手，调转注意力到先前留意到的羊皮卷上，我伸手将其拿了下来，看看除了这个字样还有什么异常。

<守密人> 除去上面写着的标签之外，这看上去就是一卷普通的羊皮卷轴，它有些年头了，在你手里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

<缪·彼特拉克> 沉甸甸的，究竟是什么会被这么标记。思索再三，我还是决定打开这份羊皮卷看一眼。如果内里的事确实很重要的话。何况自己也带了火漆蜡，扣回去也不会太难。

<守密人> 你打开了这卷古旧的羊皮纸，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用墨笔写着的记录，大致能够辨明其中的内容与西西里岛北部的一个叫做乌斯蒂卡岛的地方有关，其余的内容阅读起来需要下一番功夫

<渡边> 缪进行拉丁语检定：D100=12/41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你坐下来细细地将他们阅读了一遍，发现羊皮卷记载着西尼瓦尔德的罗莎莉亚奉教皇陛下之命，前往恶魔之岛乌斯蒂卡调查的内容：

“愿这块可憎的土地早日成为我等基督徒净化一切的基石。

乌斯蒂卡。黑色的死者们的岛屿，坟墓之主居所，腓尼基人的流放地。在教会统治地球之前，在那个地球还被旧日支配者的信奉者统治的时代，这块土地是某位旧日支配者的圣地。那些居住在地下的腐败污秽的人民、令人畏惧的恶魔以及食尸鬼信仰着祂，支配着这片岛屿。他们在地下掘出了无数洞穴，迷路至此的可怜的人类不可能从这里出去。古希腊人畏惧这个岛屿，称呼这里为「Osteodes」，意为纳骨堂。至少从意大利到海格力斯之柱，或者说整个欧洲的食尸鬼，都把乌斯蒂卡岛视为圣地。

现在，善良的基督徒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正如你们所知，食尸鬼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教会的敌人。他们是在这个星球上诞生的怪物，对外来的存在非常警惕，比如我们的主。起初，他们教给皇帝魔法，让皇帝来对抗我们。恶魔的化身，尼禄就是其中之一，也许他从食尸鬼那里学到了魔法。在皇帝们的士兵中看到他们也不足为奇。最终，当皇帝向我们让步之时，食尸鬼们也放弃了抵抗，潜入了地下。现在，他们身处于在乌斯蒂卡的无数海蚀洞中，在我们的光芒照不到的墓地里。

现在，我们的教会得以布施我们的教义，食尸鬼成为了在底下爬行，偷偷在地下墓穴中盗取遗骸的野兽。但是，教会派来的修道士们无论尝试多少次都无法在乌斯蒂卡定居。在海蚀洞深不见底的黑暗里，如今也能看到坟墓之主的身影。前任教皇帕斯卡利二世掘开皇帝尼禄的坟墓，打败了守墓的食尸鬼，这是英明的决策。虽然皇帝和食尸鬼现在都如死了一般安静，但是如果知道如何对抗我们，他们就会再次联合起来，从而成为我们真正的威胁。

乌斯蒂卡岛的黑暗依旧浓重，教会的光芒无法照耀到。西尼瓦尔德的罗莎莉亚如是说，要慢慢地封印他们，最终让他们变为被遗忘在地底的存在。”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92/35 失败，缪的 San 值减少 1D6=2 点,当前剩余 3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缪的属性变化:

<渡边> 克苏鲁神话: 1

<缪·彼特拉克> 食尸鬼，恶魔，乌斯蒂卡…越是深入看下去越能感觉到自己的头痛欲裂，这种东西会真实存在吗？而且就正好在西西里岛的北部，更重要的是，这种有违正常人认知的羊皮卷如果泄露出去将是巨大的麻烦，说不准还会造成一定的恐慌，为什么米利奥尼没有上报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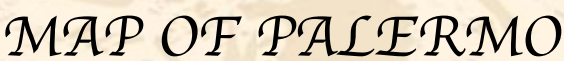
我捂着自己的头，最终将羊皮卷收了起来。不管他出自什么目的留着这份羊皮卷，虽然近期没有被打开，但介于这位红衣主教目前不在巴勒莫，过去肯定也是看过了，等他回来必须和他谈谈这个问题。这么想着我将羊皮卷卷好，用自己的火柴和漆蜡再度封好，随后去看看桌上剩下的稿纸。今天多余的好奇心已经过量了，自己的原始目的却一直停滞不前，不能这样下去了。

<守密人> 稿纸除了写有主教即将打算刊印成册的读书笔记以及经文新解之外，其余的倒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在最下方一个大开本的簿子上，你看到米利奥尼主教写下了许多人名，不知道有何含义。你注意到费德里科伯爵的名字也在上面：莱昂纳多·费德里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看上去是贵族出身的姓氏：林瓜格罗萨、皮纳特利、格罗布里亚、拉玛卡、马梅提诺等等……当然，也有诸如格拉齐亚诺之类平民的姓氏。从数量上来看，贵族要比平民多一些

<缪·彼特拉克> 这么多贵族名姓，甚至还有平民，究竟是…难道是和黑手党以及巴勒莫现状之类都有所关联的人？我拿出了自己的笔记，将这些名字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给自己标记上有问题需要调查的字样，最终环视了一圈这间屋子，随后准备离开了，毕竟明天如安杰罗说的不出差错，还有黑手党要应付。

<守密人> 客房的布置虽然不如主教的房间那样豪华，但也舒适而惬意，柔软的羽绒枕头和软绒地毯让你能够短暂地放松下来。在突如其来的爆炸与谋杀发生后，巴勒莫这头蛰伏在黑暗中的野兽正在向你露出它最真实的一面。

晚安，缪，希望你行在光明中，阴影始终在你身后。



斡旋（1866年9月2日，早晨）

底牌（蒂奇亚诺）

<守密人> 9月2日的清晨，阳光照旧洒落在还活着的人们身上。你们竟然也就这么将就着在莱昂内的办公室睡了一晚，等清晨的鸟鸣将你们唤醒的时候，莱昂内伸了个懒腰，轻手轻脚，没有吵醒多梅尼科。他把那些信件一股脑地装成了一小袋，叫来了一个伙计让他快马加鞭地按着地址一个个送去。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在一旁叮嘱了几句，要他确保每一个收到请柬的人都到场。然后又叫来手下，让他通知花店那边提早去大教堂准备：“我要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佩戴一朵白玫瑰，以表对堂的敬意。另外，让他们挑一束最好的，中午前送到我府上去。今天下午都警醒一些，带好你们的武器，不许出一点乱子。”

眼见天渐渐大亮，我轻轻拍了拍多梅尼科的肩膀将他唤醒：“多梅尼科，起来吧，我们去医院看看乔瓦尼和皮耶罗。”

<守密人> “蒂奇亚诺，医院那边就交给你了。”莱昂内听你吩咐完，微微点头，他扯了自己的领结扔在桌上的空银餐盘里，往卧室的方向走过去：“我去换衣服，晚些时候直接在教堂见面吧。”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微微点头，嗯了一声：“洗个澡，把你的头发也好好梳一梳。你是维卡利亚的门面，现在堂的场子也得靠你撑了。哦，记得吃午饭。”

我嗯了一声，对着他的背影说道：“洗个澡，把你的头发也好好梳一梳。你是维卡利亚的门面，现在堂的场子也得靠你撑了。哦，记得吃午饭。”说完便和多梅尼科一同出发去医院了。

<守密人> 莱昂内抬起手挥了挥，就算是答复他听到了。

蒂奇亚诺带着二弟多梅尼科赶到了巴勒莫的医院。这个点，医院还没什么人，于是两人恰好遇上了在另一处房间休息，正打算往病房去同弗莱明（提摩西）道别的罗西（埃托雷）。

而弗莱特利的两个伙计仍然在病房外守着，看到蒂奇亚诺时，远远地摘下帽子向这边挥了挥，顺带打了个手势，意思是乔瓦尼和皮耶罗已经醒来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向那两个伙计微微点头示意知道了，又看见罗西，料想

弗莱明应该也是被他送来医院了，便走上前去询问：“你是去看弗莱明的吗？他住哪个病房？”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呃，一个房间？”我瞟了一眼那两个伙计看着的病房，又打点了身上的衣物，把单片镜取了下来。哎，昨晚到现在一直穿着正装，真不适应。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略愣了愣，迅速调整了表情，勾了下唇角：“是吗？那还真是巧。”说罢便领着多梅尼科大步朝病房内走去。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在后面犹豫了一下现在是否是恰当的时机去跟提摩西暂别，但……哎，算了算了，看看也没有什么损失。这样想着，我便跟在后面也走近了病房，看看提摩西醒了没有。

<守密人> 你们推开病房的门，看到两兄弟惊喜地看向蒂奇亚诺的方向，而至于弗莱明……他还呼呼大睡着呢！被子一盖只露出一个红色的脑袋，也不知道究竟是还没醒还是懒得搭理你们。

“哥！”两个十来岁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地叫蒂奇亚诺，像两只从窝里探出头的鸟，随后，他们好奇的目光就移到了埃托雷的身上：“您是弗莱明的……？”显然，埃托雷和提摩西相似的外表让他们也有所预感。

<蒂奇亚诺·维辛廷> “乔瓦尼！皮耶罗！”我快步走上前去，看了一眼这个又看了一眼那个，分别握住他们二人的手，“你们怎么样？伤得重不重？”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这一进门的吵闹声把我吓得不轻，结果马上接着来一句措不及防的询问。我调整一下身形，朝着提摩西的床边走去的同时轻笑着回答：

“……是家属。你们好，需要的话可以叫我罗西。”这是什么，兄弟聚会吗。

<守密人> 不知道是真睡着还是假睡着……总之，提摩西的眼睛是闭上的。而至于那对双胞胎兄弟，则是郑重地对罗西说：“请您替我们谢谢弗莱明，如果不是他坚持到最后一刻，恐怕我们也生死难料。”

“我们现在还生龙活虎着呢！哥！”皮耶罗脸色有些苍白，但笑意不减地回答蒂奇亚诺，“堂怎么样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握紧了乔瓦尼和皮耶罗的手，深深看了一眼另一侧的弗莱明：“这个情我记下了。”然后转头回答皮耶罗：“你们没事就好。堂……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守密人>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彼此对视一眼，你们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难过和愤恨的神情。尽管他们并不隶属于弗莱特利，但维卡利亚和弗莱特利向来关系好得亲如一家，因此关于弗莱特利的覆灭，没有任何一个维卡利亚人是乐见其成的。

“该死的……一定是福尔图纳下的手！”皮耶罗咬牙。

<蒂奇亚诺·维辛廷> “他的葬礼就在今天下午。如果你们站得起来，就跟我一起去。要是伤太重，也不必勉强，”我又瞥了一眼罗西，“这位，罗西先生，如果您没什么要做的，还请回避一下。我有几句话想和我弟弟谈。”

<埃托雷·费德里科> 算了吧提摩西，这个房间这个音量你能睡着？我看着他摇了摇头，但还是保持着脸上的轻笑开口：“哦，听到了吗弗莱明先生？他们都在感谢你昨晚的英勇战斗呢，想必你的伟大付出会被人们记下的吧……然后这里是医生的医嘱，费用我清缴了，一个人在医院里也能活下去的吧？这两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再来确认一下你死没死。”我把记下来的事项放在床头，拍了拍手。

“好的，维辛廷先生，我也不多打扰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点了点头，等罗西离去后才沉声往弗莱明的方向开口：

“弗莱明，不必装睡了。我不管你想逃避谁，关于昨天的事，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

又低声对乔瓦尼和皮耶罗说：“你们也是，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把经过详细跟我说一遍。”

<守密人> 提摩西始终闭着眼睛，似乎铁了心要装睡就装到底，一直到埃托雷离开病房前，他都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没开口说一句话。听到蒂奇亚诺指名道姓地叫了他（虽然不是真名），他才不情不愿，像个缓慢爬动的蜗牛一样慢慢地翻了个身：“您还是问乔瓦尼和皮耶罗效率高一些，我昨天痛了一晚上，实在没什么力气说话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看你躲着罗西的意志倒是很坚决。”我暂时不理睬这个家伙，把注意力放回乔瓦尼和皮耶罗身上，坐到床边，示意多梅尼科跟我一起坐下，听他们俩讲述昨日的情况。

<守密人> “哥，你先听我说——”皮耶罗先开口。

“你知道什么！先听我说！”乔瓦尼打断他。两个人这么叽叽咕咕了一阵，随后还是皮耶罗先开了口：“我和弗莱明一起，陪着堂在外面办事。哥，你

们也知道最近黑莲的事，堂也对它们格外留意。它们和一般的毒品不一样，最近这半年就在后街流通，和鸦片还有大麻一类普通的毒品混在一起，量十分巨大。”

“我们查清楚了这条线路是从北部的佩莱格里诺山来的，离堂的故乡波奇洛村很近，哥，那里还有我们家的种植园呢！”乔瓦尼说。

“那些黑衣服的人，说是要喝酒，一进来的时候手里就拿着那个箱子。我和顾问觉得不对劲，就多打听了几句，随后他们就掏了家伙。”皮耶罗咬牙切齿，“这些人都是疯子，好像不怕死一样，那个箱子就被他们扔在我们的柜台里面……”

<蒂奇亚诺·维辛廷> “嗯，”我点了点头，“那个箱子我见到了，装满了黑莲。这帮人来路不明，行事也完全不守规矩，我们不会容忍他们在西西里岛肆意妄为的。”

“你们说的那条线，交给我和莱昂内来查。”

<守密人> “我觉得这事肯定是福尔图纳干的。”皮耶罗仍然坚持他的说辞，“虽然找不到具体的证据，但能和贵族联合起来把政府治得服服帖帖的人，在我们这里只可能是福尔图纳了——弗莱特利和维卡利亚肯定做不到！哎呀！”他说了后半句，被乔瓦尼在脑袋上敲了一下，“什么叫我们做不到，我们就算有这个实力也不会去做！”

<蒂奇亚诺·维辛廷> “今天下午格拉切亚诺肯定会来，我会探探他的态度，”看到双胞胎亲热的样子，我也不由得微微笑了一下，说到福尔图纳时语气又冷了下来，“以福尔图纳的势力，那老家伙不可能一无所知。不论如何，他都没有尽到他的职责。至于贵族……”

我用手杖敲了敲地板：“弗莱明，你不会以为你和罗西身上那种气度能轻易瞒过别人吧。至少，在我看来是很明显的。”

“我很好奇，你们俩究竟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为什么跑到黑手党里头厮混？”我走到弗莱明的病床边，居高临下地望着他，“你救了我弟弟，我很感激，但你既然是黑手党的一员，那么我不会容忍任何不忠诚的行为。”

<守密人> “罗西是贵族。”弗莱明把手臂枕在脑后，毫不客气地顺着蒂奇亚诺的话懒散地回答，“我倒确实是多余的那个……甚至已经打算把姓氏舍弃了，所以你要再问我也没用，家里的事和我没关系。”

<蒂奇亚诺·维辛廷> “哦？”我饶有兴味地挑起眉，“敢问二位的家族姓氏？”

<守密人> “……费德里科。”弗莱明叹气，像是拗不过你那样，“你应该不陌生吧？军火世家，战争年代的巨贾，就住在富丽堂皇的孔蒂费德里科宫，距离这里不过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路程，你要是想和伯爵见面，我还能帮着引荐引荐，可惜我不愿意。”提起自己的姓氏，弗莱明好像十分厌恶且反感那样，话里也带着刺。

你知道居于巴勒莫的费德里科家族在战时以军火运输而闻名，费德里科伯爵本人通过控制港口而转运军火，却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战争中敛下巨富，现为巴勒莫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孔蒂费德里科宫以阿拉伯、诺曼风的建筑为基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扩建和翻修，说它是西西里岛的历史本身也不为过。到了晚年费德里科伯爵幡然醒悟，如今是已是巴勒莫政府派的贵族，支持合并，十分反对巴勒莫独立。

<蒂奇亚诺·维辛廷> “很好。最近你就待在这里好好养伤吧，”我点了点头，回到乔瓦尼和皮耶罗的病床旁边，“你们两个也是，在医院里住到好全为止。”

<蒂奇亚诺·维辛廷> 倒卖军火的人，大都为了暴利不择手段，再去做毒品生意也不奇怪。但投机之人太多，倒也不能断定就是费德里科。今天下午这些人都会聚在大教堂……我暗下眼神，到时候说不定能看出些端倪。

<守密人> 弗莱明不爽地轻哼了一声，一副好心情完全被毁了的模样。至于乔瓦尼和皮耶罗，它们还在震惊中慢慢消化弗莱明真实身份的事实，他们听到你说要让他们住到好全为止，立刻就不乐意：“我们要去下午的葬礼！”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你们俩还能走吗？”我毫不在意弗莱明，只上下打量着我的双胞胎弟弟们，“别逞强，我不想你们留下什么后遗症。”

<守密人> “我可以的，哥，就算拄着拐棍，我也要到葬礼上去，亲自看看是谁要把手伸到我们这里杀人。”皮耶罗激动地说，而乔瓦尼也附和

<蒂奇亚诺·维辛廷> “那好吧，”我示意多梅尼科去找医护人员来给他们俩准备拐杖和做必要的处理，“但葬礼一结束，你们就得回医院躺着，明白吗？”

<守密人> “当然知道啦，哥，你有时候真的很啰嗦诶！哎呀！”皮耶罗又被乔瓦尼在脑袋上敲了一下。

<蒂奇亚诺·维辛廷> 趁着乔瓦尼和皮耶罗收拾的时候，我叫人赶了辆马车到医

院门口，接我们回家去换葬礼上该穿的黑西装。当然，也得让伤员们吃顿好的补一补。

<守密人> 你的弟弟们一瘸一拐地拄着杖回到了家中，让空了有一阵的屋子里重新又洋溢起欢声笑语。花店的伙计们如约而至，将葬礼所用的花品种类一一在你面前陈述：白雏菊、白玫瑰、黄玫瑰、郁金香……大都以黄色或白色为主，辅以苍翠的草叶。堂生前说过他喜欢火一样的金菊，但显然这并不适合作为葬礼用花出现在教堂里。你们这一帮人彼此搀扶着一路走到现在，竟然没想到最先走了的人是这个最稳重且识大局的堂·弗莱特利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看了半晌，抽出一支开得最盛，最鲜嫩欲滴的白玫瑰，插在水瓶里交给伙计：“送去给莱昂内，说是我给他挑的。路上小心些，一片花瓣都不许碰伤。”

然后又抽了四支白玫瑰出来，掐掉根茎，亲手给我的弟弟们和我自己别上。

我给他们仔细地把西装的褶皱都抚平，小心地把花朵别在领口，最后整一整领结的位置。确认四人的装束都没有问题后，我们坐上马车往大教堂赶去。

在马车里，我还是不放心乔瓦尼和皮耶罗这两个冲动的家伙：“如果发生什么事，你们俩躲到后面去，不准冒失，不准抢手下人的武器。一切交给我和多梅尼科。”

继承（埃托雷）

<守密人> 走出了医院，你从未明显地感受到外界的空气有如此清新美好过。比起药品的味道，果然还是巴勒莫这股裹挟着水汽的海风更能让你心旷神怡。

<埃托雷·费德里科> 海风、蓝天、光线。一般灵感阻塞的时候我就回去港口边转悠转悠，或者去广场公园喂鸟。只是可惜，现状并不允许我继续做个悠哉的休闲人士。首要事情还是先把知道的事情转述给父亲。然后……我可无法忍受毒品污染巴勒莫，想到有这种东西在城市里大范围流窜我就无法忍受。无论父亲怎么想，这件事我可不能就看着。

<守密人> 你回到华丽堂皇的孔蒂费德里科宫，家中的守卫倒是依提摩西所说的加强了不少，各处都能看到巡逻的守卫和陪伴你们家族多年的，值得信赖的打手。伯爵似乎一晚上没有睡好，在书房里反复地坐下又起来。听家里的女仆说，伯爵直到凌晨时才小睡了一会儿。

你和维卡利亚送来的葬礼请柬几乎是同一时刻到家的，那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伙计将一封信交给门房，随后就离开，里面写着邀请费德里科伯爵于今日下午参加堂·弗莱特利的葬礼一事。

“弗莱特利……”伯爵先拥抱了一下平安归来的你，长长地松了口气，“这是个老派黑手党，至少据我所知，他们还是十分正派的人物。埃托雷，你觉得这个邀请我们应该应下吗？”

<埃托雷·费德里科> “…弗莱特利…这次事件牵连到了许多人和事情。我想可以应下，父亲。您很久不参加社交事宜了，不便的话，我代为去一趟也可以。”和父亲拥抱后，我盯着邀请函一小会儿，感觉也大概猜得到是哪路人发来的。“毕竟不能等着信息和问题找上门。以及，关于提摩西昨天所说的内容……与那位公爵有关。”我深吸一口气，把提摩西告诉我的情况一字一句地转述给父亲。

<守密人> “这明明应当是上一辈人之间的恩怨……”伯爵听后，沉默了很久，扶着额头坐在了沙发的一侧，他闭着眼睛，一瞬间像是苍老了十来岁：“马梅提诺公爵……提摩西说得没错。西西里的贵族大势已去，但这些人就是要握着那点已经将死的权力不放手，我原本想着，一个统一的，和平的意大利，才是最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施展抱负的地方。去托斯卡纳，去米兰，去威尼斯……去罗马。埃托雷，我记得你很喜欢贝尼尼的那件作品，你有能力，而我也有财富，理应支



撑着你成为一个比贝尼尼还要伟大的雕塑家。”

“你的手是应该握着属于雕塑家的锤子和凿子，而非探入巴勒莫的这摊浑水……”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垂下眼，无奈地笑了笑。接着我走到了父亲身边，半跪在他的脚边，用脱下手套的双手牵起父亲苍老的手。接着，我开口：“您知道我想要什么的，父亲。不必功成名就，不用伟大闻名。外面确实具有吸引力，但我还无意离开生养我的土地，也并不着急离开您。我赞同持久的统一，但它必然不会那么坚固且迅速。即使是伯爵，也无法用一个家族对抗一股笼罩在西西里岛上的意愿。我仅仅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这一点上，其实和提摩西无异。”

“可以试着让我来做些什么的，父亲。将死的权贵也好，地下的黑帮也好，我并不害怕。”

<守密人> 伯爵长叹一口气，轻拍着你的手：“你和提摩西，倒确实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还记得你们小时候，竟然在大街上就这么厮打了起来，真是……”伯爵笑呵呵地忆起从前，“算了，这件事你应该也听我唠叨过不少次，就不再耽误你时间。人老了就是这样，总想着没话找话。”

伯爵把手上那枚象征着费德里科的红宝石戒指摘下来交到了你手里：“拿着，埃托雷，今天下午，这就是让他们不敢小瞧你的身份证明。”

“当然，用完是要还给我的。”伯爵像个老顽童一样，对你眨了眨眼。

<埃托雷·费德里科> “等事情做完了，我们还有一顿晚餐。到那时您想说多久都没问题。”我轻笑着，低头看向了掌心里的那枚红宝石戒指，百种情绪流过心头，最后我攥紧了它。我再度抬头，和父亲开起玩笑来：“果然要还吧。真可惜，我还想多体验几天的。请放心父亲，我不会让费德里科蒙羞。”我站起身来，准备去为下午出席葬礼做一下相关准备。

<守密人> “我等你回家，埃托雷。”

战场余温（缪）

<守密人> 9月2日的清晨，你被教堂晨祷的钟声唤醒，在风格杂糅的恢弘教堂建筑中醒过来，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如果这其下没有涌动的暗流就更好了。

你在食堂区域用过了早餐，听闻脚步匆忙的神父和修女们说莱昂内·维卡利亚要求为堂·弗莱特利在大教堂举行葬礼，时间就在今天下午。葬礼当然是一项正当的请求，只是此刻偏逢圣罗莎莉亚节前，以至于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一位神父代应下了主持葬礼的安杰罗神父转告你，说下午之前，您可以在巴勒莫四处逛一逛，恕他暂时无暇陪伴您。

<缪·彼特拉克> 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像往常一样先将所有的事记录在了笔记上，尽管不清楚为什么最近几年来自己的记忆断层有些严重，可能是自己精神压力导致的健忘症，但忘记了问题麻烦还是很大。左右早上是没有什么别的事了，我决定去看看这里的藏书室，随后再去后街看看。

<守密人> 大教堂的藏书室面积十分宽阔，其中书籍的种类也远超米利奥尼主教房间的藏书量，但如果要论起少而精的话，还是主教的藏书要略胜一筹。这里存放着几乎有关巴勒莫的一切，从逸闻趣事到名人传记无所不有。

<缪·彼特拉克> 我在这里检索着，如果既然种类这么繁多，那昨日羊皮卷上所写的乌斯卡蒂岛不知道有没有更详细的记录，例如过往岛上发生过的事之类的。虽然这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不过就当是在过问米利奥尼之前先做足了解，以免出现被蒙蔽过去的问题——毕竟这种东西没上交到教廷已经很有问题了。其次就是看看这里有没有关于巴勒莫的毒品贩卖之类的书，尽管觉得大概率没有，但找一找也无所谓了。

<渡边> 缪进行图书馆检定：D100=38/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你在一本圣罗莎莉亚传记中找到了零星关于乌斯蒂卡岛的记录：该岛是一个有人居住的岛屿，截至本书写作时（约1840年），人口大约有2000人，位于巴勒莫西北方向。在岛屿的火山土壤下，有无数被海浪冲刷形成的海蚀洞和洞窟。这个岛屿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西里岛政治犯的流放地。

至于曾在乌斯蒂卡岛探险的罗莎莉亚，其身份是12世纪的贵族小姐，罗莎莉亚·西尼瓦尔德。她生前在佩莱格里诺山的洞窟里过着隐居生活。17世纪，

当瘟疫袭击西西里岛的时候，她出现在人们的梦境里，告知了他们自己遗骨的所在之处。在人们埋葬她的遗骨的时候，瘟疫就平息，她被视为是巴勒莫的主保圣人。

至于有关毒品贩卖的事情，则是半点都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

<缪·彼特拉克> 这倒是可以和羊皮卷内的部分对上。巴勒莫的主保圣人…虽然是十二世纪的圣人，但是显圣在十七世纪会不会同卷中那句“要慢慢封印他们，最终让他们变为被遗忘的地底存在”有关？毕竟食尸鬼能使用……魔法？那大概那个时候的教廷也有类似的权柄，死者苏生，确实是违背了主的道路。只是…

我不敢继续拷问下去，因为那必然要涉及到主为何不在战争中作显圣的权柄救人，徒增失望罢了。我合上了书，毒品没找到那倒也是理所应当，这里的藏书远不如米利奥尼，晚上再“到访”一次吧。这么想着，我披上了外袍，离开教堂朝着后街去了，希望那边我能查到什么。

<守密人> 此刻还为时尚早，后街的浅色阴影里只是蜷缩着躺着几位流浪航和乞丐。昨夜，大部分的孩子都被你和安杰罗神父送去了孤儿院，此刻这里就显得有些冷清。

你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也在烟雾缭绕中吸食着什么，但盘中或者手中的那些东西却并不是昨晚你们看到的黑色粉末，瞧上去只是一些在火中燃烧的粗糙颗粒。

<缪·彼特拉克> 即使没有那种东西，他们也还会有其他替代品。我攥紧了手，在过去之前将自己的外袍脱了下来，饰品也全部摘了个空，随后才走到他们之中，试图寻找还可以搭话的对象。

<守密人> 当你靠近的时候，那些沉浸在烟雾缭绕中的人仿佛是被刺眼的光芒灼伤了那样不适地往角落缩了缩。只有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手脚枯瘦，衣服也皱巴巴的，仔细一看，他手中倒并没有拿着燃烧的药品。而是面带厌恶和反感地盯着那些人。

<缪·彼特拉克> 还有人不被此蛊惑沦沉真是太好了。至于其他人，自己也知道这是战争，贫穷，苦痛带给这些人才导致他们必须通过其他的途径逃避，走在“埃及”大地上无故被害的人何错之有…可毕竟这是害人的东西，心智不坚也无可奈何。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不愿庇佑被迫活在阴霾之下的人子呐……

<缪·彼特拉克> 暗自感慨着的时候，我小心地绕到老人的身旁，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老人家，能问您一些事吗？”

<守密人> 距离拉近，你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是早年革命军的制服，胸口绣着的花纹彰显着他曾经是巴勒莫人民起义军第一部队的步兵。而这场革命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

他抬头看你，皱纹横生的苍老面庞上是浓浓的戒备和警惕：“你想干什么？”

<缪·彼特拉克> “…您别担忧，我是想来询问这些人为什么吸食这些东西，他们又是从哪得到这些的。我对您并没有恶意。”起义军啊，战争。我想起了提契诺河的时候，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义肢，心下比起刚刚更复杂了。我拿出了无酵饼递给了他。

<守密人> 他倒也没客气，伸手接过无酵饼，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食物：“你是神父？”他好像松了口气，“我以为你是来卖大麻和鸦片的。”他从怀里掏出碎布将饼掰碎成好几小块放好，并不急着吃。

“吸毒的人各有各的痛处，但贩毒的人却只是为了钱。”他淡淡地回答你。

<缪·彼特拉克> 我点了点头，算是承认了自己神父的身份，“我是想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老先生。那些为了利益奔走的人已经是人世间的魔鬼了，虽然我能力微薄，但还是想查清楚，不在让人受此所害。”我多拿了一份无酵饼给他，又看向了那些在吸食的人，“……这里的政府是彻底不管不顾了吗？”

<守密人> “因为是这样的交易或许已经渗透到了高层。”他冷笑一声，“我为反对独立的贵族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到头来他们就这样不择手段地对我们！”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眼里闪烁着热烈的火焰，好半天才让风箱似的呼吸声平复下来：“那些卖毒品的，每隔一阵子就会在晚上来这里，如果看到了陌生人，比如向您这样的。”他看了你一眼，“就根本不会露面。”

“这些人狡猾着呢，像水蛭一样吸在平民身上，扯都扯不下来。”他愤恨地看了不远处那些沉浸在快慰和恍惚中的人。

<缪·彼特拉克> 因为人民在他们眼里只是工具，可以压榨的存在啊。为己者怎么回去搭理他人的死活，我有些难受。无论上面的人说的再怎么好听，终究是

踩着人民的头颅与鲜血走到了那些位置，在最后甚至要将他们余下的骨血也剥抽的一干二净，连渣都不愿意留给他们。如此窒息的…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真正愿意为他们发声，为他们努力，就连神也不愿意将光照向他们？我稍稍地调整着呼吸，避免自己因为此刻的情绪过分激动而无法继续这场交谈，“原来…如此。确实是，如同附骨之蛆，可憎的令人窒息。…老先生，晚上的时候，我能否请您帮个忙？我会在此附近，留心不被他们发现，我想劳烦您，为我指出人群的毒蛇。”

<守密人> “指出来之后，您要怎么做呢？”老人有些悲哀地抓着你的手，布满老茧的掌心十分用力，硌得你甚至有些疼痛：“您要以一己之力去对抗这种……拧结成一团的，肮脏的，滴着血的，权柄和枪弹糅合在一起的怪物吗？做不到的……他们连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都能放弃，我们又算什么？”

<缪·彼特拉克> 做不到的……什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难道就真的不能够去做到吗？难道就要这么放弃吗？不，不！如果没有人踏出去，黑暗中就永远不会有光，所有苦难者都会在黑暗中死去。我将手盖在老人的手上，努力压抑着自己暴怒，悲哀，失望，愤恨，以及迫切想帮助所有苦难者的，内心的嘶吼，轻声对他说：“老先生。我们，我们是活在世界上的人子，不公本不该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当年的您选择了反抗，那时候的您难道就认为那是必输的吗？人虽微小，但却不能不发声，不去做，这种吞噬人性的怪物虽然可怖，却总会被人民剿灭，历史上的每一次反抗不都是如此的吗？他们抛却了载着他们的船，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去搭载他们？我虽只有一人，也没有主赋予的天大的能力，可我却想去做，我想为所有遭此灾厄的人去做，如果我所做的能轻微的动摇他们分毫，那这份撬动我坚信一定会越来越大，直到将他们都翻覆到那红海里。”

<守密人> “我在战场上见过您这样的人……”他喃喃着，眼中似乎有泪花在闪烁，“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吞噬了多少理想和纯真，但仍然有人飞蛾扑火，想要将正义和良善的光芒照进那黑暗的角落……”老人擦了擦眼睛。他叮嘱你：“您来吧，我会想办法为您指出那些毒品贩子的，只是您晚上不能穿着这一身衣服。”他示意了一下你虽然已经摘下了饰品和外袍，但仍然干净的内衬：“您要弄一身像是乞丐或者农民一样的装束，这样它们才会被引诱过来。”

<缪·彼特拉克> “非常，感谢您，老先生。感谢您…”我重复着，甚至有些哽咽。飞蛾扑火亦是一种甘愿，如果确实我可以让世界的苦难少一点，再少一点，



那即使是就在此地死去了又有什么关系？将自己身上不多的钱财与带来的外袍一起给了他，“这些东西…或许只能给予您一时的援助，但我还在此地一日，我就会想办法接济您和其他的仍愿意走到正常生活中的人。”

<守密人> “我不要您的钱财，这在后街这种地方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坚持着将钱塞还给你，只是留下了外袍：“不过，我想一床温暖的被子，我还是能够拥有的。”他心满意足地对你微笑，“我会等着您，神父，希望这次，我们这些怀揣着一腔热血的老家伙，是将心思用到了正确的事上吧。”

<缪·彼特拉克> “会的，这次，一定会是正确的。”钱财被退了回来，想想也无可奈何。确实如果手有余钱，在这里要么是被虎视眈眈，要么是会被“吸血虫”们榨走，我再摸了摸，将剩下的无酵饼一起给了老人。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不能，我一定要做到。我在心中默念到：主耶和华啊，我在此与您立约，我必遵行道义，必遵行我与苦难者的承诺，必将所有职责肩负起来，您微小的人子与仆从在此与您立约。阿门。

<守密人> “您走吧，在这些烟雾即将吞噬您之前，在这些人清醒过来记住您的脸之前。”老人谢过了你的无酵饼，照旧是小心地掰碎，拿了一点放进嘴里，像是饿了有很长一阵子。他催促你，眼神仍然戒备地看着不远处的那些瘾君子。

<缪·彼特拉克>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离开前回望了一眼老人，随即快步走出了这后街。

葬礼（1866 年 9 月 2 日，下午-夜间）

<守密人> 下午时，堂·弗莱特利的葬礼如期在巴勒莫大教堂举行。

尽管他的死亡发生在昨晚，而那场爆炸的残局直到今天清晨才有姗姗来迟的警卫队去收拾，但在莱昂内·维卡利亚，维卡利亚家族的首领授意下，巴勒莫大教堂仍然于圣罗莎莉亚节的前两天，为令人尊敬的弗莱特利首领举行了葬礼。

从司仪、祷词，再到鲜花、银器具，以及精心准备的棺槨，这礼遇堪比一个巴勒莫的小贵族。再加上许多受到邀约的黑手党也出席了本次葬礼，送行的人从殡仪馆的方向一直黑压压地跟随到大教堂。而在教堂的礼堂中，站着担任司仪工作的安杰罗神父——一位尽管地位不如巴勒莫大主教大卫·米利奥尼尊贵，但却因为他的年长和温厚而在老巴勒莫人心中同样受到尊敬的神父。

“天上诸圣，请来。”神父祈祷着，诵读了圣咏 113 首，随后说到，“愿天上的众天使来迎接你。”

“愿天使领你进入天国乐园，愿殉道者欢迎你，并引你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教堂的穹顶之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应邀而来的贵族们在最前列，这其中就有埃托雷·费德里科。他代表费德里科家族出席，与往常的模样不同，除了一改随性的装束打扮之外，埃托雷的拇指上还有一枚让人无法忽视的，如同鲜血一样赤红的宝石戒指，那是费德里科宫掌权者的象征，贵族们对此都议论纷纷。

黑手党作为平民则在靠后方的位置。但死者的友人，维卡利亚的首领，莱昂内·维卡利亚，他的胸口插着一支白玫瑰，神色平静，目光冷峻。在他身边的是与之并肩而立的蒂奇亚诺·维辛廷，他手里握着那根末端为鹰喙模样的手杖，视线锐利地扫过人群。他的弟弟们则在不远处的次席等待，那对双胞胎还受着伤，拄着拐杖，但站得笔直。

教堂的二楼，距离那半壁恢弘管风琴最近的，是缪·彼特拉克。他居高临下，扫视着这心思叵测，暗流涌动的人群。

能来的人都到了场，而不能来的人也都一一送来了鲜花表示慰问。在弥撒结束后，宾客们陆续地向前与棺槨中的堂·弗莱特利道别。



作为死者的好友，兼葬礼的发起人维卡利亚家族，蒂奇亚诺和首领莱昂内自然是作为最核心的人物，接受着人们表达惋惜的话语——至于有多少是真心，又有多少是虚伪，你们也不得而知。晚些时候，棺木将会被抬去下葬，若是想要跟随送葬的队伍去到墓地，也可以留下来等候。

<埃托雷·费德里科> 站在人群前排的感受并不良好——不，不，差到极点。虽然临行前和父亲说了不少漂亮话但这么多的人我真不能把他们当做大理石！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我摩挲着戒指，拄着剑杖深呼吸，一秒一秒数着葬礼的各种流程推过，弥撒、送花、遗体道别……我的目光扫过被提摩西评价为“天真善良”的首领，浅浅鞠躬后才朝向葬礼的发起人：“对于弗莱特利先生的死，我深表遗憾。允许我向他致意。”接着我也不在人群里多呆，迈步离开道别的队伍。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和莱昂内站在堂的棺槨边，接待前来哀悼的人群。三个弟弟都站在我身后，我抽空看了一眼还拄着拐的乔瓦尼和皮耶罗，叹了口气，把让他们先回医院休息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招来一个伙计，让他给他们搬两把椅子来坐着。

<守密人> 自然，作为西西里最大的黑手党头目家族，福尔图纳的首领，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也出席了本次葬礼。他的身份并不难被认出来，在你们所有人心思各异，或打算提前告退，或打算随后去往墓地的时候，这个老人穿着精致得体剪裁的礼服，往维卡利亚首领的方向走来。

司仪报出了他的姓名，在偌大的教堂穹顶下，空气一时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注视着这一边的动静。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向罗西微微点头，待他离开后才以几不可闻的声音与莱昂内耳语，尽量不动唇、不让别人看出我们在交谈：“他的身份的确不简单。弗莱明，那个他救走的家伙，和乔瓦尼与皮耶罗躺在同一个病房里。他告诉了我一些事。这里说话不便，回去我再同你详谈。”在格拉切亚诺走到我们面前前，我快速地说完了要说的话。

<守密人> “我对堂的死表示深切的遗憾。”格拉切亚诺皮笑肉不笑，“莱昂内，你可要多小心啊。”

“你这老无赖——%¥%#”皮耶罗显然对格拉切亚诺有脸出现在这里感到非常愤怒，他话说到一半，就被多梅尼科捂着嘴拖到了角落里

“承蒙关照，呵呵。”莱昂内冷笑。

“堂还不到四十岁吧，英年早逝，实在太惋惜了。”格拉切亚诺把那句老无赖听得真真切切，但面不改色，他瞥了一眼棺木的方向，也没有要上前抚棺痛哭的意思，只是悠悠地开口：“惹了不该惹的东西，招来杀身之祸，不也是很正常的吗？想来弗莱特利还是个有名望的老派黑手党，怎么就和这些不明事理的毒贩搅合在了一起？”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亦是面色冷淡地看着格拉切亚诺：“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我们再谨慎，也挡不住某些人的别有用心。还应该是把躲在阴沟里的那些家伙都抓出来，拎到太阳下一个一个毙了才好。”

<守密人> 格拉切亚诺乐了，他甚至哈哈笑了两声：“莱昂内，你的这位顾问可真是好大的志向，不如，考虑一下把他交到我手里？维卡利亚这地方太小，容不下你施展手脚。”

“曼尼菲克，你这个老畜生，想动我的人？”莱昂内冷酷地看着格拉切亚诺：“半只脚踏进棺材里还要人给你陪葬，未免想得太美了。”

此言一出，几乎就等同于宣告了维卡利亚与福尔图纳之间对立的局面，即便不是如此，至少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也会骤然降至冰点，但两个首领却像是毫不在意那样，聊天的语气就好像在谈论今天的晚餐。

<蒂奇亚诺·维辛廷> “莱昂内！岂可对曼尼菲克先生不敬，”我厉声喝了一句，语气里却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又笑起来，慢条斯理道，“死者面前，您说话可要当心。弗莱特利和维卡利亚，从不沾毒品生意。您真要谈搅合……这帮外来的毒贩能在巴勒莫胡作非为几个月，是您在福尔图纳说不上话了，还是有意放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您和福尔图纳都是这般光景了，我怎么敢过去？还是年轻的维卡利亚更适合我一些，”我依旧微笑着，云淡风轻道，“西西里岛，是西西里人的西西里岛，若有人敢帮着外人附在她身上敲髓吸血，那人就是所有西西里人的敌人。您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我没说错吧？”

<守密人> “呵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福尔图纳就算日渐式微，也轮不到你们两个小子来说了算。这毒品背后牵扯到纵横交错的关系，我想你们也应该清楚……刚才来的那个，埃托雷·费德里科，我知道他那晚也在现场。你们和贵族

之间的关系最好瞥清楚，西西里人当然就是西西里人，不是什么撒丁人。”格拉切亚诺慢慢地说着。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也没再去看堂的遗体一眼。只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似乎格外注意到了某个贵族送来的花圈，脚步略微停顿了一下，但并没有为之驻足，而是大摇大摆地离开。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93/7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守密人> 你意识到格拉切亚诺并不是在诓你们，那晚围观的群众中或许有福尔图纳的人，只是当晚情况一片混乱，你们未曾留意到罢了。无论如何，与贵族有所接触这件事都能够成为一柄暗箭，只是不知道格拉切亚诺何时会用它刺向你们。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倒是第一次听有首领把自家帮派比成爬虫的。这老东西附庸风雅，才读了几本书就敢出来显摆，竟不嫌这说法磕碜。不过，埃托雷·费德里科，是罗西的真名吗？毕竟是福尔图纳，老东西的消息还挺灵通。我没有分多余的注意力给格拉切亚诺的背影，只声音不高不低地同莱昂纳笑道：“人一旦上了年纪，头脑就容易昏聩，也变得不明事理起来。维卡利亚一向严守规矩，洁身自好。该和贵族撇清楚关系的，可不是我们。”

<守密人> “他做贼心虚，要用叛徒的名义来压我们，但是这一套是我玩剩下的，他曼尼菲克算什么东西？”莱昂内不咸不淡地说，心情显然很差。他转身走向了堂的棺木，将胸口的白玫瑰取下来放到了尸体交握着的手中。

“蒂奇亚诺，你知道背叛我会有什么下场。”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待莱昂内亲如兄弟，他这样，我看了心里也不好受。堂是个好人，他本也值得一个安静肃穆的干净葬礼，不该被这些利益争斗与烂糟人心打搅的。我走上前去，也把玫瑰摘下来，放进了堂的手中，然后揽了揽莱昂内的肩膀沉声道：“人是无法背叛自己的手足的。”

背叛（蒂奇亚诺）

<守密人> 莱昂内拍了拍你的手，没有说话，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被你安慰到。等宾客陆陆续续地离开后，就是时候将堂的棺木送去墓地了。你们跟随着起柩的队伍，一路往大教堂后方的墓地走去。维卡利亚的每个人都心情沉重，不愿再说话。

等到下葬前，神父专注地念着祷词的时候，一个穿着西服的陌生中年男人急匆匆地追上了你们，他并不是维卡利亚的人，亦不属于弗莱特利，你隐约在方才跟随着格拉切亚诺的人群中见过他，他似乎是福尔图纳的干部。

“莱昂内阁下，蒂奇亚诺阁下。”他低声说，尽管被你的弟弟们警惕地防备着，但鉴于这里是教堂，暂且还没有人掏出家伙来动手。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语气平稳地问：“什么事？”

福尔图纳的干部，竟敢跑到我们面前来，这几乎算是告密背叛的行为了。要么，他是有非说不可的要紧事，要么，就是活得不耐烦，不打算在黑手党里混下去了。我凝眉看向他，等他给我一个答案。

<守密人> “我是福尔图纳的干部，叫做马西亚诺·米尼埃蒂。”他脱下帽子，向两位致意，态度和格拉切亚诺的咄咄逼人截然相反。马西亚诺的语气十分急切：“我担心福尔图纳的未来，因此才来和两位接触，西西里的黑手党们应当是一家人，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和纠纷之中……”

“首领似乎打算要打仗了，现在福尔图纳的总部，以及西西里岛大部分的其他分据点，都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物，家族内的气氛十分紧张。格拉切亚诺像是换了个人一样！至少在半年前，他都还十分为我们着想，人情味十足，虽然有些古板，但仍然是个好领袖，伙计们都愿意为他卖命。”

“我不愿意看到家族里的弟兄们就这么被牵连进无谓的斗争里，到最后流离失所，不得善终，我恳请两位……帮一帮福尔图纳。”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同莱昂内对视一眼，神色不变地回应：“马西亚诺，你说的话听上去很诚恳。但你知道，我们没有理由信任一个突然找上门的福尔图纳干部。你请我们帮忙，是想要我们如何做呢？”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43/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守密人> “我，我有能提供给两位的情报。”马西亚诺的确觉得自己的说服力不够，于是补充道。而你从他的神色判断，他并不像是在欺骗你们，而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借其他人的力量来挽救福尔图纳。

“在波奇洛村……我知道格拉切亚诺最近暗中在波奇洛村设置了一处据点，虽然我不知道首领具体在那里做什么，现在，很多事他都已经不会再告诉我们这些老家伙。”他悲哀地看着你们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挥手屏退了左右，只留下我的弟弟们在一旁守候，然后挑了挑眉，示意马西亚诺继续说下去。乔瓦尼和皮耶罗的情报里的确也提到了波奇洛村，那是堂的故乡，也是我家族种植园的所在。

<守密人> “我听说，那里有一处您家的种植园吧？”马西亚诺看向了蒂奇亚诺，“那里和佩莱格里诺山之间的路途，就是我打听到黑莲运输进来的路线，只是不知道哪一处更事关重要一些，我不相信是首领在做毒品生意……但教会的修士们又怎么会染指这种不义之财？”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你们福尔图纳树大根深，惯是耳目众多的，”我不轻不重，半开玩笑般说了一句，“想在西西里岛分一杯羹的人，从来只会多，不会少。”

<守密人> 马西亚诺沉默着没有接话，你知道他心下忧虑福尔图纳的存亡，没有什么心思开玩笑。至于莱昂内，则是顺着你的话讽刺地说了一句：“是啊，老家伙吃得油光水滑，以至于家族竟然沦落到要靠叛徒拯救的境地。”

<蒂奇亚诺·维辛廷> 马西亚诺说的这条路线，乔瓦尼与皮耶罗早已告诉了我，不是什么新鲜事。倒是那个格拉切亚诺设置的据点，是内部人士才能知道的消息。但我不能暴露我手里的牌型：“你说的事我知道了。说出具体的据点地址和路线，我会派人一一查探。”

<守密人> 马西亚诺被莱昂内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晌才缓缓地说：“谢谢您……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总部了。如果各位需要的话，还可以再联络我。”他犹豫了一会儿，将福尔图纳总部所在的具体方位告知了你们，随后，又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枚车轮形状的徽章，“几位要小心地乔装，改头换面，拿着这个进门的话应当不容易被发现，最近进出总部的人不少，来自各个分据点的人都有。如果有消息，我也会想办法出来找你们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既没有许下任何承诺，也没有明确拒绝，只是转头对身后的多梅尼科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上前接过那枚徽章。维卡利亚的顾问，可不能亲手接下这种东西。

况且，福尔图纳的总部是什么我该去的地方不成？我在心里冷笑一声，马西亚诺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真以为做出一副诚心恳切的样子，就配跟我们称兄道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使唤哪个马仔呢。

<守密人> 多梅尼科显然也知道以你的身份不可能去答应这个干部的请求，也不会被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依着你的指示接过了那枚徽章，对你微微点头，意思是如果你需要的话，他可以代你去和马西亚诺接头。

马西亚诺做完这些事，就低声说了一句打扰多时，随后匆匆离开。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收回了目光。这次爆炸，还真是炸出了不少妖魔鬼怪。巴勒莫这滩水，愈发地浑了，浑水摸鱼的人，想必也只会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挡在我的弟弟们身前——直到我再也站不起来为止。神父早已念完了祷词，等着我们的指令。我轻声对身旁的莱昂内说：“无关紧要的人都走了，现在这里只有堂的兄弟。你来宣布仪式开始吧。”

<守密人> 你们谈完了话，神父在那头也举行完了弥撒，莱昂内只是点了个头，简单示意了一下，守墓人就开始一铲铲将土填入坑里。莱昂内沉默地注视着堂下葬，当土被填平，这里只剩下一个墓碑和一捧新土的时候，他转身没有再在这里多停留一秒的时间：“先回去。”

<蒂奇亚诺·维辛廷> 显然莱昂内的心情没有半分好转。我在内心叹了口气，挥手示意多梅尼科把乔瓦尼和皮耶罗好好送回医院躺着再回总部汇合，随后跟上莱昂内，落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

<守密人> 你们这一行人气氛沉重地回了维卡利亚。仿佛腹背受敌一般的处境让每个人心里都压抑万分。走动了大半天的乔瓦尼和皮耶罗，伤口甚至又有些开裂，于是不得不龇牙咧嘴地被多梅尼科按着头塞回房间里休息去了。而莱昂内则是心事重重，坐在办公室里拿了根烟点上。

“曼尼菲克那只老鼠确实不对劲。”他闷闷地说，“至少半年前他绝对不会这么和我说话。”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走到窗边去，把窗户打开通风，而后在他对面坐下：“黑

莲这种威力巨大的毒品，会流进巴勒莫不算稀奇，但仅仅六个月就猖獗至此，和福尔图纳必然脱不开关系。曼尼菲克天天杀鸡儆猴也没效果，说不准就是装模作样罢了。”

“乔瓦尼和皮耶罗告诉我，堂和他们查清了，黑莲是从佩莱格里诺山出来的，和马西亚诺说的路线一致。不管他跑来找我们意图为何，我们肯定要去那边探一探，”我抚摸着手杖握把的雕饰，慢慢地说，“他们说昨天那群黑衣人带着那个装满黑莲的箱子闯进弗莱特利，没说几句话就疯了似的开火，听起来和吸毒吸坏脑子一样。”

<守密人> “他不是招兵买马？”莱昂内冷笑一声，“这老东西在自导自演罢了，找了些死士，送进弗莱特利，想把查到消息的人灭口……还说什么弗莱特利在掺和毒品生意？我要是信他，我和堂这么多年的交情就白费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曼尼菲克原本不是会打毒品主意的人，他还算是个正派的黑手党，但不管他为什么性情大变……”我沉下语调，冷酷地说，“他既然动了这个念头，行了这些恶事，巴勒莫就不能容他。他必须从党魁的位置上滚下来。”

<守密人> “我记得他不是出身于墨西拿那边的渔村吗？”莱昂内弹了烟灰，把烟头就这么干脆地摁灭在盘子里，他揶揄到，“就把他吊在去墨西拿的渔船后边送他回家吧，让他喂饱渔民们的鱼，大家冬天来之前还能有个好收成。”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轻笑一声作为回应，曲起手指在莱昂内的办公桌上敲了敲：“另外，那个弗莱明，是费德里科家的人，不过他似乎早就背弃家族了，进弗莱特利应该和这些破事没关系。至于罗西，我们也都看到了，他是埃托雷·费德里科。这件事里必然有贵族掺的一脚，虽然我们不爱和这些家伙打交道，但少不得要做些准备。”

<守密人> “费德里科伯爵……”莱昂内眯起眼睛，若有所思，“我和堂以前起家的时候，在他那里买过不少军火，早年巴勒莫所有的黑手党用的武器都在他那里周转。虽然不知道伯爵现在还做不做这条道上的生意了，但给曼尼菲克提供武器的人……说不定也有他一个。”

<蒂奇亚诺·维辛廷> “交给我来查。之前就说好了，毒品的事由我来办。波奇洛村那边我肯定也要走一趟，我家的种植园还在那边呢，”我微笑了一下，“我会把害死堂的凶手抓出来，亲自押到你面前。”

“我们要为枉死的堂复仇，这也是，为被践踏的巴勒莫、被欺辱的西西里岛复仇，”我语气平淡，并不像是谈论着什么激动人心的热血事业，但一字一句咬得很清晰。我将目光转向莱昂内，看着他的双眼，“莱昂内，你想做黑手党的首领，对不对？不只是维卡利亚的，而是整个巴勒莫黑手党的首领。”

<守密人> 不知为何，莱昂内的脸上骤然闪过一丝冷酷的神情，但这道情绪一闪而逝，几乎要让你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是啊，蒂奇亚诺。我和堂不一样，他觉得只要有容身之所就好，但要我说，若非坐上万王之王的位置，甚至都不能算是拥有立足之地。”

“你去办吧，波奇洛村的事情。”他微笑，站起身来亲昵地拍了拍你的脸颊，“你不在的时候，费德里科伯爵这边我会去走一趟。”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59/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守密人> 那是个是蛰伏在羊群里的狼被揭穿野心之后，才会露出的忌惮与凶恶的表情。毕竟莱昂内几乎从未对人提起过他的这个想法。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你想做，我就会帮你，”我也站起身，替他把落在衣角的烟灰拂去，“曼尼菲克狂悖失德，福尔图纳人心涣散，皆已不成气候。他们是维卡利亚站上顶峰的，最好的垫脚石。”

<守密人> “谢谢你，蒂奇亚诺，我知道你向来都值得我十二万分的信赖。”莱昂内由着你给他拍了烟灰，顺手把发绳摘下来伸了个懒腰：“我今天不想吃饭，晚餐不用等我，先睡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心无芥蒂，不带一丝忌惮地握住莱昂内的肩膀，再次看着他的眼睛：“万王之王的王座，自然要用万万人的尸骨来砌。你既做好了准备，通向王座的红毯，我会帮你铺就。即使用我的鲜血来染，也在所不惜。”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轻松地说：“好好休息，之后还有的辛苦。别一忙起来就不顾身体。”

我拿起手杖退了出去，和从医院回来的多梅尼科一起回家，商讨之后的行动计划了。和莱昂内不一样，为了保证体力和精力充沛，我总是一餐不落的。

虽然我在莱昂纳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但内心依然有些沉重。他明显也



是这样。正因如此，我才放心不下。本想劝他晚餐也要好好吃的，又担忧他像乔瓦尼和皮耶罗一样嫌我麻烦，甚至觉得我手伸得太长，最终也只能模棱两可地叮嘱一句。他毕竟不是我的亲弟弟，而是我的首领，由不得我随意责备管教，也无法像真正的家人那样，因为血缘就放下怀疑与隔阂。人心运作的方式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我们相识于微末，一路互相扶持至今，莱昂内也未对我交付全部的信任，这一点我很清楚，从来都清楚。他性格本就如此，加上做了首领，肩上担着整个维卡利亚，责任一大，压力就大，心思难免变得多些。我并不介意，也不愿强迫他敞开心扉，但我还是希望他能更信任我一些。正是尝过人生百味后，我才知道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家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安慰。我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弟弟，但这并非我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因为他们，我才能坚持到现在。现在堂也走了，莱昂内能相信的人又少了一个……他想爬上最高的位置，未来必然只会更辛苦，也更孤独。他的来路是同我一起走的，我见过他所有的困顿与艰辛，早已把他当作我的家人——就算他不这么想也没关系——所以我不忍见他把事都窝在心里越藏越多，总想要安慰他，帮他卸下点负担。大概是兄长当久了，染上了操心病吧。可惜莱昂内的性格和我家三个弟弟太不一样了，那三个家伙被我保护得太好，实在没有这么深沉的心思。现在看来，我的安慰也不怎么成功，说不准还起了反效果——莱昂内的野心对别人或许藏得很好，但在他邀请我一起建立我们的事业那天，我就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最终的目标。我还以为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一直在为同一个理想奋斗，没想到今天却不小心戳破了他的秘密。他肯定不喜欢这样，也不知道我的补救成功了没……我在心里深深叹了口气，难得感受到了束手无策的窘迫。罢了，先把黑莲的事处理好，好好地辅佐莱昂内，做实事总归是有用的，哪怕收效甚微，总比没有效果好。

险境（埃托雷）

<埃托雷·费德里科> 见维辛廷继续接待哀悼的人群没有多打理我的时候还松了口气，不过我也并不着急着离开教堂——果然，重要人物说来就来了。我和棺槨那边保持一定距离，安静地听着。

<守密人> 你站着的地方恰好是有事而不能前来的宾客们摆放花束的位置，你注意到有不少贵族送花表达了慰问，其中就包括马梅提诺公爵。只是他送来的花束，比起常见的葬礼用花之外，还点缀了一朵鲜红的玫瑰在花束正中央。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教育检定：D100=28/8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你想起玫瑰花的的确不是常见的殡葬用花，除此之外，它除了象征热烈的爱意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冷门的花语：不能说的秘密——爱神丘比特为了替母亲保密恋情，而将维纳斯所送的玫瑰花拿来贿赂缄默之神。

<埃托雷·费德里科> 花，花太容易凋落了。就像此刻的悼念人群，这人生的最后一程，最后一次凭借着他人的想念绽放，受人拥簇……然后彻底地离开。我默不作声地蹲下，将玫瑰摘出花束，用力、用力地在手中揉捻，再将其丢在众花之间。好，不能说的秘密……多少秘密会随着死亡沉默，又有多少会再被揭开，我们拭目以待，公爵。

我将目光和注意力从花上移开，又朝向了那闹得正大的告别人群，喃喃自语：“无论那里都在风起云涌啊……”将眼前的局势和情况收入眼中，我转身朝向教堂的大门，准备进行下一步。比如说……先换一身合适的行头去佩莱格里诺山看看情况。

<守密人> 走出教堂，你就远离了里面火药味十足的谈话氛围，一整天劳碌的心情都要好上不少。作为巴勒莫的本地人，你知道佩莱格里诺山在巴勒莫的北郊，距离市区少说也有两小时的马车车程，如果是在家中换了衣服出发，或许今晚要在山上留宿……好在，山上有一处洞窟教会，如果来不及返回，或许可以在那里留宿。

<埃托雷·费德里科> 也无法避免吧……我在马车上思索着，摘下了戒指包在了手帕里。虽然我从来没做过打探之事，也只能摸索着一点点来，至少亲力亲为会更有实在感。待我回到家中就利落地把戒指交还给父亲，接着换一身“罗西”该穿的衣服和打扮，戴上贝雷帽。打点完枪械弹药后，我迅速地动身，找辆马车出

门前往北郊的佩莱格里诺山。

<守密人> 一路出了城，眼见的就是郁郁葱葱的常青树木和水果种植园，小型农场，以及庄园之类的景象。天地开阔，一派生机，如果不去想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着的都是什么人，还是让人心情要舒畅许多的。佩莱格里诺山是巴勒莫的主保圣人，圣罗莎莉亚的圣地，也是汇聚了人们崇拜的地方。在山半腰上有一个洞窟，据说曾经是圣罗莎莉亚修行的地方，现在已经修整了其中的一部分，设立了教会。每年的 9 月 4 日就是圣罗莎莉亚纪念日，纪念日的前后，人们都会效仿她，从巴勒莫登山前往洞窟教会，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传统，然而今年，不知是否因为治安恶化，登山的人很少。步道上人烟稀少，树林深处传来虫鸣和鸟叫声。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侦查检定：D100=35/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你注意到在通往洞窟教会的主干道上，还有一条分叉的小径，十分曲折，而入口处也用乱石和草根掩盖了起来，轻易无法发现。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

<埃托雷·费德里科> 是什么能让人不敢将习俗继续进行，似乎不言而喻。圣罗莎莉亚……曾经我也尝试过雕刻这位主保圣人的模样，遗憾的是，我依然功力不足。她的遗骨拯救了巴勒莫，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面孔呢？不过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半遮掩的小径吸引了去。我望了望周遭后，准备沿着道路往树林深处走去。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潜行检定：D100=40/6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你尽量不发出声响地沿着这条路走去，发现它的指向与洞窟教会的方向一致，这里似乎是另一条通往教会的小路，只是平时没有游客会走这里。沿着道路约莫走了五六分钟，你看到有几个农民打扮的人正在搬运着一箱箱东西，大小约莫有你双手合抱那么大。而他们的胸口处别着一个车轮形状的小小徽章，在傍晚时分的光线下显得闪亮。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教育检定：D100=65/8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作为雕塑家的你，自然知道车轮的形象在早期的雕塑作品中也偶能见到，但它一般都是伴随着一位神祇的形象出现的——福尔图娜，司掌命运的女神，



当车轮向左旋转，预示着不幸的开始，向右旋转，则预示着好运的来临。

<埃托雷·费德里科> 通往教会的方向让我有些放不下心，见到福尔图娜的标致让我更加头疼。我一直好奇，福尔图娜是真想为西西里岛掌舵？可是“农民们”搬运的内容物总不是新鲜健康的蔬菜吧。如果这事情牵涉到福尔图娜和公爵联手，比起各自利益我更觉得他们是想把西西里岛彻底毁了。

我四下打量，看看这些东西从哪转运来的，附近有无其他建筑……我比较好奇这些毒品的种植地是不是在这座圣地之山上，如果是的话……呵。

<守密人> 你在树丛的隐匿下往那处方向看了看，他们似乎是在一处仓库里搬运这一箱箱东西，将它们装上马匹两侧的褡袋里，随后就打算离开。虽然并没有见到修士的身影，但你能够确认那是隶属于洞窟教会的区域。

<埃托雷·费德里科>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并确认周遭再没有其他人后，我才走出藏身的丛林，望了望仓库的方向。能看到有没有人把守吗？

<守密人> 马匹从你的藏身处不远慢慢地离开。仓库的外围倒并没有人把守，如果不是你方才恰好看到那条路，根本不会有人发现这里，但至于仓库内有没有人，还是未知数。

<埃托雷·费德里科> 未知数，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拒绝未知数的挑战呢。我拿好了随身的箱子，靠近仓库打量一番，尝试找些窗户看看内部的情况。

<守密人> 你透过蒙了一层薄薄灰尘的窗户向内看，里面摆放了和先前那几人带走的箱子一模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在这里还剩下一些。仓库内部的门与教会的建筑相连接，你注意到有一位修士一扇一扇地把门锁上了：当然，还包括先前对外部开放着的这扇仓库大门

<埃托雷·费德里科> 那么修士也参合进来了，好极了，巴勒莫还能再乱一点吗。不过也得亏提摩西抓住了这一点苗头……不然等矛盾真正爆发了，大概真的无力回天了吧。我略加思索，决定把追踪运输路线的事务放到明天。眼前还是看看……修士和毒品到底为什么要牵连吧。我打算绕路回到洞窟教正门，作为借宿的登山人进去看看。

<守密人> 你走进了这处洞窟教会。它倚山修筑而成，石料和木料皆采自佩莱格里诺山本身。能看到零星前来参拜祷告的人都在此驻足。教会内部有着圣罗莎莉亚的黄金像，传说可以治愈疾病的泉水，祭坛以及合唱室等。由于这里在山上，

往来或许多有不便，在教会靠后一些的生活区域，还设置有供行人休息的房间。

<守密人> 教会里来往的修士和修女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似乎已经习惯了到访的客人，除了祈祷用的经文之外，他们似乎都以三缄其口为原则，不会多说什么。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扯了扯帽檐，将红发再收到帽子里一些。这里作为教会也太沉闷了，不过比起早上的场面，我更愿意选择这里。我收住脚步声，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外地来访者”的状态里。我假意略带不安地四下打量，找一位看起来空闲可接触的修女或是修士，甚至在询问里参上一点法语口音：“您好，请问这里可以留宿吗？”

<守密人> “当然可以，您是从法国来的客人吗？”听了你的问话，那名修女身边的同伴们有其中一位惊喜地看向你，她说了一口流利法语，有着浓浓的马赛口音。

<埃托雷·费德里科> “是的。”我用法语微笑着回复，“还是我初次登上佩莱格里诺山，特在纪念日前后来沐浴圣罗莎莉亚的美德。”

<守密人> 身为女性的罗莎莉亚显然更受修女们的爱戴，这位来自法国的修女高兴地微笑着，为了你虔诚的信仰而低声感谢天父。随后她说到：“您跟我来吧，我领您去客房。只是修道院内的生活艰苦，可能餐食没法让您满意，您只能入乡随俗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入乡随俗自然是一个前来朝圣的外乡人应当做到的基本，感谢您的热情。”我跟着修女小姐往修道院内走去，一路上注意各个区域和廊道的划分……就当是为可能的晚上行动做好准备。等到了客房，再留心一下房间与仓储的距离。

<守密人> 这位来自马赛的修女嬷嬷——让我们先简称她为法国嬷嬷吧，她年轻而有活力，热情洋溢，体贴地问你要在这里住多久，顺带还旁敲侧击地想向你打听家乡现在的情况如何。她为你一一介绍过修道院中各处设施。

当提到仓库的时候，她不加掩饰地告诉你最近有一些巴勒莫的商人们似乎暂时租用了仓库，这位法国嬷嬷并不清楚仓库被作为什么在使用，但那些来搬运东西的小伙子很有礼貌，所以她也就不怎么留意那边的情况。

你注意到客房距离仓库大约要穿过两三个走廊，夜间的时候这些地方或许会有修士会经过——如果你运气够好，想必不会被发现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保持礼貌性的微笑将问题一一回答过去，说明自己大约很快就会离开返回巴勒莫，或许节日当天还会再来。将距离和方向记下后，我便和嬷嬷道谢，走入了自己的房间。等到了夜间再开始采取行动。

<守密人> 法国嬷嬷给你拿来了干净的被褥，还招呼你在修士们的食堂用了一顿平淡的晚餐：黑面包和蔬菜汁。等晚祷的钟声过去，修士们做完了今日的晚课，整个修道院就安静下来。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潜行检定：D100=11/6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埃托雷·费德里科> 等到入夜，我并无意睡去。我闭上眼，手上拿着凿刻刀，用指尖一下一下摩挲着刀柄集中注意力，专注地听着外面的走动声。待到声音几乎不再出现，我便拿上我的随身物品打开客房门，往仓库那处移动。谢谢那位嬷嬷的好意了，可惜人总有要务在身的时候。

<守密人> 看上去修士们只是锁住了那扇通往小径的外侧大门，而非靠近修道院的这扇门。当你悄悄推开仓库门，借着月色，看到了下午时曾经见过的那些木箱子，正安静地待在原处，除此之外，在窗户看不到的死角，还有一处洞窟一样的入口，不知道能通向何方。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呼——勉强算是顺利吧。我马上开始在木箱子间翻动起来，先打开木箱确认一下内容物，再在仓库的各个角落看看有没有记录册或者值得注意的痕迹。

<守密人> 你打开木箱——果不其然，里面是一袋袋黑色的粉末状物品。尽管未被点燃，但它们散发着奇异的香气，好像仅仅只是吸入一口就能让人心旌荡漾。

<守密人> 仓库的其他角落并没有任何能够作为凭据的纸质材料：这些黑手党很谨慎。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想也是，留下来被人发现当证据吗。我一闻到那诡异的香气就连忙后退几步，心理上被极大地恶心到了。来都来了，这不得添点堵。接着我深呼吸一口气，把那些木箱一一打开，拔出剑来将那些装袋全部捅破。甚至怕他们黑手党还不嫌弃似的，又小心地把箱子一个个推倒。说实话，这些东西和泥土接触真是脏了泥土……

<守密人> 你在夜色中一阵翻箱倒柜，将这些深色的粉末几乎全部捣毁——毕竟

如果要将它们再从泥土里收集起来是件麻烦事，再退一步说，至少它们的品质也遭到了污染，已经无法再卖出高昂的价钱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做完这一圈后，我轻松且满意地拍了拍手——最后就剩下那个奇怪的洞窟了。可惜我没有带照明，但……都走到这里了。现在也不能返回修道院了，不如冒险到底吧。我小心翼翼地靠过去，看看我能能不能穿过这个入口。

<守密人> 洞窟的入口很大，但越往里走小径却越狭小，仿佛是刻意不想让人通过那样，到最后你不得不努力地低着身子才能通过最末端的一小条路。走进石窟，你发现这处 50 米见方大小的空间里摆满了蒸馏器、过滤器、药品架、试验台等供人提炼药物的器材，甚至还谨慎地在石壁上凿了集中的几个小口用于散烟。这里没有人，器材全部都被细心地清洗干净，已经停止运转了。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侦查检定：D100=79/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医学检定：D100=4/1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埃托雷·费德里科的属性变化：

<渡边> 幸运：85-3=82

<守密人> 你可以明确地察觉到，摆放在这里的所有设备都并不源自于这个时代，而更像是某种外来的文明插手人类世界物质而捏造出来的设施，有一种糅杂了古旧与未知的矛盾感。除此之外，所有的设备和仪器上都印有交叉钥匙的纹样——而你知道那是教廷的纹章。

在靠近这些实验桌时，你还发现了一份时间表。

<埃托雷·费德里科> 今天是什么幸运日吗，提炼药物的地方也能一并找到。虽然不理解这反人类的洞窟构造是图什么……换一种角度来说，也完全不利于提高制作药品的效率。这些设备让我感到古怪而难以理解，教廷的纹章如此不和谐地存在在这里就更……我打开箱子，打算连着时间表和一些古怪的仪器一起带走，优先挑选那些看起来工艺精良，一旦丢失了就不好补充的小件设备。

<守密人> 你匆匆地拿了几个小玻璃瓶，它们的表面有一层浅浅的浮尘，看上去即便是“短暂地”消失一段时间，也不会有人太过在意。你收拾了这些零散的东西进自己随身的箱子里——希望它们不会因为磕碰而碎裂。

<埃托雷·费德里科> 将东西收好后，我立刻动身离开洞窟，返回仓库。我一点

点盘算着：修道院自然是不好回去了，那么……先去人多的地方看看吧，我记得那个村子离这里并不算很远？看看能不能找到闲置的仓库暂时歇歇脚。

<守密人> 你做完这一切，就迅速地抽身从洞窟教会离开，第二天早上若是有人来检查，看到这一地狼藉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你向山下走去时，不知为何，周围陡然乌云密布，原本就朦胧的月色被一层更加深重的阴霾所掩盖：这山头竟然是一瞬间下起了瓢泼大雨，伴随着闪电和雷鸣。你猝不及防被淋了个湿透，一深一浅地在泥泞的路上行走着。

突然间，你的头顶掠过了某种庞大的，散发着不详气息的东西，等到再抬头的时候，你看到一条既像是蛇又如同东方龙那样的巨兽朝你俯冲过来！它的身上长着巨大的黄色脓包，模样丑陋而可怖。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6/99 成功，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99。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闪避检定：D100=54/27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你猝不及防地被这个恐怖的生物重重地撞倒在地上，听到箱子里的东西因为剧烈的摇晃而发出咔嚓一声清脆的响声，但眼下显然不是心疼仪器的时候，因为仅仅只是这一撞，你的手臂就已经被划出了一道血口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埃托雷·费德里科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10-1D3=10-2=8

<埃托雷·费德里科> “唔！”还没来得及抱怨这雨怎么这么突然，转眼又被眼前的巨兽撞倒在地。现在没有什么能多想了——我立刻找回平衡，换了一只手提起箱子，一边感受着心脏狂跳不止一边加速跑了起来。

<守密人> 你跌跌撞撞地往山下的路跑去，那条蛇一般的生物紧紧追在你身后，好几次它的尖牙就要咬住你的肩膀。等到离开了佩莱格里诺山，它却不再继续追赶你，反而一甩尾巴向上消失在了云雾里。雨逐渐变小了，只是仍然冰冷得让你的伤口有些疼痛。这里已然能够看到一些农庄和田野，在不远处，你注意到有一间谷仓。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懊恼地看了一眼手臂上的伤口……说真的我更愿意他咬



我的腿，给塑像做形的时候一旦手抖就是万劫不复。哎不想了，明天回去后快点找医生处理吧，千万别影响我的精准度啊。浑身淋湿的感觉真的糟糕透了，这算妨碍行动太顺利的回馈吗？我摘下帽子，敞开上衣拧出些许水来，慢慢地走向那间谷仓。希望今晚……能好好休息一下。

揭露（缪）

<缪·彼特拉克> 我在二楼寻找着现在安杰罗在的位置，说实话目前自己并不想和这些与黑手党有关的人接触，不说自己确实对他们毫无任何好感，更别提如果晚上的时候再出现什么岔子也是大问题。而且，我应该也不算是宾客吧？我又没得到任何邀请。

<守密人> 在弥撒结束后，安杰罗神父就疲惫地去到了一楼一侧的房间休息，现在大厅里正因为那个名叫格拉切亚诺的老头的现身而有些吵闹，正是你不引人注目四处活动的好时间。

<缪·彼特拉克> 我留心一眼那边的事，至少看清楚那个老头的样子，这里黑手党真的多的太离谱了。随后我稍微理了理，将主教的东西都褪了，只留下最基础的神父装扮后往安杰罗在的房间不动声色地过去了。

<守密人> 你推门进去，看到神父也将祭服脱了下来，有些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小声地念着祷词。听到了开门的动静，他起身看向你：“彼特拉克主教，您来了。”

<缪·彼特拉克> “辛苦您了，安杰罗神父。我是来询问您有探听到关于这些黑手党的其他消息的么？”我将手背到了身后，把玩着自己的十字架，“今夜我有些事需要外出处理，可能要劳烦您为我寻一套相对而言破烂且肮脏的衣物，尽量接近后街里居住着的人他们所穿那样。”

<守密人> “衣服……我明白了，我会为您准备的，想来后院住着的清洁工衣物应该足够破旧，您只需将它弄脏一些就好了。”安杰罗神父没有多问，而是点了头应下，“我在葬礼上的确听闻，说是格拉切亚诺进来的性情大变，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想来他去年还会来教堂祷告，今年却是已经有半年都没有踏进这里一步，除了今天。”

<缪·彼特拉克> “格拉切诺亚…那位老先生么？往年的时候，他来教堂是什么模样？”我思索着这个名字，向安杰罗询问到，“如果您有可以探听到的渠道，您如果还有余力，劳烦往这条线索查过去看看。”

<守密人> “往年，他虽然也是这么个心思深沉，雷厉风行的样子，但是没那么咄咄逼人，毕竟要坐上这最大的一把交椅，性格像这么强势的话是服不了众的。他来教堂，要么是去向米利奥尼主教忏悔，大主教不在的时候，就是向我忏悔……他忏悔时倒不会说什么机密，只是在说自己对不起自己抛弃的结发妻子。”

<缪·彼特拉克> 米利奥尼…果然是在和他们周旋着才维持住平衡的么。可是是什么使他不再来教堂，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地忏悔某一件事，那证明这件事影响太过深沉，这是不可能被拔出的刺，但如今他却半年没有再来过了…恩…

<缪·彼特拉克> “更具体的时间您还记得么？在这半年里，巴勒莫包括教堂这边都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

<守密人> “他最后一次来，是在三月的圣帕特里克节，那时米利奥尼主教也在巴勒莫参与节日祭祀相关的事宜，因此格拉切亚诺就去找了主教，而非我。我不知道他都同主教谈论了什么……但在那之后，巴勒莫的枪战，火并，前所未有地增长起来。”

<缪·彼特拉克> “……那米利奥尼主教之后呢？”三月…找米利奥尼，为什么在那之后火并和枪战就增长了，难道米利奥尼想借黑手党之手去做什么？尽管这似乎并不好，妄自揣测一位红衣主教的想法，但联想到昨日看到的羊皮卷，这个人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单纯…？

<守密人> “主教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在房间里读上很久的典籍，写些自己的书，或者去孤儿院看看孩子们。”安杰罗的神色有些困惑，“怎么您问起主教来了？”

<缪·彼特拉克> “…不，没什么。”我摇了摇头，并不打算现在告诉安杰罗我的猜想，毕竟人大多都是不可信的，何况他与米利奥尼共事时间也不短。说实话怀疑的种子肯定是播种下去了，我没法不对这位素未谋面的主教先生起疑。“能到红衣主教的位置，看起来米利奥尼主教一定相当博学了，平日里他都是一人在屋中阅读么？”

<守密人> “是，主教事务繁忙，既要处理巴勒莫的事务，又要履行作为红衣主教的职责，还要研读经文，增进修养……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去打扰主教，他常常在房间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出来的时候手上都沾着墨水。”安杰罗神父露出十分崇敬的神色

<缪·彼特拉克> 那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在里面呢？我实在是很难忍不住去想，当初自己偷偷去战场协助时不也没有人察觉？只是手上沾着墨水，这又是…桌上那堆手稿？但是沾着墨水应该会晕到纸张吧，再怎么小心翼翼也不该什么也留不下。我回忆昨日那堆手稿，顺带想想那间屋子有没有废纸篓。

<守密人> 屋子里的确有废纸篓：这对一个常年伏案写作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物品。你的确留意到了废纸篓的存在。至于手稿的边角，确实有零星墨水晕染的痕迹，也都是写作时所无法避免的。

<缪·彼特拉克> 那就晚上再进去看看吧，反正这位主教先生现下也不在这。至于孤儿院…要不要也去看看呢？我摸着十字架的纹路思索着，还有港口…如果是毒品，这种贸易本地的经济上限就在那里，如果想靠此短期内敛入大量资金，贸易外销是最快捷的手段，那边也得去看一眼。我开始盘算起两边的路程分别是多久。

<守密人> 孤儿院距离大教堂很近，现在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往孤儿院去的话，只消五六分钟就能走到地点。至于港口倒是离大教堂有一段距离，好在它们都在巴勒莫的中轴线上，坐马车大约也就十来分钟

<缪·彼特拉克> 盘算好时间，我开始决定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先去孤儿院，再往港口，晚上去后街，回来后去米利奥尼的房间。我看了看安杰罗，还是非常犹豫是否可以信任他，总之看他之后交给自己的情报和自己查到的重合准确率能有多少吧。“确实是相当让人敬佩，看来我也还得向米利奥尼主教再学习才是。安杰罗神父，晚些时候我来取衣物，或许还得再多劳烦您帮我探听港口的消息。我怕…这些黑手党还想外销毒品，这对他们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他们没道理只吮吸巴勒莫人民的血液。”

<守密人> “如果这些东西被销往米兰或者威尼斯，那就更糟糕了……”安杰罗神父头疼地捏了捏眉心，“我明白了，如果港口的那几位水手这几日来教堂的话，我会留心问问他们那附近的情况。您这就要动身了？我去将衣服取来给您。”他起身

<缪·彼特拉克> “…也可，劳烦您了。”虽然自己晚些时候过来也是一样的，不过问题也不算很大，我点了点头，将手上的十字架收了起来。米利奥尼…希望你没有违背主耶和华要我们做的事，希望我的猜忌心不会是真的。

<守密人> 过了一会儿，安杰罗神父捧着一套边缘磨损得厉害的旧衣服走过来，马甲开了线，粗布衬衫上也有一些洗不掉的油渍，但这套衣服没有什么异味，据说是清洁工听说神父需要，特地找来了自己最干净的一套衣服。

<缪·彼特拉克> 最干净…其实再难闻一些会更逼真吧。我看了看这套衣服，是因为觉得我会介怀吗？只是后街那样，这套衣服还是再脏再破一些吧。“…安杰

罗神父，我想，或许还可以再脏一些？嗯…今日教堂扫除完后的那些脏污稍微留一留，晚上的时候我过来换上吧。”

<守密人> “这……好吧。”安杰罗神父看上去很担心你，他把那套衣服放在了一边，说晚些时候他可以直接请修女拿一套教堂收容的乞丐的衣物给你。

<缪·彼特拉克> “麻烦您了。”这是在担心什么，没什么好担心的，“接下来教堂内的事宜就暂且拜托您了。如果这里的修士与修女有探听到那些黑手党的消息，也麻烦您稍微收集一些告知于我。”这么说完我站起身，是准备往第一个目的地的孤儿院去了。

<守密人> 你踏进孤儿院的大门。秋天快来了，但这里的草地仍然郁郁葱葱。孩子们在前院里疯跑打闹，穿着被修女们认真浆洗过的粗麻布衣服。和先前沉重而压抑的大教堂不一样，这里倒是一派欢欣，生机勃勃的景象。

<缪·彼特拉克> 生机勃勃，年幼的孩童就是这样，带着稚嫩，纯真，尚未被成年的世界改造的面目全非。只是想到昨夜吸食毒品的那些孩子，自己又忍不住火上心头。但这也不是自己该有情绪的时候。先前安杰罗说有位修士在此地帮忙，也不知道他又能知道多少。我开始往四周看看，尝试着找到那名修士。

<守密人> 你注意到一位穿着棕黑修士袍子的人正坐在不远处的走廊长椅上，他正在闭目养神，但嘴里却默念着祷词，样子十分专注。他坐在树藤和爬山虎留下的阴影里，若是不刻意寻找的话，几乎完全看不到他。

<缪·彼特拉克> 应该就是他了，我调转步伐朝着他走去。

<守密人> 直到你走到那修士的跟前，他才慢悠悠地睁开了眼睛，上下打量你，不卑不亢，态度谦逊而温和：“彼特拉克主教，我从安杰罗神父那里听过您的名讳。”

<缪·彼特拉克> “伊拉里奥修士。”我也默不作声打量着这位修士，“我亦从安杰罗神父那听说了您的义举，非常感谢您的援手。我今日来，是想向过问您一些事。”

<守密人> “您请说吧，天主之忠仆随时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他淡淡地微笑，对你点头。

<缪·彼特拉克> “感谢，主耶和華必会庇佑祝福祂的仆从。嗯…虽然从安杰罗神父那已经有所知，但容许我冒昧过问一句，修士在此地驻足多久？这关乎我接

下来需要向您询问的问题。”

<守密人> 他想了想：“我从塞维利亚途经此处，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眼见着米利奥尼主教领了教宗的命，被任命为红衣主教，而安杰罗神父则要去照管大教堂，于是委托我在此照顾孩子们。”

<缪·彼特拉克> “如此…修士这半年来可有看到米利奥尼主教到此，与先前相比可有不同之处？或许您会觉得我这些问题有些冒犯了，但这很重要。”

<守密人> “米利奥尼主教每逢节日的大型弥撒就会返回巴勒莫的，每次来，和上一次都并无太大不同，他总是那么温和得体，慈爱而悲悯。这些孩子们也是他忠实的小支持者。”不知为何，伊拉里奥的微笑似乎有些高深莫测，“您是觉得米利奥尼主教有些举止古怪吗？”

<缪·彼特拉克> 为什么要这么问我，虽然不可否认米利奥尼确实是有古怪，但这句话是可以被这么反问出来的吗？我不断斟酌着这句话的可信程度，试图从他身上看出什么来。再三犹豫后，我才轻轻点过了头。毕竟他一个外来修士，能和米利奥尼有什么干系？“…是。那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守密人> “您在想我为什么会这么直接地说出您想问的事吧。”伊拉里奥轻轻笑了一下，这个西班牙人的面部轮廓不知为何始，总让你联想到异端裁判所早期运作时流淌着的鲜血与惨叫：“米利奥尼主教才三十岁，就已经是巴勒莫大主教，位列罗马枢机团之一。年轻有为，天资卓越，见识广博，实在是教廷百年都难得一遇的奇才。”他倒说了一堆溢美之词，“凡财富都要靠汗水或鲜血换得，而智慧则更胜一筹，若非是牺牲了时间则几乎无法轻易地从密涅瓦的裙下拜请而来。”

“您说，米利奥尼主教奇怪不奇怪？”

<缪·彼特拉克> 我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一般人会这么想吗？显然是不会，虽然这事确有可疑。何况，这哪是赞美之词，分明是在嘲讽。确实，哪里会有人可以真正天才到足以一步登天，如非主的抬爱及相当的精力，30岁坐到这个位置确实是天方夜谭。而且这种感觉…这个人相当危险。我立刻在心里做下了这个判断。我顿了顿：“您说的，对。但不止是这个，不止。他应该还想做什么。这也是我会到这里过问的原因。…抛开表层不谈，您认为，您接触的米利奥尼主教又是怎样的？”

<守密人> “米利奥尼主教是义人。”伊拉里奥微笑，“行善事，为善举。这孤

儿院，我听说最初还是主教提出来改建而成的呢。他虽奇怪，但却是个不错的人，或许对世人来说也是一幢幸事。”

<缪·彼特拉克> 善举…吗。我看向了伊拉里奥的双眼，试图确认他说这句话是否是真心实意，“确实是善人之举。只是善行却也得看实践的路径是否切实是走在主耶和华允许的道路上。如若不然，那也不过是远离了牧人的羊，总要陷入深渊去。”

<守密人> “这是高明的见地。”伊拉里奥笑着拊掌，“为善为恶，总是只有一线之隔，不甚就要走上万劫不复，坠到那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焚城之火里去。为善的人可以走上恶途，而为恶之人也会往而复返……这原本是相同的河流……呵呵，是我多言了，想必您听不惯塞维利亚那边的一些旧想法吧。”

<缪·彼特拉克> “……不，我赞同您的看法。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垂下眼，大概是想起了教廷，又或者什么，“是否恒久的善心与是否长远的恶意没有谁能有定论，初生于世的人只有走入尘世才会被染上各异的色彩。但这不要紧，这不是我需要去观测或者决断的，我需要做的，仅仅是将害了天主子民的人送到主那里去，我的行为于世人是善或恶，那不在我的考虑范畴。”

<守密人> 伊拉里奥端详了你一会儿，随后突然说：“我在此地的修行了结后，会往古巴哈瓦那的教区去。若是今后还有缘与您相见的话，我期待再像这样与您论经辩道。”

<缪·彼特拉克> “…若是此地事毕，我定专程前往。”我点了点头，“感谢您，伊拉里奥修士。愿主耶和华庇佑祂的仆从。阿门。”

<守密人> 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巴勒莫，也是地中海的物流中心，每日都有商船、货船和客船进入港口。港口有海关、仓库群和面向观光客的商业街，是个非常有活力的良港。

而此时已是夜间，夜幕覆盖巴勒莫的上空如同一片深色的纱幔。海水拍击码头的声音温和地席卷你的耳畔。水手和渔民们大都回到家中休息了。但当你靠近港口时，远远地就能看到有人还在岸边悄无声息地活动。

<缪·彼特拉克> 看起来我得尽快了，毕竟再晚些时候还得去后街那边看看。只是，现在在岸边那些人，果然是打算对外销售贸易出去吗？还是说在为下一场火拼准备军火？不管哪一种这显然都不是好事。我将身上所有明显的东西全部摘下

藏好，尝试不动声色靠近过去看看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

<守密人> 你借着夜色的掩护靠近港口，发现这里有数十个身着朴素服饰的人，正在迅速地将十来个箱子搬运上距离港口最近的那艘单桅小帆船。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标示，彼此之间沟通的指示十分简明。

<渡边> 缪进行侦查检定：D100=36/4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在远方的天空，靠近乌斯蒂卡岛的位置，你不知为何隐约在夜幕的遮掩下看见了如同龙，又像是蛇一样的生物在天际飞舞，它长着翅膀，样子怪异无比，比圣乔治屠的那条龙还要让人心惊胆战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1/33 成功，缪的 San 值减少 0 点，当前剩余 33。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缪·彼特拉克> 龙？蛇？那是哪里来的，难道黑帮真的跟魔鬼合作了去？从昨晚到现在展现给我的东西似乎有些超乎想象了，先是羊皮卷，现在又是这种怪物，这个巴勒莫究竟，这里难不成是奥古斯丁的书中记载的魔鬼之城的具现化吗？好在是昨晚经历过那卷莫名的羊皮卷，冲击力也不算特别大了。我侧耳试图探听，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关于这种怪物也得想办法查查了。

<守密人> 借着夜晚向陆地吹拂的海风，你隐约能听到这些搬运东西的人说着：

“威尼斯……米兰……动作快。”说完，他们也完成了运货的工作，几个人飞速地跳上了船，顶着逆向的风，缓缓驶出港口，看方向似乎是去往乌斯蒂卡岛。

<缪·彼特拉克> 乌斯蒂卡岛，怎么正好就是羊皮卷上的那个岛…威尼斯，米兰，果然是打算将那些东西通通出口出去吗？明天看来必须想办法走一遭了，而且不能在夜色里。我抬头看看那些怪物，是不是跟着他们的船一起离去了。

<守密人> 你看见那个古怪的生物舞动着，在那艘船的头顶盘旋，而其下的人仿佛对此毫无察觉那样，风帆扬起，小艇就这么一路驶向了乌斯蒂卡岛。

<缪·彼特拉克> 怪物没有觉察和攻击那些人，而且那些人也是同理，看起来就是一伙到底了。想起下午伊拉里奥的话，说实话我很难不把矛头的针对方多增加一个——米利奥尼。巧合稍微有点，太多了，早知道昨晚打开羊皮卷前应该再判断那是多久之前的蜡封才是。

想到这我犹豫再三，决定冒险再靠近一些，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更多他们留下的痕迹。

<守密人> 你回想了一下那个蜡封的痕迹，它留在纸卷上少说也有十年了，看起来米利奥尼一直没有打开过它，亦或者是……

你又离港口进了一些，在夜色的掩映中，看到一个大大的麻袋漂浮在水面之上，里面的东西有着让人不安的轮廓。

你注意到麻袋距离码头不远，跳到一边的小船上就可以够到它，或者拿一根船桨够一够，也可以勉强将它扒拉到岸边来带到陆地上。

<缪·彼特拉克> 我一边小心观察着怪物，一边尝试着寻找合适的船桨，然后将那个令人不安的麻袋勾过来。希望这里面的东西不要太糟糕……

<守密人> 你挥动沉重的船桨，将那个内里有些柔软的麻袋勾了过来……在它移动向岸边的时候，你看到有深色的血迹从里面溢出，晕染到海水里。

打开封口的绳子，你发现里面是个看上去死去不久的中年男人。他的双目紧闭，嘴唇发青，尸身尚未被水泡得发白，暗示距离他被杀的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你粗略地检查了一下，看到他的舌头被人剪断了。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34/33 失败，缪的 San 值减少 1D3=1 点,当前剩余 32。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缪·彼特拉克> 告密者？不然怎么会剪去他的舌头。我脸色难堪地看着这具尸体，在这里打捞上来可不是好事。只是毕竟死者为大，我还是简单地花了十字默念了一句祷告，随后检查起整具尸体更详细的情况，还有没有什么残留的物品一类的。

<守密人> 你发现他身上没有留下半点随身物品，显然下手的人并不想有人认出他的真实身份，只是在他的胸口处有一道浅浅的刺伤。你知道一些黑手党在招揽帮众的时候，会要求人用心口的血滴在圣像上，如若背叛，背叛者的血将会在圣像上燃烧。

<缪·彼特拉克> 所以是圣像燃烧了？但这显然是挺无稽之谈的，不过都有那种怪物了，只是让圣像燃烧也不是那么困难的就是了。只是，尸体要怎么办呢？既然是告密者，又海上抛尸，想来第二天也会被发现，那不如就干脆放置在此吧，

尸体被人提前打捞晾在这里想必能让他们内部猜忌更加严重一些。

只是打捞似乎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观察反应，我要不…虽然是相当失礼的行为，但我向死者稍微忏悔后拿出了自己的拆信刀，在死者身上，用非惯用手刻了：告密者必受到惩罚。

随后将刀泡在海水里，借着码头直立的石壁将刀尖折断，又磨了磨再拿出来。这样即使依稀可以辨别到我身上，刀口不符合也无从对症下药了。做完这一切我赶紧离开码头，顺势看看刚刚怪物所在的位置。

<守密人> 你回头，看到从岛屿那一侧，帆船已然开始回程，而那头巨兽也随之半藏在云雾之中，往码头的方向靠近。风流动的速度加快了，显然是那条半似东方龙，半似蛇的生物所掀起的异样现象。空气中的湿度加重，或许不久后会下一场大雨，而雨水将洗刷所有的痕迹。

<缪·彼特拉克> 该走了，不然被发现我的麻烦会更大。我收拾完了所有我可能留下的痕迹，往教堂那边回去。该换装去后街了。

<守密人> 这回，安杰罗神父提供给你的倒是已经被弄脏，甚至有些惨不忍睹的衣物，上面沾着泥点，呕吐物风干的痕迹，除此之外，还散发着一股血和粪便的味道。他担忧地目送你匆匆离开教堂，而借着月色的掩映，你在此时赶到了后街。

这里仍然聚集着三三两两的瘾君子，而你看到自己的外袍有些灰扑扑地落在地上，包裹着老人的身躯。他似乎睡着了，现在，巷子里还很安静，或许等上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你想见的人。

<缪·彼特拉克> 虽然衣服的味道倒是很对了，但别的倒是太干净了。在来到后街后，我将手和手臂都不动声色在墙上磨蹭，直到磨出血面，然后将手在地上贴了贴，让他们脏兮兮的，随后在脸上，头发上都抹了抹，身内是没办法了，只能指望这些人不会觉察到吧。我放松自己支撑着义肢的动力，尽量让腿看起来像跛脚，随后缩在老人的身旁，等待着毒贩到来的那一刻。

<守密人> 老人似乎睡得很沉，即便你靠在身边他也没有醒来。等到时间接近凌晨，从不远处的小巷里才慢慢地走出来两三个工人打扮的男人。他们的身上仍然没有任何可以辨识的标志，只是隐约透露出一股不好惹的气场。他们背着一个褡裢袋，腰间也鼓鼓囊囊的，显然是装着手枪。

看到他们接近，那些瘾君子们像是从梦中醒来一样，纷纷踉跄着站起：

“A 先生，R 先生……”他们用代号称呼几人，显然毒贩们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曾透露过。

“再卖给我们一些吧，药劲要过去了，我好痛苦……”

<缪·彼特拉克> 就是这样在祸害着人民的吗，我努力让自己半眯着眼，不让这些人注意到我尚算清明的眼睛，偷偷地打量着他们。顺便辩识看看他们手里交给瘾君子的毒品种类，和昨夜看到的孩子们手上的是不是一致的。

<守密人> 瘾君子们能支付的价钱有限，毒贩们拿出的也都是大麻和鸦片之类更为常见的毒品，你偶尔能听到有人低声恳求他们说，请给我那种……黑色的药……。他们从骨瘦嶙峋的怀里掏出一大把皱巴巴的钱，塞给了毒贩们，而那几人这才施舍着，将一小袋黑色粉末扔到了他们面前：那是如同喂养牲畜一样轻蔑的举动。

<缪·彼特拉克> 就是，就是那种，那种被孩子们吸食了的药。看起来暴利的惊人，但是，孩子们显然是没有这个资本去购入这些药品吸食的，毒贩可也没有良善到愿意赠送给他们这个地步。那到底他们手里的药粉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冒险购入吗？思索再三，我将身上携带的现金在这身脏臭，衣服上蹭了蹭，又用自己的血稍微让它们粘连，看起来非常肮脏又皱巴巴。然后伸出自己脏兮兮的手（尽量大多数用破布遮盖着），然后压着喉咙让嗓音听起来像是干渴了好几天的人那样试图跟他们购入这种粉末。

<守密人> 很显然，毒贩们要了个高价，不过好在并不到你支付不了的程度。你将这皱巴巴的钱递过去，它们嫌恶地捏着鼻子收下，同样扔了一小袋黑色的粉末到你面前。它的香气似乎能透过纸袋子溢出来那样，馥郁芬芳，若要说是贵族小姐的香料都不为过。

<渡边> 缪进行药学检定：D100=3/26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守密人> 你打开袋子，认出来这毒品的原材料与鸦片相似，都采自与植物，但显然这植物不是罂粟，而是另一种新品种的致幻药材。并且它的药力极强，就算是以规定的剂量服用，也会导致强烈的酩酊，对使用者的大脑有十分强力的摧毁作用——说它是某种作为刑讯的道具也不为过。

<缪·彼特拉克> 这种东西…这样吸食下去一定会出大问题，难怪那些孩子到最后甚至无法自控的变成那样。我摸着粉袋往回走，假装自己也在吸食的模样，观

察那些同样吸食了的人是什么模样，努力地模仿着，试图蒙混到他们准备离开，再尝试跟跟看。

<守密人> 那些吸食了黑色粉末的人，在短短数分钟内就露出了如梦似幻一样的表情，脸涨得通红，四肢发抖，额头剧烈出汗，嘴里溢出呻吟，就这么诡异而虚弱地倒在了一边。那些毒贩们就站在巷子的入口，嗤笑着观赏了一番他们的丑态，随后径自离去。

<渡边> 缪进行潜行检定：B=40[奖励骰:4]=40/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你在月光散落的小巷里，借着天色的掩护远远跟着这两个男人。他们先是绕路去了酒馆：显然他们从流浪者手里拿来的钱中，还有他们自己擅自抬高来作私用的钱财。随后，才又醉醺醺地往城中一处居住着众多权贵和富商的区域走。你跟着他们七拐八绕，险些没迷路，看起来即便是喝醉了，黑手党们也是有基本的反跟踪意识的。

到最后，两人终于停下来，在一处豪华的宅邸前，向守卫出示了什么东西，随后，那守卫就放了他们进去。

<渡边> 缪进行侦查检定：D100=49/4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你只看到那个东西在月色下微弱地一闪，像是枚小小的徽章，至于具体形状你并没有辨明。

<缪·彼特拉克> 我辨识一下这座宅邸具体究竟是在什么位置，方便回去之后标记他在地图的位置。

<守密人> 宅邸的方位被你很轻易地就记下来，今后想必你就能更顺利地来到此处。夜色有些深了，就连门口的守卫也有些疲惫地打了个哈欠，但他看上去是要在这里站岗一整晚——黑手党的总部毕竟不是谁都能侵入进去的。

<缪·彼特拉克> 那倒是，更别提自己就独身一人，这时候闯入那就问题大了。我及时抽身离开。何况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粉末的人，或许我应该再想办法观察后街的其他孩子，或者让老人替我留心看看了。

<守密人> 你在接近凌晨时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大教堂，此刻甚至已经有作息早的神父亦或者是修女醒来开始晨祷了，你没有惊动他们，而是返回了大教堂内安杰罗神父为你安排的房间，至于米利奥尼主教的房间，仍然毫不设防地为你敞

开大门。

<缪·彼特拉克> 在过去之前我还是先将所有事都写到笔记里去，避免自己因为过于疲惫忘记了这件事，在第二次来到米利奥尼的房间后显然和第一次的时候心态完全不同了。羊皮卷，怪物，还有那种奇怪的致幻药，巴勒莫的事远超我最初的想象了，我开始检查起他的书架，还有桌上的手稿，甚至废纸篓我也不打算放过了。

<渡边> 缪进行灵感检定：D100=24/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尽管在书架和手稿以及废纸篓内仍然没有什么收获，甚至一切都还保持着你上次来的样子，但那面被布蒙着的镜子仍然十分有存在感地在房间内伫立着。你想起上面铭刻着的圣诗……从前在梵蒂冈的时候，你曾听米利奥尼大主教提到过他对圣诗的热爱，因他儿时就是圣诗班出身。他甚至会专程自己去教授孩子们唱圣诗，因为这些镌刻在书上的句子一旦念出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涤荡人心的魔力。”

<缪·彼特拉克> 镜子，诗歌，明明看起来好像关联性也不大…我鬼使神差的走到了那面镜子前，再次掀开了那层红色的绒布。我要念吗？住在主的宫殿…到底是为什么是这一句…最终我还是在镜子前念出了这首诗，有所想就实践，其实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守密人> 在最后一个词缓缓地消失于空气中之后，你注意到原本光滑的镜面漾起一股奇妙的涟漪……现在它看上去不那么坚硬了，反而如同水银一般微微晃动着，好像可以伸手探入，甚至容纳整个人步入这之后的空间里。

<缪·彼特拉克> 这是…我先把这些内容都记到笔记上，然后尝试着进入其中——如果这确实是可以进入的话。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缪的属性变化：

<渡边> 魔法：7-1=6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缪的属性变化：

<渡边> 理智：32-1=31

<守密人> 你步入镜子……银色的闪光在你的视野中明亮地一闪，随后你就意识到碰落了某张柔软的纱幔，触感和米利奥尼房间里遮住镜子的纱幔一致。

你来到了某个同样极尽奢华的房间里，装饰品闪闪发亮，昂贵的酒和烟

草就放在餐车上，等待着它主人的取用，其中任何一样在西西里岛都是一等一的精品。

你回头，发现自己仍然是从一面巨大的镜子中穿出来的，而这面镜子和主教房间的一模一样，上面同样写着诗篇第 23 节。

你听到这个奢华房间外的门口传来脚步声——有什么人要进来了。

<缪·彼特拉克> 我紧急张望这里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实在不行就得回去了。

<守密人> 这间宽敞的房间里显然并没有能供你躲藏的位置——即便躲在书桌下对你来说也不是个好选择，鬼知道房间的主人会在这里停留多久。

<缪·彼特拉克> 我稍微略了一眼，没有多做停留，还是，先回去吧，看看什么时候再过来好了。这问题太大了，念出来的诗，古怪的空间，镜子，米利奥尼…我后退着，甚至高度集中注意力留心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的痕迹，打草惊蛇可不是什么好事。

<渡边> 缪进行聆听检定：D100=11/5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你迅速地再次重复了一遍那段长长的圣诗，在你堪堪回到米利奥尼的房间时，隐约听到身后传来了：“……咦……”的模糊说话声，那人似乎对镜子处被碰落了的纱幔感到十分警惕。

那声音你听过的，就在今晨，就在巴勒莫大教堂的穹顶下——那是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的声音。

<缪·彼特拉克> 那个声音…早上那个老年的黑手党，但这是米利奥尼的房间镜子通向的地方。安杰罗曾经提到过，这个人半年没有来过教堂，最后一次来刚刚好是找米利奥尼…如果，是说如果。他们是串通的，那也不对，没有理由，一个人要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一定还有别的问题，难道说…取而代之？我不敢继续想下去了。刚刚的声音已经代表对方被惊动了，我必须更小心的，更小心的…我最后将这一切记录在了我的笔记上，将房间迅速还原并将自己留下的痕迹通通抹走（至少是我可以觉察的），随后离开了这里。我该休息了，再不休息我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利益攸关（1866年9月3日，早晨-中午）

痊愈（蒂奇亚诺）

<守密人> 第二天清晨，时间推进到了9月3日，圣罗莎莉亚节的气氛终于在巴勒莫开始被炒热，四角广场上的商贩们纷纷准备好了饰品和各种新奇玩意儿，等待着9月4日，一批新的客人随着大卫·米利奥尼大主教从梵蒂冈乘同一艘船来到西西里。街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同多梅尼科一起用了早餐：“今天我往波奇洛村走一趟，福尔图纳那边就由你来交接。盯着他们点，我不信任马西亚诺那个家伙。”

<守密人> “知道了，哥，我会想办法去见他一面的，说不定格拉切亚诺的房间里还有什么东西……如果有情况的话，我及时向你和头儿汇报。”多梅尼科答应下来。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你的安全最重要。和福尔图纳的接触一定要谨慎，别冒进。马西亚诺那一副以为抛出了诱饵我们就该急吼吼上钩的样子……呵，”我再次强调了一遍安全问题，冷笑一声。说到自家弟弟，语气又难免柔和了下来，“再安排两个人，好好看着乔瓦尼和皮耶罗，确保他们俩在伤好之前别到处乱跑。要是莱昂内有什么吩咐你做的，就优先办他的事。我不在市内，也只能你多操点心了。”

<守密人> “哥，你放心吧，跟了你这么多年，我也该学会了。”多梅尼科对你笑了笑，学着你的样子一本正经：“还要顺带帮你照顾照顾头儿吧，毕竟‘人不在了，哪里还有维卡利亚。’”——你记得这是弗莱特利出事那晚你跟他说过的话。

<蒂奇亚诺·维辛廷> “没想到说完这句话就见到堂出事，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乌鸦嘴了，”我摇摇头。多梅尼科，他向来是我三个弟弟中最可靠的那一个。但无论问他们三个中的任何一个，后不后悔到维卡利亚里来帮我，他们每一个都必然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只是我却有些后悔当初答应他们，让他们也牵涉进这些危险的黑手党事务中来了，“维卡利亚不能重蹈弗莱特利的覆辙，我也不许你们步堂的后尘。”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迅速地吃完早餐，拍拍多梅尼科的肩膀：“交给你了。”而后就收拾好东西，出门往医院去了。那儿还躺着好些人呢。

<守密人> 此刻医院里躺着的人想必是只有斑马和弗莱明了，你询问了护士，却意外地得知那位红头发的病人已经在昨晚的时候就爬起来离开了医院，也不知道去向何方。她提起弗莱明时神色很担忧，说他身上的伤口如果乱动说不定有感染的风险，只是他去意已决，医院里的所有人都拦不住他。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微微挑眉，看来这费德里科家出来的人，就算是在黑手党里头摸爬滚打过，也磨不掉身上的少爷脾气。看在他对弗莱特利还算忠心的份上，我懒得再追究。要做的事还很多，这个身份特殊的家伙暂且也只能放一放了。反正他要是真敢做点什么，撞上莱昂内的下场比撞到我手里可要惨得多。我跟护士确认了病房的位置，就往斑马的所在走去。

<守密人> 推开门，你看到这个黑皮肤的男人已经醒了过来，正半靠着床沿望着不远处繁华的街道发呆。听到门打开了，他警惕地望向这边，发现来者是你之后才缓缓地松了口气。

“维辛廷先生。”他礼貌地对你行了一礼，“早上好。”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必须向你致歉，”我不紧不慢地踱步走上前，在离病床两步远的位置停下，“你的忠心令人敬佩，但我竟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

<守密人> “您称呼我为斑马就可以了。”他回答，“我只是堂手下的一个干部，只是恰好那晚在总部罢了，您不认得我很正常。”

<蒂奇亚诺·维辛廷> “斑马，”我念了一遍这个代号，示意了解，“你的伤怎么样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守密人> “我恢复得还好，子弹取出来了，伤口就总是会愈合的。至于今后……”他露出一个坚定的眼神：“堂不在了，我就是弗莱特利最后的家族成员，我会为堂复仇直到最后一刻，直到一切结束，我会回到我的家乡。”

<蒂奇亚诺·维辛廷> “很好，这正是我想听的，”我话语中流露出淡淡的赞许，“那晚发生的事，乔瓦尼和皮耶罗已经对我说过。我这次前来，一是为了听听你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二是给你一个机会。”

我目光锐利地看着他，不刻意制造压迫感，但也并不打算让他觉得轻松：“一个为堂复仇的机会。”



“我马上要前往波奇洛村。你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和黑莲有关，也和堂的死有关，”我上两步，走到病床边，神情淡淡地发问，“你还能站起来吗，斑马？”

<守密人> 斑马沉默了半晌，最后仰头看了看天花板，仿佛在作出什么重要决定似的。他最终对你点了点头，努力地支撑着身体下床，你看到这具身体上有许多伤痕，那都是他为了弗莱特利出生入死的证明。

“不瞒您说，堂将他家中的钥匙托付给了我，让我在逃出去之后，还有一处安逸的地方能够享受剩余的时光……但这怎么可能呢？只要一天不为他们报仇雪恨，我就一天难以入睡。”斑马把衣服穿好，虽然动作还有些僵硬，但他已经整装待发：“我相信您，维辛廷先生，弗莱特利和维卡利亚，我们永远都是在一条阵线上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露出满意的微笑，轻轻拍了拍掌：“堂这么做，足以显示他对你的信任，那么我也会像他一样，用性命来相信你的。”

“走吧，斑马，我们的时间可不多。”我领着他去办理了出院手续，医药费自然是由维卡利亚来付。先前载着我来医院的马车还等在门口，我们坐上车，由着车夫快马加鞭地朝波奇洛村赶去。

拦截（蒂奇亚诺&埃托雷）

<守密人> 你们一路上在马车上颠簸摇晃，斑马时不时疼得无声地龇牙咧嘴，但也是条汉子，硬生生地忍住了呻吟，就这么笔直地坐在车厢里。马车外，景色逐渐变为黄绿相间的一望无际田野和农庄。此时快要接近正午，昨晚郊外似乎下过一场雨，空气清新，鸟儿鸣叫，时不时还落在车厢顶上，让人难得地感到惬意和放松。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侦查检定：D100=21/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在马车疾驰而过的时候，你不经意地往窗外一瞥，看到了一个红头发的身影从谷仓里走出来，那像极了弗莱明。

<蒂奇亚诺·维辛廷> “停车。”我喝止了车夫，给斑马丢了个让他慢慢来的眼神，待车停稳便先行下去查看。弗莱明？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守密人> 谷仓里倒是十分干燥，看上去辛勤的农民们将这里照顾得不错，屋顶也修葺一新，完全不会渗水。你就这么安逸地在干草垛上睡了一觉，等到正午时，你伴随着鸟鸣和温暖的阳光醒来：昨晚那么恶劣的天气过后，今天的温度倒十分舒适，看上去是个适合赶路时刻。

你隐约听到从巴勒莫的那一侧传来马车车轮碾过泥路的声音。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摸着有些酸痛的肩膀坐起来，悄悄地走出谷仓，经历了昨晚以后我倒是完全没心思思考别的了……我打了个哈欠，将还有些湿润的衣物穿好，准备去看看村内有没有售卖早点的地方。嗯……要不要去看看堂的老家呢？一边填饱肚子一边想吧。

<守密人> 你走出谷仓，恰巧那辆深色的马车也从你身边的路上疾驰而过，险些又溅了你一身泥。从这里走到村内还有一段距离，但显然也不算太远了：隐约能够见到房屋里冒出的袅袅炊烟……那辆马车突然在你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从上面走出了一个人你不是很愿意在此时见到的人：蒂奇亚诺·维辛廷。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埃托雷·费德里科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8+1=9

<守密人> 蒂奇亚诺下了车，发现这位衣着有些狼狈，手臂上的布料还破了个口子的人并不是弗莱明，而是他的兄弟罗西——或者说，埃托雷·费德里科。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眉头微动，不动声色地走上前，仿佛没有注意到他形容

狼狈一般打招呼：“罗西，又见面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几乎是立刻把帽子戴上并拉下帽檐，虽然不知道昨晚那么一折腾我乔装还剩多少保留下来，只能下意识地祈祷……虽然祈祷不一定管用！我加快了步伐，绕过马车走的大路试图绕进村子里。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敏捷检定：D100=15/55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敏捷检定：D100=79/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蒂奇亚诺·维辛廷> 原本还不觉得有什么，但这人躲躲闪闪的样子倒让我起疑了。我伸出手杖拦住他的去路，快走了两步挡在罗西身前：“您很着急啊？”

<埃托雷·费德里科> 别过来，别过来……我和黑手党大人物没什么好说的啊……虽然对方的动作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被拦下的时候我认命般叹了口气，看向了大个子：“……维辛廷先生，早上好。呃、嗯，确实，因为一些情况我现在比较累，着急想去填饱肚子？”

<蒂奇亚诺·维辛廷> 惊慌失措，形迹可疑。我在心里下了判断，面上依旧是温和的微笑：“确实快要到午饭的时候了。您既然如此着急，不如坐我的马车吧——马儿跑得总是要比人快些。我在波奇洛村还有些产业，请您好好吃上一顿不成问题。”

“况且，车上还有您的熟人呢，”我往马车那边示意了一下，“斑马，您记得的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真是……要疯了。可恶……可恶，都是提摩西拉我下水的错……好吧虽然也有我自己不自量力的成分在但我现在真的非常恼火。和黑手党打交道的经验完全为0，我只得僵着肩膀，皮笑肉不笑地回复：“谢谢……您的好意。那就麻烦了？”罢了，反正箱子里还有我的老朋友，大不了……至少我想强行脱身也是有门路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那就请吧。”我保持着虽然幅度很小但春风般和煦的笑容，往马车的方向做了个请的手势，甚至还微微欠了欠身，等着罗西，或者说，埃托雷·费德里科先生的行动。

<埃托雷·费德里科> “……不必这样。您还是叫我，或者当我是罗西吧……”状态和情景的错位感让我感觉难堪得不行，心里又咒骂了一次提摩西，这么多年经营的平民身份算是基本挽回不了了。我小步上前，也坐上了马车。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淡淡地微笑了一下：“如您所愿，罗西。”随后跟在他后面上了马车，招呼车夫往原定的方向继续驾驶。

罗西看上去似乎有些尴尬，他和弗莱明作为贵族还真是够特立独行自成一派的，从这点来说，倒也不愧是兄弟。坐上了马车，我慢悠悠地开口，目光却凌厉地盯着他，表示我可不会接受任何拙劣的借口或谎言：“您来这波奇洛村是做什么呢？总不会是城里待闷了，前来欣赏秋日的乡村风光吧？”

<守密人> 埃托雷上了马车，而斑马在见到这一头熟悉红发的时候险些脱口而出：“a……啊，是罗西，你怎么也要去波奇洛村，是弗莱明告诉你的？”他擦擦汗，显然不知道你们曾在巴勒莫大教堂有一面之缘。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呃……”那当然不是。我眼神飘忽着，只能接下了斑马的话，“是啊，是弗莱明和我说的。我就……来做点，能做的。毒品在巴勒莫流通这种情况，除了始作俑者没人乐意见到吧。”

<守密人> “是啊……”斑马愤恨地捏起了拳头：“这些吸食西西里生命的蛀虫……”

<蒂奇亚诺·维辛廷> “看在您还算坦诚的份上，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我微微颌首，表示对他的答案还算满意，“虽然您很不乐意与我一同行动，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并不想与贵族合作，这也会给我带来麻烦，但一点情报交换，想必对彼此都无伤大雅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情报交换？”我坐直起来，认真地打量起眼前的维辛廷——从前夜到昨日下午，他似乎倒是符合一个希望为家族复仇的黑手党形象。嗯，立场上是没什么大问题……我手指敲打着皮箱，也没有考虑很久就打开了它，拿出摔碎的小瓶碎片。“福尔图娜家的人确实实在进行毒品交易，我昨天亲眼所见。他们甚至还和修士搭起关系，借用了教会的仓库进行进出货。接着就是制药的地方，有奇怪的仪器和瓶瓶罐罐，上面还有教廷的标志——大概这次毒品流通是有贵族、黑手党、教廷三方合作的要素在里面的。”

“现在我也确实好奇那位堂查到了什么……所以是想要去他家里拜访一下的。如果可以的话。”不可以那我也就吃饱了回家去了，看看提摩西然后再去教堂看看教会成员的动向……是不是外来了一个主教来着？

<蒂奇亚诺·维辛廷> “福尔图纳……很好，”我咬了咬牙，接过罗西手中的碎片查看，“巴勒莫向来混乱，各方势力从未如此心齐过，倒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了。”

“照你说的意思，教会负责供给和存储，福尔图纳负责运输和交易，那么贵族呢？总不可能是独善其身，坐收渔利吧？”

<守密人> 蒂奇亚诺可以看到这些残留的玻璃碎片上，有教廷的标志：这是两把交叉的钥匙，周围还有像是翅膀一样的纹路。碎片的材质十分奇妙，看上去不像是任何已知的原料能提炼出来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看他表达的是带愤恨的情绪在里面我就放心了些，我松了松腰杆，舒了口气，又摸了摸手臂上的伤口。“怎么会，那位马梅提诺公爵现在可急着敛财，反对意大利统一呢。”

<蒂奇亚诺·维辛廷> 公爵？我回忆一下这个名字。“毒品的生意，只要能掺和进去，自然有源源不断的财富。问题是，你说的这个马梅提诺，能为这条交易链提供什么，才足以让教会和福尔图纳愿意分他一杯羹。武器、原材料、庇护或者某种方便之门？”

我皱起眉，给斑马使了个眼色，示意不要暴露钥匙的事：“堂这边的消息，斑马会同你说。”而后试着用指甲划一划那片碎片，又轻轻敲了两下。教廷和贵族都牵涉其中，这件事越发不简单了，处理起来会相当麻烦啊……

<守密人> 蒂奇亚诺知道加拉迪·马梅提诺公爵这个人，他居住在巴勒莫郊外的别墅中。早年的独立战争时期，马梅提诺公爵是最热衷于维护西西里独立的人物之一，在战后，许多贵族式微，反对统一的人隐隐有以他为首的架势。

而埃托雷知道，马梅提诺家族是以航运发迹的，积累的财富虽然比不上依靠军火的费德里科家，但港口这一处命脉就由马梅提诺家控制，即便是费德里科伯爵，每年也要上缴一部分港口使用费给公爵阁下。

<埃托雷·费德里科> “马梅提诺公爵这个名字还不够吗？那可是公爵，没有那位大贵族的船只和航线，这一切都不会那么轻松地渗透整个西西里岛。”我倒是颇为无所谓地歇了口气，准备听斑马讲讲他们的发现。好折磨，要不还是吃完就回家吧……

<蒂奇亚诺·维辛廷> “那就是港口了，”我把碎片还给罗西，神色凝重，“这件事牵涉的势力如此庞杂，要把黑莲这条线路连根拔起绝不容易。日后说不定会有你我必须合作的场合，个人意愿还是先放在一旁为好。”

<守密人> 斑马将堂生前所查到的有关毒品运输线路的事告诉了埃托雷。这条线路夹在佩莱格里诺山和波奇洛村之间，而西西里又是个独立的大岛，药物只可能是从这两者其中任一——处地方运送出来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了解了。”听到维辛廷的话后我点了点头，利益来立场去的话术我倒真不太好应。不过有提摩西这么个先例我倒是对和黑手党合作这种事没有太多顾虑。没有损失的事情我自然会做，以个人名义。接着我转向斑马，听完后稍微思索了一下。虽然在佩莱格里诺山已经找到了一处但……还是防患于未然吧，看样子回去的日程安排又要向后推推了。“那今天下午我还是要‘欣赏一番乡村风光’了，嗯，希望您不介意？”

<蒂奇亚诺·维辛廷> “不介意。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罗西，”我往后靠在马车的车壁上，悠闲地交叉起双腿，“另外，你的‘家属’弗莱明，今早意志相当坚决地离开了医院，目前不知去向。”

<埃托雷·费德里科> 听到这个名字我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手握成拳，随后又轻轻地锤了一下箱子。随后我收起情绪，轻咳一声：“……谢谢您告知我。家务事我会……用心处理的。”你最好，最好别给我和父亲添新麻烦，提摩西……！

<蒂奇亚诺·维辛廷> 这对兄弟的关系倒是很有意思。我轻笑一声，转头掀开帘子，欣赏起窗外的风景来。虽然种植园回到我手里也好几年了，但平时几乎都是多梅尼科在打理。他向来擅长这些事务，一直把生意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也就没怎么来看过。这次也算是个重温旧日时光的好机会吧，即便我并不是个会对归去恋恋不舍、心存留念的人。

<守密人> 马车在这样有些僵硬的气氛里往前又颠簸了一阵，不一会儿，你们就抵达了波奇洛村。这里除了小作坊之外，还有数个大农场，其中一处就是维辛廷家的种植园，而不远处，田野与海岸线相衔接，在那里还有一些权贵们购入的闲置别墅。

因为快要到圣罗莎莉亚节了，许多人都纷纷赶着进城里的市集卖东西，农庄的小路上时不时听得到鸡鸣和狗叫，好不热闹，空气里还有一股牛粪的新鲜味道。

村里并没有供旅人歇脚的地方，如果要居住的话，或许只能在某个农户家中落脚，而要打探消息，村头的牲畜贩卖点就是最好的去处：那里聚集着许多

抽着烟的农民，一边在给驴修蹄子，一边大声地谈笑着。

<守密人> 村中的大路仍然是可以供马车同行的，现在正是午餐的时间，你们嗅到空气里飘来酒香和炖肉的香味，让乡间的气氛更加温馨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聆听检定：D100=66/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聆听检定：D100=43/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在那些农民们毫不避讳的交谈和闲聊中，你们隐约听到在村子的某处又修建了一个新的大农场，那农场主深居简出，没几个人见过他，至于种植的东西就更神秘了，但运货的马车和马匹却络绎不绝，大家都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销路这么好。只是一旦有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人离了近得些，立刻就会被几个看守给喝退。

<蒂奇亚诺·维辛廷> 乡村就是这点好，人心率直地方又小，藏不住什么秘密。我首先下了车，颇为怡然自得地环视四周，将那些八卦都收入耳中：“旅途辛劳，调查也不急于一时。先去我家农场那边用过午饭再说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看样子目的地有了，一个神秘的新的农场。一边是仓储一边是种植地，看样子来对地方了。见维辛廷也这么说，我也只得点了点头：“……好吧，听先生你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乡村就是这点好，人心率直地方又小，藏不住什么秘密。我颇为怡然自得地掀起车帘环视四周，将那些八卦都收入耳中：“旅途辛劳，调查也不急于一时。先去我家农场那边用过午饭再说吧。”我一边欣赏着田园风光一边思索，马西亚诺口中所说的福尔图纳据点，是否就是这个神秘的新农场？

埃托雷·费德里科> 话题暂时结束后，我从箱子里拿出一块木材，拿起了刻刀，沿着回忆思考昨晚所见的那神秘生物。虽然昨晚不仅缺光，还下起了雨，能模糊记着的也就修长的身形，不正常的黄色脓包……可以说是让人生理性厌恶的恶鬼，但并非不能创作的题材。何况我还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展示并打听情报。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雕塑检定：D100=33/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马车里的空间较小，蒂奇亚诺可以看到埃托雷此时忽地从箱子里拿了一小块木料和雕刻刀开始全神贯注地刷刷工作起来。不一会儿，一个惟妙惟肖的小木雕就出现在了你们眼前：这是个似蛇又与东方龙类似的生物，翅膀宽大，头部除了磨损的创面之外还有鼓起的黄色脓包，看了让人心生厌恶。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2/85 成功，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4。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守密人> 蒂奇亚诺并不能直接地将这处据点与马奇亚诺提到的地方联系起来，但这村子你并不是完全地陌生，因此这种戒备森严的地方你十分确信在村里除了黑手党的据点之外不会有第二个。

<埃托雷·费德里科> “先生如果是本地人的话，见过这样的东西吗？”我将木雕置于掌心展示给两个人看。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看了那木雕一眼，心中倍感不适，不由得皱起眉：“没见过。”这雕的是什么恶心玩意。

<守密人> 很显然，斑马对此毫无印象，而蒂奇亚诺也是。甚至当斑马看到这个雕塑时，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天啊……你是怎么能想出来这种东西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嗯……我没有那么夸张的想象力，这是我昨晚见到的怪物。在从洞窟教会赶来村子的路上。”本地人都没有头绪，那有点头疼啊。我叹了口气将木雕收了起来。

<蒂奇亚诺·维辛廷> 看来那农场便是福尔图纳的据点无疑了，可惜我把徽章留给了多梅尼科，否则现下也能用上。不过福尔图纳的人肯定也都认得出我，想要大摇大摆地拿着徽章就能进门纯属妄想。我瞥了罗西一眼，这家伙倒是生面孔，由他乔装打扮潜伏进去打探消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看起来还挺擅长这些事。

听到罗西的话，我暂且中断思绪，眉头依旧紧皱：“怪物？你确定不是错觉？”这么栩栩如生的怪物，倒是很有说服力。这小子还不到失心疯的天才艺术家那种水平，不大可能凭空想象出这种不伦不类又让人一见就生理性反感的東西。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没有编故事才能，现在也没有编故事的必要。诺。”我掀起了手臂上的破布料展示伤口。我知道说自己见过怪物这种事只会让人觉得疯疯癫癫，嗯，我为什么见了那种东西还没发疯也是个谜。不过怪物参合在事情里只会非常麻烦啊。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仔细看一眼罗西手臂上的伤，能否通过伤口形状看出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总之，就当个提醒吧。如果你们见到实物不用太意外了。”见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我也及时停下这个话题。

<守密人> 蒂奇亚诺能凭借经验判断出那不是普通的刀伤或是擦伤，而是被某种巨大的野兽用利爪划过的痕迹，而佩莱格里诺山附近通常来说没有这样的猛兽，你和埃托雷对此都心知肚明

<蒂奇亚诺·维辛廷> 这件事里除了黑手党、贵族和教会这三方势力，竟然还有怪物？事情变得越发棘手了，我紧抿着唇，思索可能的对策，也没有再继续说话，只等着抵达目的地。

<守密人> 在最后一次轻微的颠簸中，你们来到了维辛廷家的农庄。即便现在作为拥有着的蒂奇亚诺·维辛廷不在这里，但他还是雇佣了相应的人手料理着农庄，一位叫做肖恩的老人则是如同管家一样协调着这里所有事务的运作。这是蒂奇亚诺母亲家族那边的朋友，十分值得信赖。

虽说比不上孔蒂费德里科宫，但此处农庄也别有一番意趣，除了牲畜棚之外，就是无边无际的橙子和柠檬种植园，风抚过枝叶，在园地里激起沙沙的回响。

<埃托雷·费德里科> 等到达地方后，我想在等待的空闲里拿出那一份从制药洞窟里捎出来的时间表仔细翻阅起来。

<守密人> 你注意到这张表格上记载着黑莲每月的生产目标，以及向西西里岛各地的福尔图纳支部分配的预定表。

从今年的 4 月开始生产，8 月扩散至西西里岛全境，福尔图纳的人以此为目标制定了此表。而现在，计划业已完成，生产设施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期间暂时停工。

9 月以后，福尔图纳内部又公布了在将黑莲出口到全世界的生产计划，年内将会把大量的黑莲输出至欧洲和美国，第二年则是输出至亚洲的黑市。

作为计划的开始，9 月 4 日的深夜，预订通过一艘从西西里岛北部的乌斯蒂卡岛开往英国的货船进行走私。在计划表的空白处写着

“日程安排太紧了……”

“木乃伊不足！”

“总部的流通调整是不是不太顺利……？”等涂鸦。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向国外出口，8 月的生产目标非常严苛。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这么详细的计划书，真是感谢。但居然不止于荼毒西西里岛……哈啊，福尔图纳那么着急敛财吗，还是说？但木乃伊又是什么黑话吗？不是很懂啊。是不是把种植地烧了运输船炸了能稍微缓解一点问题？我摇了摇头，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率先下了车在前引路。没来得及事先和肖恩说就唐突造访，想必他也没有准备什么，就希望他今天事务并不繁忙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下车后我抱起了箱子，跟在维辛廷后面慢慢欣赏着农庄风光。如果不是所有者的原因，我大概会愿意改个更好的时日来好好欣赏这里的风景。

<守密人> 这位年近半百但还精神矍铄的老农民惊奇又热烈地欢迎了你们，因蒂奇亚诺许久没有回来了，这次不仅悄悄回家，甚至还带了两个朋友。正好他也还因为处理账簿的事还没用晚餐，因此你们就在维辛廷家的农庄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餐点：铺满了博洛尼肉酱的千层面，咬下去时奶酪和肉酱从面皮中都能溢出来，除此之外，是加了零星白葡萄酒的炖小牛腿肉，调味料里有柠檬皮，大蒜和欧芹，尝起来鲜美无比，以及一只巨大的风干了的火腿，沾着酱料食用时，咸而鲜的味道就填满了你们的口腔，佐以酿好的葡萄酒……这是一顿能在农庄里吃到的最好的饭菜了。

时间推移，此刻已经接近下午一点，窗外温暖的阳光落在木屋里，空气让人懒洋洋的有些提不起劲。你们酒足饭饱，此刻或许可以商议着做些什么大事来振作精神。

<蒂奇亚诺·维辛廷> 肖恩办事总是相当靠谱的，见到这位老朋友也令我心情愉快。享受完美食后就该考虑正事了，堂的家我并不打算带罗西去，那就只能先去福尔图纳的据点探一探了：“那间神秘的大农场想必是福尔图纳的地盘，他们的人都认得出我，我没法轻易地混进去。”

我倚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摩挲着手杖的握把：“我今日在村里被人瞧见，消息说不准也已经传到了那边，就算是出现在周围，恐怕也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埃托雷·费德里科> 虽然对黑手党的食物还有忧虑在，但我确实是这两天都没有好好歇息享受一餐了……饭饱后我整理了一下衣裳，转手将手头的时间表递给了维辛廷。“你想让我去？有出价吗？”我半开玩笑地说道，“我还以为你们的想法会比我更直接一点——比如说把种植危险品的地方一把火烧了。”

<守密人> 蒂奇亚诺接过那份表格，其上的内容如下：

表格上记载着黑莲每月的生产目标，以及向西西里岛各地的福尔图纳支部分配的预定表。

从今年的 4 月开始生产，8 月扩散至西西里岛全境，福尔图纳的人以此为目标制定了此表。而现在，计划业已完成，生产设施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5 日期间暂时停工。

9 月以后，福尔图纳内部又公布了在将黑莲出口到全世界的生产计划，年内将会把大量的黑莲输出至欧洲和美国，第二年则是输出至亚洲的黑市。

作为计划的开始，9 月 4 日的深夜，预订通过一艘从西西里岛北部的乌斯蒂卡岛开往英国的货船进行走私。在计划表的空白处写着

“日程安排太紧了……”

“木乃伊不足！”

“总部的流通调整是不是不太顺利……？”等涂鸦。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向国外出口，8 月的生产目标非常严苛。

<蒂奇亚诺·维辛廷> “烧了一处，还可以在别处再建，”我眯起眼，语气不善，“黑莲的产业链必须被连根拔起，一个都跑不得，全都沉进地中海里去。”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翻了翻那份时间表，格拉切亚诺这老不死真是昏了头，拉着整个福尔图纳陪他发疯，都计划着把毒品生意做到全世界去了，野心这么大

也不怕把自己噎死。既然如此，不如就让福尔图纳给他陪葬吧。

“木乃伊不足，这是什么意思？”我点了点时间表上的那句话，“制毒贩毒还和木乃伊有关系？”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灵感检定：D100=69/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9月4日……我用食指的指腹摩挲了一会儿那个日期，把时间表交还给罗西：“这艘船，不能开出去。”

<守密人> 运往英国的商品除了香料和织物之外，还有从埃及等地发掘出的木乃伊。数量多了，有时也会被探险队委托给商船运回祖国。这些船只在巴勒莫中转，而将毒品藏在这些尸体里面就是最佳的选择——蒂奇亚诺毕竟是黑手党，对这些藏物的技巧还是要熟练许多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这样地中海也脏了啊。那不如直接去福尔图纳老巢斩首？我觉得效率也可以。好吧，我是不懂你们黑手党的想法和黑话。”我接过时间表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哎，早点动身早点回家吧……啊对，谢谢请我这一顿。”说着我便打算离开，去村子里找找这个神秘的大农场。

<蒂奇亚诺·维辛廷> 呵，为了这点利润，都不惜去扒拉死尸，真是丢尽黑手党的脸。9月4日……我用食指的指腹摩挲了一会儿那个日期，又向罗西晃了晃那份时间表：“这艘船，不能开出去。这文件我留下了，你没意见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这样地中海也脏了啊。那不如直接去福尔图纳老巢斩首？我觉得效率也可以。好吧，我是不懂你们黑手党的想法和黑话。要存着也请便——如果你们早点处理完问题，我也少跑几趟腿。”我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哎，早点动身早点回家吧……啊对，谢谢请我这一顿。”说着我便打算离开，去村子里找找这个神秘的大农场。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做了个手势制止罗西：“稍等一下。”然后朝斑马招招手示意他附耳过来。

<守密人> 斑马反应很快地上前来凑到了蒂奇亚诺身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 “他单独去我不放心，你跟他一起，有消息回来报我。堂家的钥匙给我，我亲自走一趟。”我压低声音对斑马说，将时间表折起来放进西装内袋收好。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还有事吗？”我停下脚步看向了维辛廷，拄着杖等着他说完。和黑手党暂时合作就已经这么多事情了，提摩西怎么愿意加入黑手党工作的啊……

<守密人> “是，我明白了，请您也一切小心。”斑马点了点头，从衣服内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的东西摸上去有钥匙的触感。随后他起身往埃托雷的方向走去，友善地对着这位曾见过的伯爵次子笑了笑：“维辛廷先生让我负责你的安全，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将纸包放进口袋，起身整了整外套：“斑马会跟着你帮忙，查完福尔图纳的据点后你请便即可，他不会阻拦你离开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不管怎么说伤员应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都觉得自己是石膏可以粘合吗！提摩西是被这种脑筋传染了吗……还有我想走就走不是天经地义吗这话说得……我脑中闪过数句对黑手党运作方式的不理解，但还是都吞下去了。“谢谢关照。暂时合作愉快。”我露出礼貌性地笑容朝向两人，然后带着斑马离开了庄园。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对斑马说了一句“万事多加小心”，又朝罗西淡淡地勾了勾唇角。朝堂家的方向去之前，我吩咐了肖恩，不管谁来打探消息，一律说我是来视察产业的。

交锋（缪）

<守密人> 由于劳累了一晚，早晨你没能及时地醒来，即便是早晨弥撒的钟声也未曾将你唤醒。你沉沉地睡了好久，直到正午才醒来，但头痛和轻微的乏力仍然伴随着你。

有轻柔的敲门声从你的房门处传来。

<缪·彼特拉克> “…请进。”我揉了揉自己的头，疲惫倒也正常，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现在的仪容，下床更衣后，我才朝门口处说到。

<守密人> 推门进来的人正是安杰罗神父，他表情十分郑重，看上去也顾不得自己有所打扰：“主教大人，您让我盯着港口的动态，今早那里就出现了一具尸体，被割去了舌头，身上还有刀刺的字。除此之外，还有更奇怪的……格拉切亚诺竟然来了教堂，说是想寻我做忏悔。您之前问过他的事，我觉得有些蹊跷，这才来提前找了您。现在，他还在长椅上等着呢，身边有不少人。”他压低声音。

<缪·彼特拉克> 果然还是惊动到了他吗？这到底…但是安杰罗，现在也没办法辩识清楚到底算是哪一边，但有事确实来通知了，姑且先这样吧，再一步确认等后续，现在，我需要先应对格拉切诺，又或者说，米利奥尼？我将身上的一切处理好，在安杰罗没注意到的地方将手臂的伤包好，然后带好了手套。

“走吧，一起去见见这位老先生。”

<守密人> 你和安杰罗神父一前一后地来到了大教堂的工作区域。明天就是圣罗莎莉亚节了，周围的装饰已经高高地悬挂起来。这里四处都洋溢着节日前的气氛，而距离圣坛的不远处，也设置有唱诗班孩子们的垫脚架子，看起来他们将会在这里参加弥撒。

见到你和安杰罗神父一起走过来，那位有着一面之缘的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压抑地挑了挑眉。等到凑近了一些，你才注意到这个老人有着灰色的眼睛，表情十分冰冷，让人心里隐有不安。

只是他的语气相对温和一些：“安杰罗神父，这位主教大人又是……？我昨日似乎见到他出现在二楼，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这是缪·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主教。”神父礼貌地向你们介绍过了彼此，尽管格拉切亚诺的身份已经无须赘述。

<缪·彼特拉克> “我受米利奥尼主教所托，从帕莱斯特里纳教区到巴勒莫过来

进行协助。您好。”我向他伸出了手，但是目光却没有离开这个人的脸，他是怀疑到我的身上来了吗？毕竟在教堂里，我可以说是目前唯一的外人了。

<守密人> “您是主教的朋友。”他微微点头，同你握了握。格拉切亚诺看上去并不怎么意外，“想来也是，一位其他教区的尊贵主教不远万里来到巴勒莫，应当也是受了更重要的人的托付。不知道巴勒莫的生活您还习惯吗？”他客气地同你寒暄了几句，随后又说到，“我今日也只是想着在圣罗莎莉亚节前应当好好祷告一番，毕竟我许久都没有过来了，而明天又不好打扰还要主持仪式的米利奥尼大主教。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您看这……”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什么话要谈，他就要先行告辞了。

<缪·彼特拉克> 在回答他的话之前，我想我还是很有必要探知他的真实情绪的，我不动声色观察着他的神情，想判断他说这话是出自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96/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守密人> 你察觉格拉切亚诺对待你的态度确实比对待安杰罗神父要尊崇一些，从礼数和语气上来说，他算是做得十分到位了，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之处。

<缪·彼特拉克> 倒是一切正常…只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眼神以及早上的声音，这毕竟是骗不了人的了，人前伪装混入羊群的狼。我也在面上挂上了笑意，这种伎俩但凡是可以走到这个位置的人都能做到：“也不太算，米利奥尼主教愿意信任我，寻我来此协助也是我的荣幸。只是我听闻安杰罗神父说，您似乎是这半年来久违的到访，或许是冒昧了，我能得知您为何突然不再前来祷告吗？”

<守密人> “您应当已经听说了我的工作吧。”格拉切亚诺得体地应对，语气平稳，“这半年来巴勒莫都不怎么太平，一旦冲突发生，责任当然只能归咎到我身上。在高位者，就是要承受这样的非议，面对千夫所指的。我当然是因为没有时间才一直将祷告一事向后不断推延。”

<缪·彼特拉克> “当然，但主不会对任何人抱以偏见，祂总是一视同仁。”我在手里把玩着十字架，斟酌着该说的话，“但凡是那些狡诈的，卑鄙的，总会尝试着将可能出现在己身的那些非议、争端、谩骂想尽办法以谣言，栽赃等形式转移到他人身上。您愿意以己身承受而非那么做，若是所做之事确实是问心无愧，不损害他人之幸，那您确实是，相当的有担当。”

<守密人> “……承蒙您的夸赞，这话倒让我心里也好受了不少。”格拉切亚诺不动声色，手微微摩挲着拐杖的末端，不知道心中有何盘算。“您眼下就住在大教堂吗？不如我改日来拜访您，请您来府上聊一聊如何？您是个有见地的人物，我能从您的身上看出来不凡的气度。”

<缪·彼特拉克> “是，眼下我确实是暂居于此处大教堂。若是您想，您可以随时到这里来寻我。至于到访府上，还是待我将米利奥尼主教交代我的事完成后再议吧。”有见地，那可是远比不上现在在我面前的你。如果你真是米利奥尼，那可见是相当的不不要脸，谁与你是朋友，说笑了吧。但面上我也依旧维持好了自己的面具，社交场合里的交锋是不能有一丝懈怠，我再次抬眼观察对方的神色，试图再次辨别他对于我上一段话的情绪。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87/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守密人> 即便是格拉切亚诺，在如此盛赞之下也不免觉得有些奇怪了。他反而有些狐疑，尽管表面上还不怎么显露情绪，但格拉切亚诺也不难察觉出你话中有话。他并不像嘴上说的那样对你的称赞十分高兴，反而是有一丝忌惮从眼中流露。

<缪·彼特拉克> 那当然，不管是米利奥尼，还是格拉切诺，对我而言那不是什好东西。但被忌惮了并不是好事，我垂下了眼：“希望您不要介怀，米利奥尼主教寻我是为了可以帮到他家乡的人民，可如今这巴勒莫实在是过于混乱了，我并不愿对人抱有偏见，但多少是希望您尚有余力，可以稍微向巴勒莫的贫民们伸手，减少火拼。”我着重强调了“我”，毕竟我不是主，而原谅那是主的事，不是我的。

<守密人> “当然，西西里是我生长的土地，无论是巴勒莫还是墨西拿，为了所有生活在困苦中的人们能摆脱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果有能够提供援助的地方，我自然会慷慨地伸出援手。巴勒莫近来因为毒品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想来这就是您向我提及此事的原因。但我保证它们不会再在这里兴风作浪太久了。”

<缪·彼特拉克> “希望如此。这里的毒瘤已经扎根太久，我希望能将它彻底撬动，我想这也是，米利奥尼主教所希望的。”我点了点头，装出一副得到了格拉切诺保证后稍微宽心的神色，但又在暗中观察着他这句话是否是出自真心。

<渡边> 首席指挥官进行心理学检定：D100=6/5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光学迷彩已覆盖，首席指挥官在暗处使用了心理学

<守密人> 这回你意识到，格拉切亚诺提及西西里人民的时候，并不像昨日见到的那些维卡利亚的黑手党一样热心，甚至还没有路边一个普通市民那样热心。他的话里没有多少感情，就好像无论是西西里人，还是其他任何人，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不值得付出半分心血那样——但他说一切快要结束了的话倒是真的。

<缪·彼特拉克> 那可真是，快要结束了。明天米利奥尼要回来了，看起来他确实是要得偿所愿了。

可到底是什么？这个人的手谕里所写的，和他所做所表现的…我猛然发觉我将格拉切诺已经彻底与米利奥尼画上了某种等号，还会想起了那首诗的最后一句：我且要住在主的殿中，直到永远。难道…他想做什么去面见主耶和华么？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得想想办法了。

“感谢您，主耶和华会庇佑每个忠于祂的虔诚的良善之人，叨扰您许久了。事毕之后再与您相谈吧。我送您。”

<守密人> “我原本是想来作忏悔的……”格拉切亚诺微微眯着眼睛打量你，随后又莞尔一笑：“罢了，也就改日再说吧，节日临近，恐怕也不好叨扰安杰罗神父。就劳烦彼特拉克主教与我走到大门处了，我的马车就停在那里。”

<缪·彼特拉克> “如果您不介意，忏悔完我再送您离开吧。”

<守密人> “不了，今日听您这么一番话，我现在心里已经舒坦许多，仿佛卸下了重担。”格拉切亚诺说，他笑了笑，“还是我那句话，彼特拉克主教，您是位有见地的人物，连我这老家伙的心，您都能读懂，想必这巴勒莫的许多秘密，在您眼中也无所遁形吧。”他说完后，就登上马车，礼貌地向你告了别。

<缪·彼特拉克> “如果这切实是可以帮到您的话。我所学所见还是尚且单薄了，远远不及米利奥尼主教，若是可以帮到巴勒莫，我当是尽全力。也期望与您的下次对谈。再见。”

<守密人> 格拉切亚诺最后从窗户中伸手同你握了握，随后车夫一扬缰绳，马车缓慢地向前行驶。

<缪·彼特拉克> 在目送格拉切诺彻底离开视线后，我的表情瞬间就调整了回去。难以置信，如果确实是米利奥尼，那选的出他的教廷果然还是烂到根系去了。暂时不能再动作了，这个人在巴勒莫的人脉远比我广的多，何况最初来这里的目的



还没做，该去修道院那边看看了。就当是打消他的疑虑吧，虽然我觉得大抵也没多少作用了。



倒计时 (1866 年 9 月 3 日, 下午)

海岸线 (蒂奇亚诺)

<守密人> 海岸距离你家的农庄有些距离。沿着斑马给你的地址, 马车夫就载着你慢慢地又往堂的别墅驶去, 一路上, 倒也听着你的指挥谨慎地绕开了福尔图纳据点所在的位置。

白砖石和深色瓦片搭砌的精致屋子是海边这块区域的独特风景。海风裹挟着水汽, 呼呼地吹动你的衣袍。车辆在堂的别墅门口停了下来。这栋屋子看上去有好一阵没人过来了, 后院的花圃枯萎了大半, 晾衣杆上也并没有衣物。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下车后吩咐车夫找个离此处有些距离的地方停下车等我, 朝大门口走去, 看门锁了没有。

<守密人> 这是一扇镶嵌了金属花纹的精致木门, 锁眼的形状与纸包中的那枚铜钥匙大致吻合。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掏出钥匙打开大门, 进入屋内后反手将门关好。

<守密人> 屋子里倒是挺阴凉, 让你的身心也为之一振。这里的日常生活用品倒是一应俱全, 其中一些还有开启的痕迹, 看上去堂定期会来这里住上一小段时间, 而这个举动是如此隐秘, 以至于你和莱昂内都对此一无所知。

一楼是客厅和餐厅以及厨房, 你大致看了看,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装饰朴素而温馨, 堂看上去很享受一个人在这里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沿着楼梯向上走去, 只有两个房间, 一个是房屋建立之初起就自带的客房, 里面空空荡荡, 显然堂也从未在这里招呼过客人, 至于另一个房间, 自然就是堂的卧室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没想到堂还置办了这么一处度假别墅, 大概每个人都想要、也需要一个不被旁人知晓, 不会遭受打扰的所在吧。如果有什么要紧的秘辛, 想来就是藏在他的卧室里了。我在心里默默向堂道了个歉, 进入卧室。

<守密人> 打开卧室门, 你看到这里的布置同样十分简单, 除了床褥之外, 就是一张桌子, 还有没几件衣物的衣柜, 以及一张柔软的圆形地毯。桌子面对着大海, 能够看到宽阔的蔚蓝色在不断地涌动着, 让人心情舒畅。书桌上放着墨水瓶, 以及一本黑色的簿子。

<蒂奇亚诺·维辛廷> 风景着实令人心旷神怡啊，也让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在此置办一处度假用的房产了。我拿起簿子打开翻看。即便这是必要的，窥探逝者的隐私也使我有些惭愧。

<守密人> 你发现这是堂的手记，他似乎会每个月都来一趟这里，留下一点什么记录，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他的字迹。一些内容与弗莱特利的运作有关，一些内容就只是琐碎的生活日常。而从半年前起，他就将所有对福尔图纳的疑惑都倾吐在了笔墨上

1866.5.21

福尔图纳的那帮人最近活跃得有些奇怪，我所知道的格拉齐亚诺是个稳重的男人，但最近巴勒莫的情况很乱，他紧张些也是很正常的，不过还是留一个心眼吧。另外，据说一种奇怪的毒品正以穷人和孤儿为中心开始蔓延。

1866.6.22

在故乡修建别墅也过了一段时间了。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到焦躁的渔村啊。我小的时候很讨厌这个村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没有那么讨厌这里了。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回忆，本来早就应该放下这里了……

1866.7.27

找不到任何关于毒品的信息。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枪战和暗杀无休止地在巴勒莫上演，我感到疲惫了……我的心志不像莱昂内那么坚定，这条路恐怕只有他自己走下去。州政府也迟迟没有反应，我开始怀疑是福尔图纳在自导自演……如果这是真的，对他们来说，我们绝对是最碍眼的组织之一。过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被迫选择服从或者和他们产生冲突。我们家族的人，大多数都是孤儿和流浪者，都是被社会抛弃的人，毒品出现时，无处可去的人们一定会成为最先被掠夺的对象。

1866.8.20

北部的线路已经清楚了，但运送的那些人都是陌生人，我对他们的脸孔毫无印象。格拉齐亚诺说是新兴的小家族，但那些人或许根本就是福尔图纳临时扩充的人手。

我从费德里科伯爵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有趣的事。一段时间以前，一位美国发明家带着他的新武器在欧洲巡回展出。向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现在的意

大利出售这些武器。因为最近不管是新大陆还是这里都战火不断，他们一定笑得都合不拢嘴了吧。

弗莱明似乎还不知道我早就了解了他的真实身份……罢了，是贵族还是黑手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到底都是西西里人。

据弗德里科伯爵说，这个叫做理查德·加特林的发明家以“一把枪可以匹敌一支部队”这样的话来宣传自己的新兵器。虽然伯爵也没有见过实物，但是据说它一分钟可以打出 100 发子弹。据说他下个月会经过西西里，或许到时候能让伯爵牵线，与这个有趣的美国人提前见一面。

<蒂奇亚诺·维辛廷> 堂啊……弗莱特利，如他所说，比起黑手党，更像是孤儿与流浪者的庇护所。堂想要为他们建起一个家，这份理想比我与莱昂内更为高尚，也更值得崇敬。我，我只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独善其身者，因为清楚自身的能力有限，所以只会用生命守护那几个特定的人。但堂……堂愿意抛却自身，以自身为薪火，做凛冬长夜的烛光，去温暖照亮他所见的一切，不带任何偏见。或许有人觉得这种善良太过天真愚蠢，但在西西里岛、在巴勒莫，还能始终如一地坚守善意……没有人会否认，这份心志值得敬重。堂是个有能力的人，否则弗莱特利不会走到今日的地步，但他终究也只是一个人，否则不会被人乱枪打死在小巷中。我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是福尔图纳做掉了堂。没有他，弗莱特利该怎么办呢。

感慨完后，我迅速地专注到笔记中比较实际的那部分上。莱昂内想必会对这位名叫加特林的发明家所持的武器很感兴趣，不知道他和费德里科伯爵会不会谈到。要是这种枪真如他声称的那么厉害，那么对付福尔图纳会变得容易得多。<守密人> 笔记在 8 月 20 日之后就中断了……原因是什么你也已经很清楚。这栋屋子再也不会等来它的主人，恐怕就要这么一直静静地在这里伫立下去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不会否认，为了把维卡利亚推上顶峰，我的确存着吞并弗莱特利的心思。福尔图纳根基深厚，规模庞大，不论哪一点都是维卡利亚所不能比的。如果要扳倒格拉切亚诺和福尔图纳，黑莲事件自然是最好的机会。从罗西那里拿到的时间表已经足够把福尔图纳钉死在耻辱柱上，所有巴勒莫还有一点儿底线的黑手党都不会认同这种行为——更重要的是，福尔图纳独吞了这项暴利的生意，那群掉进钱眼里的目光短浅的蠢货可忍不得这个。当然了，那些零零散



散的小帮派是不敢与福尔图纳对抗的，但只要维卡利亚站出来做这个领头羊——或者说，万众瞩目的靶子，再稍加煽动一番，便可一呼百应。即便只是表面的万众一心，对于维卡利亚也足够了。巴勒莫向来混乱，大小势力各怀心思，福尔图纳这颗大树倒了会扬起多高的尘埃，又有多少人能从中获利，我目前也无法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不少人盼着福尔图纳倒台，也有不少人盯着颇具潜力的维卡利亚。人人狼子野心，人人黄雀在后，但混战之后，剩下还能站着的赢家只会有一个。

为了能让维卡利亚顺利成为这场混乱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前期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人力、武力、财力，缺一不可。弗莱特利能带来更多的人和地盘——前提是我们能以恰当的、得体的方式接收弗莱特利，而不被当成兄弟死后就急吼吼地吞掉他遗产的白眼狼——我几乎可以肯定会有这样的流言传出来，虽然两家关系向来融洽，维卡利亚的做法也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不仅如此，堂打下的好名声亦可为我们所用，接收弗莱特利的产业，也接收那些无处可去的孤儿和流浪者，好好地照顾他们，这有助于维卡利亚收服人心。莱昂内的行事作风一向狠辣，要想当巴勒莫的首领，服众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的做法挑不出错，弗莱特利的人也都主动为维卡利亚说话，什么流言都掀不起风浪。

我凝神思考了片刻，将这本黑色的簿子合上，郑重地放回原处。我会为利用堂和弗莱特利而心存愧疚，但这份愧疚无法阻止我将要做的一切，因为在我心中，有比他们更重要的人。没有什么能打破我向莱昂内许下的承诺，我说出口的话，总是一定会做到的。

又站在窗前欣赏了一会美丽的海景，我觉得内心开阔不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后，便离开了堂的别墅，回种植园等待斑马的消息了。

<守密人> 你等了好一阵子才等来了斑马，他身上的伤不知为何更严重了，绷带有些散乱，甚至还添了一些新的伤痕。但他的意识还清醒，向你通知说他和罗西阁下（至少明面上还是这样称呼）已经失散了，但他应当十分安全，因为他隐约看到弗莱明和罗西在一起。

<蒂奇亚诺·维辛廷> 眼见他情况不好，我也没有急着追问发生了什么，只是招来马车，让车夫将我们送回市里。现在还是先让斑马好好休息，赶紧接受治疗为妙。

<蒂奇亚诺·维辛廷> “还能说话吗？”待坐上马车，我又关切地看了斑马一眼，“若无紧要消息，就不必交代了，省得牵动伤口。”

<守密人> “有，有。”斑马喘匀了气，急急地告诉你，“黑莲就在那家农庄里生产，而那个怪物我也亲眼见到了……就在农庄附近的小丘上向我们发动了袭击，现在那里几乎已经完全被掀毁。”

<蒂奇亚诺·维辛廷> “袭击？”黑莲还和怪物有牵涉，甚至怪物已经开始肆虐乡里，事态似乎逐渐往难以挽回的方向发展了……还真是千头万绪桩桩件件都棘手啊，此事必须尽快处理，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伤亡。我皱紧眉，短促地敲了两下车壁示意车夫再赶快些。

就算维卡利亚能派人手来，于波奇洛村和城区之间往返也要耗费不少时候，无论如何也赶不及，只能寄希望于罗西和弗莱明能起点用处了。不过福尔图纳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怪物与他们肯定脱不了干系。弄出来这么个东西，似乎并不在他们的黑莲生产计划之中啊。

“你逃出来的时候，那怪物还在吗？福尔图纳的人没有试图消灭它？”

<守密人> 斑马艰难地摇了摇头，也不知道是否定了哪个说辞，随后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晕厥了过去。

车夫快马加鞭，你们在夜幕初降时回到了巴勒莫。斑马身上的伤口风险崩开了不少，显然是因为剧烈运动和快速奔跑而造成的，你将他送去医院，被医生和护士们好一阵劈头盖脸地臭骂——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黑手党家族的二把手。

等到好不容易从这群忧心忡忡的白衣天使中脱身，空气湿漉漉的——今夜竟然是下起了雨来。

<蒂奇亚诺·维辛廷> 下了雨，行动就更加不便了。我顾不得斑马的伤势，挨完训后便赶回维卡利亚的总部，跟莱昂内和多梅尼科交换消息，又点了两个人去医院看守，等斑马醒了立刻前来回报。

<守密人> 晚些时候，多梅尼科和莱昂内一前一后地回来，两个人身上都有些湿漉漉的，看上去是因为所去的地方不便大张旗鼓地乘马车，所以选择了步行或是干脆骑马。

“你先说吧，我换身衣服。”莱昂内支了多梅尼科先到你面前，自己则

是把湿透的外套扔在了椅背上，转而去了浴室。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靠在沙发上，向多梅尼科扬了扬下巴，示意他也坐下说，同时认真打量他一番，看他有没有受伤的样子。

<守密人> 多梅尼科没有受伤，身上还穿着潜入福尔图纳的乔装。他把那枚徽章从口袋里取出来放到了桌上，好像是十分反感那样皱着眉，随后才对你说到：“哥，你早上走得早，没听说今天的新闻吧。”他压低了声音，“马西亚诺已经死了，就被人发现沉在了港口，身上还刻了字，说是告密者的下场，舌头也被剪掉。所以我没能和他接上头。”

<蒂奇亚诺·维辛廷> “福尔图纳消息快，下手也快，”我微挑了挑眉，倒不觉得十分惊讶。马西亚诺敢堂而皇之地走到我与莱昂内面前来，下场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死亡反而确认了他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格拉切亚诺那老头子失心疯得不轻，“你今日有什么收获？没出事吧？”以防万一，我还是问了一句多梅尼科的情况。

<守密人> “我去了福尔图纳的会议室，看到了一点东西。”多梅尼科说得很简略，“但是我没把文件带出来，怕打草惊蛇。不过，黑莲的确是福尔图纳搞的鬼，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致力于把毒品在各个阶层之间传播，现在恐怕巴勒莫里没几个人不沾着这种东西。”他皱眉，“还有，为了出口，他们在乌斯蒂卡岛改建出了一处港口，准备在那里中转。”

你知道乌斯蒂卡岛，这是座在巴勒莫东北侧的一处小小荒岛，从前据说是巴勒莫的主保圣人，圣罗莎莉亚所探寻过的地方，因此偶尔有旅客或是朝圣者会去岛上游览，但由于岛上荒芜，几乎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因此也鲜少有人会将注意力放在那里。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点了点头，赞许道：“你做得很好，深入敌营时最重要的就是谨慎行事。黑莲能在巴勒莫盛行至此，说福尔图纳没在背后推波助澜，也没人会信。”

“港口……”现下最紧要的事之一就是港口了。我没有说下去，准备等莱昂内洗漱完后再一并跟他们细说。乌斯蒂卡岛人烟稀少，的确是个给不可见人的勾当做中转的好地方，“你辛苦了，先休息一会儿吧，今夜说不准还有得忙。”

<守密人> 多梅尼科得了你的首肯，也有些疲惫地退了下去。你在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莱昂内才迟迟地进来，他换了身衣服，整个人看上去不仅不疲惫，反而

十分亢奋：“你猜我在费德里科伯爵那里见到了什么人？”

<蒂奇亚诺·维辛廷> 难得见到莱昂内这般兴奋的模样，我勾了勾唇笑道：“理查德·加特林，来自美国的发明家，尤其对枪械研究颇有心得的那一位？”

<守密人> “啧，无聊。”莱昂内翻了个白眼，自顾自地走到首领那张椅子上坐下，照例把腿搭在桌沿，把凳子的脚翘起来微微摇晃：“我从他那里买了一艘小型蒸汽船，上面就装了这种枪的枪架，货我验过了，是个大块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抛到你手中。

<蒂奇亚诺·维辛廷> “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我接过钥匙，投桃报李地从西装内袋拿出福尔图纳的计划书，给莱昂内抛了过去，“喏，有了这张纸，福尔图纳可翻不了身了。”

“多梅尼科打探到他们会在乌斯蒂卡岛中转，和这计划书上说的相符。今夜这船，必不能开到英国，”我倚着沙发靠背，慢慢地抚着手杖的握把，“另外，波奇洛村那边，确认了福尔图纳的据点在生产黑莲。这件事里教会和贵族也都掺了一脚——具体来说，是马梅提诺公爵，港口也是他的地盘。”

<守密人> “哦……那看来这件事背后得扯出一串人来，又是曼尼菲克又是马梅提诺的，现在就差教廷临门一脚了。”莱昂内用带着一些笑意的声音说到。他接过你递来的计划表，细看了几眼就将它搁在桌上。

<蒂奇亚诺·维辛廷> “还有一件诡异的事情……福尔图纳的据点处出现了某种大型怪物，杀伤力似乎十分巨大。那怪物似龙似蛇，背生双翼，身有脓包，总之模样令人生厌。”想起罗西手中的雕像，反感的心情又涌上来，我不由得皱起眉头。

“今夜我先带人去把那艘船处理了，你怎么说？”事要一件一件办，心急也没用。我抬起眼皮看向莱昂内，“累了就早点休息。”

<守密人> “什么东西？”莱昂内好笑地反问了 you 一句，听上去是觉得你在做梦，“你没有背着我悄悄嗑药吧。如果没有的话，今晚这事就交给你来办，记得带上多梅尼科。”他把腿从桌子上放下来，走到窗边去将窗户关上，望着窗外深沉的夜色：“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我会在家里等你们消息。”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并不指望莱昂内会信这些妖魔鬼怪之说，但他不信是一回事，我隐瞒不报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怎么可能沾那些东西，”我摆了摆手，



站起身，“安心等我们回来吧，记得让底下人给你整点吃的填填肚子。”

话说出口我才想起自己没用晚饭，幸好午餐足够丰盛，熬过这一晚也不算辛苦。本想劝菜昂内去休息的，但料想他不会听，我便也没提。

深入（埃托雷）

<埃托雷·费德里科> 快步出了农庄后，我留意斑马的脚程，稍微放慢了一些步子开始在村庄里寻找那处种植毒品的院子。有看护，面积大，这几个特征应该不难找。

<守密人> 你和斑马倒也没有浪费时间在“叙旧”或是“寒暄”上。在村子里走了一阵，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一片种植着葡萄和柠檬的土地，而在与其他种植园交界的边缘，站着一个被日头晒得有些昏昏欲睡的护院。他背后，两户农庄的果树密密匝匝地并排而立，难分彼此，中间只是用一道低矮的篱笆作了划分。

<埃托雷·费德里科> 果树……真是不错的伪装啊，但这护卫，还真怪，我还以为我昨晚做的那些已经够张扬挑衅了，消息是还没传来吗。或者不是这里？总之小心为上……我先仔细地看看那处望向果树林，仔细甄别有没有其他人的行踪以及找找有没有可疑的建筑。

<守密人> 果树林一望无际，一时半会倒看不见什么可疑人等的行踪，只是在大约十来分钟脚程的位置，可以看到农庄屋顶冒出的炊烟。除此之外，福尔图纳据点的位置还倚靠着一片长着茂密树林的小丘。

<埃托雷·费德里科> 那个护院身上，有福尔图纳家的标志物吗？

<守密人> 你看不出他的身上是否有车轮形状的标记，但至少细看之下，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脑海里很快构想好了方案，转向斑马：“等我出去后，你声称自己是公爵的信使去和那个护林搭话，我去背后把他撂倒。怎么去据点……嗯，一点点来吧。先把看门这关过了。”我正欲行动，忽然想起了什么。

“带武器了吗，或者身上有没有能藏霰弹枪的地方？”

<守密人> “我带了手枪。”斑马对你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他外套遮盖下有些鼓鼓囊囊的腰间，“霰弹枪的话……恐怕有些困难，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换上这伙计的衣服，我再装作是被您带来的可疑庄稼人，这样您就可以把我放心撂在那儿，四处走动走动，再说我就是个好奇心旺盛的农民，把我带出来就行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听了斑马一席话后我稍微反思了一下自己刚刚一瞬的思路是不是走偏太多了，“那就这么办吧。安全得多，可行性也高。”说罢

我便小心地俯下身，准备先绕路到那个护院的背后去等待合适的时机。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100=49

<渡边> 首席指挥官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

<埃托雷·费德里科> 等待时机合适，我抓住护院最松懈的时刻用手杖让他彻底下班休息去。

<守密人> 斑马上前和护院瞎聊，而对方显然十分不耐烦，擦着额头的汗珠让斑马滚远点。就在他即将伸手推搡斑马的时候——“咚”地一声，你轻松地就把这个昏昏欲睡的护院从背后给打晕了，从他的上衣口袋里，落出一枚车轮形的徽章。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也不墨迹，将人拖到隐蔽一些的地方就马上换上他的衣服，将车轮徽章别在胸口。接着我用衣服布料捆好护院，简单乔装一下后便带着斑马一起穿过种植园前往那处农庄据点。在路上也不忘在心里预想一下口吻和说辞，只要能糊弄来一点时间进去探索，那这一趟就没白跑。

<守密人> 斑马对你微微点了点头，佝偻着身子作出一副紧张农民的样子左顾右盼。你们正式踏入了福尔图纳位于村中的这处据点，在离开了种植园之后，就可以看到更多四处走动着的，神色警惕的守卫。其中一个人在发现了你们之后，险些就要立刻拔枪，但当看到你胸口的徽章之后，才略微地放松下来。

“你带外人进来干什么？活腻啦？”那个人皱着眉问你，又上下打量斑马：“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我家主人不喜欢有人打探他的生意。”

<埃托雷·费德里科> “啧，我愿意吗？还不是因为穷农民有问题，在园林旁鬼鬼祟祟的，村子边又不好见血。”我故意推搡了一下斑马，“有没有地方能关一会儿人的？”

<守密人> “有问题？关到那边去。”那人指了指农场入口处的仓库和管理小屋，你看到那附近有更多的守卫都聚集在一起休息，与之对应的，农场南面的果园（你们来时的方向），以及远处的一片人工水池周围倒是没有多少人。此刻正是太阳高照的时候，许多人都在屋内纳凉，不愿在外面走动。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迈步走的同时扒拉了一下斑马，希望不会表演得太拙劣了。我假装不在意守卫们，径直走进了仓库和管理小屋。

<守密人> 你沿着那人的指示走进了仓库和管理员小屋。这两处倒是连通的房间，一览无余，里面放着一些空箱子和桌椅供人坐下休息。有许多看守聚集在这里，

但被当做可疑农民带进来的却只有斑马。

“这人有问题？”其中一人站起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斑马，对你挥了挥手，“行了，你出去吧，这人就让我们来问问。”

<埃托雷·费德里科> “……行吧，哎，这大热天的……”我不在意地甩下了斑马，顺带轻轻他别在腰侧的枪，暗示他遇到情况见机行事就好。接着我挠了挠脖颈，转身掏出了自己的象牙口琴轻轻吹出一个音，打算先准备去别的地方抓紧收集信息去。

<守密人> 在你胸口徽章的庇护下，你一路畅行无阻。这些黑手党看上去对自己的同伴也不甚熟悉，以至于混入了你这么个陌生人进来，他们也毫无察觉。

<埃托雷·费德里科> 总之……把注意力“洗一洗”吧。我先走向了少人的室外，先去人工水池那边看看情况。接着再混进农庄内，争取找找种植的毒品。

<守密人> 顺着人工开凿的沟渠走过去，你就能看到在波光粼粼的人工水池上蔓延着的一片片黑色的花朵。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伊塔利亚半岛，莲花和睡莲之类的植物一点儿都不少见，普通家庭也会把他们养在水槽里用以观赏。然而，无论你多么见多识广，这都是你第一次见到像这样纯黑的莲花。

<埃托雷·费德里科> 黑莲。黑莲。提摩西和我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会是字面意义上的。难道这种莲花里也可以包含成瘾性物质吗，那只能说第一个尝试的人一点品味也没有……不过水生的麻烦主要在于不好烧，啧，那就下次再想办法吧。我先记住这处水池的沟渠上游通向哪里，或许下次可以做个文章呢？我拍拍手，找了朵小一些的黑莲用剑折了下来，收在了衣服里。

<守密人> 沟渠的上游离农庄倚靠的森林很近，尽管是白天，但远远望过去林子里也黑压压的，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你折下那朵馥郁芬芳的花，一股强烈的香味就让你的脑袋发晕，眼眶也有些发热：这些看上去安静的莲花，即便是触碰都十分危险。

<埃托雷·费德里科> 咳咳……真是够不详的……只是触碰都会有这种效果。按理说他们采摘应该会做些防护？忍着那股香味完成采摘后，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接着就是……真正的据点内了。深呼吸一口气，摸了摸胸口的徽章。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了，不讲究了！如果能在里面找到一点东西我就赚了。

<守密人> 你靠近了那栋与维辛廷家里农庄外观有些相似的主屋，但奇怪的是却

并没有什么人在这里生活的痕迹，只是在大门口的位置有两个坐着闲聊的黑手党成员，门用铁链锁着，隐约能从缝隙里看到，内部并没有用作生活用途，而是放着许多杂物，其中还有更多一箱箱装满了的作物，从这个距离的话，看不清是黑莲亦或者是普通的橙子柠檬。

<埃托雷·费德里科> 两个看守，上锁的门。哎，要是我一个拆成两个用还能用一下声东击西，一个人实在是……我先尝试绕开大门，找找有没有可以其他的路径往里走或者看看。

<守密人> 你绕着屋子看了看，它的确只是一栋普通的农庄屋子，用木头和石灰砌成的墙，还有干草与砖瓦相间的屋顶，烟囱闲置了很久，早就无人再使用了。窗户从里面上了锁，隐约可以看到里面除了木箱子之外，还有一张桌子。

<埃托雷·费德里科> 桌子，木箱，让人在意，或许值得冲动试试看。我揉了揉肩膀，在附近找了块石头，接着凑近了干草垛——如果来一个那方便了我，如果来两个那就考验我的速度。好吧，让我们试试看。我拔出了剑杖，将收纳柄放在一边，确认好自己藏好后，将石头丢向了那扇窗户——

<守密人> “咔嚓！”在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起之后，你看到在屋子最前方立刻有一个守卫往门后你所处的这一侧跑了过来，他的反应似乎要比同伴快一些，走到了那扇被你打碎的窗户边探头探脑地向里面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埃托雷·费德里科> 毫不迟疑，我立刻从草垛后冲出来，捂住嘴，连带着剑送入胸腔一气呵成。一边尝试牵制他的行动一边尝试把人往身后拖走。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剑检定：B=12[奖励骰:5]=12/6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6+6=2+6=8

<守密人> 你的剑刺穿了这个可怜人的胸膛。即便他还没有完全地死去，但血迹已经大片地晕染在他的衣服上，看上去也命不久矣。

“乔里森？你死哪里去了？”你听到干草垛外传来声音，看上去是另一个守卫来检查同伴的去向了，你听到靴子踩在玻璃上的声音，他似乎一时半会也没有注意到干草垛里的异样，而是选择了靠着窗户一侧检查。

<埃托雷·费德里科> 确认对方失去意识后我立刻收缴他身上的武器，同时观察另一个来者手上有无其他危险物品，若没有的话我就立刻在他转身前再来一次。

出剑、噤声、藏起尸体——我知道这是杀人，但意外地没有什么太多实感。不过这样办事比交谈诱骗效率更高，我很喜欢。

<守密人> 来人手上倒没什么危险物品，硬要说的话他嘴里叼着片草叶。你对这个露出后背毫无防备的人故技重施，很快，他就成了一具新的被塞在干草垛里的尸体。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呼……”我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只能庆幸这些看门的质量不是很好，不过既然便宜了我那就是好事。我也不多犹豫，先看看能不能从窗子里翻进去。

<守密人> 你轻松地就越过碎了大半的窗户，看到了屋子的全貌：里面放着一箱箱黑色的莲花，根茎上的泥土都被擦拭得干净，看上去即将被运送出去。此外，在桌上还放着一些文件，上面记载了农庄内黑莲的产量以及其对应能制造出的毒品数量，你能看到一朵黑莲几乎就能提炼出供十个成年人吸食的粉末，而仅仅只是在这里的植物数量，就能涵盖巴勒莫至少一半的人。

除此之外，在抽屉里还有一份地契，上面的名字所对应的人你并没有直接地见过，但你知道他是马梅提诺公爵的心腹。

<埃托雷·费德里科> 想到这些文件马上就要被我顺走，我的心情好上了不少。地契可是好东西，拿回去给父亲吧。这些摘好的黑莲也……嗯，用原始一点的方法好了。我将箱子里的黑莲一朵朵倒出来，随后拿起一个箱盖压在上面。接着我捂住口鼻，深呼吸一口气，将这些植物全部、全部踩碎。当然，每一箱都不能放过。只要我添的麻烦够多，他们要补的缺口越大，主动权就在我们这边——我是这么想的。

<守密人> 你稀里哗啦地在屋子里把原本井井有条的箱子和柜子翻得乱七八糟，现在这些花全都被你碾碎了，但植物的汁液也不幸逸散出来，一股奇妙的香气扩散在这处狭小的空间里……让你的头愈发昏沉。不知道是幻觉还是现实，你竟然听到了沉闷的雷鸣……甚至，还有提摩西的声音。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呃……好吧，这些东西的效力比我想得要严重一点——不严重很多。我在处理完问题后累得倚靠在旁边的桌子上，想要换点新鲜空气却被这股香气冲到脑袋发昏，听到提摩西声音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房间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赶紧甩了甩头，确认了一下身上的东西后用上理智一步步走向了

窗户。撤离的话……呃，我拿回箱子后，去找个能引起注意力的地方开两枪吧……剩下的，我想斑马作为黑帮干部应该知道怎么行动。哎……不行了，我得……回家去了。

<守密人> 你站到窗边，目光自然地就向远方投去——你看见了什么？

从先长着茂密树林的小丘上空，乌云伴随着你昨晚见过的那只令人恶心的蛇一般的巨兽席卷而来，甚至不只是一只，而是两只、三只……数量众多，让你自觉绝对无法从它们的利爪下逃生的程度。下方，是跌跌撞撞，身上沾了很多泥，几乎浑身湿透的提摩西，他一边拨开种植园密密匝匝的叶片和树枝，朝农庄的方向一边狂奔一边大叫：“跑啊——埃托雷——”

现在你知道雷声和提摩西的声音都不是幻觉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这——什么东西啊！！”我还在尝试翻过窗户，目光扫过云层和下方的种植园，信息量大到我脑袋瞬间清醒了好多，也胀痛了好多。结果一个没刹住差点直接从窗户边缘摔下来——呃，这个数量，还有那个伤员……发生什么了？怎么回事啊！！可是再猝不及防我也得行动起来了，得跑起来了！

<守密人>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翻窗出去，提摩西则风一样地经过你身边，然后对你的慢手慢脚指指点点，动作灵敏得简直不像个昨晚还躺在床上龇牙咧嘴的伤员。而那些怪物低低地掠过上空，臭味和腥气几乎填满你的胸腔要让你窒息。

狂风夹杂着雨点和乌云一并经过，把农庄的屋顶掀起来，许多草木也连根拔起。眼下已经没有什么福尔图纳和费德里科之分，只有怪物和人类之分，所有看到它们身姿的人，都惊叫着从屋子里跑出来。

木棚垮塌，砖石被摧毁，干草被卷到半空中然后又高高地落下……已经没有人顾着你们了，眼下是个逃跑的好时机……如果你们能逃得出去的话。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敏捷检定：D100=98/5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100=46

<渡边> 首席指挥官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

<埃托雷·费德里科> “你催什么——”我一个习惯性想要还嘴，但是还是及时刹住了。问题太多时间太少，这眼前的浩劫来得突然又不给人喘息的机会，两天没歇息好的结果此时反馈在身上的感觉更加差劲——不管了！撑住吧，跑出去再说！

<守密人> 你不慎一脚踩进了被雨水打湿得松软的泥地里，险些被其中一只巨兽撞飞到空中，而提摩西似乎发现你没追上，转身就抓着你的领子把你拎了起来：“还磨磨唧唧的！快点！”

你们就这样一路向前跑着，而在远离了农庄之后，那些巨兽似乎就已经不再追踪，而是慢慢地盘旋在农庄上方，如同一道扭曲的漩涡。现在，你和提摩西都已经精疲力竭了，你的哥哥剧烈地喘着气，索性直接躺在了地上。

<埃托雷·费德里科> 相比起被抓着领子，还是又被雨淋了一身的感觉真的糟糕得要命。我不理解，明明好不容易又处理好了一处问题……确认巨兽不再追上来，终于可以放缓脚步后，我也感觉到极限了。好像还有很多事要做来着但，呃啊，受不了了。我看着农庄上方的巨兽和乌云，索性也躺地上喘口气。

<守密人> “呼……呼……你怎么也跑这里来了？没在家做菜昂纳多的好儿子？”提摩西喘匀了气，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龇牙咧嘴地打量着自己身上渗血的伤口。他倒也懒得和你求助，就这样草草地拿碎布片重新裹了裹。他现在这个模样，如若有人要说他是费德里科家的人，恐怕是要引人嘲笑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呵，那有人连几周的病号都不愿意当，真以为自己是石像啊。”首先想起来的还是这个家伙擅自作主到处乱跑。我看着那些渗血的上课不满地砸砸嘴，马上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准备带人去接受点正规治疗。本来就重伤、剧烈运动、还淋雨，我不是主治医生我也能被这种病患气死。

当然在离开村庄前我不忘拿回我的箱子，将身上收集来的东西全部塞进去后才抓着提摩西离开村子，返回巴勒莫。

<守密人>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想躺在医院我就出来办事，哪来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提摩西嘴硬，但身上倒确实没什么力气了，就这么懒洋洋地，毫不客气地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你身上，和你一起在村里弄了辆马车返回巴勒莫。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还嘴硬……”我本想顾计重施给他腰上的伤一手肘，但又忍住了没下得去手。告诉车夫前往医院后，我也上了马车，又望向了被袭击的农庄，嘀嘀咕咕：“早知道有这么个天灾，我就不至于那么费力把那些黑莲全砸烂了……哎，白费力气。”我抹了一把脸，转向了提摩西，眼神示意他该他交代了。

<守密人> “看我干什么？”提摩西虽然因为受伤而脸色苍白，但气势倒不输半

分。他在马车里四仰八叉地躺着，仗着自己是伤员而坐没坐相：“我就是去河流上游投了个毒，哪想到林子里藏着那种东西？”

<埃托雷·费德里科> 一时间不想承认我居然会和提摩西想到一块去…心情复杂。至于他没点坐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只得自己坐正一点，用手撑着脑袋看向他。

“就藏在林子里…你能跑出来也是够幸运的了。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那的？”我猜自己的乔装已经什么都不剩了，但换了这么一身应该，应该没那么好认出来。

<守密人> “我不知道啊，我就远远感觉那个人看上去像是你。”提摩西优哉游哉，“你就把这归因于可恶的血缘关系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好想削他。我相信我这么想的时候已经说出来了。哎……算了，至少我俩都还活着。“你现在跟我去医院，去把伤口重新清理一遍。我猜你还是和病床过敏，那我先退一步。反正目的一致，直接一起行动……预防你不知道死那个疙瘩角落里（小声）。福尔图纳在明天会尝试运一批毒品销往国外，乌斯蒂卡岛是中转地，大概需要我们今晚或者明天就动身。”当然在那之前能不能见上教廷的人和父亲…哎，看着来吧，计划完全赶不上，

<守密人>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削你一顿还是绰绰有余的。”提摩西咧嘴一笑，“行，我知道了，去了医院之后就直接往乌斯蒂卡岛去吧，明天就是圣罗莎莉亚节，那个时候人流密集，指不定要出什么乱子，这事还是早点解决了早点安心，就是我本来还……算了，亲爱的埃托雷，你的好哥哥会保护你的。”提摩西假惺惺，伸腿过来轻轻踢了踢你的小腿。

<埃托雷·费德里科> 本来第一句我还能忍忍就过了…听到最后一句我保持着僵硬的笑容直接踢开了箱子，哈，实在没想到这么折腾两天我第一次上膛是现在（当然没有装子弹听个响）当然我觉得枪托足够对付这个伤者了。反正都要重新包扎，不如我现在折腾个够……“呵呵……你都说到这一步了，那我们还是按照小时候的解决办法来吧，提摩西。别喊疼哦…好哥哥。”说着我挥动枪托往他身上打！

<守密人> 当然，对于提摩西来说不存在什么“不能叫疼”的尊严。只听得马车里面传来连连惨叫：“哎呀好疼，哎呀哎呀，谋杀啊！车夫！谋杀了！！”你跟提摩西闹腾的动静之大，以至于车夫好几次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频频侧目回头。

你确实暴打了提摩西一顿，让他吸着凉气一瘸一拐地下了车，但是在医院的时候，他就成了那个先告状的恶人。你瞠目结舌地听着他声泪俱下地向医生



和护士们控诉你是如何欺负一个重伤病患的，而提摩西那张英俊青肿的脸显然获得了比你更多的同情。尽管因为擅自离开医院挨了一顿数落，但显然医护人员们对欺负重伤病人的你更是臭骂一顿——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费德里科家最受宠的小儿子。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在听到提摩西恶人先告状后刚消下去的火又差点复燃，但渐渐地心态就变成了“反正这两天抢砸杀都干过了，打个重伤哥哥，不成问题”。虽然在医护面前被数落一顿还是让人觉得委屈，不过我也没有还嘴。趁着提摩西包扎的这段时间赶紧去再买两套衣服，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去了。

我在出发前先把随身物品整理一遍：地契、整朵黑莲还有部分有教廷标志的碎片打包在一起，附上简单的说明信托人送给父亲。不过我还是摘下两片花瓣自己用布条包好收好，以备。当然福尔图纳家的标识我还是自己拿好。后面我便给自己和提摩西购置更换的衣服，甚至去买了把伞——以应对突发状况。

合作（缪）

<守密人> 你乘着马车，在下午时抵达了加布遣派的修道院，此处位于巴勒莫西郊，在小丘上密密匝匝的树林中，伫立着这一处深色外观的建筑，看上去寂寥而肃穆。这里的修士们似乎崇尚苦修，一个个都瘦削而安静，只是面有愁容。听到你是来自梵蒂冈委派来的使者，身为修道院院长的年老修士像是松了口气那样说到：“谢天谢地……您可算来了。”

<缪·彼特拉克> “劳您久等了。”下了马车后我同这位老年修士画了个十字，“这几天初到巴勒莫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整顿，我见米利奥尼主教传递的手谕内有提及是当地黑手党影响了修道院的正常运作，劳您同我详细说说了。”

<守密人> “噢，主教终于带来了好消息……”院长松了口气，“不瞒您说，加布遣派的修士们世代代都在这一处修道院之上工作，因为这下方是我们为了福音书所言最后的审判而保管着的遗体，信徒的遗体会作为木乃伊被存放在修道院下方……但近来我们发现有许多不知名人士偷偷潜入地下墓穴，损坏了许多遗体，他们一定是打扰了死者的安宁……真是罪孽深重。”他一边说着，一边领你往地下墓穴的入口走去。

<缪·彼特拉克> 地下墓穴…我想起来了那卷羊皮卷，只是，那应该在乌斯蒂卡岛才是？不过距离那么远，是我多想了么…想想我还是拿出了笔记，将先前关于格拉切亚诺的对谈先记了上去，随后翻到了最初记着羊皮卷大致内容的部分，这才跟着他一起下去，决定边走边记，“擅扰死者安宁者必将受主的惩罚。我过问一下，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守密人> “大约有半年了吧……您小心一点……”院长推开地下墓穴的石门，左右的烛火影影绰绰，光线昏暗，他见你写着东西，于是也就提醒着你注意脚下的石阶，“虽然我们向巴勒莫政府也发去了求助信函，但那些人似乎是黑手党，政府也不便插手；至于米利奥尼大主教，他带回来梵蒂冈的指示也仍然是让我们不要擅作主张引发冲突……说实在的，若是您再不来，我们倒要打算拿着锄头和棒子和那些人拼命了。”院长苦笑着摇头。

地下墓穴里幽深干燥，骷髅空洞的眼眶里似乎也闪烁着烛火的微光。这里内部从中世纪起就被反复改建使用，收纳了不同时代的木乃伊以及白骨化的遗体。还保持着人形的遗体被安置在墙壁的坑洞和石棺之中，已经白骨化的遗体非

常多，要么被搁置，要么把头骨堆积在墙壁上。听院长说，地下墓穴一直延续到很深的地方，由于不同时代反复进行了多次改建和扩建，很难准确地掌握它的全貌。

<缪·彼特拉克> 怎么又是米利奥尼，这个人怎么回事？即使是要维护与黑手党的平衡，但这种事就这么放任着真是…想起来前和格拉切亚诺的谈话，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再一次折扣，这种人也配当红衣大主教，教廷真是，真是烂到根骨中去了。而且又是半年，我已经隐隐对猜测更加确信了，只是写着的时候听到院长的提醒，我也开始下意识地注意脚下。

“…这倒是，哪怕巴勒莫黑手党再怎么猖獗，但交代到这种地步，米利奥尼主教应该要更早向梵蒂冈求援才是，竟然拖到今日。”这么说着想起他那种一切都要结束的心理状态，难道说是因为这个所以才到最后无所顾忌，向梵蒂冈求援了？

<守密人> “哎……梵蒂冈的意思，和大主教的意思，或许也是想着在圣罗莎莉亚节前夕，不能招惹出什么事端吧。我们当然不会影响节日的工作，只是这件事有违传统，实在不能这么无休止地拖下去了。”院长叹气。你们顺着幽深曲折的长廊一一检视过一些已经木乃伊化的尸体，它们的确都已经严重受损，只是损坏的方式各有不同：或者是脚趾被人用刀切去，或者干脆就是手臂整个被砍断了。

<渡边> 缪进行智力检定：D100=56/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你意识到遗体的损坏程度和它的古老程度成正比，越古老的木乃伊被切下的部分越多。

<缪·彼特拉克> “或许我这么说有失偏颇，但这件事的起始时间距离圣罗莎莉亚节前夕有足足半年，无论是何种形式，借由梵蒂冈向黑手党或者政府谈判都是一种尽快解决的有效方案，而且死者的安眠竟被叨扰如此之久…实在是…”这是怎么回事，越古老的反而被切走的越多，难道是需要木乃伊做什么吗？又或者…

<渡边> 缪进行侦查检定：D100=30/4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修道院院长满面愁容，而你注意到在不远处的阴影里有两只奇怪的怪物正慢慢向这边靠近……它们意识到你看到了它们，于是就跳了出来，挥舞着生

锈的剑刺向你们，嘴里用古意大利语喊叫着。它们有着像狗那样变形的脸，和腐烂的橡胶一般的皮肤，弯曲的脚上长着蹄子。

离怪物最近的就是院长了，他惨叫一声，被这可怕的生物吓得当场晕厥了过去，手里的烛台也熄灭了，一时间地下墓穴里的光线更加晦暗。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9/31 失败，缪的 San 值减少 1D8=3 点,当前剩余 28。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缪进行母语检定：D100=92/7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你只能隐约听清楚这些怪物愤怒地谴责着什么，随后以一副护卫遗体的姿态向你冲了过来。

<缪·彼特拉克> 什么东西？真的就是我想的那样，米利奥尼缺德大了吧，这就是不解决的真正原因么…但他们好像可以交流，院长也还在这，如果贸然开火肯定是要发生意外的了。我将手暗自放在了枪柄上，护在院长前面，试着一字一句地和他们慢慢建立沟通：“我们，没有恶意，可以停下吗？”

<守密人> 怪物们蹦到你的面前，几乎就要贴着你的脸把你的鼻子咬下来了——它们的嘴里泛着腐臭味，随后嗅了嗅你，说到：“你，身上有奇怪的味道，但你，和他们，不是一伙。”

<缪·彼特拉克> “我是来，探查这里，还有巴勒莫的毒品。你说的味道，是这个吗？”我有些茫然，但还是将那包黑色粉末拿了出来询问。

<守密人> 怪物们一蹦三尺高，连连远离：“就是这个，拿远点！”

<缪·彼特拉克> 好吧，这个是元凶，我将这包粉末放到了更后面的地方去，随后问：“你们很忌惮，这是什么？你们见过运这个或者用这个的人？”

<守密人> 怪物们扔下了手中生锈的剑，彼此对视一眼，然后又看了看你：“没错，他们身上就飘着这样的味道，然后把我们的储备粮粗暴地破坏之后又带走了！”

<缪·彼特拉克> 储备粮。这不管是哪一种都不合适吧，都下地狱吧你们…

<缪·彼特拉克> 但眼下确实不好提出来这回事的时候，也不能表露出来，我压制自己的这一想法，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如常：“这样…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出现了半年？”

<守密人> “就是从半年前开始的，那些人越来越过分，本来我们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但到最后他们甚至要扩张到我们居住区域的边缘了，我们的恐吓在他们看来好像也完全不足以为惧……就像你这样，一点都不害怕。甚至他们还对我们发动了围剿……”怪物之一咬牙切齿地回答你。

<缪·彼特拉克> 半年前，居住区域边缘，不足以为惧…“你是指，乌斯蒂卡岛吗？”

<守密人> “那里是我们的圣地！他们竟然把我们在那里赶出来了，哇呀呀！！”怪物们咆哮着挥动手里的剑，狠狠地刺着空气，“有权力的大人们都在那里居住，现在在我们的家园里大人们却还要低调行事，他们怎么敢的！”

<缪·彼特拉克> 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的怪物竟然让我联想到护食的猫狗…心情突然变得有些微妙：“那你们为什么不反击，你们应该是有力量反抗的吧？甚至还有你们自己族群中的大人，据我所知知情者应当是不算多，你们要反扑应当不难。”

<守密人> “他们有火器，就是，管子里会亮光的那种，我们只有剑啊。”怪物们抱怨，向你展示了一下它们只用于挖土，而不能用于调整精密火器的粗手指：“在这样下去我们都没法活了。”

<缪·彼特拉克> …原来是时代变了。竟然更好笑了，怪物竟然是这样的？食尸鬼的魔法也没办法抵抗时代洪流带来的进步，被时间就这样抛弃了。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带着几分同情：“火器，那确实是…但我记得记载的卷轴上写着你们有坟墓之主，而且你们不是应该会魔法吗？”

<守密人> “吃不饱肚子怎么用魔法啊？”怪物们反而很疑惑地反问你，“你们都不用吃饭的吗？还有，你在什么卷轴上看到了我们的事情？”它们又突然变得十分警惕起来。

<缪·彼特拉克> 别在挑战我的笑点极限了食尸鬼，我的天啊，或许这些生物也就是单纯的吞噬死人尸体罢了。这么想人不也是吃着其他动物尸体走到现在的？何况人可能未必有些这生物这么单纯…“吃饭当然要吃，但吃不饱了那不如殊死一搏，哪怕无法得到完全的胜利，那最少也要撕扯下敌人的一块血肉不是么。至于卷轴，在教堂。有人早已知晓你们的命脉，在以此拿捏围剿你们。”

<守密人> “又是教廷的人……又是……圣罗莎莉亚吗？”怪物们窃窃私语，又畏惧又恶毒地低声商量着什么，一时半会儿竟然把你晾在了一边不搭理你。它们似乎打算隐入暗处离开了，还不忘弯腰捡起自己生锈的剑警告你：“别再来了，

不然就把你吃了！”

<缪·彼特拉克> 能吃怎么还留我到现在，留着我未来一锅端了你们么？都喜欢干这种蠢事，米利奥尼是，食尸鬼怎么也是。内心暗自鄙夷了两边，我斟酌着说到：“…如果你们是想驱逐那些人，或许可以合作。我也想彻底剿除这帮人。”

<守密人> “合作？”两个怪物略微抬高了音量，有些不可思议地打量你，样子就好像在说为什么区区一个人类竟然胆子也这么大。它们又悄悄地商量了一会儿，随后对你说：“要合作，可以，但不是我们俩说了算的，要带你去见首领。”

<缪·彼特拉克> 见首领，坟墓之主？在这见了可未必是好事…而且我还得给自己准备其他的后路，又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了。我该去吗？我斟酌了一下，决定先过问一嘴：“你们的首领，是指坟墓之主么？”

<守密人> “那当然。”怪物们很自豪，“你们管首领叫坟墓之主？好好听的称呼，首领会对你印象很好的。”

<缪·彼特拉克> …先记下来免得自己死了。我在最初的笔记上写下了刚刚发生的事，决策者总是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以身试险，没道理到了这里还要恐惧的，缪。反正左右自己未来也是要这样用自己的方法去向上爬，为了人民，为了苦难者，你不能退缩。

“…好。带路吧。”

<守密人> “先拿着这个。”其中一个怪物从脏兮兮的怀里掏出一枚闪亮金币塞到了你手里。你能认得出来这是被称作索利都斯的古罗马金币，“不然有不明所以的同胞把你吃了就麻烦了。”

<缪·彼特拉克> 索利都斯的金币。即使是自己曾经在托斯卡纳的家里也极少能看到长辈们交流藏品时可以看到的。或许我可以理解为，幸运女神的馈赠么，虽然来的不是那么合适。我收下了金币，向他们点了点头。

黑色岛屿（1866年9月3日，夜间）

<守密人> 9月3日晚九点左右，巴勒莫在对次日圣罗莎莉亚节的期待中沉沉睡去。想必今晚的这个时候，大卫·米利奥尼主教已经乘船从梵蒂冈出发，正在连夜赶来的路上了吧。

与米利奥尼主教一样睡不着的，还有你们——蒂奇亚诺·维辛廷于埃托雷·费德里科。当夜晚的第九次钟声敲响，你们就一前一后地赶往了港口。蒂奇亚诺在前，埃托雷在后。很显然晚上并不会有什么人特地来到这里，因此你们轻而易举地就发现了彼此，甚至还分别在对方身边见到了多梅尼科·维辛廷以及提摩西·费德里科。

<蒂奇亚诺·维辛廷> “罗西，弗莱明，”我向他们微微点头。毕竟我们查的是同一件事，殊途同归并不十分奇怪，“真巧。听说农庄那边出了事，看来你们的运气还不错。”

<埃托雷·费德里科> “……晚上好。”我今晚真该去找教廷的人的，我认命般闭上了眼，感觉手里的箱子都沉了不少。这次我就懒得尝试绕路了，我又不能游泳游到乌斯蒂卡岛。“多亏了某人的福，至少是活着出来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猜你们是想去乌斯蒂卡岛吧，不如同行？”虽然这句话是问句，我的语气里也没有半分疑问，不等他们回答，便与多梅尼科往港口走去，寻找莱昂内所说的那艘蒸汽船，“事出紧急，就不多磨蹭了。”

<守密人> “啊，又是他们，孽缘啊。”提摩西探了个头出来，小声地感慨。至于多梅尼科，他对两兄弟多少抱有一些好感，略微点了点头就随着蒂奇亚诺一起去找蒸汽船。

<埃托雷·费德里科> “哈啊……”我看了眼提摩西，拉上他就也跟着维辛廷往港口内走去。能去往乌斯蒂卡岛的船也不会多，坐同一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守密人> 那一艘崭新的蒸汽船并不难找，甚至在安装了重型枪械的部位还仔细地蒙了一层白色帆布作防水用途。只是此刻它仍然被遮着，除了知晓内情的蒂奇亚诺和多梅尼科之外，埃托雷和提摩西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蒸汽船是崭新的，加特林将枪连带着船一起卖给了维卡利亚，只要拿着

钥匙就可以发动涡轮开船，而多梅尼科自告奋勇地说自己会开，拿着钥匙两步并作三步就跳上了甲板。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望着多梅尼科的背影微勾了勾唇角，径自上了船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等罗西和弗莱明也上来后就打个响指示意多梅尼科出发。

<守密人> “哦，真能干。”提摩西意味不明地感叹了一句，就先上了船，也没等埃托雷。

<埃托雷·费德里科> 今天又是被黑手党请吃饭又是受邀坐船的……怪怪的啊。我跟在提摩西后上了船，找了个角落准备在航行的过程中再雕点什么练练手。

<守密人> 很快，港口处就响起了蒸汽引擎发动的声音。多梅尼科坐在驾驶室，而你们三人在客座上，随着船只的速度加快，水汽也逐渐扑面而来，沾湿了你们的衣服和袍子。由于乌斯蒂卡岛仍然属于巴勒莫的管辖范围内，因此并不会有人过来多管闲事。从这里到小岛处大约有半小时的船程。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不甚在意地掸了掸西装下摆，依旧交叉双腿换了个自在的姿势靠在座位上：“说说吧，听说你们见到了怪物，具体怎么回事？”

<埃托雷·费德里科> 还是买了就能派上用场，我该高兴吗？我无言地打开伞架在身边，防止水汽撒到我手上的木料上。至于维辛廷的问题，我完全不打算开口，罪魁祸首就在旁边，我为什么开口？我默默将注意力放到手头的作业上。

<守密人> 提摩西原本也是一副要等埃托雷开口的样子，但当他发现埃托雷甚至好整以暇地雕起了木头之后，有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一副懒散的样子开口：“简而言之它们的栖息地在农庄靠着的那片树林里，我是去水渠的源头投毒的，不小心就惊动了他们，结果——啪嚓！”他拍了一下手，“农庄就没了，就是这样。”

<守密人> “至于我的好弟弟，我是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里，你们带去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相信我足够专注，一句话不说就可以假装自己不在船上。嚓、嚓，我依然一下下地尝试雕刻出脑中的印象。

<埃托雷·费德里科> 雕什么呢？我拿起上次在提摩西床头未能完成的木料，又望向了海岸线和天际线交合的一角。虽然夜间并不能看见什么特别的景象，但当我的视线回到箱子时，我突然有了个想法。飞翔的海燕……明明才几天，我似乎许久没有去给鸟儿喂食了。我回忆起鸟儿张开翅膀飞翔的模样，一刀一刀地尝试复现出来。

<蒂奇亚诺·维辛廷> “那你还真是为民除害了。你们兄弟俩，倒也算是心有灵犀，”我不咸不淡地称赞了一句，抚摸着手杖暗自思索起来。那些怪物栖息在农庄边上……究竟和黑莲有没有关系呢？“没有造成更大范围的破坏吗？”

<守密人> “它们在把我们赶出农庄以后就没有再追了。”提摩西老实地回答，但眼珠却一直在蒂奇亚诺和多梅尼科之间来回打转，看上去好奇又新鲜：“我原本以为那是福尔图纳搞来的新护院，但看上去这些人自己都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存在。”

<蒂奇亚诺·维辛廷> “是么，这倒是个好消息。”我选择性地忽略了弗莱明不老实地乱转的目光，他究竟在看什么？我从未听过波奇洛村的树林里藏着这种生物。目前还不确定那些怪物是否有神智，它们留在那里，终究是个隐患。但根据弗莱明的描述，它们听上去威力巨大，单纯的枪械大概还不足以消灭它们。不过它们既然暂时按兵不动，我也可以将这件事放到后面再去操心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确实，关于怪物的谜团还未解开。那些东西，一直栖居佩莱格里诺山和波奇洛村那里？如果并非有人指使，昨晚又为什么突然袭击我？还是说只是无差别的袭击人类？我挥手扇去木屑，自顾自地思考道。不管如何我是不想再被迫一次了……

<守密人> “你跟你的弟弟们真是如出一辙。”见蒂奇亚诺不再多问，提摩西收起了目光，轻轻笑了一下，视线落在了埃托雷手里的那个木雕上。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姑且将这句话当作是赞美。”我神色不动，淡淡地答道，心里仍转着正事。今夜先把那艘预定开往英国的船处理掉，然后是福尔图纳，最后再来考虑这些莫名其妙的怪物好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但愿提摩西还没有幼稚到重现刚成年时抢我未完成的作品的那一步……不知为何感受到视线的第一想法是这个。但如果只是看着，就让他看吧。我一边完成手中的木雕一边等待靠岸。

<守密人> 提摩西见蒂奇亚诺不为所动，倒也没再强硬地将话题继续下去。只是好整以暇地枕着手臂，半眯着眼睛似乎是打算睡一觉，也就打算这样安安分分地等着船靠岸了。

在新科技的帮助下，你们很快就到达了乌斯蒂卡岛。这是座有人居住的，不大不小的岛屿，从东侧到西侧丈量至少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岛上有一座沉

寂多年的火山，在火山土壤下，有无数被海浪冲刷形成的海蚀洞和洞窟，一深一浅，不慎就会跌入岛内部去。

由于有一些人在此居住，岛上还是有定居点的，但现在无论是哪扇窗户中都没有亮起灯光，岛上的人作息与巴勒莫的人有所出入，因此休息得也要更早一些。在黑暗中，只听得到海浪拍打岸岩的巨大声响，隐约地，似乎还有不知名的生物在窸窣窸窣地活动。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侦察检定：D100=12/7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侦查检定：D100=67/6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蒂奇亚诺发现在东南角的位置，岛屿的一部分闪烁着幽微的绿色萤火，在风浪的影响下它几乎无法被看到。

开船过去的话自然是要快一些的，但想必船只的引擎声也会惊扰到那附近的人，若是从岩壁和石墙边缘走过去，速度慢一些，不过好在十分安静。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对贵族少爷的闲情逸致不感兴趣，只在快靠岸时吩咐多梅尼科找个隐蔽些的地方停船，不要让任何人发现我们，又给对面的两兄弟指了指：“那处萤火似乎有些诡异，下船后过去看看。”

<埃托雷·费德里科> 好黑啊。我将木雕收起，提着箱子甩了甩头。确认了维辛廷指出来的方位后，也先下船上岛，再放慢脚步从岩壁和石墙边缘走过去。

<守密人> 多梅尼科应了一声，在靠近码头边缘的时候就熄了火，由着船这样被剩余的动力自然而然地推到码头边。你们下了船，即便是提摩西此刻也不得不打起精神变得警惕了许多，灵活地在岩石的边缘行走。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困难幸运检定：D100=14/4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困难幸运检定：D100=9/41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幸运的是你们没有一人踏空落进脚下的海蚀岩洞里，有惊无险地在这些嶙峋的石头边缘行走，来到了那处闪烁着绿色萤光的洞窟附近。

这里有一个一百平方米大小的开阔空间，岩石和礁石凸出水面，形成了一个海湾一般的结构。此外，还可以发现岩石和礁石上铺着木板。很明显，这个

港口是被赶制而成的。港口上拴着几只小船，宽阔的岩石上搭着一座朴素的小屋。能看到周围有五六个人在巡逻。

<蒂奇亚诺·维辛廷> 看来这就是福尔图纳的货船用于中转的港口了。我冲其余几人打了个手势，对提摩西和弗莱明低声道：“那间小屋，你们去看看，我们在外头接应。”然后偏头示意多梅尼科把福尔图纳的徽章交给弗莱明。

<守密人> “哦，维辛廷阁下使唤人一直可以的，你跟我走吧。”提摩西耸了耸肩，倒没有什么异议，接过徽章之后一把将埃托雷揽过来笑嘻嘻地表现出一副哥俩好的样子。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没理会弗莱明的挑衅，只和多梅尼科找了个便于藏身和观察的地方，准备好武器盯着小屋那边的动向。

<埃托雷·费德里科> 又是人，又是人，呃……难度一层层上去了啊，没有什么更干脆利落的方式把这个码头炸……算了，我也是被传染了，越来越想直接了当地解决问题了。我又戴上了帽子，别上了福尔图纳家的标志，又拍了拍提摩西的手让他别扒拉我：“这里灯光比较暗，我去迷惑一下他们让他们分几个人来这一侧比较危险的地方检查。你们找机会解决几个吧。我去小屋里看看，把留下的也一起解决……啊，我是喜欢一次性解决隐患的，可以吗？”我还是咨询了一下在场其他人的意见。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们会支援你们的行动的，”我简短地回答，“别搞出无法收场的乱子就行。一会儿有船会来，不能让他们看出异常，否则就不会靠岸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在港口的工作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几个人顶一下足够。”我思考了一下，哎，大不了就清理一下现场呗。接着我站直身子，拿好箱子，走出岩石后尝试靠近海湾的方向。

深巢（缪）

<守密人> 你跟随着这两个食尸鬼，在迷宫一样的地下隧道中穿行着。潮湿而腐败的空气始终让你感到胸口发闷，除此之外，还有一股尸体腐烂的轻微臭气始终伴随着你。最开始时，你甚至还试图记下线路，但到后来，你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只能机械地跟着它们前行。

你手里的那枚金币在黑暗中闪烁着一明一灭的金色光芒，预示着你始终在走向正确的方向。而在背后，你听到无数与怪物们一模一样的脚步身追在你身后，但当你拿着金币回头时，它们凹陷眼中闪烁的饥饿又因为畏惧而退缩了几分。

……

你走了很久，那两个怪物们则是在不紧不慢地引导你的同时，还低声用它们自己的语言交流着，直到你嗅到带着咸味的海水气息，空气中的湿气略有加重，但四周的防水措施却又越加严密。洞窟越走越宽，直到你进入一个广阔的开放式空间……

里面是希腊式的列柱神殿，一些保存完好，一些则有所耗损，但仍然不减半点华丽和宏伟。在这个巨大宽广的洞窟里，不知名的生物闪烁着绿色的萤火，将此处点亮。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怪物们对你说。

<缪·彼特拉克> 这还真是…地下宫殿，难怪那位保主圣人提到无法消灭他们，错综复杂，只有他们自己了然于心的米诺斯迷宫。我戒备着这些生物，再怎么单纯，一旦出现一群，而只余下自己成为孤军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松懈下来了。“这里很漂亮。”我客套回应着他们。

<守密人> “你真这么觉得？”两个怪物十分高兴。尽管它们的同伴好奇又戒备地打量着你，但鉴于你手中的金币，它们整体而言还是将你当做了朋友。

它们将你领到了一个像是大厅一样的地方，真心实意地为你呈上了一盘仔细切过的腐烂豹猫肉，又端上了一杯用土器盛放的腐败汁水：“这是豹猫的熟肉，还有贵重的饮料……你走这么久应该累了吧，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去通知首领一声。”

<缪·彼特拉克> …这种东西，真的有考虑到我是人类不是食尸鬼么，还是我应该庆幸他们最少不是拿的人类腐尸的肉给我？但这不要紧，只要能得到应援剿灭

那些毒瘤，将人民从被剥削中救出，我什么都能做。于是为了不让他们对我有芥蒂，我咬牙忍着作呕感将他们所谓的“贵重”的饮料和腐肉都吃了下去，甚至努力让自己维持正常的表情，就当是变质的肉排吧，没什么好担忧的。

<守密人> 很显然无论是动物的腐肉还是人类的腐肉，都不是那么能轻易下咽的东西……这些已经完全朽坏的肉对你的精神和味蕾都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59/28 失败，缪的 San 值减少 1D3=1 点,当前剩余 27。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缪进行意志检定：D100=66/35 失败。不利的战况。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6=2

<缪·彼特拉克> 作呕的，但是吃下去了，只要愿意人类还真是什么都能做到啊。真是，神奇…明明胃部非常不适的在扭曲地想要作呕不是么？但这不要紧，不要紧…在这里不能认输，我必须做到。我不做声攥紧了衣服，等待着他们的首领到来。

<守密人> 即便是在战场上也没有过这样需要食用死肉的时刻，在你用完这几乎能让人铭记终生的一餐后，一个怪物就轻快地跑了过来——你也认不出这是不是刚刚带你来的那两只之一，因为它们的外表都十分相似。

“好吃吗？我们珍藏了好几个月，专程用来款待贵客。”它对你粗声粗气地笑，“跟我来吧，首领在等你了。”

你跟着他走到神殿深处，在踩过经年累月的石砖缝隙和被水汽侵染的霉菌之后，在这个五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你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如同祭坛一样的东西。四角的苔藓发出微弱的光，祭坛的附近站着一个穿着黑袍，带着豹猫标本做的面具的人，在他的袍子下，有令人不安的异样凸起，预示着此人的真面目与任何普通的怪物都不同。

领你进来的那一只，凑到首领面前说了什么，随后他就让它退下了。

“主教阁下，您好。”他手里的拐杖敲了两下地面，随后深处的所有苔藓就在一瞬间亮了起来，幽微的绿色竟然也没有半分照亮他的轮廓。

“您可以称呼我为纳尔加·特斯。”

<缪·彼特拉克> “您好，特斯先生。看来你们也不是对地面的情报一无所知。”

无论先前那一餐对人的摧残如何，现在就是我必须竭尽全力来争取的时刻了，自己在巴勒莫几乎孤立无援，就连教堂内也几乎都是信赖米利奥尼的人，我必须拿出趁手的条件，“我想您也已经得知我希望与您和您的族群达成合作的事了。”

<守密人> “您要我们和教廷的人合作吗？”纳尔加的笑声有些毛骨悚然地在这处狭小的空间里回响，一瞬间他身上散发的恶意几乎让你冷汗淋漓。

<缪·彼特拉克> “您一定要将我当做教廷的人的话也无可厚非，但这仅仅是出于我个人意志和意愿来希望达成的合作，与教廷本身无关。”

<守密人> “我们的族群之所以只能在这苟延残喘，全因为教廷对我们的同伴背后插刀……尼禄·克劳狄乌斯·凯萨·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这个名字你们应该不陌生吧，伟大的尼禄皇帝，原本许诺给我们一个光明正大的未来，但现在呢……只能龟缩在这个小角落里。”他冷笑，缓缓地说，“我活了太久，见过太多人……他们的贪念让他们为了魔法和奇迹来寻求与我们的合作，您的说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您要怎么证明您的诚意呢？”

<缪·彼特拉克> “我无法给予您承诺，您活的时间比我更长远，相信您一定比我更清楚这种东西的虚无性。”我暗自磨蹭着手背，思索着该说的言辞，“人类的天性中自带的贪婪已经让教廷也彻底腐朽，他们不会在乎除了他们自身之外的同胞的死活，我仅仅希望能借由与您的合作达成一个彼此互利的局面，您和您的族群不用再忧心半年以来那些人对你们的剿杀，巴勒莫人民也可以不再受毒品的摧残。”

<守密人> “……”对方沉默了半晌，像是手一样的肢体在袍子底下缓缓地蠢动着。到最后，纳尔加才开口：“您倒是稀奇，千年来，您是唯一一个不对我作出任何承诺的人。我同意和您达成合作关系……毕竟如果放任盘踞在巴勒莫的那位外神眷属继续为所欲为下去的话，我们恐怕连稳定的食物来源都无法保障了。”

<缪·彼特拉克> “因为承诺是世界最为可恨的谎言，因为是否能达成要仰仗的因素太多太多，但说出口往往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轻的不可思议。”我朝着他笑了笑，“感谢您，只是，您说的外神眷属……”

<守密人> “我不能说出祂的名讳，因为这会为我们的族群招来灭顶之灾。那位眷属——您也可以称呼祂为黑祭司。近来也把我们这座仅剩的乌斯蒂卡岛扰得鸡犬不宁。祂和那些人类合作，将斯蒂吉亚人的黑莲带到了巴勒莫，还有这里。黑

莲是将人类的灵魂当做祭品的标志……这些愚蠢的人类是在作茧自缚。”

<缪·彼特拉克> 黑祭司，人类的灵魂当做祭品的标志…所以那种毒品叫黑莲？一瞬间我仿佛想通了什么，所有先前不通的部分都串成了一条：“原来如此，难怪他要散播这种毒品，主的宫殿…”我喃喃着，想起自己看到的名单，握紧了自己的手，贪婪，权利，偏执，这就是让巴勒莫彻底沦陷的真正的“毒品”，“我想我已经知道是谁了。那些名单，做出这种事的人，总是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以代价。但他想要献祭，有可以阻拦的方法吗？杀掉他，或者…”

<守密人> “仅凭人类的力量是无法与之对抗的，而我们也无法正面出现在巴勒莫，因为这反而会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但我们的确……有能够将祂驱逐的咒文，这道咒文或许就能够将祂彻底赶出这里……甚至是赶出地球。祂太自负，想不到我们能保留下这样致命的杀器。”

<缪·彼特拉克> 驱赶出去…食尸鬼能存活至今果然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本事和能力，明明真要筹谋起来这种生物远比人类要强的许多，教廷最初想赶尽杀绝也不是没道理。但更关键的…“还希望您能告知我这道咒文。”

<缪·彼特拉克> 但是想起自己的记性…最近我自己的异常我也有些忽略过头了。我将笔记递了出去：“也劳烦您在这上面将咒文写下了。”

<守密人> “我也并不是直接地清楚这道咒文，需要借助上位者的存在才能窥见一二……今夜您正好来此，我会用仪式请来我们族群的主人将咒文告知于我，我再向您转述。这详细的情况我必须向您说清楚。”纳尔加犹豫了一下，从袍子底下伸出布满细密绒毛的触肢接过了你的笔记本。

<缪·彼特拉克> “…可以，我并不确定我是否能记下，毕竟最近我似乎自身也有些问题。如果我出现了异常，请劳烦您重新将我们的事告知于我。如果出现其他意外那就…劳烦您将这份笔记放到那些贩售毒品的黑手党无法寻觅到，但可能的援手之中吧。”这应该就是我的最后的准备了。

<守密人> “您坚持的话，我会做到的。”纳尔加点了点头。接着，他从旁边的房间里抓来了一个看上去误入此处的黑手党成员，这个俘虏被塞住嘴，用绳子紧紧地捆着，用绝望的眼神看着你，发出“唔唔”的声音，像是在向这局面中唯一一个看上去可以沟通的正常人求救。

<缪·彼特拉克> 我，我该救他的吧？我该救他…不，不可以，缪，不能在这里

动手。你不能，如果在这里动手或者做什么，这场交易就完蛋了。二选一，你没有任何道理去选择一个人的存活而付出巴勒莫所有人民剩下的未来。这明明是曾经的自己最不希望去做的。

但是…那又如何，我做这一个恶人就能去换到更好的结局，那又怎么样，作那恶人被世人唾弃又如何？长久的撕扯我的理性与感性疲惫不堪，但好在理性最终占据了上风，选择了最冷漠的抉择。

我闭上了自己的双眼，不再看这个人。

<守密人> 纳尔吉把那个人扔在了祭坛上面，触肢从腰间拔出一把古老的匕首，一次次地刺向他的心脏。即便是用布条蒙住了嘴，你也能听到这个男人在被凌迟处死时凄厉的惨叫声，鲜血飞溅，几乎要落到你的鼻梁上。而食尸鬼的首领只是毫无感情地，一下又一下，如同处理牲畜那样处理这个活生生的人类。

不久，那个人就没了呼吸，四肢微微抽搐着。纳尔吉将匕首放在一边，将双手伸向天空，以一种奇妙的韵律和强调开始吟唱：

“现在，我将把这个祭品的性命和绝望献给您，一直送到深邃的死亡之渊中。

昏暗王座上的王啊，请您接受这祭品，回应我的呼唤。

请您倾听我、您忠实的地下子民的哀叹吧。

尸体与腐败的支配者、藏骸室之主、统率地下世界的王，
莫迪吉安。”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27/27 成功，缪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26。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守密人> 在纳尔吉的咏唱结束的同时，躺在祭坛上的遗体开始四散分解。皮肤、肌肉纤维、脂肪、骨骼、血管、脏器、血液……各种各样的器官浮上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扭曲肉块。

很快，一个由曾经的人体杂乱无章地构成的巨大肉块悬浮在空中。肉块的一部分滴落着黏液，缓缓打开，沉重而令人牙酸的的低音在整个房间中回荡。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69/26 失败，缪的 San 值减少 1D20=1 点,当前剩余 25。光学显示

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守密人> 纳尔吉侍奉在肉块的身侧，向他说明了什么，然后，从肉块的孔洞中再次传来沉重的声音。他就这样不断地交流着，整个石室内都充斥着轻微的嗡鸣。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缪的属性变化：

<渡边> 克苏鲁神话：1+1=2

<缪·彼特拉克（泽塔）> 记忆疯狂倒退，重新架构了。属于缪的意识就这样沉入了深海之中，有什么向上浮起。再睁眼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午后的阳光，和瓦德兹在讲解着圣经，那一刻的头晕目眩全都消失了，以至于瞬间跨越来到了阴冷的地底，还有眼前血腥的场面都让我茫然又有些反胃，但我好像是不太应该乱动…

这似乎已经无法用做梦来形容了，还有旁边的，诡异的这个…人？

“这是…？”

<守密人> 黑袍的人影和肉块的交流停止了，随后，黑袍人走到你面前叫你：“您来吧，我的主人已将咒文告知予我，现在，他还想与您友好地握握手，以显示对您帮助我们族群的尊敬。”

<缪·彼特拉克（泽塔）> 握手？什么握手，我到底是怎么来的？我的迷茫越来越多，但是这里拒绝肯定是要出现大麻烦，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去：“好的…”

<守密人> 你上前，触碰到了那一团巨大肉块滑腻而温热的表面，它如同一颗巨大的心脏，在你手底下微微搏动着，轻微的震颤顺着表面传来。你沾了一手的血，而那个肉块的空隙最后一次打开，传来轻微的嗡鸣，随后就这样坍塌在了你面前，化作无生机的一滩烂肉。

“主人对您很满意。”黑袍人松了口气，他在你熟悉的那个簿子上写了些什么，随后就将本子交还给你。

<缪·彼特拉克（泽塔）> 这种感觉…不舒服，强烈的不适，但我不能露出那种神情，我从他手里接过了本子，那确实是我的本子，但到底为什么会在他的手里，什么时候交出去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我应该很少把这么隐私的东西交给别人…“虽然，可能有些劳烦…我是怎么到这里的？”

这么询问着我翻看起了我自己的笔记，尝试从中得到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守密人> “您这是……”黑袍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困惑，但他好像很快就明白



了你的状态，转而莫名地长叹了一口气，说着：“一体异心，魂分两头，皆不能承这世间之重……”随后就将你如何来到此处的事与你一一道来。

<缪·彼特拉克（泽塔）> 翻看完笔记又听完了眼前这人说的有些事，我觉得我有些头疼。这种做法似乎太过了，仅仅从文字也可以看出自己对于做目前的事的偏执，这是我吗？一时之间心绪烦乱，一体异心，这就是之前我总是无故睡去的原因吗？但确实，确实是不能放任这件事继续下去…我磨蹭着自己的长袍，轻轻叹息：“如此…感谢您的告知，既然是先前的‘我’要去做的，我也会想办法去达成，巴勒莫的人民确实是需要有人去付出实践将他们拉出来。”

<守密人> 纳尔吉与你一同走出了祭坛，而在此时，有食尸鬼前来通报，说是抓住了两个没什么防备的人类，要纳尔吉去瞧一瞧，是否可以用作食物储藏起来。

谈判（蒂奇亚诺）

<守密人> “哥……交给他们两个真的没问题吗？”多梅尼科此时才对你小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和你找了个黑暗的角落藏身，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处临时港口的全貌。

<蒂奇亚诺·维辛廷> “在这件事上，他们俩还算靠得住，”我安抚地拍拍多梅尼科的背，“我们留在这里，不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么。”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困难敏捷检定：D100=98/27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守密人> 你突然间感到脚踝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扣住了，随后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将你向下扯去。不幸的是你身后不远处就是一处海蚀洞，因此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就被偷袭者抓到了地底下。至于多梅尼科，他倒是意识到了你被人偷袭，反应迅速地抓住了你的手臂，但奈何那个困住你们的人……亦或者是生物，力气太大，以至于你们两个大男人，竟然就这么硬生生地被带入了地底。

在短暂的失重感过去后，你就重重地落在了乌斯蒂卡岛更深处的地面，而多梅尼科则不得不摔在了你身上，把你撞得口腔里泛出一丝铁锈味。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蒂奇亚诺·维辛廷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14-1D3=14-3=11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顾不得自己，焦急地低声询问：“多梅尼科？你有没有事？”暗自庆幸多梅尼科是摔在了我身上而不是地面的同时，迅速打量一圈周围的情况，搜索那个将我们拽下来的生物的身影，掏出枪保持戒备。

<守密人> “哥！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样？”黑暗之中，你听到多梅尼科似乎平安无事，他手忙脚乱地从你身上爬起来。即便是一片漆黑，但头顶微弱的月色从海蚀洞的洞顶泄露下来，映亮了你们眼前的场景……

那是有着像狗那样变形的脸，和腐烂的橡胶一般的皮肤，弯曲的脚上长着蹄子的怪物，它们的数量很多，不是一只，而是两只，三只，十只……无数的怪物在洞窟的上下左右将你们密密匝匝地包围住，警惕而满怀恶意地凝视你们。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3/84 成功，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3。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

么？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咬牙将从喉咙里涌上的血气咽下去，稳住声线道：“我没事。”而后站起身，将多梅尼科护在身后——没想到莱昂内送我的手杖第一次发挥了它原本的用途，盯着面前这群怪物，暂且维持着敌不动我不动的状态。这和罗西他们遭遇的怪物又不是同一种了，怎么回事，西西里岛上原本就藏着这么多未知的怪异玩意吗？

<守密人> “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一伙的……”你听到这些怪物窃窃私语。它们的仇恨和恶意更加明显了，而尽管数量悬殊，但多梅尼科还是下意识地摸上了背后的步枪，他虽然害怕得紧紧靠着你，但眼神坚定，也和你一样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些怪物。

<蒂奇亚诺·维辛廷> 哦？会说话？看起来不是神智全失的怪物，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我镇静下来，沉声问：“你们说我们和谁是一伙的？”不会是福尔图纳那帮家伙吧？

<守密人> “这里的人类……不能轻易相信……”它们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戒备且试探性地上前，看样子是想要将你们俘虏了带走。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将手杖横在胸前，阻止它们上前的脚步，冷声道：“不必麻烦，我们可以跟着你们走，绝不反抗。前提是你们不准碰我弟弟——我身后这个人。”

敌众我寡，就算有枪，我受着伤也杀不完这么多怪物，更何况打斗起来说不准还会惊动上面的人，倒不如顺它们的意思做，静观其变……光靠罗西和弗莱明二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处理好港口的事，但我现在正自顾不暇，多想无益，先应付了眼前这帮怪物再说。

<守密人> “哥！”多梅尼科似乎是因为担心你而急急出声。至于那些怪物，它们先将你绑了起来，随后又对多梅尼科如法炮制，显然是不打算对你许诺任何誓言。

“我们会带你去见首领……到时候是要做储备粮还是放了你们，就看首领的意思吧。”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向多梅尼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不要轻举妄动。这帮怪物还有首领，想来是具有一定的智慧才能形成这种系统的组织。和这帮喽啰

也没有谈判的必要，一切都等见到话事人再说。首领总是要比这些马仔要明白些事理才对。

<守密人>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在乌斯蒂卡岛下方的隧道里，只见蒂奇亚诺和多梅尼科被食尸鬼们扣押着来到了聚居地，此处有着希腊式的列柱神殿，一些保存完好，一些则有所耗损，但仍然不减半点华丽和宏伟。在这个巨大宽广的洞窟里，不知名的生物闪烁着绿色的萤火，将此处点亮。

而缪，亦或者是泽塔，则是与闻讯赶来的纳尔吉一同在大厅中会见了这两位俘虏。蒂奇亚诺可以看出，这带头的黑袍人，戴着着豹猫标本做的面具的人，袍子下，还有令人不安的异样凸起。

<缪·彼特拉克> 不要，当着神职的面讨论吃人肉的交易吧，我有些头疼，另一个我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些事的…这就是差异性吗？

“首领，这是我们抓到的俘虏。”食尸鬼们向黑袍人汇报。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向那黑袍人点头致意：“请恕我不便见礼，阁下是此地的首领？敢问如何称呼？”

<缪·彼特拉克> 这是…怎么还有人被抓了，难道是先前对话中提到的围剿他们的那些黑手党吗？我理了理自己的长袍，在纳尔吉这，决定看一眼他们打算怎么处理再决定走不走。

<蒂奇亚诺·维辛廷> 顺便也打量一下黑袍人边上那个人类。在一群怪物中还会有人类出现，其中必有蹊跷。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灵感检定：D100=81/7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黑袍人看上去也困惑非常，显然栖息地今天到访的潜在食物来源太多，让他犹豫着不知道是该放还是该杀了储藏起来。思忖再三之下，他转头向一旁的泽塔：“这两人您认识吗？我的同族们已经饱受饥饿之苦太久，如果不是您的朋友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他刻意隐了后半句话没说完，但周围的怪物们却都有些躁动兴奋地离蒂奇亚诺还有多梅尼科近了一些。

<缪·彼特拉克> ……这样把选择权交给我好吗？我看了看纳尔吉，又看了看那边两个，如果他们有求援的意思…但是是他们的敌人那我救了好像也不太好，总之还是，先看看这两个人有没有求救的意思吧。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注意到那些怪物的眼神，储备粮……这些怪物难道以食

人为生？饱受饥饿之苦……听上去怎么这么寒酸呢？这首领看起来也不太灵光，竟然在他人面前自爆弱点。不过，这倒是给了我可乘之机。我高声打断道：“且慢，您说您的同族食粮短缺，莫不是无人可食？”

“要是您愿意，可同我做个交易，我能为您的族人提供食物。”

<守密人> “你说，我会酌情考虑。”黑袍人沉默了一会儿对答道。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是维卡利亚的顾问，巴勒莫的黑手党。不瞒您说，巴勒莫最近要变天了，”我刻意露出个残酷嗜血的笑容，“我们要处理的尸体会很多，与其抛进地中海，白白地让它们腐烂，不如物尽其用，送来给您和您的族人，您觉得呢？”

<缪·彼特拉克（泽塔）> 看起来这两个人自己有解决办法，太好了，这种时候就不要交给我了，要不还是走吧？记笔记的那个我似乎还想去米利奥尼主教的房间再看看…我稍微同纳尔吉低声用他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到：“看起来这大概是对您有益的…贸易行为。或许我在这会过分干扰你们的对谈顺畅，先前的‘我’也还尚有事需要我去做…能劳驾您寻人待我回到先前来的地方去么？”

贸易行为已经是我对这个血腥交易最委婉的说法了，不要逼迫神职人员看这种东西啊…

<守密人> “您去吧，我差人将您送回隧道的入口处，只是要劳烦您再走很长一段路了。”纳尔吉显然也对这个交易摸不着头脑，需要时间来厘清。他微微点头，叫了个同类护送你离开，并且叮嘱你在洞窟中行走时一定要带好金币。

<缪·彼特拉克（泽塔）> “感谢您。”我点了点头，心里稍微为这两个可怜人祈祷了一下，想想还是补充到，“如果对谈不顺，还是请您，稍微放过他们吧，劳烦了。”

<守密人> 你说完，看到那穿着主教衣服的人低头与黑袍人说了些什么，随后其中一个怪物就护卫在他身边送他离开。至于黑袍人，他慢慢地摩挲了一下袍子，如同触肢一样的肢体蠕动了一下，随后回答道：“维辛廷阁下，这么多年来想与我做交易的人很多……我见多了背叛也见多了谎言，您空口无凭，我要怎么才能信任您。”

<蒂奇亚诺·维辛廷> “您知道我的名字，”我并不是很惊讶地挑了挑眉，“那您想必也知道最近在城里发生的事情，知道巴勒莫几个黑手党帮派之间的关系。

维卡利亚要为堂·弗莱特利复仇，福尔图纳便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众所周知的。我有什么必要欺骗您呢？这本就是双赢的交易。我会这么提，也是因为我和我弟弟的性命握在您的手里罢了。您要是需要见面礼，今夜会有一艘福尔图纳的船开进乌斯蒂卡岛的港口，我会把那艘船上的人，还有福尔图纳留在港口的人手都送来给您。”

<守密人> “我知道你们姓甚名谁，并不代表我就清楚如今巴勒莫的局势发展得如何……坦白来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对人类之间的权利倾轧没有半分好感。您说将那艘船和人赠给我们，但我没见着您出半分力气，您只不过是假他人之手罢了。”人啊……黑袍人长长地叹气，“罢了，我不需要您这样巧舌如簧的说辞。”他抬手指了指多梅尼科的位置：“您让他留下来，等我们收到您所说的食物之后，自然会将他放回去。”

<蒂奇亚诺·维辛廷> “既然如此……”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多梅尼科，“就请您先让手下为我松绑吧。”

<守密人> 多梅尼科看上去虽然害怕而惊惶，但听你这一番说辞，也明白其中利弊的重要性，而是苍白着脸对你点了点头。黑袍人示意，让其中一个食尸鬼松开了差点要将你捆得血液不通的绳索

<蒂奇亚诺·维辛廷> “您说我假他人之手，说我巧舌如簧，”我低笑一声，等到能活动了之后便甩了甩僵硬的手臂，撩起衣袖，从西装内袋里抽出跳刀，用尽全力从左臂上尽可能地剃下大块血肉，丢到黑袍人面前，“那用这个来展现我的诚意，您觉得足够了吗？”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蒂奇亚诺·维辛廷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11-1D3=11-3=8

<蒂奇亚诺·维辛廷> 左臂汩汩地往外涌出鲜血，突如其来的虚弱感使我险些站不住，还是依靠着手杖才勉强稳下身形。我深吸了口气，紧紧盯着黑袍人：“以我的血肉做定金，您现在愿意信任我了吗？”

<守密人> 你剃得如此之深，以至于隐约能见到其下白森森的骨头。多梅尼科显然吓呆了，他想要上前为你止血，但由于被绑得严严实实而完全无法动弹，只是死死地盯着你。至于黑袍人，他看了看地上的那块血肉，这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东西，竟然像是半点都无法获得他的怜悯那样。

“我收下您的血肉。”他说到，随后，食尸鬼们一拥而上将其从他脚边抢走，似乎是打算分而食之，“我放您走，但今夜我已经不会再为人类提供任何帮助……所有的法门和诀窍，我已经悉数向我的主人许诺过不会再透露给其他人。但您是个很有趣的人……让我想到尼禄皇帝，从前他也是向这般用血肉之躯向我们许诺的。”黑袍人桀桀地笑了两声，“两位走吧，我会让同胞带你们离开，但巴勒莫的事，我已打算静观其变……如果您能活下来，这笔交易我们再继续谈。”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勉力支撑着身体，不让自己在这非人的怪物前倒下去，而是要站得笔直：“那就请为我的弟弟松绑吧。我很期待，未来再与您合作。”

<守密人> 那个被黑袍人派出来的怪物带领你们穿过错综复杂，大大小小的隧道。渐渐地，激烈的枪声穿透地面来到你们的耳边。走在前方的怪物很显然焦躁不安起来。它按照首领的交代，塞给你们两个两枚闪烁的金币，随后，就快速潜入了你们来时的黑暗之中。

<守密人> 从前方的岩洞走出去，似乎就是港口的位置。多梅尼科的手按在腰间的上，显然是预料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又担心地看了看你的手臂：“哥，你的手……需要我再处理一下吗？”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将金币收好，手伸给多梅尼科：“快些吧，听起来他们很需要我们的支援。我口袋里有手帕，用得上就拿。”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73

<守密人> 或许是因为光线太昏暗，多梅尼科情急之下手忙脚乱，好险没把随身的药品打翻，他把你的伤口弄得有些痛，不过现在已经比你先前自己处理的状态要好多了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蒂奇亚诺·维辛廷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 8+1=9

<守密人> “哥……我们先去吧，速战速决，很快就回家了。”多梅尼科咬咬牙，表情很愧疚。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用右手拍拍多梅尼科的背：“没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吧。”然后用手杖撑起身体，往枪声传来的方向赶去。靠近时伏低身体，尽量隐藏身形，不被敌人发现。

<守密人> 你们走出岩洞，发现此处距离你们先前被怪物们拖下去的地点很近，



就在一处位置良好，不易被港口处的人所察觉的巨石边。

而下面那陷入苦战的……不正是提摩西和埃托雷么？



戮力同心（埃托雷）

<守密人> 提摩西被埃托雷拍了几下，从善如流地收回了手。等蒂奇亚诺和多梅尼科走远，他把手揣在口袋里，脸上倒也多了几分正经的神色。出了岩石后，他轻声说：“你也就这么让他使唤了？我在看莱昂纳多跟前你都不会这么听话。”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只是做我的事，他想使唤谁是他的事。只是恰好目的一致，就当我出来做劳力慈善了。你可不是家里唯一没贵族架子的。”我低声回复，“还有，我很听父亲的话。比你听。”

<守密人> “哟，那我真是刮目相看。”提摩西挑了挑眉也没再多说什么，而是慢悠悠地跟在你身后，看上去没个正形，但目光却机警地扫过这些福尔图纳的黑手党。

你们没有多加遮掩，因此即便此处光线昏暗，你们也能被这些人看得清清楚楚。“来干什么的？”其中一个守卫立刻喝止了你们，即便看到了胸口的徽章也没有放松警惕：“还没到船到港的时间，你们是什么人？”

<埃托雷·费德里科> “呵，我长话短说，朋友们。今天农庄仓库都遇袭了。损失很严重。”我压低声调，“老大让我们再来检查一下码头这边。我得提醒你们，这里可是计划的重要一环，一点、一点岔子都不能出，否则有什么后果我想你们也很清楚——但你们，你们又在这里干什么，等着开聚会吗？怎么只是围着港口检查？礁石那边有条来路不明的船，你们发现了吗？嗯？”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说服检定：D100=5/60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守密人> “来路不明的船？”那个问话的人半信半疑，他和离得较近的几个同伴们咕哝着商量了一会儿，随后有大约三四个人就被支出去沿着你所说的方向检查船只。“你说仓库遇袭了？我们还没收到消息，今晚的货还能来吗？”那人继续追问，听起来意思是如果不能来的话，他还有别的事要办。

<埃托雷·费德里科>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来检查码头情况。嗯？怎么，你有更要紧的事情？”我没有直接回复，想先尝试多套点话。

<守密人> “就算等不来最后一批货，这里的也要送走，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懂么？”那领头的人有些不耐烦地咂了咂舌，对你们摆手：“话这么多还怎么做事？老大最近招来的这些人真是……你们先上来吧。”

<埃托雷·费德里科> 装管理层还是不擅长……不知为何我现在又紧张起来。多人合作也一点都不方便，我也不知道维辛廷那边什么时候会动手——不，最糟糕的情况应该是他不会动手？但这样对他也没好处吧。呃，不行，计划的不确定性太多了。我握紧了提手，悄悄地调整了一下呼吸频率缓解紧张。我做了决定，如果没有听到那边枪响的话，那我也暂时不行动，以刺探情报为主，现在危险太多，何况……我瞥了眼提摩西。做好决定后，我跟着那个领头的上了走道。

<守密人> 你们刚踏上走道，就感到一阵剧烈的摇晃从岛屿深处传来，而那个盘问你们的，疑似小头目的人，则是一个趑趄没站稳。提摩西走在你身后一些的位置，眼疾手快地伸腿一踹，就把那人给踹下了港口落入水中。现在，这里只剩下两个不知所措的喽啰了。

“愣着干什么！把你的枪拿出来！”提摩西叫到。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手枪 80: P2=64[惩罚骰:2 6]=64

<守密人> 你看到提摩西拿出了手枪连续点射两次，分别击中那两人的肩膀，而火药巨大的冲击力也将他们推下了港口……福尔图纳的黑手党们在水里挣扎着，眼见着先前那个被推下去的头目就要再爬起来——

<埃托雷·费德里科> “你——”这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吗——我马上拉开箱扣，拿出了我的步枪做好了开枪准备。见两人已经被提摩西放倒，我马上把枪口转向了那个被推下去的头目，扣动扳机。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步枪检定：B=9[奖励骰:4]=9/7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守密人> 那个气急败坏的头目浑身湿漉漉的，来不及拔出进了水的火枪就被你打中了要害，随后他捂着腹部，再次摇摇晃晃地跌入水中，在海水里晕出一片深色的血迹。

<埃托雷·费德里科> “……你可真果断。”我喘了口气，提摩西给我制造惊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接着我转头小跑向小屋，看看那些存货是不是还在里面。

<守密人> “趁他病要他命嘛。”提摩西撇了撇嘴把枪收起来，就这么看着你进了小屋，意思是他就在外面蹲着得了。

小屋附近的岩石和小船上堆着十几个木箱，至于屋子里没有多少东西，一览无余，除了还没装上船的几个箱子之外，这里还有一些纸质材料。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先快速翻起了纸质资料，看看上面的内容再决定要不要让它和那些木箱一起沉海。

<守密人> 你发现这是福尔图纳用于走私的账本和计划表。账本里密密麻麻地写着惊人的巨额款项，至于计划表里则说，今晚的黑莲出口只是一次试探工作，而在圣罗莎莉亚纪念日晚上，将会有一次更为大型的海上走私活动：在巴勒莫港和乌斯蒂卡岛的中间点，福尔图纳预计将把大量的黑莲装载前去英国的货船中。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困难教育检定：D100=97/40 大失败！是我的能力不足……给您添麻烦了，指挥官……

<守密人> 你把账本翻了个底朝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而小屋外突然传来枪声，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罗西，再不出来你就要替弗莱明收尸了！”你听到提摩西在开火的间隙这样叫你。

<埃托雷·费德里科> “啧！”我怎么在这个时候犯傻当面看……这下好了，连处理时间都没有！我迅速地把账本计划书收进箱子，用霰弹枪朝着木箱来了一枪后又端着步枪去支援提摩西。

<守密人> 此时已然是凌晨，仿佛浸透了海水一般的苍白月亮高悬于海面之上，而其下，昏暗的港口也被月光映亮。枪声已经填满了这处狭小的空间，预示着一场恶战。先前被支走的三人，其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气势汹汹。

行动顺序：提摩西-埃托雷-帮众 ABC

<守密人> 第一回合，提摩西的行动轮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64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3=1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10=8

“少爷，您看完账本啦？”提摩西在这样激烈的枪战中竟然还有心情说笑。他转动左轮，由于光线明亮，他很轻易地就击中了一个福尔图纳成员。你们在掩体的暗处，对方看你们并不是十分清晰。

<守密人> 埃托雷的行动轮

<埃托雷·费德里科> “……你看得懂你来看，弗莱明先生。”本来因为自己决策出错有些恼火，但听到某人贫嘴真是愧疚心都没有了。说实话，将枪火用在人

身上还是第一次，被人用枪口对着同样是第一次。果然扣下一次扳机和凿下一刀还是不一样的……至少现在我没有那么多角度可以选择。我用步枪瞄准第二位黑帮成员开枪。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步枪检定：D100=39/7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2D6=3+4=7

“哦——指不定我真看得懂，怎么说？”提摩西拉长了声音。至于你的步枪子弹，它击中了第二位黑帮成员的肩部，使他因冲击力而往后趔趄了几步。两声枪响，足以使对面确认你们的位置了。

<守密人> 帮众 A 的行动轮

<渡边> 首席执行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86

遗憾的是，由于被提摩西击中，疼痛似乎已经撕裂了他的理智，让此人的子弹歪斜了轨迹，从你们耳边擦过。

<守密人> 帮众 B 的行动轮

<渡边> 首席执行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21

<渡边> 首席执行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2=1

<渡边> 首席执行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8=7

<埃托雷·费德里科> “嚯，那你看得懂我给你颁个奖，你要绶带还是勋章？”我一边上膛一边念叨。

在昏暗中第二名帮众似乎分不清你和提摩西，依照常理而言他是应当将枪口指向你的，但子弹却击中了提摩西不慎露在外边的手臂。你听到他闷哼一声，金属制品破坏骨骼和肌肉的声音尤为明显。

“呵呵……”提摩西从牙缝里挤出几声笑来，“我要勋章，上面写着‘全世界最好的哥哥提摩西’，署名是埃托雷。”

<守密人> 帮众 C 的回合

<渡边> 首席执行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30

<渡边> 首席执行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2=2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闪避检定：D100=25/27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不知何时第三个黑帮成员悄悄靠近了你们，在他手中的小刀千钧一发即将刺向你的时候，白色的刃反射明亮的月光，被你察觉，于是你向侧方翻滚，躲开了对方手中的刀。

<埃托雷·费德里科> “……t'as quoi dans la boule ! （你脑子进水了吧! ）” 这个场合还能贫嘴真是……我没忍住用法语碎了一嘴。躲开攻击后我立刻后退调整姿势，稍微替又中一枪的伤员挡着点。

第一回合结束

埃托雷 hp 不变

提摩西 hp5

帮众 A hp4

帮众 B hp5

帮众 C hp12

遭遇战（蒂奇亚诺&埃托雷）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敏捷检定：D100=42/5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敏捷检定：D100=32/55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行动顺序：提摩西-蒂奇亚诺-埃托雷-多梅尼科-帮众 ABC

<守密人> 第一回合，提摩西的行动轮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88

鲜血已经浸透了提摩西的手臂，并且还滴滴答答地落在木板上，使他的动作多出了几分勉强。他一时间痛得没什么心思和埃托雷斗嘴，只是对着先前偷袭埃托雷的那个人扣下了左轮的扳机。提摩西换了一只手拿枪，那显然不是他的惯用手，于是这一发子弹落了空。

<守密人> 蒂奇亚诺的行动轮。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手枪检定：D100=70/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向巨石微扬下巴示意了一下，低声对多梅尼科道：“我们从这里开火，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而后掏出左轮潜伏到巨石后，迅速观察一番下面的形势，朝弗莱明试图攻击的那个人开枪。真可惜，我原本更擅长也更偏好肉搏的，现在手伤成这样，也只能靠枪了。新式科技的用处果然还是很大啊。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手枪检定：D100=91/65 失败。不利的战况。

重新爬回此处位置消耗了你们不少体力，而距离弗莱明较近的那个帮众在你们看来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纸片，很显然这一发子弹打空，但枪声让其余几人都警觉起来。

<守密人> 埃托雷的行动轮

<埃托雷·费德里科> 他不说话了，在这个情境下我也说不上好事坏事——拜托快点结束吧。我能做的仅有将枪口朝向刚刚前来偷袭的家伙，上膛，开火。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步枪检定：D100=84/7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兄长被击中这件事扰乱了你的心神——好吧，或许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百分之零点几。尽管枪响震得你耳膜微微发疼，但子弹显然却没什么效果。

<守密人> 帮众 A 的行动轮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23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4=2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10=10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8+8=5+8=13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体质检定: D100=2/66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识。

或许是因为救人心切，蒂奇亚诺在观察战况的时候不慎被其下的一个人瞄准了躯干，子弹呼啸而来，这一次击中的是距离胸口很近的位置。在旋即而至的黑暗和昏沉中你只听见多梅尼科焦急的声音……

蒂奇亚诺暂时退出战斗轮

<守密人> 帮众 B 的行动轮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27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3=1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8=3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2

也不知道第二个帮众是否真的把埃托雷认成了提摩西，子弹紧追着就击穿了提摩西的腹部。现在这个身中两枪的伯爵长子终于摇摇晃晃地倒下了，手里的枪落在地上，手臂和腹部的伤口都在汩汩地流着血。他还没有完全地死去，但显然已经失去了意识。

<守密人> 多梅尼科的行动轮（补充）

在支援下方战况和营救自家大哥之间他很显然选择了后者。多梅尼科紧咬牙关，脸色苍白地扯来了绷带和药品，把蒂奇亚诺胸口的衣物撕开，随后处理枪伤……他的动作很熟练，或许以后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

蒂奇亚诺获得临时 hp1

<守密人> 帮众 C 的行动轮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10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剑检定: D100=57/6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4+1D4=4+4=8

<埃托雷·费德里科> “提摩西！”我心烦意乱，脑袋里一团乱麻，可能是因为接连不断的枪声，可能是码头上的血。我在情急之中放弃长管的步枪，转而尝试用剑对付眼前的黑帮成员。

显然拔剑的动作花费了你一番功夫，而对方的小刀早已挑开长长的剑刃朝你刺来。在底层混迹的黑手党不要命的架势是谁也拦不住的，你被对方的小刀狠狠地刺中了大腿部位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埃托雷·费德里科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9-8=1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体质检定：D100=34/5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守密人> 在剧烈的痛楚之下，你仍然维持了清醒

<守密人> 第一回合结束

提摩西 hp1

蒂奇亚诺 临时 hp1

埃托雷 hp1

多梅尼科 hp12

帮众 A hp4

帮众 B hp5

帮众 C hp12

<守密人> 或昏迷或清醒，你们都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了由地底深处传来的嗡鸣和震动。

“那，那是什么东西……”埃托雷在模糊的视线中，看到所有黑帮帮众都惊恐地僵住了，他们望着你背后临时港口深处密密麻麻的海蚀洞，一股血腥味和腐臭味逐渐在此处扩散开来。

你下意识地朝他们目光所指的方向看去。在仍然皎洁而干净的月色下，你看到许多有着像狗那样变形的脸，腐烂的橡胶一般的皮肤，弯曲的脚上长着蹄子的怪物。它们数量庞大，密密麻麻地从洞窟中涌出来，口中滴着涎水，手中拿着旧时的长剑，或是勉力地抓着火铳。无休无止，就好像一场存在于你能想象范围中最深、最深的黑色噩梦。

在他们的最前方，是一块巨大的肉瘤，它由搏动的血管，肌肉纤维，内脏残渣组成，血和黏液从它的外表滴落下来。肉球微微蠕动着，随后从最中央打开了一个小口，如同一只巨大的眼球，从那个腔体中，传来摇撼大脑一般空灵的“嗡——”

<埃托雷·费德里科> .sc1d8/1d20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7/99 成功，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值减少 1D8=8 点,当前剩余 91。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智力检定：D100=26/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的疯狂发作-临时症状:

<渡边> 1D10=7

<渡边> 症状：逃避行为：调查员会用任何的手段试图逃离现在所处的位置，状态持续 1D10=1 轮。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味道。视线模糊的情况下味道是最刺激的，黑压压的异形足够让人想吐……但那个肉瘤……那又是什么东西？但无论那是什么东西我都不能傻傻地倒在这里！我下意识地忽视腿间的剧痛尝试拽着提摩西去现在看起来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室内，那个小屋。

<守密人> 很显然，你的动作远没有那些怪物们快。它们一拥而上，那几个帮众的惨叫就湮没在了黑压压的怪物包围中。你的后脑勺传来一道强烈的冲击感，在重伤之下就这么晕厥了过去。

庆典 (1866 年 9 月 4 日)

请作壁上观（蒂奇亚诺&埃托雷）

<守密人> 在时而明亮时而昏暗的视野中，你们似乎被频繁地搬动来搬动去，刺目的灯光曾长时间地透过你们的眼睑在视野中烙印下温暖的红色，随后，又逐渐远去。

意识回笼的那一刻，你们几乎要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身上并没有痛楚，目力所及皆是温暖而干净的房间内部。窗户打开着，从街道上传来音乐声和欢呼声。人们呼唤着大卫·米利奥尼的名字。船只归港，汽笛鸣响，教堂的钟声敲响，预示着正午的弥撒将在显赫的大主教踏入教堂门口的那一刻举行。

空气里飘来水果和美酒的香气，遗憾的是你们身上各处都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看来是无福消受。床头柜上放着花束，两束火红的玫瑰，花语是不能言说的秘密，贺卡上没有其他的字迹，唯有签名，象征着它们来自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

在这样盛大的节日里，人们的耳朵中只能听到欢笑，至于血液流淌，子弹出膛，它们会被掩盖在花朵与装饰的海洋中。

这就是圣罗莎莉亚节，各位，节日愉快。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的执行官档案设置成功。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的执行官档案设置成功。

<蒂奇亚诺·维辛廷> “多梅……尼科……”我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一边艰难地扯动干涩声带呼唤，一边打量周围，寻找弟弟的身影。

<埃托雷·费德里科> 如果不是街道上的呼喊声，我大概会误以为天堂和病房是一个样的。虽说还算安稳地睡了一觉，但昨夜发生的一切太超过身体和精神的承受范围，现在我仍然感觉浑身都紧绷着。我尝试半坐起来，看看房内还有没有提摩西或者其他入。

<守密人> 遗憾的是此处病房中并没有多梅尼科的身影，但你们的随身物品倒好好地放在了原处，包括蒸汽船的钥匙，甚至埃托雷和提摩西的床头还各有一枚食尸鬼赠与你们的罗马金币。提摩西仍然在昏迷中，一层层的伤口叠加让他整个人

被缠得像个木乃伊。

<蒂奇亚诺·维辛廷> 多梅尼科不在这里……至少说明他没有受太严重的伤，是好事，是好事。我心下略微安定，转向罗西询问：“昨天发生了什么？”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尝试从床上站起来靠近提摩西的床边，再确认一下他状态怎么样。

<守密人> 提摩西的脸色因为失血过多而苍白，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药味。手臂和小腹都被一圈圈的纱布缠着，一时半会看上去是无法醒来的。而当听到病房内传来动静之后，门被猛地推开，从外部一前一后地闯进来两个人。

“维辛廷先生！”这是维卡利亚的伙计

“小少爷！”这是孔蒂费德里科宫的护卫之一。

“首领出事了！”

“伯爵被人刺杀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什么？！”我顾不得等待罗西的答案，以及胸口和左臂的隐痛，抓过蒸汽船的钥匙和手杖就挣扎着下了病床，朝那个来报信的伙计走过去，厉声（虽然以我现在的虚弱程度，话中的气势连平时的一半都不足）喝问道，“说清楚点，发生了什么！”

<埃托雷·费德里科> 霎时间有什么东西在脑袋里炸开，但也仅仅是一瞬。我咬着牙开口道：“……我现在动身回去。”顾不得疼痛和寻求思考的空余，我只感觉得到极端的冷。我拿起我的箱子和那枚硬币就往外走：“你，看着提摩西。别出差池。”迈出门的时候我不忘嘱咐那名传信护卫两句。

<守密人> 那个伙计喘匀了气，才缓缓对蒂奇亚诺说：“就在今天早晨的时候，节庆刚开始，大主教的船刚到港口，总部就被福尔图纳的人攻击了。我们没想到在圣罗莎莉亚节这天他们也敢动手，所以防卫各处都多有疏忽，首领……首领没事，只是撤去了另一处安全地点，但现在城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所有人都变得很奇怪，大伙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顾问，您快回去吧！”

复活（缪）

<守密人> 照例是漫长而沉闷的路程。尽管对你来说这是第一次走过这条路，但却不知为何仍然有一种熟悉的不安感，或许是因为缪的经历也对你有所影响。

食尸鬼送你回到了加布遣派的地下墓穴那一处入口，可以看到此时昏迷的院长已经不在此处，或许是醒来之后就自行离开了。至于墓穴的门，当然也是从内部关上的，但并没有上锁，可以直接推开。

<缪·彼特拉克（泽塔）> 如果按照谨慎程度来讲，我应该学一些另一个我…？毕竟他撂下了那位可怜的院长了，在推门之前，我摸出了自己的拆信刀，在自己的身上划了不少的口子，然后摸了摸泥巴，手上缠着的绷带也都解开。是这样做的吧，真疼啊…这么做完后，我推开了门。

<守密人> 如同死而复生的基督那样，你缓慢地推开了墓穴的大门，刺目的天光落在你的脸颊和眼脸上，几乎要让你感到疼痛。

风从港口的方向吹拂，带来人群的欢呼声，还有奏响的乐器，以及鸣笛，隐约能听到人们呼唤着大卫·米利奥尼的名讳。

圣罗莎莉亚节到来了。

<缪·彼特拉克> 阳光，终于离开了洞穴了。我抬手稍微挡了挡，给眼睛一个缓冲恢复的时间。虽然按照另一个自己笔记上的描述米利奥尼十足十是有问题的，但多少还是应该再确认一次。我理了理自己身上的衣服，准备往教堂过去。

<守密人> 在你走出修道院的过程中，有好些个修士和嬷嬷追上你，关切地询问你是否需要治疗——毕竟你失踪了一整晚，身上看起来还如此狼狈不堪。你注意到修道院内也因为节日的到来而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氛围。不仅如此，似乎是因为弥撒的习惯，大教堂处还特地送来了面包和葡萄酒，以供修士们享用。

<渡边> 缪进行侦查检定：D100=82/45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或许是因为刚刚才回到地面的原因，光线一时间刺痛了你的眼睛，你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寻常的事

<缪·彼特拉克> 想要快速适应会来果然是不太可能啊。我摇了摇头朝着他们回绝感谢，毕竟自己造成的伤多少心里还是有数的，这些就是表皮皮肤划开的模样，看起来很狼狈，实际上却没破到内里真正会让人受伤甚至致命的地方。

<守密人> 你乘着修道院弟兄们安排的马车从郊外的修道院出发，从西侧的城门

进入了巴勒莫。但距离越近，反而越听不到乐声和人群的熙攘之声——整个巴勒莫在早晨迎接大主教的热潮过去之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之中。马车夫也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掀开帘子，发现人们躺在街头巷尾，目光呆滞，露出傻笑望着天空，嘴角流淌着涎水，手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街上全是被打落的葡萄酒和面包的香味，嘴里念念有词，说着称赞大主教的词汇，说我们将被引至主的殿前。

<渡边> 缪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25 成功，缪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24。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渡边> 缪进行侦查检定：D100=70/45 失败。不利的战况。

<缪·彼特拉克> 怎么回事…主的殿前？这里的人到底，我的内心陷入了一种极度的不安，都是打翻的葡萄酒和面包，莫非有问题？我咬了咬嘴，即使是，要做什么，但也不应该对无辜的人子做到这一步吧？我望向了大教堂的方向，心里越发地没底。

<守密人> 你在大教堂前下了马车，车夫口中一边念念有词说着怪事，一边同你行礼之后就往回赶。教堂的门敞开着，你在圣坛前看到了一个背对你的，身着红衣主教袍服的熟悉身影，那是大卫·米利奥尼。他身边原本应有辅祭童，原本应有安杰罗神父，还有那些唱着圣诗的孩子们……但此刻他们也全都歪倒在了地上，葡萄酒像是血一样打湿了白色的亚麻布。

他始终背对着你，或许是因为全身心都放在了祈祷一事上，并没有对你的到来作出任何反应——又或者说他早就预料到有这么一场会面？

<缪·彼特拉克> “…米利奥尼主教，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使用疑问句，因为我知道到达这里后看到的情况已经足以证实这位大主教就是元凶了。下车前为了防止自己生变那页记着的笔记我已经撕下并且绑在了手上，以便如果我又与另一个自我交换时有对付他的条件，而我的另一只手已经放在了自己那把勒马特手枪的枪柄上了。

不做回答的话，我将枪的保险栓打开，最终对准了米利奥尼的方向，尽管这不是我擅长的，更准确来看这应当是另一个我最擅长的事，还有纳尔吉交给自己的咒文。

<守密人> “彼特拉克主教。”他回头看了看你，身上穿戴着的金色装饰物闪闪发光，衬得他的容颜像是圣经中的大天使那样俊美。米利奥尼对你微笑了一下：

“主已经舍弃了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祝祷和祈求，祂竟像是全然听不到那样。我想，这样的真相没有人能够接受……我要质问祂，是否真的就将我们留在人间受尽苦难，仿佛弃若敝履。”

<缪·彼特拉克> “那你又为何要为此带上这么多无辜的人子。我们作主耶和華之仆从，可不是为了求祂显圣，更应该是为了像耶稣基督那样以己身去为世间点亮明火，以自身奉献为世间扫去苦难。”我的手有些发颤，他的话似乎让什么动摇了，但不能是我，我咬紧牙关定了定神，“难道说就要因为主舍弃了世间，舍弃了你我，你我就也要学那主一般舍弃它吗？”

<守密人> “缪……”米利奥尼以几乎咏叹调一样的优美声线长长叹了口气，他的手轻轻抚摸着其中一个孩子的头顶，而后者穿着唱诗班的礼服，抱住了他的腿对他傻傻地笑着。你看到米利奥尼的眼中有关切和温柔，但那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处于对某种精神，某种特质的喜爱，就好像透过这个孩子，他看到了人性的光芒一样。

“正是因为，我数十年如一日，数百年如一日地忠于祂，聆听祂的教诲，我才格外地无法接受一切都只是祂用来愚弄我们的骗局……什么复活的奇迹、教廷、乃至圣经……这一切都是骗局！缪，我们只不过是祂利用后又舍弃的工具。无论是谁对祂而言不过都只是玩物，我要面见那宇宙中唯一的，痴愚的混沌之王，我将为万民请愿……我要杀死我们的主。”他说着，眼眶里滚落下晶莹的眼泪。米利奥尼的手逐渐收紧，你看到那个孩子在细微的挣扎中没了声息……就这么活活被他掐死了。

<缪·彼特拉克> 看着他掐死了那个孩童，我的大脑就像是被人敲了一钟般短暂的失语，如此，残忍的……我不清楚另一个“我”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才促使了我们分裂成二体，但我现在竟然无比庆幸此刻掌握这具躯体的是我自己。或许我接下来的话是违逆教廷，违逆主的，但那也是必须说的。

“大卫，我们聆听着主的教诲时至今日，数年如一日的忠于祂，可这不意味着我们忠于的是一个实体的存在。之所以会有奇迹，教廷，乃至圣经，究其根源是人在漫漫长河中需要有一个定点的锚为他们指名走出黑暗的道路。我们愿

意相信其存在，愿意相信奇迹，愿意听从祂的教诲，正是因为我们甘愿成为迷茫人群的牧人，带着他们远离灾厄，走往迦南。无论你想要对主行以什么，我必须告诫你，其他的人子他们并没有做出他们自身的选择，如此不过是傲慢的一厢情愿罢了！”

<守密人> “一厢情愿又如何？傲慢又如何？” 米利奥尼将那个孩子抱起来放在长椅上，模样就好像照顾着他睡去的慈父。“我可以负了他们，但他们不能负我，无论是人子还是天父，我为他们，为世间流尽了汗水和鲜血。我图谋，我暗杀，我用计策，用蛮力，我数百年来背了这世间所有赐予撒旦的罪名，但最终什么都不是，祂厌倦了就离去了，为什么！ 缪，我只想要一个答案，为此……我什么都不在乎。”

米利奥尼微微抬手，缓缓地念诵：“‘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在话音落下的时刻，你所有的感官都在一瞬间被剥离——无法视物，无法听闻，口不能言……如果大卫·米利奥尼的确被主抛弃，那么这样的痛苦或许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渡边> 缪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8=7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缪的属性变化：

<渡边> 理智：24-7=17

<缪·彼特拉克> 可恶，口不能言，眼不能视，耳部能听，如果他一直恒久的处在这种黑暗里，那确实是痛苦万分。可这不是他可以作践他人的理由，哪怕，哪怕长久地背负世间恶名，就真的就什么也不是吗？你我行为于世人是善是恶这本就无关紧要，我需要做的，仅仅是，尽我所能庇佑人子。

我不知道我的手是否还能动，但我知道我得扣下扳机。我努力去扣下最初就对准了米利奥尼的手枪。

<渡边> 缪进行手枪检定：D100=38/70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渡边> 缪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1D10=8

<守密人> 在黑暗中，你仍然能意识到子弹已然击中目标，空气里传来轻微的震荡……但你并不清楚米利奥尼是否被击中了，但你眼前的黑暗没有半分缓解。喉

咙里堵塞着某种淤泥样物质的感觉逐渐消散，现在你的五感似乎稍微恢复了一点，至少能够正常开口说话。

<缪·彼特拉克> 那个咒文，先前看到的那个，我必须尝试了，眼不能视物，手枪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了，这一击即使击中也不过是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我没有松开手枪：“善恶于世人不过一线之差，世界抛我以苦痛，我愿报之以歌。大卫·米利奥尼，你有你要的答案，我也有我自己的答案。”说完我开始念诵那道咒文，希望这能起效，拜托了。

<渡边> 缪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3D4+9=(1+1+2)+9=4+9=13$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缪的属性变化：

<渡边> 魔法： $6-7=-1$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缪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 $15-6=9$

家主（埃托雷·费德里科）

<守密人> 你忍着疼痛走出了医院，却注意到人们的欢呼声早已消失。整个巴勒莫在早晨迎接大主教的热潮过去之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之中。来到大街上，发现人们躺在街头巷尾，目光呆滞，露出傻笑望着天空，嘴角流淌着涎水，手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街上全是被打落的葡萄酒和面包的香味，嘴里念念有词，说着称赞大主教的词汇，说我们将被引至主的殿前。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70/91 成功，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90。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埃托雷·费德里科> “恶心……”我并未忍耐直接唾弃地骂出口，不知道还以为巴勒莫在庆祝炼狱降临而不是圣罗莎莉亚节。人群这又是，因为毒品？已经有这么大规模了吗？是啊，我努力了这两天也拔除不了全部……但管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徒步走也要赶回孔蒂费德里科宫。

<守密人> 幸运的是，宫殿上下的护卫们还没有陷入这种奇怪的谵妄当中。看到家里终于有了主人，所有的仆役们都松了口气，现在，孔蒂费德里科宫要你来拿主意了，尽管那枚戒指你已经还给了你的父亲。

那护卫一边与你赶往伯爵的卧室，一边告诉你，他们已经将那刺客拿下，但对方服毒得太快，没有半点审问和拷打的时间。而伯爵尽管身受重伤，但好在身子骨向来都硬朗，尽管是见了血，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埃托雷·费德里科> 乱糟糟的，心情从没有这么乱糟糟的。一切从昨晚提摩西再度中枪开始滑坡，先是计划打乱的烦躁，然后是拉人下水的愧疚，接着又是肉体上的疼痛，我一度怀疑腿是不是再也动不了了……随后是那团扭曲的……只是回想一下还是感到肠胃一阵扭痛。啊对，花束和贺卡……如果这一切早就被那群贩售毒品的混账知悉，那我岂不是一直在他们的窥视下行事？我在前往卧室的路上握紧了提箱，指甲几乎嵌入皮肉里。费德里科宫有能发号施令的主人？我不这么觉得。我可不想父亲清醒后知道我带人强闯教廷和黑手党总部的丑事……总之，先把家里安顿下来。

我嘱咐仆从优先管理好家中事务，一切以父亲的安全优先，再出现费德

里科宫被刺客强闯的事件那我想家里的守卫是要换换血了……任何外人不得擅入，也要小心食物和烟，那些都是可能摄入毒品的方式。

<埃托雷·费德里科> “那个刺客，身上有什么标志吗？”我在进入卧室前再试探地问问护卫，看是否福尔图纳、教廷和公爵家会不会挑衅到这个份上。

<守密人> “没有任何标志，但这反而是一种帮助我们确认身份的手段。况且那人用的剑是好东西……不是所有的黑手党都能弄到这种品质优良的冷兵器的。那一定是公爵手下养的刺客，我们绝对不会认错。”护卫咬牙切齿地回答你。

你打开卧室，只见在一层层柔软的纱幔掩映中，是父亲躺在床上的身影。家庭医生就陪侍在他的左右，他打了个手势，提醒你们小声些说话，并对你微微点头，示意伯爵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需要静养很长一段时间。

<埃托雷·费德里科> “好，我知道了。公爵家也会放狗咬人了，怎么说都要回敬一下这份大礼。”我几乎是笑着喃喃低语，仅仅是说给自己听。喜欢养好剑的公爵，真想在他身上开几个枪洞……见到父亲时我深呼吸一口气，把排压的想法先放在脑后，几乎连呼吸都放轻。我半跪在床榻边，手轻轻放在父亲肩膀上，只是看着他，不敢说话。

<守密人> 父亲正睡着，他脸上有许多皱纹，只是在此刻才缓慢地松弛下来，显得祥和而宁静。费德里科伯爵呼吸平稳，肩头的部位缠了许多纱布……这是你今天第二次见到至亲陷入重伤了。药味和刺目的白色绷带几乎让你感到要窒息，而护卫们也展露出了与你一样愤慨且不平的神色，他们是伯爵家最忠诚的仆从，会为你父子战斗到最后一刻。

<埃托雷·费德里科> 等到脑袋里的那些东西冷却下来，我才缓缓站起身，松了松肩。原先在病床上清醒的紧绷感消磨了不少，因为我很清楚我现在要怎么做。我排解压力的时候会拿那些不成器不成熟的石雕作品开刀，但经历了这两天后我得承认，有时候见血比什么都要爽快得多。有仇必报，以牙还牙，我想西西里岛上的人多少都沾染了这种精神。我转身离开了父亲的卧房，前去清点弹药也不忘让护卫们准备，该把巴勒莫的垃圾清扫一下了。

<守密人> 亏得家中以军火闻名，即便是在孔蒂费德里科宫内部，也有不少库房里存放着火器和其他各种精良的装备。护卫们整装待发，等待你下令。

<埃托雷·费德里科> 在枪药准备好后，我从护卫里挑了我最熟悉的三位，让他



们拿好步枪随我先去一趟教堂。“其他人，护卫好费德里科宫是你们唯一的任务。任何妄图搅乱巴勒莫的贼人，让他们知道巴勒莫的历史不容亵念。”公爵也好福尔图纳也好，都是绕着黑莲运作的谋利机关，唯有那有着教廷标志的制药仪器让我心生不安。

复仇（蒂奇亚诺）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和费德里科兄弟躺在同一间病房里，维卡利亚的首领和伯爵又同时遇袭，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而是预谋好的。床头的红玫瑰和贺卡上的签名现在看上去格外刺眼，格拉切亚诺……这老混球胆敢对维卡利亚下手，疯成这样也没必要活着了。我没再看罗西，跟着那个伙计往外走：“带我去。多梅尼科呢？所有人都变得很奇怪是什么意思？”难道是黑莲？

<守密人> “多梅尼科在凌晨就回总部了，说是有要紧的事要和首领汇报，他们一直商议到今早……还没来得及通知兄弟们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工作就都被福尔图纳的人打断了。”那伙计一边回答你一边说。

你忍着疼痛走出了医院，却注意到人们的欢呼声早已消失。整个巴勒莫在早晨迎接大主教的热潮过去之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之中。来到大街上，发现人们躺在街头巷尾，目光呆滞，露出傻笑望着天空，嘴角流淌着涎水，手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街上全是被打落的葡萄酒和面包的香味，嘴里念念有词，说着称赞大主教的词汇，说我们将被引至主的殿前。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8/83 成功，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2。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蒂奇亚诺·维辛廷> 昨日中枪之后我就昏死过去，而现在已经白天了……一整晚能发生很多事，也不知道那艘福尔图纳的船有没有被成功拦下，暂时没有考虑这个的时间了。这里躺着这么多人，情况想来十分惨烈，但至少我们还活着，对方应该也没吃到好处。事情显然还没结束，先是弗莱特利，然后是维卡利亚……不，既然他们没能把我杀死在乌斯蒂卡岛上，那这件事就才刚刚开始。格拉切亚诺既然出了手，就要有承担报复的觉悟。虽然黑莲一事利益关系复杂，贵族和教廷都被牵扯了进来，但黑手党之间的恩怨，自然应该由黑手党作了结。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咬了咬牙，避开痴呆的人群，跟着伙计快步赶路。现在最重要的是跟莱昂内和多梅尼科汇合，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侦查检定：D100=22/7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守密人> 在随那伙计走向维卡利亚的隐藏据点时，你注意到地上的葡萄酒和面

包中夹着许多黑莲的粉末，这样的剂量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都足以致其死亡。

<蒂奇亚诺·维辛廷> 福尔图纳这是要谋害整个巴勒莫的人吗？不，他们的雄心壮志可是要把黑莲传播到全世界……忧虑之外，更让我疑惑的是这些人的症状，黑莲的效果是让人都变得格外虔信吗，尤其是对那位大主教？

<守密人> 那伙计对你点头示意，显然人们离奇地昏倒在地这件事就是他口中的“怪相”了。你跟着他一路穿过街巷，注意到先前维卡利亚的总部早已人去楼空，附近还洒落着让人不安的血迹。

你们七拐八绕，来到了临时的总部，而甫一打开门，你就看见了被人群围在中心的莱昂内·维卡利亚。他身边的多梅尼科正小心翼翼地和他的伤口中取出子弹，而他只是皱眉一声不吭，拳头握得很紧。看到你回来了，莱昂内的语气轻松了一些：“醒了？”听起来就好像在谈论今天天气如何。

<蒂奇亚诺·维辛廷> “嗯，”我低声应道，走到莱昂内的身边，查看他的伤势，“昨晚和今早的情况，给我补补课吧。”

<守密人> “多梅尼科说你们被怪物送回了码头，这我相信。好在我花大价钱搞回来的汽船你们还没弄丢，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莱昂内笑了笑。你注意到他身上有两三处中弹，好在是都避开了要害部位。

“中午的弥撒。”莱昂内挥手示意多梅尼科不用再处理伤口。他站起来掀开帘子，让你看到了其他一些维卡利亚的伙计，而他们的状态与街上的人一模一样。“从教堂里分发了面包和葡萄酒，大主教说这是主的恩赐，一些伙计中了招，所以我们的反应慢了一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主教和曼尼菲克是一伙的，这老家伙是怎么把大主教也拉到他那边去的。”莱昂内放下帘子。

<蒂奇亚诺·维辛廷> “怪物……”是那些食人的家伙么？这下欠了那黑袍人一个大人情啊。我皱起眉，简要地和莱昂内说明情况，“费德里科伯爵遭遇了刺杀。他家的两个儿子昨晚也在岛上，查黑莲的事情，格拉切亚诺是想杀人灭口、斩草除根吧。但敢动维卡利亚，是他打错主意了。”

“至于大主教……教廷在此事里牵涉得竟然这么深么？”我吸了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无论如何，黑手党事黑手党毕。能动的人还剩下多少，都跟我走。福尔图纳这个巴勒莫的老大，当得够久了。”

<守密人> 你一呼百应，蒙受了奇耻大辱的维卡利亚伙计们都纷纷表示愿意跟从



你的指挥，而莱昂内按着伤口静静地坐在那里，点了两三个人留下来守住这一处最后的据点，随后他对你笑了笑，说：“去吧，蒂奇亚诺，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我看看。”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也向他露出一个微笑：“必不辱命。”

然后转向多梅尼科，郑重地看着他的眼睛，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来带路。”

奔赴（蒂奇亚诺&埃托雷）

<守密人> 你们分别带着各自的人马赶向不同的目的地，毫不意外地与对方再次在街上相遇。一侧是孔蒂费德里科宫的尊贵家族，一侧是从城市最底层的血和火力爬上来的黑手党。两方人马对彼此并无多少好感，但至少——蒂奇亚诺和埃托雷还是有过一同出生入死的奇妙交情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埃托雷·费德里科，”我向埃托雷点点头，第一次正式地叫了他的全名——真名，“看起来我们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看着领头的维辛廷，仅仅点了点头。“中午好，维辛廷先生。”我又看向他背后那乌泱泱的人群，呵……确实，大家都有的忙。我从箱子里顺出了福尔图纳的账目递过去，我想他们更需要这个。黑手党的事情，让黑手党去操心吧。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接过账目放进怀里：“愿维多利亚女神的荣光照耀你我。”而后不再多言，朝福尔图纳的总部行去。在维卡利亚的帮众面前，显出与贵族少爷的交情并不合适——即便我根本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交情。

<埃托雷·费德里科> “走吧。”我拍了拍手，带着护卫们继续往教堂进发。我不好形容这两天和黑手党的顾问达成了什么实际的交集，硬要说的话——下次还是别偶遇了吧，维辛廷先生。

<守密人> 与彼此在街上短暂地擦身而过，你们奔向不同的目的地。此时已是下午，夕阳的余晖映在巴勒莫安静的，昏昏欲睡的街道上。你们的脚底传来了剧烈的震动，而源头是巴勒莫大教堂。在蒂奇亚诺背后，埃托雷身前的方向，大教堂的尖顶上泛着奇异的光辉，像是有火焰要从天空中坠落，巴勒莫此刻如同燃烧的索多玛和蛾摩拉那样，陷入了瑰丽的光辉当中。

裁决（埃托雷&缪）

<守密人> 埃托雷带领护卫们踏入教堂的大门，一眼便见着了一位身着黑袍的主教，与身着红衣主教服饰的大卫·米利奥尼。此刻，大主教正浮于半空之上，目光悲悯而慈爱，眼中似有泪光闪烁，若说他是那流淌着珠宝般眼泪的圣像，恐怕也不会有人有半点质疑。

至于那其下的黑袍主教，倒更像是应当被驱逐的恶那般，浑身浴血，手臂上的血管爆开，血液流淌着在他周身绘制出一个奇妙的法阵。他双眼失焦，似乎是无法视物也无法听闻半点声响，只有口中还念念有词，使得法阵泛起奇异诡谲的色彩。

从阴影中，浮现出教廷卫兵的身影，他们随着大主教来到巴勒莫，就发誓会守护米利奥尼到最后，而费德里科家的护卫也是如此，只要主人在此处，他们就不会退让半步。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3=1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13/90 成功, 埃托雷·费德里科的 San 值减少 1 点, 当前剩余 89。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埃托雷·费德里科> 燃烧的所多玛？不，这里可不是死海北岸。无论那是恶鬼还是神使，意图为巴勒莫招来炼狱或是福音，我都不会承认。米利奥尼主教，教廷的炼制仪器，圣罗莎莉亚节的惊喜……我想我知道要朝谁扣动扳机。“全体准备。”我朝着身后的护卫挥了挥手，给步枪上膛。

<守密人> 费德里科家的护卫们与教廷卫兵交火，而米利奥尼将目光转向了埃托雷和缪。这位漆黑的天使凝视着想要驱逐自己的你们，用没有感情的温柔的声音宣告：“羔羊们，你们做了何等愚蠢的事情。”

<守密人> 战斗轮，行动顺序米利奥尼-埃托雷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大主教奇妙且空灵的声音在教堂的穹顶下温和地飘荡，在这一片火枪和爆炸声里，他就好像行走在青草地上的牧人那样，口中念诵着祷文。但地面上却凭空涌起四溢的酸雾，腐蚀着每一个人的皮肤和骨骼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D100=12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埃托雷·费德里科的属性变化:

<渡边> 生命: $5-1D8=5-7=-2$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埃托雷·费德里科的属性变化:

<渡边> 理智: $89-1D4=89-3=86$

酸雾咬噬着埃托雷的四肢百骸，你在一瞬间意识到这是几乎不可能战胜的对象——这就是神明。在意识陷入黑暗的一瞬间，你察觉到身边那位黑袍的主教有所动作：他接住了你。

<守密人> 在血液最终聚拢成为一道繁复图案的时刻，缪的五感全然恢复，四溢的酸雾让人无论是呼吸还是行动都十分困难，但这道来自食尸鬼的咒文庇护着你，让你勉强还能不被其所伤。由于费德里科家的护卫抵挡着教廷卫兵，缪的咒文得以全然地施展出来。大卫·米利奥尼在缥缈的雾气中，抬手指向缪和埃托雷，就仿佛遭受了莫大的侮辱，想要降下最后的裁决那样。但他的手指也在下一秒化为灰烬，整个人被宇宙深处一道更为残酷的力量压扁碾碎……一切有关大卫·米利奥尼曾经存在于此处的痕迹都因湮灭了，唯有那道燃烧着复仇火焰的猩红双目还停留在你们的脑海里。

战斗轮结束

<缪·彼特拉克（泽塔）> 成功了…从黑暗中恢复了视觉的自己想松口气，但怀里的伤患不允许我在此时倒下，必须，紧急处理，不然这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停止呼吸。

我从身上摸出了自己携带的所有药剂，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尽量迅速且高效地为埃托雷清除腐蚀带来的那些可能引发进一步炎症和并发感染的地方，然后撕扯自己身上还算干净的衣服浸染药剂后为这个人包扎。

<渡边> 缪进行急救检定: B=11[奖励骰:5]=11/30 困难成功。英明的决断。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进行体质检定: D100=66/50 失败。不利的战况。

<埃托雷·费德里科> 那无机的声音让我想吐，圣像？不要侮辱塑形的艺术。天使？不要侮辱美德的化形。即使未曾接触过这位大主教，我也发心底恶心。但，我是无力的、弱小的、几乎没有反抗力量的，我的身体比我清楚。那个黑袍的主教做到了吗？护卫们还安好吗？巴勒莫的争斗能暂时止息吗？我想问出声，但我

甚至都不清楚血肉被那诡异的酸雾侵蚀时我又没有发出喊叫——只有黑暗。算了，就……再休息一会儿吧。

<守密人> 缪看到这个人的伤情稍微稳定了一些，但显然还处在垂危的状态中，如果要活下来的话，必须要被送到医院才行。

<缪·彼特拉克（泽塔）> 自己的能力毕竟是有限，不过能延长这个人的抢救时间也已经足够了。现在，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撑住，不能倒下，后续这里的事我也得回来处理。我尝试寻找合适的支撑物，让我和我的义肢足以带着这个人前往医院。

<守密人> 还幸存的费德里科家守卫们七手八脚地将埃托雷从你的肩上接过，让你的负担轻了不少，而教堂一隅破碎的长凳也足以让你从其中寻找到一根最简陋的木棍来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缪·彼特拉克（泽塔）> 拾过木杖的自己终于感觉自己的负担轻了不少。既然这位先生有自己的护卫，不如就由他的护卫带他去吧，那远比我带他去安全的多了。我同那些护卫稍微交代了一下埃托雷的状态后，开始审视教堂内的情况。

<守密人> 教堂里木质的装饰已经因为卫兵们激烈的战斗而毁损了大半，剩余的只有坚硬的大理石，就连金饰也在方才的那阵酸雾中被融毁了大半。圣诗班的孩子有一半因为抵抗不了黑莲强烈的药力而死去了，一些年纪稍大的还勉强活着，只是陷入了昏迷。而安杰罗神父似乎也是因为摄入了过量的黑莲，此刻生命亦然垂危。

<缪·彼特拉克（泽塔）> 我拄着拐杖来到了安杰罗神父的身旁，或许奇迹是可以救他，可遗憾的是，我也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子。我将他扶到了尚且完好的长凳上，尽管和他沟通的只有先前的我，我对于这个人了解仅有笔记的数笔。

<缪·彼特拉克（泽塔）> “安杰罗神父，您知道 d…米利奥尼主教要做的这件事吗？”

<守密人> 安杰罗神父望向你，眼中只有感激，他啜嚅着，艰难地吐出几句话来：

“我……向您忏悔，我已知晓我的罪……我不期待您能宽恕我，我只希望您能宽恕……米利奥尼主教……‘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祢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祢俯听我们的祈祷……’……”他浑浊的眼球里最后一点光也湮灭了，随后，安杰罗神父就这样死去。



我将手盖在了他的双眼之上，为他合拢，随后我侧过了头，抬头看向了主的塑像。无论是安杰罗神父最后的忏悔，亦或是他的请求，向我诉说似乎也很难传递到他想达到的地方。

向上的，荣光万物的主耶和華啊，你的目光遍及大地，你的慈愛播撒世間，可你确实是不曾伸手给予过信你着以他们期许的。我将十字架放在了安杰罗的身上。

“你的罪孽会被主宽恕的，大卫·米利奥尼的罪孽也会被主宽恕的，主耶和華探查我们，试探我们，熬炼我们的肺腑心肠，因为祂的慈愛常在你我眼前。我们总是与祂的真理同行，不与虚谎者同座，也不同满哄人同群，主耶和華啊，我们喜爱你所住之宫殿，和你显荣耀权柄之居所，愿你救赎，怜悯站于平坦之处的人子们，愿您免除世罪者，俯听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门。”

<守密人> 此处没有聆听你为他们念诵临终祷文的人，也没有青草地和泥土用于安置这些失去了归宿的灵魂。你向上看去，圣坛和十字架仍然在原地，象征着人们数百年如一日的信仰和忠诚。

你心知群众的力量或许能导致导致邪祟肆虐，又或者这世间一切圣事都只是人的一厢情愿，以卵击石。但行善事从不需要假借他人之名，因为这些温暖强大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改换过脸面，百种幸福，万般苦难，皆因人而起，愿尊其名为圣，阿门。

西西里人（蒂奇亚诺）

<守密人> 你带着伤痕累累，但眼中却闪烁着复仇之火的维卡利亚伙计们，在多梅尼科的指引下去往福尔图纳的总部。此处位于城市的富人区，大隐隐于市，看起来格拉切亚诺倒是把这个道理摸得明明白白。

福尔图纳不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早知道维卡利亚会卷土重来，于是在见到第一个人的那一刻起，血花就从他的胸口炸开。在宅邸各处，涌出许许多多福尔图纳的黑手党，他们拼尽了全力，因为明白如果此刻福尔图纳输了，那么这么久以来的苦心经营就付诸东流，至于你们……维卡利亚，你们始终是为了人民和这一方乐土而战的，无论对面是多么深不可测的庞大势力，你们都不会退缩，是吗？

<蒂奇亚诺·维辛廷> 福尔图娜，财富与幸运之神。格拉切亚诺，既然你的帮派以她为名，那且看今日，盲目的女神是否会垂青于你吧。至于我，我从不依靠无常命运的流转轮盘，只信任我和我身边的兄弟。如果非要选一个神来信仰，就请玛尔斯注视此处。今日的杀伐之后，他所期望的和平必将降临——属于胜者的和平。

“为了堂，为了维卡利亚，为了巴勒莫——”我高举起手杖，在向福尔图纳总部内部进发的同时，不忘把多梅尼科挡在身后。

<守密人> 火焰和鲜血，这是黑手党们最初诞生时所伴随的事物，而如今，也预示着其中一方的凋亡。目力所及之处，皆是为了不同的理念而短兵相接的人。多梅尼科始终跟在你身边，就好像你们小时候奔跑在农庄四通八达的土路上那样，兄弟之间血脉相连，从不会吝于为家族奉献出血和眼泪。你们躲过流弹和燃烧的廊柱，直直地奔向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所在的办公室。这道数天前降临在弗莱特利的审判之火，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罪人，此刻蔓延在宅邸的每一处角落。

直到多梅尼科踢开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的办公室大门，在晃动着火焰影子的房间里，你们看到这个佝偻的老人不知为何站得笔直。他脸上已经不再有阴险和冷酷的神情，相反，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淡然，格拉切亚诺的手里拿着枪，他扣动了扳机——

<渡边> 首席指挥官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D100=77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手枪检定：D100=4/65 极难成功。出色的战略意

识。

<守密人> 你的子弹快他一步，在这一刻精准地击中了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的心脏。而对方的身体向后一仰，就倒在了座椅上。你们看到他的尸体迅速地腐败，溃烂，化作一滩蠢动的蛆虫和苍白的骨架——就好像他已经死去了多时，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只不过是披着格拉切亚诺外壳的怪物罢了。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Check:

<渡边> 1D100=47/82 成功，蒂奇亚诺·维辛廷的 San 值减少 1 点，当前剩余 81。

光学显示器故障，磁场指数大幅波动，检测到异常共振……指挥官，您看见了什么？

<蒂奇亚诺·维辛廷>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怪物或者法术，但格拉切亚诺性情大变的原因就在于此吧。我叹了口气，这下没法实践对莱昂内的诺言了——我本来答应他，要把害死堂的罪魁祸首带给他处置的。我收起左轮，重新用手杖支撑着身体，示意多梅尼科去给其他人帮忙。说来惭愧，我这具身体暂时经不起更多的战斗了。

眼见火势越发猛烈，我迅速地在格拉切亚诺的办公室里搜索了一遍，看是否有什么关于黑莲的证据或者信物。

<守密人> 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有许多关于关于修建黑莲培养池的计划书，还有分布在巴勒莫近郊全部的黑莲种植点。除此之外，还有他与马梅提诺公爵之间密谋以黑莲的利润作为资金来源而向北部意大利发起进攻的书信证据。房间里的摆设极尽奢华，但眼下它们也很快要随着自己的主人一并被葬送于火海中了，你注意到这里还有一面一人高的镜子，而在镜子边缘铭刻着圣诗诗篇第 23 章。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将那些资料全部收进怀中。镜子上既然刻着圣诗，想来和教廷有关。费德里科已经前去教堂，但愿那边能平安无事吧，可惜这样就没法指证教廷与此事的联系了。我用手杖将镜面击碎，而后离开了格拉切亚诺的办公室。就让他与福尔图纳同葬于烈火之中吧。

<守密人> 你来到宅邸外，承重梁在这一刻被彻底地烧毁，将所有的秘密都掩盖在废墟之下。街道上，黑手党们的尸体随处可见，这是一场惨剧，但你们是胜者，这或许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事了。多梅尼科看到你平安无事，也顾不得脸面，就这么直直地把你抱住了：“哥！”

<守密人> 你看到其他维卡利亚的伙计们也都松了口气，脸上露出放松的微笑。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也紧紧抱住多梅尼科，笑道：“做得好。多梅尼科，我为你骄傲。”再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好了，回去吧。之后要处理的事还多着呢。”

说到这里，我松开多梅尼科，从怀里拿出埃托雷之前交给我的账目翻看起来：“你说怪物们把我们送回了码头，那福尔图纳那艘预定前来中转的船呢，处理了吗？”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困难教育检定：D100=43/42 失败。不利的战况。

<守密人> “那个怪——食尸鬼头子，他说船的事由他们处理，让我们不要在岛上久留，否则他也控制不住这些闻到血味的同族。”多梅尼科压低了声音说，“船和船上的人，应该都被他们处理干净了吧。”

<渡边> 指令确认。渡边已记录蒂奇亚诺·维辛廷的属性变化：

<渡边> 幸运：80-1=79

<守密人> 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中，你可以看出大量的枪支、黄金和军火都在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被进口。主要的进货商是教廷，还有法国和奥地利等忧虑意大利崛起的国家的名字。几乎所有的进口货物都是以教廷红衣主教兼巴勒莫大主教，大卫·米利奥尼的名义运输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食尸鬼……这个名字倒也贴切。我点了点头：“处理掉就好。”

<守密人> “哥，我们回去吧。”多梅尼科看着你，而此刻，巴勒莫的太阳已然西沉，夜晚即将到来，“还有最后一批走私的货要等我们处理呢。”

<蒂奇亚诺·维辛廷> 账本果然是最有用的东西。很好，这下教廷的罪证也有了。我翻着上面那些别的国家的名字，冷笑一声，把账本塞进怀里：“走吧。”

落幕（后日谈）

埃托雷·费德里科

<守密人> 这是你第二次在经历了漫长的噩梦后在病床上醒来。

圣罗莎莉亚节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只留下巴勒莫的人们在迷茫和惊恐中收拾残局。你所在的病房甚至还是先前的那一处，只是现在提摩西的床上已经没有人了。家里的一个仆人守着你，在你醒来后就惊喜又激动地打算去通知伯爵。看起来父亲的身体也已经大有好转，能够继续担任家中顶梁柱的职责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在那位家仆回父亲身边前叫住他，让他先把这一个月以来巴勒莫的状况告诉我。等确认父亲身体好转，巴勒莫的黑莲问题也暂时解除等消息后我放下心来，看着旁边的空床位慢慢问最后一个问题：“……提摩西呢？”

哦，我当然知道他会跑了。我朝着窗外眨眨眼，忍着略微发酸的四肢翻身坐起。发现提摩西的病床上空无一人时，还是略感心烦。又开始了，他闹腾满意了就拍拍腿走人，什么都不打算留。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整周整周地找不到人，成年后他还愿意每个月报一次平安真是太难得，至于后来？也就只有我可能一年内能在四角广场或者奥尔良公园撞见他几次。而且，绝大部分时候是我在喂鸟或者吹口琴的时候突然被他弹了个爆栗……这么想当时还会和提摩西说父亲在担心他的我也是蠢得没边。没人管得住他，他也最不喜欢被管。我想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不会对他指手画脚的人让他给我加了一点印象分，但这些加分只是换来无穷的骚扰罢了……换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或是外戚都无福消受他这性格。我也感觉自己的愤怒下限被这位好哥哥屡次刷新，近年开始觉得他不出现真好，稍微能得到一些平静。他出现了？他还管不住那张嘴就打起来呗，就当运动项目了。

接着我听到他传来消息，说有人会对家里不利。等我赶到时他满身是血，倒在小巷里。

我在用木雕整理思绪的时候，第一次开始想：他到底觉得血缘家人算什么？

现在看来，答案到行为都没有改过。风波一过，连点影子都见不到。想想这家伙在跑得无影无踪前，或许在病床前嘲笑我还没醒就觉得……心情糟糕！

什么事情都顺着他心意来？可以，但绝对不是危急时刻。就算危急时刻过去，他怎么还能那么无所谓地——！

我似乎真的有点生气了，明明这没什么意义。只是突然，我又想起那箱子

里的木海燕我还没有雕琢完成。

算了，反正我很快又会原谅那家伙。然后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一切如常？要让一切如常吗？我捏了捏酸痛的肩膀，开始设想一些我以前不会设想的事情。

<守密人> “大少爷比您早醒一周……”那仆人似乎是感觉你心情不太好，于是也小心翼翼地回答，“他说如果您不问的话就不要主动提起，他好像打算离开巴勒莫，找我们借了一些盘缠，当天就走了，也没和伯爵道个别。啊，还有……”他犹犹豫豫，才把最后这件事说出来：“大少爷开了您的箱子，拿走了个木雕。”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面露困惑。前半部分还算符合他的风格，后半又是做什么？可恶…就算我有送他纪念物的打算也不等于我允许他随便拿走我未完成的作品！我勉强起身，打开箱子后发现只有海燕木雕消失不见后更加困惑了：以前把我的凿刀偷偷摸摸藏起来，再让我去找都会大摇大摆地先发个通告——哦我的天…他最好别！！我突然意识到这一个月的昏迷意味着我的工作室一个月无人管理，那个瑕疵必报的家伙还早我一周醒啊——！

“我要回一趟工作室。转告父亲我恢复得很好，过几天我彻底出院后再一起享用晚餐吧。”撂下这句话，我急急忙忙地调动还不利索的四肢肌肉尝试克服痛感从床上站起，盘算着先暂时离开医院赶往工作室亲自确认情况。医生家仆再怎么念都阻止不了我！

<守密人> 你匆忙穿戴好，一路急匆匆地奔向雕塑工作室。巴勒莫今日不再有爆炸，也没有节庆，空气温暖而舒适，临近冬日，阳光倒仍然明媚。你远远就看见工作室的大门上贴着一张字条，走进一看才发现上面写着：你来晚啦埃托雷。

<守密人> 字迹当然是提摩西的。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啊啊啊——提摩西那个家伙！啊跑出巴勒莫了是吧，那你最好不要被我找到了……不然我一定！一定往你脸上画乌龟！我迅速地用钥匙开门，进工作室内查看情况。

<守密人> 工作室内倒并不如你想象中的那样风卷残云一片狼藉，你先前走时未

来得及做完的那一尊雕塑，被他大大咧咧地在雕塑上签了个潇洒流畅的花体姓名：提摩西·费德里科。除此之外，石料和已经完成的作品倒是安然无恙。在工作台上甚至还放着一套新的雕塑工具。

<守密人> ——提摩西很少送你什么，他这次好像是真的不打算回来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见到屋内大部分作品还完好的时候我松了口气，靠在墙壁上感受呼吸慢慢放松下来。签名，他从小时候开始就会给自己的所有物签名；新的礼物，他大部分时候送我的东西都是路边捡的新奇小玩意，比起送我更像是展示“我又找到好玩的了，怎么样！”——可雕塑工具？你挑的雕塑工具能有父亲选得好？

可这些话我没法当面奚落他了。我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那套完整且崭新的工具套组，一时无言。这似乎是必然的，他将提摩西·费德里科的名字留在这里，连道别都不和父亲说一句，仅仅捎上“弗莱明”这个名字就跑了。提摩西早就想这么做了吧，这次可算让他找到机会了。

而我似乎只能一次次看他跑掉。

——不行。不行。他能下定决心彻底不回来，我为什么不做一些也需要决心去做的事情呢？我倒要看看是他能跑还是我能找到的关系网大……等着瞧吧提摩西，我可不能让你那么如愿——你得涨涨教训，不准再拿再乱碰我的东西了！

<守密人> 你隐约想起，这巴勒莫再怎么没人能捉住这只狡猾的狐狸，但总归蒂奇亚诺·维辛廷是有些手段的——毕竟他看上去是个会执着于一报还一报的男人，想必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也会把欠了提摩西的帐还上。只是你派去找他的人无一例外都被回绝了，或许是他和提摩西之间达成了什么交易。

好在维卡利亚的首领莱昂内·维卡利亚是个不这样一板一眼的人，你差人带了报酬去，他也就爽快地卖了你一个人情，告诉你提摩西在离开巴勒莫之后，竟然是一路向西去，一直到了临海的特拉帕尼才停下。在西西里，那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市了，虽然也临海，但全然没有坐拥巴勒莫港的这座城市这样豪华富庶。在兜兜转转了将近两个月之后，你终于查到了提摩西的下落：莱昂内不屑在这种事上欺骗你，消息不会有假。

<埃托雷·费德里科> 好极了。我再次托人送去物质上的谢意，将莱昂内送来的

地点收好。这大概是听到马梅提诺公爵被判死刑后我能收到最好的消息。我几乎是立刻和父亲申请了去特拉帕尼静养一段时间，在把工作室的任务收尾后，我便收拾好行李，坐上了前往特拉帕尼的车辆。

<守密人> 特拉帕尼的气候比起巴勒莫来说要更干燥一些，或许是因为沿岸的风刮得更猛烈，使得这个沿海的城市尽管时时刻刻充斥着潮涌潮退的温和声响，但空气却不见得湿润多少。这附近的人以捕鱼为生，生活单调而简单——无论是黑手党还是贵族，从这个小城市里都攫不到太多油水，因此特拉帕尼也侥幸地在动乱的西西里成为了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

你下了马车，有些闷热的空气就丝丝缕缕地把你包裹起来。要打听提摩西·费德里科自然是没有结果的，但若是问一个叫弗莱明的红头发年轻人就很容易了。这里的人对四处打听的陌生人没什么芥蒂，也不知道是淳朴还是冷漠。总之你很快地就得知，提摩西在当地替一个家里有些积蓄的渔场主工作，负责帮忙巡视雇主家的渔场，管理管理账目，在短时间内俨然就做成了二把手……你还听说，那渔场主家的女儿十分青睐提摩西，若不是他一直没对人家姑娘展露点什么意思，恐怕女孩当场就要和父亲宣布“下嫁”给提摩西了。

<埃托雷·费德里科> 干燥的海风和巴勒莫截然不同，好在“罗西”对此是不会介意的。走在建筑物间时感觉比巴勒莫轻松不少，这里闻不到利益洪流滚动的味道，也没有来来往往的人潮。果然比起繁华热闹，在这般简朴的地区栖居会更符合我心意——但提摩西居然会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倒是不符合我对他的印象。至于传闻，倒是个新奇的消息，他这次又是装得多乖能被女孩看上？嘶……还好像似乎进展不是很快，不然我要怎么和父亲说这种事……我哑舌。不要靠近一个名字都是假的闲散人士啊，女士们，会变得不幸。

想了想，我暂时搁置了那个直接强闯住地的想法。我打听了一下渔场的位置，决定先远远地看看弗莱明先生的工作情况。

<埃托雷·费德里科> 仔细想想，我以前从未有机会真正了解提摩西的生活，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只要我乔装下点功夫，再找个合适的地方就行。

<守密人> 渔场自然是距离港口很近，现在是正午，没有多少渔民在水域上工作，好在提摩西那一头不加掩饰的耀眼红发并不难认。你远远地看见这人借着正午休息的由头躺在船舱驾驶室里休息，腿翘起来搭在船沿，脸上盖着一顶帽子，头枕

在手臂上靠得很舒服。也不知道他究竟睡着了没有，你眼见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顶着太阳戴了草帽从一栋宅子拎着裙子跑出来，手上还挽了一小篮子冰镇的饮品。提摩西也没什么礼貌，只是把帽子取下来搁到一边就和那姑娘打招呼。她挨着船沿和提摩西小声说了什么，提摩西简单地回了一两句，你就听到她咯咯地笑起来，脸颊绯红……至于你那万恶的哥哥，则是一脸好整以暇，逗完了就不负责，直接忽略了她眼中乱飞的秋波。

<埃托雷·费德里科> 明明是有情人“交谈甚欢”我却在正午天里冷得一抖，眼前这一画面虽说冲击力比不上那日在大教堂的所见，但反胃程度属于是不相上下的。且不说我本来就对人类亲密举动和社交活动有着天然畏惧，看着自己哥哥和不知名小姐有说有笑更是要命了——！哎，只有那家伙根本没打算负责的表情我倒是不陌生。

好吧，我得想个办法阻止这场悲剧……几乎只是迟疑了一会儿，我便从箱子里拿出纸笔，默写起曾经在文学沙龙里听到过的十四行诗。只是回忆一下彼得拉克体我都觉得很过于甜腻，浪漫爱情诗不是我喜欢的文学类型。不过用于暗示少女心意的话，倒是非常合适。我一口气写了三页，将它们分别装在信封里，在收件人那里写上弗莱明后，又编造了一个寄信姑娘的名字。做完准备工作后我略松一口气。接下来只需要做一个普通的信使，拜托那位可怜的渔场主女儿交给弗莱明就好。

寻觅真爱这种事可是人生一大命题，我或许不懂，但我知道挂在提摩西这颗树上可不行。

<守密人> 你敲响了这个可怜女孩儿家的门，她天真烂漫，对你所说的话深信不疑——你说出那位杜撰的小姐的名讳的时候，能够从她的眼睛里看到深深的羞愧和震惊，以至于她半点没看出来你伪装后的外表仍然和提摩西有几分神似。

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显然是无法长久地将这件事憋在心里的。你耐心在那附近徘徊了一会儿，约莫下午的时候，就看见她眼眶红红地攥着那封信跑出去，而提摩西此刻刚巡查完渔场。他正打算像个亲切的哥哥一样敞开怀抱拥抱对方，你就眼见着女孩猛地一把将手里的信拍到他胸口，好险没把他推进水里。提摩西向后趔趄了几步，哐当一声摔进船舱里，过了老半天才捂着手臂龇牙咧嘴地翻身坐起——他手盖着的正是前阵子受过枪伤的部位。

提摩西倒也没闲着，他活动了一下四肢，又像个没事人一样从船里踏上岸边。至于那个姑娘早就哭着回到了家中，提摩西也没有半点要去安慰人家的意思，而是自顾自地站在岸边就拆了信看起来。

<守密人> 只见他还没看两句，就把信纸揉成一团，嘴里说着 Ooops（糟了），随后伸手把帽子抓起来戴在头上就打算离开这里。看样子，提摩西是已经发现了写这信的人绝对不是什么深爱他已久的少女，而是他阴魂不散的弟弟。

<埃托雷·费德里科> 看见提摩西挨了一下后我心情迅速转好，虽然注意到那是曾经枪伤位置的时候我又摸了摸下巴。这个家伙会好好做伤口康复吗？我觉得悬。无论身上开几个洞也不涨教训吗？明明我是来讨东西的，怎么又要开始操心了。

或许应该请一个路人女孩帮我抄写一下的。暴露太快还是没意思了……但这家伙怎么记住我字迹的？见他这么快就要动身我轻吐一口气：“这么果决啊，呼。”随即我拉下帽檐，拍了拍手，把剑杖扛在肩上就迅速地跟上提摩西。来都来了，要跟就跟到底咯。让他跑了一次再追可麻烦死了——而且我又不是来逼人离开现在的生活的骚扰狂，我不是。先看看他是不是打算去收拾东西吧。

<守密人> 你跟着提摩西穿过这座小城七拐八绕的大街小巷，不知为何他始终没有要停下来推门进入哪一间屋子的意思……你们走了有大约二十分钟，饶是你也在这烈日炎炎下累得直喘气，提摩西就在此刻猛地一回头。尽管你反应迅速地躲进了一边能够藏身的矮墙后，但提摩西却笑眯眯地对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说：“埃托雷，你这招可出得真够出其不意。”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2=1

<渡边> 埃托雷·费德里科使用掷骰指令介入作战: 1D2=2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刚想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故意绕圈的，就被他突然一转身吓得猝不及防。在矮墙后听提摩西开始意有所指地夸赞后我无奈地闭起眼来。什么时候发现的？我藏得还不够好吗？

在现身和保持藏匿之间我选了前者，毕竟我真没时间精力陪他转圈了。调整好呼吸后，我站起身拄着剑杖走回了街道上。首先，我得先做好思想准备：今天我可不打架。巴勒莫一乱后我就再也不想打架了。而且今天我要做正事……嗯，那不如……

我深呼吸一口气，模仿信使语气开口道：“下午好，提摩西少爷…或者

说弗莱明先生。我想您似乎在两个月前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现在我受人所托，希望能把它要回来。”

<守密人> 离得近了一些，你就能看出提摩西的模样和之前相比产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皮肤有了向小麦色过渡的趋势。至于被绷带裹着的位置……那倒还暂且是你熟悉的样子。看上去提摩西确实是伤没好完就急着离开了巴勒莫，不过好在先前那一摔并没有让白的纱布染上红色，看起来也是恢复得七七八八。

提摩西双手抱臂，微微挑眉看着你，表情明晃晃地写着：你这又是要玩哪一出。但他的语气倒气定神闲：“是这样吗？你让他自己来拿。”

<埃托雷·费德里科> “哦您真的想要他亲自来？”我也笑起来，“他返回工作室的时候表情可不好看了……现在还不知道在西西里的哪处静养呢。”我希望我表达得够清楚了：意思是你别逼我翻旧账哈。

“何况您这样的珍惜生物听一下风吹草动就要消失没影。真要人大动干戈跑来讨东西的话，那你的名声可就在这里传开了。再换一个窝多费劲啊，您说是吧？”当然我也没答应我搞到了东西或者送了手头上的礼物就走再不往来，这里挺适合静养休憩的，怎么能便宜这家伙。我抿抿有些干燥的嘴唇伸出手，微微曲了两下手指催促着。

<守密人> “啧……”提摩西没在嘴上讨着好处，吃瘪地咂舌。他手在裤子口袋里动了动，就拿出那个小雕像来——曾经被你珍惜地存放在箱子里的木料，竟然被这家伙这么随意地塞在裤子口袋里。你接过来，发现上面除了你原本雕刻的痕迹之外，还多出了一些生硬的用匕首划过的痕迹，看样子是某个人想沿着原本的轮廓继续雕下去，但却因为自己是个完完全全的门外汉而不得要领。

“拿了赶紧走。”提摩西没好气，“麻烦你转告那个家伙说我今晚就挪窝。”

<埃托雷·费德里科> 他肯定说不过我，总是这样。我将木雕拿在手上摩挲，看着那些不得要领的刻痕有点想发笑。我盯着未完成的作品半晌才蹲下，打开了箱子将其收好。随后我深呼吸一口气，拿出了包装好的新作：展翅飞翔的海燕。用大理石做原料，个头当然比木制小上一圈，作为挂坠还不会太沉。我的专精也不是首饰珠宝制作，这种程度就是极限了。

“木制作品不便保存，禁不起折腾和奔波。不适合你。”我将礼物递过

去的时候简单地解释了一句。随后我眼神转向半空，似乎瞥见海鸟飞向了岸边，或许也是某种预示？

“当然委托人想转述的事情还蛮多的，伤口复查、人际关系健康、安全管理——我想你半句都不会听，算了，省点事吧。”我闷闷地挠了挠后脑，真是有点热得受不了，“关于费德里科家长子去向的消息，会在维卡利亚首领那里买断。大约连伯爵也不会知道某人的去向。因此日后也没有人会再叨扰弗莱明的生活，我想没有人。当然，您依然去留自由，断绝最后一处可溯的驻留地信息我也不会阻拦……我会如实传达。”

说到这里我闭起眼，很难形容心口的感受。不像初见圣德列萨祭坛那样震颤，也不类父亲出事那一日的恼怒和激动。像是面对一副即将完成的作品，迟迟不知落哪一刀来宣告结束——或许我太过沉迷创作的过程了，其实打心底不愿意停下手中的凿刀。即使更优秀的作品也存在，即使它其实不符合我的审美标准，即使我因为阻塞屡次三番想把它砸了——我也不会否认我在其中获得过自己。我该停笔了。毕竟…我抓不住一只飞鸟的灵魂。

我是来证明，我和某个丢下礼物和就跑的人不一样。我会在转身离开前走上前，当着他的面说：“……再见，哥哥。”

<守密人> “嗯哼——”提摩西拿着那个雕塑打量了半晌，看看你又看看那只海燕，就好像完全没察觉到你临别时的伤感那样，他把那个小雕塑照样塞进兜里，手就这么放在口袋里吊儿郎当地盯着你看了一会儿。随后提摩西咧嘴一笑：“你说这东西能卖多少钱？”他优哉游哉，继续到：“要是它被巴勒莫的哪家商店收购了去，放在橱窗里，他是不是会气得七窍生烟，满世界到处找我，恨不得拿剑杖敲我脑袋？”

“当然，我还没打算这么做就是了。虽然这样你追我赶的游戏确实挺有意思，但玩多了也让人心里腻味。”提摩西这句话倒说得挺郑重，隐约能听出来几分认真的意思，虽然他脸上仍然挂着隐约的笑意：“小埃托雷……真觉得我就这么人间蒸发，一走了之？好吧，我承认贵族和黑手党的这一团烂摊子我真懒得去收拾，但弟弟要是捅了什么篓子，我这个做哥哥的不还是得回来给他擦屁股吗？”提摩西伸手毫不客气地掐了一把你的脸，你的脸颊隐隐作痛，不用照镜子都知道一定是留下了一道红印。

“走了。”他收了手转身，懒懒地迈着步子往与你相反的方向走去。

<埃托雷·费德里科> ……………差点忘记提摩西的特长是什么了。我转身欲走的脚步硬生生顿住，刚刚的情绪也猛然噎在喉咙里不上不下的。好吧硬要说他怎么对礼物我无所谓，反正他本来在我这就没什么印象分能扣了。但是他一出口挑衅我的耐心真是，现在就想给他脑袋来一下让他差不多得了！到底谁会捅娄子你自己没点数吗！！三个月前谁给谁擦屁股啊你清醒一点！！*法语粗口*！！

“嘶！”脸上一痛使我狠狠地瞪了提摩西一眼，心里默念我今天不打架……不打架……我不动粗！等他转身后我用杖子狠狠地戳了一下他的膝盖内侧，无视他摔倒的一声直接转身：“走了！”

还静养什么啊……真是，气饱了。爱飞哪去飞哪去吧！

<守密人> “哎呀啊！”提摩西发出一声相当没形象的叫声，趑趄着如你所愿地摔倒在地。但他倒是脸不红心不跳，又不紧不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裤子和身上的灰，嘴里嘀咕着什么小不点心眼还挺多之类的话——完全不怕你听见。

<埃托雷·费德里科> 我也一边走一边嘀咕一堆骂人的话！谁怕听见了，真是…再担心他我就是蠢驴……

<守密人> 在特拉帕尼风和日丽的下午，你和提摩西就此分道扬镳——谁知道这次难得的安宁会持续十天还是持续半个月？无论你是埃托雷还是罗西，甚至是无名的信使先生，那些半是真心半是调侃的话都已经说出了口，至于听者有没有心，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你们距离彼此有多远，两道相同的血脉总是会遥相呼应，远远地印证着埃托雷·费德里科和提摩西·费德里科的人生。

在海湾附近的一处小岛上，有深黑色羽翅边缘的海燕落下来，收起翅膀蜷缩在温暖的巢穴中，等待黄昏的降临。

缪·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

<守密人> 你走出巴勒莫大教堂，目力所及之处皆是一片惨淡，哪里还有半点节日的喜庆迹象？无论是花篮还是鲜果，此刻都被忙碌的人群踩在脚下。一些人从黑莲的药力中清醒过来，但一些人却不会再睁眼，幸存的抱着已经逝去的，在街道中哭嚎哀泣，这场景多像战场。

<缪·彼特拉克（泽塔）> 像是，战争那样…说实话我很难回忆起战争的事，印象很模糊，那或许是另一个“我”的故事了吧？这么想来瓦德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异常，那个孩子没准早就知道了。无论如何，亲眼见证了一场灾难都不是什么好事，笔记里的“我”提到过在孤儿院的那位修士，如此混乱的当下我确实是忙不过来，或许应当在回去前稍微求助于他。这么想着，我往那个方向而去，期间也不忘停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们。

<守密人> 大主教和安杰罗神父前后亡故，大教堂里一时因为没了主事的人而显得有些混乱。沿途受了你帮助的人们纷纷对你道谢，即便他们仍然不知道你姓甚名谁，但神职人员原本就是以主，以慈爱的名义行事的。孤儿院里，还有一些没被选去唱圣诗的孩子在这里，他们也因为大教堂的异动而惊恐不安，但修女们安抚住了他们，将孩子们带回各自的房间。至于你要找的那位伊拉里奥修士，他正在孤儿院的祷告室里，一个人坐着，仿佛对外界发生的事毫不关心也不在意那样，只是坐在长椅上晚祷。

<缪·彼特拉克（泽塔）> “晚好，伊拉里奥修士。”

旁观者。我如是的想到，这是自己第一次面对他，想起笔记中对这个人标注了危险，或许我也应该提起最佳的精神应对。可是，旁观者，安静观测着世界的运转，观测着在这件事之中的人，在走动的一切时间，不知为何自己竟然也徒生几分羡慕起来。

<守密人> “晚上好，主教大人，您怎么想着来我这里了？”伊拉里奥回头淡淡地看你一眼，旋即微笑。他并不直接称呼你的名讳，模样看上去也好像是第一次同你见面那样，礼貌且谦恭，使你疑心先前笔记中所写的那阵短暂交谈究竟有没有真切地存在过。但转念又想……你也是作为“自己”第一次同他见面。

<缪·彼特拉克（泽塔）> “巴勒莫目前人手不足，我希望您能伸出援手”我这么说着，疑心着另一个自我对他的评价，但能旁观至今，确实是…很难说是被某

种假象欺诈。也不知道这位修士是否有察觉到我与“我”的差异性，“我还记得，您同‘我’还有一场论辩。”

<守密人> 伊拉里奥慢慢地摇头：“我伸出援手又如何？人总是会走在荒谬而循环往复的路上而不自知，我自觉已经给予了足够多的指引和耐心，但学不会吸取教训的人仍然比比皆是……您想同我辩些什么呢？我看您已经遍体鳞伤，正是到了该在安稳的梦中休憩的时候。”他起身走到你面前，从包里拿了些纱布和药品，为你手臂上的伤口包扎。

<缪·彼特拉克（泽塔）> 是啊，我要同他辩什么？似乎除了默认的答案外我也没有思考过太多，我看着正在替自己包扎的伊拉里奥。如果不从我最初的答案中寻找，那我是否应该按照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来回答？

我摇了摇头：“尚且有太多的事需要我去做。至于您说的，我想，物质在构成可以思考的生命时就已经决定了想要达成纯粹的道路艰苦漫长。自母体孕育到降生，人本身就会为了生存的欲望呼吸，为了口腹之欲贪婪地汲取母体的养分，为了成长不断地与他人环境竞争，这是天性使然，无从改变，想指引、终止这些荒谬的循环，其可能性历史已经为我们佐证了不是么。我也很好奇，是什么促使您一直在尝试？”

<守密人> 伊拉里奥静静地听完，手上包扎的工作也结束了。他邀请你在身边坐下，你们一同凝视着这间祷告室里昏黄的烛火。

“您认为的‘需要’该如何定义？”他说，“是职责所在，亦或者是情感驱使？无论是信着我们仁爱的主，亦或者是信着自身的力量，人做事总是借着那道源动力。您见着我还在此处，是因为我只想见见这人世间的善要向何处去，恶又会如何发展……我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您见我不动如山，不过只是……”伊拉里奥轻轻笑了笑，“只是我与您并不在同一维度。”

<缪·彼特拉克（泽塔）> “如果按照普世的定义而言，那这份需要是更多是前者的驱使。我不确定它是否切实源自我自身的情感驱使。更准确来讲，更像是有人在给予我一个精神的方向，而我只是一个执行者。”我同他一起凝视着烛火，如果说抛却自身思考本身存在的东西，那我的疑问太多了，然而我的思考暂时性似乎不能给我带来答案，我毫不犹豫地怀疑这位伊拉里奥修士是知道我自身的情况的，“您是想说，您站在了某个更高的角度在俯视着观察现行世界的善恶发展

变化吗？永远作壁上观，永不参与？”

<守密人>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回答。既没有肯定自己会永远不参与，也没有否认自己就此作壁上观。“如若不然，您要永远困在普世的价值和有关道德的论述当中吗？您若是无法跳出现在的维度，还如何保持自我来为世人引路呢？行走在这腐败的世间……您的灵势必要来自于一个纯净的领域。救赎之道，就在其中……”伊拉里奥指了指你心脏的部位，“智性的火花来自于自我的教化，那与任何理性或知识都无关，是一种神秘的顿悟。”

<缪·彼特拉克（泽塔）>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如此来看普世价值与道德就像是束缚灵魂与感知的枷锁，如果无法跳脱出来站在更高之上的第三层面旁观，自我也会陷入同样的混乱之中沦陷与不可自拔，最终被魔鬼之城彻底同化，是这样吗？”我摸了摸我心脏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如果这种斗争呈现了一种内化趋势并且分裂，那斗争结束后归为一体，是否又能算是走出尘世的维度得到的顿悟结果？”

<守密人> “那就是您从自己的灵中得救，超脱了这遍布邪恶与败坏的人间，走向至臻至美的时刻。”伊拉里奥微微点头，大抵是同意了你的说法。

<缪·彼特拉克（泽塔）> “从自我的灵中得救…”我重复了一遍伊拉里奥的话，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烛火，或许我的心里已经有了某种答案，与另一半背道而驰，但我也隐约有种预感，在有生之年我已经无法再求取到结果了。我取出了自己属于异端裁判所的那枚十字架，放在了我们交谈时交叉的地方之上。

“您的话，让我深有启发。照您所言，人子在越过尘世之前必先越过世间之善恶是非，以及自我的斗争，才能走到至臻至美的时刻。在那样的境界里，人类大概已经无需自我的概念。如果我有机会能像您一样站在更高的视角里作为旁观者，我应该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我有种预感，有生之年我应当是不存在这个可能了。”

我将十字架面朝着他，倒转了十字架的方向对准了我自己，到达巴勒莫的今日我终于露出了我的第一个真诚的笑容：“我不知晓书中所写轮回转世是否真正存在，但那若切实为真，那希望我们可以在求道的尽头聚首，相信到那时您应有更多感悟。”

<守密人> “即便真有轮回转世一说，我与您下次再见时恐怕也不会有这样平静

对谈的时刻了。”伊拉里奥同样微笑，这个修士似乎已经习惯了保持这样礼貌而又隐约疏远的温和态度，让人不至于心生厌恶，却也让人感到无法轻易靠近。“自我的教化，方式有千万种。我已走在了我的路上，无论您的名字是什么，只愿您也能回归到那唯一存在的座前。夜深了，我送您回去休息吧。”他起身对你行了一礼，示意你走在他前方。

<缪·彼特拉克（泽塔）> “那就不清楚了。或许下一世的时候，我已经与内在合而为一，又或者彼此割离。既然您已经走在了您的道路上，我也只能祝福您，愿我们行于自我的道路的漫漫长路上，终究可以到达自我的终点。”我点了点头，确实也已经深了，可我却感受到了过往不曾有过的轻松，我没有收回十字架，走在了伊拉里奥的前方，我的心里清楚的知道，有些东西，无论是这一世，或者是尚未可知的下一世，我都不再需要了，因此，我轻声道，“感谢您，伊拉里奥修士。”

<守密人> 无论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巴勒莫都已经静悄悄地滑入了梦乡。你们走在大教堂精雕细琢的回廊之间，只有袍角摩擦的沙沙声……等你到了房门口再回头时，却发现伊拉里奥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他走时未曾知会你，也没有发出其他动静，简直像是就此消融在空气中那样。

<缪·彼特拉克（泽塔）> 安静的，就像是梦一般的。我看着已经无人的走道，又回过头去。

我知道，“我”必须走到人群里，必须走到苦难里去，必须走到孤独里去，只有走入过，才能有机会走出。

因为只有体悟过后脱离看的视角会更加全面。

如果说自我认知是构成自我的最重要因素，一切不过是对自我的教化，人类的终点不在知识与理性之上，那原初存在就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分子，解构世界的认知尽头是唯心主义的观测，一切唯心造。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之舌，使我知晓如何用言语帮扶疲乏之人。主每日晨时提醒，醒我之耳能听，如受教者般。主以艰难当我之食，以困苦作我之水，我之牧人不再藏于期间，我必眼见于他，无论向左，向右，我必得其引领，行于正路。我不违背，也不后退，人子必住于主耶和华的宫殿，直至永远。阿门。”

说完，我推开了大门。

蒂奇亚诺·维辛廷

<守密人> 你和维卡利亚的伙计们回到街上，目力所及之处皆是一片惨淡，哪里还有半点节日的喜庆迹象？无论是花篮还是鲜果，此刻都被忙碌的人群踩在脚下。一些人从黑莲的药力中清醒过来，但一些人却不会再睁眼，幸存的抱着已经逝去的，在街道中哭嚎哀泣……这场景多像战场。

<蒂奇亚诺·维辛廷> “那些货什么情况？”我低声问多梅尼科，“除了昨晚的船，还有别的？”

<守密人> “可能是存在大教堂里的。”多梅尼科也并不非常确定地回答你，“黑莲的数量太多了……伙计们已经把城里大部分的地方检查过，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批。”

<蒂奇亚诺·维辛廷> “好，你们动作已经很快了，”我抽出账目里夹着的计划表，交给多梅尼科，“今晚他们还预谋了一场大型的黑莲走私。虽然福尔图纳的总部已经烧了，但别处一定还散着零星的人手。晚上我们得再去清查过，先去大教堂吧。”

<守密人> 多梅尼科点头应过。你们在晚间时分来到了大教堂。发现神父和修女们正收拾着这一地的狼藉，四处有一些尸体还未被运出去的，看模样是教廷卫队和孔蒂费德里科宫的护卫两者皆有。你没看到埃托雷·费德里科，但地上有一道奇异的用血画上去的符文，现下似乎因为完全失去了奇妙的魔力而显得死气沉沉。

<蒂奇亚诺·维辛廷> 既然这群神职人员有事要忙，我们也不便多打扰。我打了个手势，示意身后的伙计：“小心地搜，不要冒犯。”至于我，则带着多梅尼科随手抓了个神父，询问关于账本上记着的大主教的事：“大卫·米利奥尼的房间在哪里？”

<守密人> 因为安杰罗神父也意外亡故，大教堂此时群龙无首，正是一片忙乱的时候。但这里的神职人员们仍然对米利奥尼主教尊崇备至。听你这么直白地一问，对方反而有些警惕：“……大主教的房间不对外开放，您有什么事吗？”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把账本掏出来拍进他手里：“他伙同福尔图纳私通外敌，贩卖毒品，进口军火。我怀疑你们这里还藏着更多的毒品。为了巴勒莫的安全，这些必须全部找出来销毁。”

<蒂奇亚诺·维辛廷> “神父，不管你信不信这本账本上写的东西，我都不是在

同你打商量，”我露出一个冷酷的微笑，“巴勒莫今天死的人已经够多了，我也无意让复仇的火焰灼烧无辜之人——只要他们不挡在我面前。所以现在，告诉我米利奥尼的房间在哪里。”

<守密人> 你言辞凿凿，语气说得像是板上钉钉，那位神父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账目太多，他一时半会也翻不完，见你们这一群人凶神恶煞，气势汹汹，他咬了咬牙，微微点头说：“……我知道了，您请去查吧。”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拿回账本，微点了点头：“多谢。”然后领着多梅尼科朝他告知的位置行去。

<守密人> 你推开房门。大卫·米利奥尼的房间有着和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的房间相似的高雅品味……不只是相似，甚至房中的那扇巨大穿衣镜都是一模一样的，镜缘刻着诗篇第23篇的内容。房间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能容下大量黑莲的空间。但你们负责搜罗房间的伙计跑过来告诉你和多梅尼科，有许多空箱子在安杰罗神父房间的地板底下被发现，里面还残留着黑莲的香味。

<蒂奇亚诺·维辛廷> 一模一样的镜子……哼，这二人果然有所勾结。我照旧是把米利奥尼房间内的镜子也打碎，然后搜索一番他的罪证。

<蒂奇亚诺·维辛廷> 安杰罗房间里的黑莲大概是都被分发出去了吧，那这大教堂中应当没有多少剩余了。我吩咐道：“仔细搜一遍，没有发现就撤。”

<守密人> 米利奥尼的房间内除了书之外还是书，并没有多少能够被称作为罪证的东西，硬要说的话，你在他那叠密密麻麻散发着墨香的手稿里发现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着许多西西里政要人物的名字：从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到加拉迪·马梅提诺公爵，甚至还有莱昂纳多·费德里科伯爵的名字……你无从判断这份名单究竟是以何标准定下的。

伙计们又张罗着检查了十来分钟，教堂里已经没有其他地方有藏匿黑莲的迹象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贵族政治的事儿我玩不明白，到时候塞给埃托雷吧。我把名单收进口袋，领着伙计们回到了维卡利亚的据点。

<守密人> 回到据点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多数奔波了一天又经历了枪战的伙计们匆匆地睡去，只有莱昂内和几个心腹还清醒着等你们回来。而皮耶罗和乔瓦尼自然也在此列，他们见你和多梅尼科平安无事，也都明显地松了口气。

“福尔图纳那边的事我看到了，做得漂亮。”莱昂内拍拍你的肩膀。

<蒂奇亚诺·维辛廷> “嗯，福尔图纳已倒，我们的事业可以筹备起来了，”我向莱昂内短促地微笑了一下，“今晚可能还有载着黑莲的船只出港，暂时不能松懈。我回来报个信，其余的事之后再跟你交代。”

<守密人> 你看到伤好了一半的斑马也站在莱昂内身边，显然也属于是那些被他叫着留下来守卫总部的人。莱昂内挑了挑眉，显然是对黑莲层出不穷这件事感到十分诧异，但他看你行色匆匆，也没说什么，只是回答说你去吧，我照例是要等着你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叹了口气：“你也是个伤员，该休息就休息——你跟我可不一样，维卡利亚还指着你呢。”又冲斑马、皮耶罗和乔瓦尼打了个响指：“你们几个，带上家伙跟我走。”

<守密人> 莱昂内只是摆手，示意你们有事就快去办——至于他究竟会不会等着你回来就不清楚了。你点了这几个人跟上，多梅尼科也不依不饶地要一起来，显然是对你先前在食尸鬼面前硬生生剜下一块肉的行径心有余悸。

你们这几人：斑马，还有你三个弟弟。趁着夜色在仍然秩序有些混乱的街道上往港口去。能看到夜色中已经有一艘帆船的影子静静滑向乌斯蒂卡岛，而它的航线所指向的位置，是一艘更大的货船。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找到蒸汽船停泊的地方，将钥匙抛给多梅尼科：“开快点，速战速决。”而后招呼其他几人上船。

<守密人> 几人在路上听你说了事情原委，倒也不多废话，一前一后地上了那艘蒸汽船。你能看到甲板上还残留着未来得及洗净的血迹。多梅尼科将蒸汽引擎开到了最大码率，溅起高高的浪花。你的伤口被水打湿后有些发痒。但眼下显然没有余力再去分给它们了……你们距离那艘福尔图纳的走私船已经很近，而对面显然也看到了这艘突然闯入交易路线的不速之客，你听到子弹破空的声音，随后蒸汽船驾驶室的玻璃就被打破。

<蒂奇亚诺·维辛廷> “多梅尼科！”枪声响起，我不得不提高音量大吼，以提醒他注意把控方向。这似乎又扯到了胸前的伤口，我感觉到伤口的组织在缓缓开裂，鲜血从中流出，先是一两滴，然后出血变得多且快起来，濡湿了一大片绷带——现在可不是顾及这个的时候。我一边掏出左轮向对面射击，一边朝皮耶罗和

乔瓦尼喊道，“把船尾的机枪推过来！斑马，开火！”

<守密人> 乔瓦尼和皮耶罗合力将那挺重机枪推到了你便于操作的位置，而斑马听从你的指示开枪为两人作掩护。好在天色暗淡，双方都看得不太清楚，而你们的船比那艘作为货船的帆船要小许多，更加不容易被击中。

<渡边> 蒂奇亚诺·维辛廷进行重型机械检定：D100=49/56 成功。下次可以再缜密一点，虽然现在也很不错了。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将左轮插回腰间，倚在车轮上保持身体的平衡，再用脚抵住车轮防止打滑，右手握住机枪的手柄，使劲地、用最快的速度将它转动，朝对方的货船射击。失血让我的手臂开始不受控地颤抖，但我依然咬牙握紧了转柄，尽量保证手摇速度的稳定。

<守密人> 强劲的火力的带着大口径的枪械整个向后撞击，机枪的后坐力足以在短短数秒的时间内将你的伤口撞得愈发疼痛难忍。但好在新式武器的出现不是谁都能料到的——这玩意儿可比步枪好使多了。你看到那艘货船的底部破了个大洞，在嗡嗡的机枪开火声过去之后，你隐约听到对面的船上传来尖叫：福尔图纳的人试图将船向后开，但很显然被加特林击破的口子太大，等不到靠岸，船就必然会沉。至于那艘从英国驶来接头的货船，则是早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就已经逃之夭夭，明哲保身。

<蒂奇亚诺·维辛廷> 好，很好。我喘了口粗气，坚持把所有的子弹都朝那艘船扫射一空后才松开手，踉跄地朝后退了两步，扶住船沿。干渴的口腔勉强分泌出一些唾液，我狠狠地咽了下去，压住喉间泛起的血腥气。即便已经尽量不挪动左臂，我也感受到伤处开始发疼，而胸口更是如同肺叶破了个洞一般，连最轻的呼吸都会扯动伤口，引发整个胸腔的痛楚。我靠在船边，抓起倚在一旁的手杖稳住身形，望着那艘福尔图纳的货船逃离的影子，直到看见它彻底沉进海里。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坐了下来，一时觉得头有些发晕，只得闭起眼等这股劲缓过去。

<守密人> 在最后几个福尔图纳的人呛着水沉入海底之后，这片海域一时间重新回到了平静。即便可能会有海岸警卫赶来……但至少不是现在。多梅尼科开始着手将汽船驶回港口。

在最后几个福尔图纳的人呛着水沉入海底之后，这片海域一时间重新回

到了平静。即便可能会有海岸警卫赶来……但至少不是现在。多梅尼科着手将汽船驶回港口。

<蒂奇亚诺·维辛廷> 在冰冷的、带着咸味的海风吹拂下，头脑似乎清醒了点。返航的路上，我一直静静地靠着船沿休息，直到多梅尼科将船靠岸，才低咳了几声，用气声招呼他们：“你们几个……都过来，我有事要说。”为防声音太轻他们听不清楚，我又打了个手势，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整条右臂也酸麻得几乎抬不起来了。呵，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狼狈的一天了。

<守密人> 多梅尼科选了个隐蔽的地方将船停好，也恰好是在此时，你们看到海岸警卫的船纷纷离岸，那艘船上剩下的人和货物想必也会被依序扣押收缴吧。在费德里科伯爵的主张下，海关的负责人更换为了他的朋友，虽说贵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让人心有戚戚，但至少新上任的这位看上去不会再为了一己私欲作出有损人们利益的事出来。

乔瓦尼和皮耶罗手足无措，只恨自己为什么当初没像多梅尼科那样学点医术，而斑马大致看了看你的脸色，则是摇头对他们示意你目前并无大碍。等到多梅尼科从船舱里走出来，你要的人现在已经全部到齐，大家都等着你开口。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朝乔瓦尼和皮耶罗安慰地浅笑，又招了招手，等他们把毛茸茸的脑袋凑到我手底下，才分别用力揉了两把，就像他们小时候我经常做的那样（即使这让我的右臂连手掌又抽筋似的微微颤抖起来，几乎要扶不住手杖的握把），沙哑着嗓子道：“我没事。多梅尼科，你来，把我西装内袋里的东西都拿去。”免得它们给血浸透，不能用了。看了看乔瓦尼和皮耶罗的脸色。这后半句话我没说出口，只是略侧过身，示意多梅尼科上前来取，咳了一声往下说：“这有黑莲的计划书，按上面写的，你亲自带人，一个个清剿过去，务必把所有种植和生产的窝点都捣毁，否则即便倒了一个福尔图纳，也是遗毒无穷。斑马，你去过波奇洛村，把那边的情况详细跟多梅尼科说一说，尤其是你见着的那些怪物……”

想到埃托雷雕的那个诡异木像，我不由得紧皱起眉，语气也不知不觉严肃了起来。巴勒莫附近何时藏匿了这许多妖魔鬼怪，我竟从不知晓。“多带些人和枪。那些怪物终究是个隐患，能处理掉最好，但一切以安全为上。另外，除了福尔图纳的罪证，特别是那本账目——维卡利亚之后用得上它们，涉及权贵人物

的材料，一律送去孔蒂费德里科宫。贵族的破事，我们不沾，省得脏了手。至于你们两个，”我望着乔瓦尼和皮耶罗担忧的面容，淡淡地笑道，“看好你们的救命恩人弗莱明，在我把这个人情还给他之前，别让他跑了。”

<守密人> 多梅尼科依言把你要他取走的资料拿了，好在医生们给你的伤口包扎得够严实，即便你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伤口处溢血，但还没有将资料给染坏。他郑重地点了点头，知道这事件大事，也就不再耽搁，拿上计划书就匆匆离开，看样子是要回总部去叫人连夜处理黑莲的事情。至于乔瓦尼和皮耶罗，他们两人也一口应下，说是知道弗莱明没个定形，一不注意就会溜得人影就见不到，确实得要两个人看着他才能把这滑得像泥鳅一样的家伙看住。

<蒂奇亚诺·维辛廷> “最后是你，斑马，”我又咳了一声，忍痛从口袋里掏出堂家的钥匙握在手心，然后向他平展开手掌，“既然是堂给你的，这就是你的东西。物归原主。”

“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拿上这把钥匙，按你之前和我说的，一切都结束了，你可以回你的家乡去，再不必为巴勒莫的黑手党奔波，”即使全身各处都传来虚弱的讯号，我也依旧像当初在他病床前一样，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第二——”

我原本希望斑马能收拾好弗莱特利的旧部，带着他们并入维卡利亚，以壮大我们的势力。但现在我有了新的想法：“继承堂的遗志……和遗产。不管是他的事业，还是这份事业所庇护的弱者，都会交到你手上。回到弗莱特利，你就是他们的新首领，而弗莱特利和维卡利亚仍然是最亲密的兄弟，维卡利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弗莱特利的重建。我只有一个要求，在恰当的时候，你作为弗莱特利的首领，第一个向莱昂内、向维卡利亚宣誓效忠。”

虽然维卡利亚失去了扩张地盘和人手的机会，但避免了不利的流言，也不会显得太树大招风。而且，必须有一个人、一个帮派先承认维卡利亚的地位，那群从众的羔羊才会一齐跟着低头。把人人心照不宣的东西，摆到明面上来，这对确立莱昂内和维卡利亚的首领身份来说是最关键的一步。另外，我亦有私心，我希望弗莱特利这点薪火能传承得再久一些，但说实话，莱昂内与堂的理想太过不同，他并不适合接手堂的事业。从这点来说，维卡利亚和弗莱特利还是各自独立，对彼此更好。而对堂忠心耿耿、对弗莱特利又有深厚感情的斑马，显然是最

合适的继承人人选。

“我没法给你太长久的承诺，这一点我不会欺骗你，”我一边注意斑马的表情，一边慢慢地说着，给足了他思考的时间，“莱昂内和堂很不一样。身为头领，他也许不能带给你们堂带来的那些东西，但如今的世道有多混乱，你我心知肚明。巴勒莫需要他，需要他的心志、他的手腕——即便许多人不认同他，却也不得不承认，有他这样的人在，他们才不必做他做的事，而可以行堂的道路。”

我叹了口气：“不论你的选择是哪一个，我都会给予最大的尊重。但是，我以私人的身份恳请你，回到弗莱特利，与维卡利亚并肩。至少……这么做，他身边还能多一个朋友。”

<守密人> 斑马扶着船沿沉默了半晌才回答：“我原本以为您没留心到莱昂内阁下的脾气呢。”他叹了口气，“您要我接手弗莱特利，又要我协助维卡利亚，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当然感激几位能在弗莱特利出事时伸出援手为堂报仇，但坦白说，我最开始加入弗莱特利的原因，也正是对莱昂内阁下行事手段的不认可，但毕竟两方家族的首领交好，是首领之间的事，因此我从未对这件事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但今天您要我继任，我不得不说出口：莱昂内阁下是有着成为地下世界之主的性格，但却不是我心甘情愿会率领同伴们跟随的首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不愿意味着良心欺瞒您。”斑马顿了顿，继续说到，“阁下，在这个世道，纯粹的善人是没有出路的，堂是这样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不愿意看到弗莱特利的名字因我重振，又再次毁于我手，但我向您承诺，如果莱昂内阁下需要我，我始终会在海边的那栋房子里等待他，以斑马的名义，而非弗莱特利首领的名义……这样您放心吗？”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理解你的选择，也不会干涉你的决定，这么说，你放心吗？”我轻松地笑道，把那幅严肃的神情收了起来，甚至还有心情开个玩笑。毕竟是堂带出来的人，斑马的态度倒也不出乎我意料。没有他，事情会棘手一些，但总归是在我能掌控的范畴内的，无非是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罢了，“那么弗莱特利，我就按我的想法处理了。我会尽力尊重堂生前的意愿与这份高尚的事业，但为了维卡利亚的利益，难免涉及一些……不怎么光彩的手段方法。福尔图纳是造成一切祸事的元凶，但弗莱特利最终是断在我手。在这件事上，我不奢求你的谅解，但却必须向你致歉。”我真挚地看向斑马。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他接不接受，

就不是我在乎的了。不论他接不接受，我要做的事，总会去做的。

“至于堂……”我低笑一声，撑着拐杖站起身，“等我死后再去跟他赔罪吧。事情谈完了。乔瓦尼，皮耶罗，来帮我一把，莱昂内还在等着我们呢。”
<守密人> “您做决断吧。”斑马微微点头，“我知道您担心一些流言蜚语，说维卡利亚吞并弗莱特利的行为操之过急，但您也知道，莱昂内阁下毕竟是为了举办葬礼而将自己置于险境，否则维卡利亚的总部也不至于遭到袭击……这一点，相信所有人也都是看在眼里的。作为为堂复仇了的弟兄，我想所有西西里人都会尊敬莱昂内阁下，对此事提出异议的人并不会太多。”

乔瓦尼和皮耶罗安安静静地听你们之间的谈话，等你叫要走的时候就机灵地一前一后把你搀扶上了岸，而斑马最后一个跟上。你们又踏上了巴勒莫的土地。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你这样伶俐又老练的人，留不下来真是莫大的损失。可惜了，”我笑了笑，朝斑马摆摆手，“你本就不属于维卡利亚，做到这一步已经仁至义尽。我们回据点，斑马，你不必再跟着了。”

<守密人> 斑马也同你多客气，点头应了一声就往另一处方向走去，看样子是在巴勒莫也有自己的歇脚之处，想必过阵子他就会依照堂的心愿去料理堂的旧房子。

你们两人回到了维卡利亚的临时总部，这里环境不比之前，莱昂内的办公点就设置在他的房间里，他倒也真的按自己说的那样一直醒着等你回来。至于多梅尼科，听说是带了几个人走，随后就连夜出发去处理剩余的黑莲种植地了。莱昂内照例是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卷书，倒颇有几分君主的气度——如果他手里拿的是君主论而不是米兰那边的杂志画报就好了。见你回来找他，他把手里的画报往桌边一搁，起身拿了把椅子让你坐下，意思是有话可以慢慢谈。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示意乔瓦尼和皮耶罗去休息，扶着手杖慢慢地坐了下来，给莱昂内做汇报：“没能把格拉切亚诺给你带来，是我违背了诺言。那老家伙……”我想起他死时的景象，厌恶地皱起眉，“算了，他和福尔图纳都不再是我们的威胁，不值得费心多想。黑莲一事牵扯甚广，本质倒不复杂，无非是米利奥尼主教、马梅提诺公爵，还有一帮子有权有势的蛀虫败类，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倒腾毒品和军火罢了。黑莲已经交给多梅尼科去销毁，也不必担心再有人利

用它吸巴勒莫人的血，现下你我要想的，是怎么把维卡利亚、把你推上最高的位置。”

“弗莱特利失了首领，目前一盘散沙，以我们两个帮派之间的关系，由维卡利亚接手弗莱特利的残部也是顺理成章。这样一来，维卡利亚就是巴勒莫最大的黑手党。再把福尔图纳的罪行公布出去，宣扬一番弗莱特利与维卡利亚在此事中的牺牲与功绩，这就够堵上大部分人的嘴。”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但是，吞并弗莱特利不仅仅代表接收他们的人和地盘，堂的事业，你也要接下去做。弗莱特利庇护的人，维卡利亚也要庇护，甚至要比弗莱特利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才能不给人留一点话柄。”

<守密人> 莱昂内静静地听着，几乎要让你感到有些奇怪了。你见他若有所思听你絮絮叨叨地说了老半天，手指不紧不慢地叩着桌子，这是莱昂内思考时惯有的小动作。过了好一会才慢慢地答：“我知道，弗莱特利的人——堂的人现在就是我的人。不过他们去留自由，我不会要求他们为我付出什么，但如果要寻求我的庇护，我也不会拒绝。蒂奇亚诺，我现在想的是……这些事既然你已经有这么周全的计划，不如就全由你来经手吧，你是我最信赖的二把手，想必这巴勒莫的许多人见你如见我。”他笑了一下，“至于贵族那边，我的门路倒比你多一些。费德里科伯爵还有些利用的余地，他的那个儿子，心思比他父亲的更好猜。虽然费德里科宫的下一任主人还没有选定，但我已经想过了要将埃托雷·费德里科推到那个位置上……贵族这一侧的事我来做。”听他的语气，竟然是隐隐要以你为首的意思。

<蒂奇亚诺·维辛廷> “你总和贵族打交道……”我露出不赞同的神情，却没有多说，很快又叹了口气，语气软化下来，“算了，如果这是你想做的。巴勒莫局势如此，你既要做黑手党的大首领，或早或晚，最终也避不开他们，倒不如抢先出击，把主动权握在我们手里……你的想法是对的。只是要做得隐蔽些，让外人知晓你与贵族过从甚密，对维卡利亚的名声不利。”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细细思索着：“埃托雷·费德里科我见过几面，他那个性格……与他父亲，还有大部分贵族很是不同，不是个适合做继承人的性格——但费德里科伯爵又有什么好选择呢？威逼利诱那一套在他身上不一定行得通，但我相信，你总能给他开出无法拒绝的条件，”说到这儿，我朝莱昂内扬了扬眉

毛，“弗莱明和罗西，提摩西和埃托雷·费德里科，一对好兄弟。弗莱明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乔瓦尼和皮耶罗会看好他的。等我还上他的人情，就任你处置。”

“至于弗莱特利那边……我知道你对堂的事业不感兴趣，但笼络人心是必要的。人人心向你，你的路才走得稳。接收合并的事情交给我办，你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露个面，说点漂亮话就行——维卡利亚的首领终归是你不是我，不管事是谁做的，这份功劳必须归到你的头上。受了恩惠的人，心里感念的也得是你的名字。”

我喘了口气。一下子说了太多话，胸腔内的痛楚又强烈起来，受伤的左臂根本抬不动，右手又得死死攥着手杖以忍耐疼痛，连抚一抚胸口都做不到，只得咬紧了舌尖等自己适应，待缓过劲来再继续。

莱昂内这个性子……堂死了之后，他是一个可信的人都没有了。福尔图纳倒得太快，维卡利亚想上位，出手要更快才行——这巴勒莫，暗地里蠢蠢欲动的人太多。我是显得操之过急了，惹他疑虑也是难免的。但……无所谓，在他坐上那个位置之前，他总是需要我在他身边，不会对我下手的。等他坐上了那个位置……虽然放心不下他，为了多梅尼科他们，我也不打算在留在黑手党这个行当里了。

原本以为这件事能徐徐图之的……我在心里叹了口气，竟然觉得有些惆怅了。不，这件事指的不是将维卡利亚推举成巴勒莫黑手党之首的事业，而是莱昂内的信任问题。我原本以为能让他慢慢相信我的，现在看来是没有机会了。说实话，我对如何获得他的信任一事束手无策，每次做出努力似乎都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或许就算我能在他身边一直待下去，他的内心也不会有任何改善吧。没有信任他人的能力，便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就这么做了王，莱昂内未来不知道会多辛苦……

<守密人> 莱昂内懒懒地摆了摆手：“提摩西·费德里科的事不用跟那么紧也行，老伯爵家的一些情况我清楚，他们这一家子都是看重亲情的性格，这类人很好对付。倒是你……蒂奇亚诺，你再用力的话，这柄老古董就要断在你手里了。”他没再说维卡利亚的首领究竟是谁这样的话题，话锋一转谈到了你的伤口。莱昂内从床头的柜子里取了医药包出来，将里面的东西往桌上一放，对你示意了一下床的位置：“躺下，换了药再谈。”

<蒂奇亚诺·维辛廷> “这古董质量好着呢，你的眼光从来不出错的，不是么，”我艰难地撑着手杖起身，躺到一边的床上，长出了口气。临时据点的床铺谈不上多温软舒适，但我奔波了一天，甫一躺下，感受到身体微微陷进被子，疲乏便一股脑地涌上来。紧绷的精神瞬间松弛，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滴水未沾，粒米未进，但疼痛和劳累也让我感受不到什么饥饿，更别提食欲了。我扯了扯嘴角，笑得大约不怎么好看，“贵族的事你比我懂，你说了算。”

我闭上眼，由着莱昂内给我换药，慢慢地道：“这里给我辟个房间出来吧，方便处理事务。总部修整好之后也一样——这伤受不起折腾，天天上下班两头跑还是免了。眼下正值最紧要的时候，松懈不得，等一切都尘埃落定，再休养也不迟。”

<守密人> 莱昂内见你这一副放松的样子，也只是以几不可见的幅度稍稍挑眉。他拿了自己随身的匕首过来，将你的衣服解开后就沿着绷带边缘将起划开，冰冷的刀刃贴着皮肤游走，危险得几乎要让人战栗。在回来之前莱昂内似乎就打算要睡了，他没扎头发，此刻微长的金发垂下来，使得他的表情有一半藏在阴影里。莱昂内·维卡利亚居高临下，审视着你的伤口——亦或者是审视着你。

“你倒是也不怕死。”他笑了一下，话里有话。空气里浮动着一丝血腥味：你注意到你的伤口缝线有一部分已经固定不住断裂的两端表皮，中间的缝隙偶尔随着呼吸会溢出血来，但好在缝线并没有完全崩解，只要做了消毒处理再静养一阵子就不会有大碍。

<蒂奇亚诺·维辛廷> “人哪有……不怕死的，”我眯着眼，再无心力在意伤口的状况。倦意浓重，压得眼皮几乎抬不起来，更别提看清莱昂内的表情，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目光和话语中的深意。能让人抛却性命的、比死更重要的事数不胜数，而对死亡的恐慌，本质上是对在它降临前无法安排好一切的恐慌。我放不下的东西，可太多了啊，“我只是，知道……我不会死。”至少，在你的事业完成前，我不会让我死，你也不会让我死。利用每个人，直到耗尽他们最后一滴价值，莱昂内，这就是你的风格。

<守密人> 仿佛是为了印证你所想的那样，莱昂内轻哼了一声：“还不到你死的时候，蒂奇亚诺，就算你掉进地狱里我也会把你拖上来的。”他动作利索地给你的伤口消了毒，虽然手脚很快，但力度却不重，轻微的刺痛还不至于把你硬生生

地从睡梦边缘拽回来。只是在重新处理手臂部位的伤口时，莱昂内把你的手抓起来，若有所思，试探性地摸了一下那一处隐约能见到白森森骨骼的部分。不知道是因为那里的神经已经随着被削去的肌肉消失，还是伤口已经坏死了一部分，你并没有感受到太强烈的痛楚，也不知道疼痛感消失对于常人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这又是怎么搞的？”莱昂内一脸惊奇，显然是能从创面看出手臂的伤是你自己切出来的。

<蒂奇亚诺·维辛廷> “呵……放心，我不会把你置于，需要亲身涉险的境地的，”我模糊地低笑一声，看向莱昂内，又勉强攥紧了左手，依靠发力时牵扯肌肉所引起的疼痛维持着清醒，尽力不让意识沉进黑甜梦乡去，“这伤……差不多就是你说的，‘掉进地狱’，为了爬出来所付的代价。”

我闭了闭眼，接下去说：“是多梅尼科和你所说的那帮怪物，食尸鬼。听名字就知道，它们食人——主要是死人，生肉也不嫌弃。我还想着，等我行动方便一些，带你去跟它们的首领见上一面的。你做巴勒莫之主，总得知道自己地盘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在。至于我，得把救命的恩情给还上，一直欠着它们，反倒是件麻烦。”

<守密人> “食尸鬼。”莱昂内煞有介事地重复了一遍。听你三番五次地说了这么多遍，即使是他也露出了半信半疑的表情——毕竟没有亲身见过的话，的确很难相信那些怪物的存在。他看你左手的动作，伸手弹了一下你的脑门：“痛的话就别动，你话太多了，睡觉。”

<蒂奇亚诺·维辛廷> “好，好，”我无奈地抬起右手，按了按额头上他弹过的地方。也就莱昂内敢这么对我了，谁让他是首领，我是顾问呢，“知道你嫌我啰嗦，不说了，见一眼比千言万语都有用。你早些休息，我另找个地去。”躺了这么些时候，我也恢复了点精神，说着便从床上坐起，去扶我的手杖准备下床。

<守密人> 莱昂内手按着你的肩膀一把将你推回床上，让你摔进柔软的被褥和枕头里，他没怎么用力，除了让你觉得有些头晕目眩之外并没有太多不适感。“你还想走？”他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上了我床的人还没一个能成功下来过。这屋子你先住着。反正平时这临时据点也没人来，房间里没什么私人物品，你自便。”他收拾完药品和纱布，把它们重新放回床头之后就打算走人。



<蒂奇亚诺·维辛廷> “我是没撞见过你床上有人，该夸你私人生活和工作分得够开吗？”我淡笑着打趣，也不多推辞，调整了个舒服的姿势就安稳躺着了。我从没有打探过莱昂内的感情生活。以他的外表，没有姑娘会不喜欢同他消遣，但他看上去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大概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事业上吧。不过，等他功成名就，就该考虑成家了。漂亮又体贴的温香软玉，想来比我这个唠叨的大男人更能抚慰他的心灵，自己的家人，也总比我更令他放心吧？就是不知道他身为孤儿，对成家的事有多抵触……至少先谈谈恋爱，应该没问题吧，但我又要上哪儿去给他介绍人呢？就算多梅尼科他们认识几个不错的好姑娘，直接拉到莱昂内面前的话，他肯定一眼都不乐意多看。算了，帮派事务已经够我头疼，之后再操心这些吧。我闭上眼，困倦如潮涌般袭来，很快就把我拉进了漆黑的睡梦之中。

<守密人> “我不会带女人回据点，你当然在床上看不到。”莱昂内挑眉。至于有关组建家庭的事，无论你怎么想，至少它目前都绝对不在莱昂内·维卡利亚的考虑范围内。意识陷入睡梦中的最后一刻你隐约听到莱昂内在门口停下了脚步，他似乎轻轻说了句晚安，随后才合了门出去。



结语

在九月五日的阳光再次映亮巴勒莫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过去的一晚里无论发生了枪战还是暗杀，到了今天也只是人们口中的谈资。几乎全巴勒莫的人都服用了黑莲，死去的人不再睁眼，医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幸存下来的人占据。

至于大卫·米利奥尼的阴谋，在巴勒莫只有寥寥数人知晓。人们不愿意相信大主教在分发给市民的面包和圣餐酒中加入了毒品，于是所有的罪责都被推到了死去的福尔图纳首领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头上。而有关大卫·米利奥尼的下落，许多人说他们曾在半梦半醒间看到大主教被主降下的光环所笼罩，就此被召去了主的圣座边。但真相究竟是如何的，相信也只有在场的缪·彼特拉克知晓，在偌大的巴勒莫，知晓他名讳的人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离世，就连那位在后巷中苟延残喘的旧革命军，也在九月四日的深夜合上双眼与世长辞。

一个月后，终于从病房中走出的埃托雷·费德里科回到了自己的雕塑工作室，他未完成的那尊雕塑上签着一串潇洒的花体字：提摩西·费德里科，桌上放着一套崭新的雕塑工具。而他的兄长早已离开巴勒莫一周有余，无论是何处都打探不到他的下落：提摩西·费德里科有着如同海燕一样的灵魂，不会为了任何人或任何事驻足停留。

在三个月的平安夜弥撒后，巴勒莫的地下世界易了主，成为无冕之王的人是莱昂内·维卡利亚。他身边现在有无无数愿意为他出谋划策的顾问，唯独没有蒂奇亚诺·维辛廷。越往高处走总是会越孤独的，曾经的格拉切亚诺·曼尼菲克如此，如今的莱昂内·维卡利亚也是如此。只是曼尼菲克尚且能从宗教的忏悔当中寻得片刻心灵的安宁，而最后那个愿意听莱昂内想法的人，已经因为他的多疑而选择了主动离开，再也不插手巴勒莫的黑手党事务。

费德里科伯爵熬过了人生最后一道生与死的槛，尚未决定是否要将家族的重任交到埃托雷·费德里科的身上——他爱他的孩子，因此还不至于就这么干脆地撒手人寰。马梅提诺公爵与福尔图纳串通贩卖黑莲的事已然脉络清晰，事实确凿。



由于西西里一方不便管辖此案,所有的证据都被提交至了热那亚的法院,在那里,一纸文书判决了马梅提诺公爵死刑。此后,南北之间虽偶有摩擦,但最终还是在磕磕绊绊中走向了统一之路,亚平宁半岛上这个命途多舛的国家,终于有了雏形。

无论是在帕莱斯特里纳教区还是在梵蒂冈,都没有人再见过缪·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有传言说此人携带着养子回到托斯卡纳,将所有的智慧全都传授给了加布里埃尔·瓦德兹,而后者必将在今后成为更加杰出的人才。至于他跛脚的养父,则是在某个深夜离开家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数天后,在亚得里亚海边的一处小渔村里,一个黑发蓝眼的中年人用一把马勒左轮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主啊, 求你仔细审察我、考验我, 察看我的心思。

我眼中只有你的慈爱, 我行走在你的路上。

我没有跟虚伪的人为伍, 也不与虚妄的人同坐。

我恨恶恶人, 不愿与恶人勾结。

我洗手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要走到你的坛前,

唱感恩的诗歌, 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主啊, 我爱你的殿, 就是你荣耀的所在。”